



Yenching University Library
Science Library

C
895.3
黄

第=册

5217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前漢演義

永泰黃士恆著

第一冊

中編





前漢演義中編目錄

第六十五回	武帝卽位封外家	仲舒對策尊儒
第六十六回	竇太后深怒儒生	萬石君獨嚴家範
第六十七回	嚴助奉詔定遠方	閩越殺王奉漢令
第六十八回	東方生詣闕上書	金馬門佯狂避世
第六十九回	東方割肉遺細君	相如彈琴挑卓女
第七十回	效鸞鳳文君私奔	脫鷓鴣相如貫酒
第七十一回	卓文君當壚沽酒	漢武帝微服出遊
第七十二回	柏谷亭夜行遇險	終南山畫獵生災
第七十三回	羅珍異大修上苑	苦飢寒爭逐金丸
第七十四回	著戰功李廣知名	挑邊釁聶壹獻計
第七十五回	覺陰謀單于脫逃	坐逗撓王恢自殺



第七十六回 感榮枯田竇爭勝 構嫌隙蚡夫講和

第七十七回 莽灌夫使酒罵座 俠竇嬰救友忘身

第七十八回 田蚡設計激太后 武帝被迫罪灌夫

第七十九回 田蚡抱病遭冤鬼 相如奉使通西夷

第八十回 惑女巫陳后被廢 私竇主董偃見親

第八十一回 長門詞賦難邀寵 平陽歌舞獨承恩

第八十二回 衛青勝敵取侯封 李廣復仇誅醉尉

第八十三回 飛將軍射石沒羽 主父偃上書得官

第八十四回 悔愆尤惡人改行 逞睚眦俠客尋仇

第八十五回 坐大逆郭解伏誅 謀聯姻徐甲奉使

第八十六回 主父偃殉利亡身 公孫弘曲學阿世

第八十七回 懷印綬買臣得官 載後車故事妻自縊

第八十八回 平津開閣延賢人 張湯具獄磔盜鼠

第八十九回 拜廷尉張湯得寵 決疑獄倪寬顯名

第九十回 衛青立功封三子 趙禹選士得二人

第九十一回 衛青得尙平陽主 汲黯見憚淮南王

第九十二回 淮南王養士復仇 太子遷棄妻謀叛

第九十三回 興大獄兩國滅亡 定叛案萬人遭戮

第九十四回 霍嫖姚奮勇立功 張博望艱難奉使

第九十五回 通西域張騫獻計 過河東去病尋親

第九十六回 衛將軍聽計贈金 渾邪王懼誅降漢

第九十七回 畏漢兵單于遠遁 誤軍期李廣自戕

第九十八回 去病伐胡封狼居 張騫鑿空通西域

第九十九回 卜式輸財結主知 張湯言利亂國政

第一百回 使乘障枉死狄山 坐腹誹冤殺顏異

第一百一回 陷李文謁居助虐 告張湯趙王復仇

第一百二回 張湯遺書報私仇 倪寬爲政膺上考

第一百三回 阻內屬呂嘉稱兵 請長纓終軍齎志

第一百四回 坐酎金列侯失爵 平南粵二將立功

第一百五回 耀兵威武帝巡邊 好神異方士進用

第一百六回 少翁術致王夫人 武帝詩成柏梁體

第一百七回 佩六印欒大奉使 得大鼎孫卿進書

第一百八回 誇神異渥注產馬 坐誣罔五利受刑

第一百九回 登嵩高山呼萬歲 封泰岱天報德星

第一百十回 行平準弘羊受爵 塞決河武帝興歌

第一百十一回 襲遼東小國啟釁 定朝鮮兩將無功

第一百十二回 黃鵠歌興漢公主 哀蟬曲悼李夫人

第一百十三回 李廣利征宛無功 趙破奴攻胡敗沒

第一百十四回 得宛馬新作歌辭 誇夷使大張宴樂

第一百十五回 賦五言蘇武奉使 敬大節衛律勸降

第一百十六回 蘇武仗節牧羝羊 李陵奮勇戰胡騎

第一百十七回 李陵失援降匈奴 馬遷得罪下蠶室

第一百十八回 任廷尉杜周枉法 拜直指江充懷姦

第一百十九回 江充大興巫蠱獄 武帝避暑甘泉宮

第一百二十回 石德獻計斬江充 屈釐率兵戰太子

第一百廿一回 戾太子末路自經 田千秋片言悟主

第一百廿二回 劉屈釐坐罪伏誅 李廣利降胡被殺

第一百廿三回 輪臺詔武帝悔禍 林光宮日磾立功

第百廿四回 防後患健仔賜死 頒遺詔武帝託孤



3 1762 7041 5

前漢演義(中編)

第六十五回 武帝卽位封外家 仲舒對策尊儒術

話說景帝既崩。武帝卽位。尊竇太后爲太皇太后。王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陳氏爲皇后。此陳后卽館陶長公主之女阿嬌是也。武帝又尊外祖母臧兒爲平原君。封太后同母之弟田蚡爲武安侯。田勝爲周陽侯。封同母之姊金俗爲修成君。

此修成君卽王太后前嫁金王孫所生之女。王太后旣嫁金氏。復被其母臧兒奪回。送入宮中。得幸景帝。立爲皇后。其家深諱此事。不敢洩漏。外間亦無人傳說。及武帝卽位。金王孫已死。其女早嫁爲民妻。武帝全然不知此事。王太后雖心念此女。自己不便明言。卽金氏亦不敢自認是太后之女。卻被侍臣韓嫣得知。遂向武帝備述始末。並言金氏家在長陵。武帝聽了驚喜道。旣有此事。何不

早言。乃先遣近侍前往長陵。探明金氏有無在家。速來回報。

次早近侍回來覆命。說金氏現在家中。武帝心中高興。分付備齊

車駕。自往迎接。武帝乘坐御車。一班從官衛士。扈駕起行。千乘萬

騎簇擁著出了橫音門。長安城門北直向長陵而去。說起長陵卽高

祖葬地。離長安城三十五里。漢時天子所葬之處。皆立縣邑。遷移

人民居住以奉山陵。所以其地也甚熱鬧。武帝車駕行到長陵。人

民聞信。以爲天子出來致祭陵寢。誰知車駕卻由通衢轉入小市。

大衆見了。不知何故。人人心中驚恐。所過之處。一律閉戶關門。肅

靜無聲。武帝車駕到了小市西邊。將入金氏所居之巷。巷門早被

人民關閉。先驅官吏呼喚不開。使用強將門打破。車駕入得巷中。

直至金氏門前停住。武帝因恐金氏不知來由。驚得逃走。自己枉

來一遭。先命武士將其居屋前後圍住。及至到了門前。自己不便

入內。遂使近侍傳呼金氏出見。

當日金氏坐在家中。忽見來了無數武士。將前後門團團圍住。全

家驚慌失措。不知犯何大罪。以致官府派兵來拏。也有疑是強盜前來搶劫。嚇得人人發抖。一時各自躲避。近侍入得門來。見靜悄悄的。似乎並無一人。於是到處搜尋。直入內房。留心觀看。似乎牀下有人藏匿。遂

上前一手將他拖出。卻是一個婦人。問知卽是金氏。此時金氏面



無人色。身體軟做一團。蹲在地上。近侍見了。甚是好笑。也無暇與他明言。一邊一個。將他挾住。一直走出門外。到了武帝車前。告知情形。方將金氏放下。令其拜謁。武帝一見金氏。便下車立住。說道。大姊何故躲避如此之密。遂命載入副車。一同回去。金氏聽說。又驚又喜。上了副車。定一定神。回想適纔情形。恍如做夢一般。家中人等見此情形。方知天子特來迎接其姊。料定金氏此去定有好處。人人心中轉憂爲喜。自不消說。

武帝接得金氏。下令回車。逕向長樂宮而來。於路又遣人先將金氏姓名列入長樂宮門籍。四門籍九見第武帝到得長樂宮。帶同金氏入內。金氏一路留心觀看。那皇宮富麗。真是夢想不到。不消片刻。進了內廷。武帝命金氏站立一旁。自己先上前朝見太后。太后来見武帝。便說道。帝甚疲倦。頃由何處到來。原來武帝往返行了七

十里路。坐在車中。大半日。此時回宮。不免露出倦容。見太后動問。卽答道。今日特往長陵。接得大姊到來。遂回顧金氏道。可上前謁見太后。太后與金氏隔別二十餘年。雖是親生女兒。卻不認得。聞言方始記起。遂向金氏問道。汝卽俗女耶。金氏答應道。是。太后念起前事。不禁流淚。金氏亦伏地悲泣。母女二人。各叙別後情形。武帝命左右置酒。親自捧觴向太后上壽。又下詔以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一區。賜與金氏。並給湯沐邑。號爲修成君。太后心中歡喜。卻替金氏謝道。有累皇帝破費。於是太后命召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慮公主。俱來宮中。與姊相見。各叙親情。太后因見修成君並非劉氏。又兼其夫早死。只生一子一女。心中倍加憐惜。便想提拔他子女。後來其子長成。因母封號。稱爲修成子仲。倚著太后之勢。在外驕恣橫行。一時官吏人民。畏其勢力。甚以

爲苦。此是後話。

武帝卽位。照例下詔改元。於是始立年號。稱爲建元。原來從前帝王並無年號。至武帝始創此制。後世遂一律沿用。考其原因。乃由改元而來。大凡人君嗣位。本只改元一次。惟文帝改元兩次。故稱爲前元後元。景帝改元三次。故有前元中元後元之別。武帝做照文景大約每數年卽改元一次。其始不過稱爲一元二元三元等名目。後因有司奏言。改元宜依天瑞。不宜用一二三數字。武帝依議。改一元爲建元。二元爲元光。三元爲元朔。四元爲元狩。五元爲元鼎。年號之設。實起於元鼎三年。後來史家依此追稱。所以武帝卽位之初。便有年號。

武帝自少喜讀詩書。性好文學。自從卽位。便下詔丞相御史列侯郡守諸侯相等。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其時廣川國舉董

仲舒。菑川國舉公孫弘。會稽郡舉嚴助等。人數衆多。齊集闕下。丞相衛綰知武帝意重儒術。遂奏稱各地所舉賢良。或有習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學者。未免淆亂國政。請皆罷歸。武帝准奏。於是被舉之人。盡屬儒生。建元元年冬十月。武帝親自發策。問以帝王爲治之道。儒生對策者百餘人。武帝逐一披覽。覺董仲舒所對之策。與衆不同。因復加策問兩次。仲舒備陳國家治亂之由。天人感應之理。請武帝尊崇孔子。罷黜百家。設立學校。洋洋數千言。後世因稱爲天人三策。

董仲舒乃廣川温城

故城在今直隸景縣西北

人。少習春秋公羊傳。景帝時官

爲博士。一意勤學。下帷講讀。不問外事。三年目不窺園。以此學問精博。從學弟子日多。一日。仲舒不能一概親教。乃命弟子依次自相傳授。有在門下受業多年。竟不得一見其面者。仲舒爲人方正。

進退舉止。皆有禮節。一時學者咸尊敬之。稱爲大儒。至是被舉爲賢良。對策稱旨。武帝命爲江都相。此外嚴助亦得用爲中大夫。公孫弘爲博士。

武帝心感仲舒之言。意欲大興儒學。勵精圖治。因見丞相衛綰。爲人平常。並無學問。不能稱職。是年六月。遂藉事將衛綰免官。武帝欲就朝臣之中。選擇一人。代衛綰爲丞相。看來看去。卻屬意到田蚡身上。

說起田蚡。乃王太后同母之弟。王太后兄弟三人。長兄王信。景帝時已封爲蓋侯。生性嗜酒。平日又多過失。幼弟田勝。景帝時官至九卿。曾因犯罪下獄。獨有田蚡。爲人奸巧。口才便捷。也曾學習書史。爲王太后所愛重。自從受封武安侯。便廣招賓客。推薦名士。意在博取名譽。養成勢力。圖得大用。武帝因田蚡是他母舅。遇事多

與商議。田蚡自己何曾有甚見解。便暗地請教一班賓客。替他籌畫計策。回覆武帝。武帝每多依從。於是朝廷所有設施。多出田蚡賓客之計。武帝不知。以爲田蚡富有材幹。甚加信任。如今意欲拜爲丞相。忽又想起一人。此人資望勝過田蚡。卽勢力亦不在其下。武帝以此遲疑不決。欲知此人爲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竇太后深怒儒生 萬石君獨嚴家教

話說武帝卽位之後。雖然親理政務。但因在位日淺。年紀尙少。一切用人行政。皆須稟承兩宮太后。自己不得專決。王太后是他母親。尙易說話。只有祖母竇太后。難於奉承。如今欲用田蚡爲相。忽又想起一人。未免有些妨礙。此人是誰。原來卽是竇嬰。論起田蚡與竇嬰。同是外戚。一爲皇太后之弟。一爲太皇太后之姪。彼此不相上下。但竇嬰在當日朝廷中。算是著名的勳舊大臣。田蚡資格

名望都遠不及他。況景帝在時。竇太后久欲其姪爲相。言過數次。無奈景帝不用。如今武帝若用田蚡。不用竇嬰。明是袒護母家。忘卻祖母之親。未免有拂太皇太后之意。以此遲疑不決。後又想起太尉一官。本與丞相平等。自七國平後。此官久廢。不如復置太尉。二人同時並用。也覺公平。但誰爲丞相。誰爲太尉。一時尙未決定。此時卻有一人。姓籍名福。常在田竇兩家爲賓客。知得此種情形。因念彼此都是自己居停。必須用法調和二人地位。免得互相爭競。傷了感情。於是想得一法。來見田蚡道。魏其侯尊貴已久。素爲天下人望所歸。今將軍初次用事。名望較遜。主上若命將軍爲相。將軍必須讓與魏其。魏其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與丞相一體尊貴。將軍又有讓賢之名。豈非一舉兩得。田蚡依言。便將此意告知王太后。太后轉達武帝。武帝之意遂決。於是下詔拜竇嬰爲丞

相。田蚡爲太尉。

竇嬰與田蚡。素性皆好儒術。二人既爲將相。遂一同推薦儒生二人。一爲趙綰。一爲王臧。武帝拜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

趙綰代人。王臧蘭陵。故城在今山東嶧縣東人。少時同事申公。學詩。至是既

得進用。遂建議做照古制。設立明堂。侯朝之會諸侯辟雍。古學校名請武帝用

安車蒲輪往聘其師申公到來。會議此事。竇太后素重黃老。見此

舉動。已是不喜。竇嬰又想將朝政整頓一番。建議令列侯各自就

國。一班宗室外戚。有行爲不法者。立即舉奏。除其屬籍。當日外戚

多爲列侯。列侯也多娶公主。大都不願就國。又恐竇嬰舉奏他過

失。遂爭向竇太后前。毀謗竇嬰。竇太后愈加不悅。因此對於武帝

所行政務。每多批駁阻止。趙綰見太皇太后從中作梗。以致建議

之事。不能進行。便向武帝奏道。依禮婦人不預政事。陛下躬理萬

幾遇事當自由決斷。臣請自今以後不必向長樂宮太后所居奏事。武帝聽了。遲疑未決。卻被竇太后聞知。心中大怒。遂仍用從前誅戮。到都手段。使人誣捏趙綰王臧罪狀。竇太后藉此發怒。責備武帝。道此二人明是欲學新垣平。汝年少無識。爲其所欺。武帝被責。只得將趙綰王臧下獄訊辦。二人在獄自殺。於是所有建議一律作罷。竇嬰田蚡也因此免職。

先是竇嬰拜相之命既下。籍福便來賀喜。因進言道。君侯天性好善疾惡。如今善人稱譽君侯。故得相位。然惡人尙多。亦將毀謗君侯。君侯若能兼容。方可長久。不然恐不久便當被毀去官。竇嬰不聽。誰知不出半年。竟應了籍福之語。

竇太后既將竇嬰田蚡免官。廢去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莊青翟爲御史大夫。又用石建爲郎中令。石慶爲內史。建慶二人皆

萬石君石奮之子。石奮其先本係趙人。遷居河內。高祖二年東擊項羽。行過河內。石奮時年十五。爲小吏。得侍高祖。高祖暇時呼與言語。見其年紀雖小。一舉一動。卻甚恭敬可愛。高祖因問道。汝家尙有何人。石奮對道。臣有母。不幸失明。有一姊。能彈琴瑟。高祖又問道。汝願從我否。石奮道。情願盡力。高祖甚喜。遂召其姊爲美人。以石奮爲中涓。內官名使掌管接受書信。引見賓客之事。及高祖平定項羽。建都長安。便將石奮家屬移居長安城中戚里。參志長安以其姊爲美人。算是帝王親戚也。石奮爲人。並無文學。一味恭敬謹慎。滿朝官吏。無與爲比。高祖崩後。歷事惠帝。呂后。文帝。官至太中大夫。文帝時。太子太傅張相如免官。文帝命羣臣公推一人繼任。大衆一同推舉石奮。文帝遂拜石奮爲太子太傅。及景帝卽位。因石奮是他師傅。位列九卿。日近左右。心中畏其拘謹。乃將石奮調

出爲諸侯相。

石奮生有四子。長子建。次子甲。三子乙。四子慶。並以孝順馴謹爲人所稱。當景帝時。官皆至二千石。景帝見了。稱歎道。石君與四子同爲二千石。合計所食之祿。恰滿萬石。不料人臣貴寵。竟聚於一門。遂下詔號石奮爲萬石君。至景帝末年。石奮告老家居。景帝命仍食上大夫之祿。每遇年節。隨班入朝慶賀。石奮年紀雖老。恭敬如前。偶乘車出門。行經宮闕。必下車疾趨而過。遇見天子路車。馬必憑軾致敬。景帝或時遣人就其家中賜食。石奮亦必叩首拜受。然後進食。食時如在帝前。不敢怠慢。平日家庭之內。禮儀嚴肅。儼如朝廷。子孫出爲小吏。遇休沐之日。歸家謁見。萬石君必穿朝服。然後見之。與子孫言語。不稱其名。子孫年稍長。可以戴冠者。終日侍立一旁。不敢脫冠。遇有過失。萬石君並不責罵。但自己不就。

正座。到了食時。對案不食。家人見此情形。便知是有人過犯。盡皆惶恐。彼此自相責備。究出過犯之人。託長輩帶領向萬石君肉袒謝罪。深自悔改。萬石君方始恕之。因此一家之內。遵其教化。下至兒童奴僕。皆知謹慎。若遇親族喪事。萬石君哀戚盡禮。子孫亦能依照而行。天下之人無不稱讚萬石君家門孝謹。雖齊魯儒生。講究躬行實踐之人。亦自以爲不及。

此次王臧下獄自殺。郎中令缺出。需人補授。竇太后記起萬石君。因說道。儒生平時滿口仁義道德。到得行事。往往與言不符。今萬石君一家。並不研究文學。看他爲人處世。卻是腳踏實地。可見凡事不在多言。遂下詔拜萬石君長子石建爲郎中令。少子石慶爲內史。石建此時年屆六旬。鬚髮盡白。萬石君已是八十餘歲。卻尙健全無病。石建雖然官高年老。事父一如往日。每隔五日回家休

沐。見過萬石君。退入旁屋。竊問侍者。取出萬石君近身所穿衣褲。持向近牆溝邊。親自洗滌潔淨。仍悄悄交與侍者。石建因恐他人洗得不淨。所以必須自己動手。又恐被萬石君得知。心中不安。獨自躲在一旁。背地行事。似此體貼親心。無微不至。在萬石君諸子之中。算是第一孝順。

石建不但孝行第一。卽謹慎亦算第一。自爲郎中令。管理宮內事務。一日因事寫成奏章。奏聞武帝。武帝閱畢。仍行發回。石建又將自己奏章。覆看一遍。忽然看到馬字。十分驚恐。心想馬字下面一彎。是個馬尾。連著四點。算是馬足。共有五畫。如今只寫四畫。少卻一畫。不能成字。定被主上看出。責問起來。便要死了。如何是好。因此惶急異常。後見武帝並未提起此事。方始放心。以後遇事。自然愈加注意。但凡人謹慎太過。往往變成畏懼。石建卻不如此。他見

事有應直言者。便乘間屏退左右。向武帝痛切言之。及至大廷廣衆之間。反似不能言者。武帝知其忠實。特加禮待。

至於石慶。孝謹雖不及其兄。比起平人也就遠過。當日萬石君由戚里移居陵里。石慶身爲內史。每遇出行回到里門。仍照例下車步行而入。一日偶因酒醉。忘卻下車。一直坐到家中。卻被萬石君聞知。不肯進食。石慶嚇得酒都醒了。連忙託人說情。自己肉袒俯伏請罪。萬石君因石慶失禮鄉里。氣得利害。仍自置之不理。石建見父親怒氣不解。便帶領全家兄弟子姪。一齊肉袒。替石慶求情。萬石君卻不過大衆情面。方對石慶冷笑說道。內史自是貴人。入得里巷。里中尊長。各皆走避。內史安然坐在車中不動。在理固應如此。石慶被責。不敢出聲。過了片刻。萬石君方命其退去。從此石慶及諸子孫等。一到里門。便跳下車。步行回家。後來石慶由內史

調爲太僕。常替武帝御車。一日武帝坐在車上。忽想試他一試。遂驟然問道。車中共有幾馬。石慶卻不卽對答。用手舉起馬鞭。將馬逐一數過。方纔舉手答道。



六馬。石慶在兄弟之中。性情最爲輕率。尙且如此。可見萬石君家教之嚴。連寶太后武帝都十分佩服。萬石君直至武帝元朔五年始卒。壽九十六。石建年

已七十餘。居喪哭泣甚哀。年餘亦死。惟石慶竟位至丞相。此是後話。欲知當日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嚴助奉詔定遠方 閩越殺王奉漢令

話說當日竇嬰與田蚡同時免官。皆以列侯家居。自表面觀之。二人失意正復相等。然而內中情形。卻大不同。竇嬰生性不善趨時。全藉竇太后爲泰山之靠。今既觸怒竇太后。將他疏遠。平時罕得進見。遇事不與商議。即使偶然進言。亦不見聽。名爲外戚。並無一毫勢力。田蚡雖亦爲竇太后所不喜。尙有王太后可以倚賴。况論起戚誼。算是武帝母舅。比竇嬰亦自較親。故罷官之後。仍然得勢。常在武帝左右。言事每多聽從。田蚡以此日加驕橫。

一日。忽報閩越王郢發兵攻擊東甌。東甌遣人前來告急。武帝因問田蚡。應否發兵救之。田蚡對道。越人自相攻擊。本其常事。不足

勞中國往救。况越地當秦時已棄之。不屬中國。儘可置之不理。時嚴助在旁。聞言即詰問田蚡道。越地本我屬國。今爲隣國所困。特來告急。朝廷置之不救。將何以服萬國。若謂爲秦所棄。則秦連咸陽亦皆棄之。何况於越。今所論者。在吾力能救與否耳。田蚡被駁。無言退去。

原來嚴助自從對策被擢爲中大夫。常在武帝左右。甚得寵幸。如今數言駁倒田蚡。武帝聽了。點首稱善。遂對嚴助道。太尉指田蚡稱其舊

官不足與計。今決意往救東甌。但吾新卽位。不欲便出虎符。向郡國發兵。驚動天下人耳目。汝可持節前往會稽郡。命郡守發兵往救。嚴助奉命起行。到了會稽。傳武帝之詔。令其發兵。郡守見嚴助並無虎符爲驗。意欲依法拒絕。正在遲疑不決。嚴助知得郡守意思。心恐誤了使命。忽想起自己持節出使。例許專殺。遂故意發怒。

斬一司馬名軍官示威。一面將武帝不發虎符之意告知郡守。郡守

方纔悚然聽命。尅日調齊兵隊。由嚴助帶領出發。

說起閩越與東甌。皆是蠻夷。秦時曾以其地爲閩中郡。與南越通

稱爲百越。及漢定天下。高祖立故閩越君長無諸爲閩越王。建都

冶縣。即今福建閩侯縣。惠帝又立搖爲東海王。建都東甌。故建甌縣在今福建兩

國境土相連。其地勢東南近海。西接南越。西北與漢會稽豫章。即

江地西二郡交界。交界之處。皆是高灘峻嶺。道路難行。加以地氣暑

溼。不便行軍。如今嚴助欲救東甌。特改由海道前往。

閩越王無諸與東海王搖同爲越王勾踐之後。本屬一族。先是七

國反時。吳王劉濞兵敗。走至丹徒。被東甌人誘殺。太子劉駒逃入

閩越。心怨東甌。欲藉閩越之兵。報復父仇。日夜進勸王郢。吞併東

甌。王郢聽從其計。遂於建元三年起兵往攻東甌。王郢心想道路

險遠。漢兵未必來救。量著東甌國小。無力抵禦。定可破滅。及聞嚴助竟由海道進兵。心中恐懼。連忙將兵退回本國。

當日嚴助帶領軍隊。乘坐戰艦。浮海南下。到了東甌。東甌王出迎。嚴助問知閩越早已退兵。地方安靜無事。甚是歡喜。暗想閩越畏我聲威。此來不戰而定。已算出於意料之外。論理本應進兵閩越。討其擅攻隣國之罪。但恐他未必肯服。萬一出兵抵拒。我兵不能取勝。以致損失國威。反爲不美。不如趁此收場。免得畫蛇添足。嚴助想定。遂傳令班師。仍由海道回國。

東甌王見嚴助就此退兵。並不向閩越聲討其罪。默計我與閩越已結仇隙。不久必又來攻。若屢向漢廷告急。也覺厭煩。况漢兵遠道來救。或恐緩不及事。一旦被其破滅。舉國人民。不遭殺戮。亦被擄掠成爲奴隸。似此提心弔膽。日夜不安。不如棄了國家。遷往內

地。尙得保全生命。安居過日。於是將此意告知嚴助。嚴助奏聞武帝。允其所請。遂將東甌全國人衆。移到江淮之間。撥與土地居住。閩越王郢。自從收兵回國。惟恐漢兵來討。過了一時。聞說嚴助班師。又聞東甌全國內徙。現在其地空虛。王郢大喜。急將人民移往居住。於是不費一兵。不折一矢。竟完全將東甌佔領。

閩越王郢既得東甌。貪心不足。又想吞併南越。到了建元六年。復興兵往攻南越。南越王胡之趙孫作遣人上書告急。其書道。

兩粵

粵與越通兩粵謂閩越與南越

俱爲藩臣。

毋擅興兵。

相攻擊。今東粵

即閩越

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

武帝覽書。深嘉南越王能守職。遵約。卽下詔命大行王恢。大司農韓安國。爲將軍。各率兵隊。一由豫章。西郡南。治在今江一由會稽。兩路合攻閩越。討其背約之罪。閩越王郢。無後諸聞知漢兵來討。遣兵據

守險阻。預備抵抗。卻有閩越王之弟餘善。見事勢不妙。遂暗地與宗族密議道。今王未曾請命天子。擅自發兵攻擊隣國。以致天子興師來討。漢兵既衆且強。即使僥倖被我戰勝。以後必然更來。直至滅國乃止。爲今之計。不如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若肯就此罷兵。我國固得保全。倘仍不允。然後與戰。戰復不勝。再逃入海。吾計如此。不知衆意若何。衆人聞說。同聲稱善。於是餘善遣人將王郢刺死。割下首級。送到王恢軍前。請求罷兵。王恢道。我此來本爲討王。今不戰而得王頭。乃是莫大利益。遂頓兵不進。使人將此事通知韓安國。一面遣使奉閩越王之頭。馳驛報聞武帝。武帝下詔兩將。命其班師。又查得此次閩越興兵。獨有無諸之孫繇。君丑。並不預謀。乃立丑爲閩繇王。誰知餘善自從刺死王郢。威行國中。人民多服。居然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止。後爲武帝所聞。心想單爲餘善

一人犯不著起兵往討。且念其有功未賞。遂下詔立餘善爲東粵王。與繇王同居一國。

武帝旣平閩越。遂遣嚴助前往南越。告知此事。並諭意南越王胡令其入朝。南越王胡聞詔。頓首謝道。天子乃幸興兵誅閩越。臣雖死無以報德。謹遣太子嬰齊入京宿衛。又對嚴助道。小國新遭兵火。應請使者先行。胡不日束裝就道。嚴助旣去。南越大臣諫阻趙胡道。先王有言。奉事天子。但求不至失禮。不可爲好言所誘。便行入朝。入朝之後。不得復歸。必至亡國。趙胡見說。遂稱病不肯入見。先是淮南王劉安。聞武帝征討閩越。上書諫阻。武帝雖然不聽。卻念他是一番好意。此次嚴助由南越奉使回京。武帝命其順路前至淮南。告知平定閩越之事。嚴助由淮南回京。備述淮南王劉安聞言頓首謝過。武帝大悅。因問嚴助意中何欲。嚴助對道。願爲會

稽太守。武帝遂拜嚴助爲會稽太守。

當日武帝招求文學之士。嚴助最爲先進。此外尙有東方朔、司馬相如、枚皋、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徐樂、嚴安、終軍、膠倉、莊蔥奇、諸人陸續進用。就中最得親近者爲嚴助、東方朔、司馬相如、枚皋等。未知東方朔等爲人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東方生詣闕上書 金馬門佯狂避世

話說東方朔字曼倩。乃平原厭次。故城在今山東陽信縣人。少時好讀書。博

覽傳記。適值武帝卽位。下詔舉賢良方正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一時人士聞風。皆欲趁此取得功名富貴。但恨無人薦舉。只得自來長安。詣闕上書。效那毛遂自薦。希冀進用。諸如此類。不下數千人。所上之書。武帝皆親自披覽。言不可採者。卽罷令歸家。東方朔亦隨衆觀光。來了長安。直到公車司馬門上書。當日上書。

例用奏牘。奏牘係以竹削成。如今之竹簡。在常人上書。不過用他數個。極多用至十餘個。百餘個。也就罷了。偏是此位曼倩先生。所上之書。卻與衆人大不相同。一連用了三千個奏牘。也不知他向何處搜尋許多言語。更破費幾多時日。方纔寫成。放在闕上。竟有一大堆。那管理上書之公車令見了。人人吐舌。都道古今少有。莫非他將世間各種書籍。盡數抄寫上來。不然那得許多話說。但無論如何。只得照



例收受。於是東來一人。西來一個。更莫想獨力將他舉起。後來卻是兩個公車令。費盡力量。一同將他扛進。武帝看見也覺詫異。便放在宮中。慢慢闕看。看到歇時。便就書上做個符號。留待次日續看。一直過了兩個月。方纔看完。讀者若問東方朔書中所言何事。無奈其書不傳。縱使傳到現在。似此連篇累牘。也難詳載。如今但就書中自叙履歷一段。錄之如下。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所爲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三冬三年文史

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一詩字爲十九學

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

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

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

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武帝看畢。心中大奇其人。遂命其待詔公車。東方朔在公車門待詔。過了一時。不見動靜。知得武帝事忙。將他忘記。似此俸祿微薄。不敷用度。未奉詔命。又不得入見。如何是好。東方朔卻想得一策。來尋侏儒。

當時選取一班矮人。教以戲劇。備天子娛樂之用。號爲侏儒。東方朔一見侏儒。妝出驚慌情狀。連忙說道。主上以爲汝輩毫無用處。耕田作工。固不如人。臨衆居官。不能治民。從軍殺敵。不任兵事。無益於國。徒費衣食。今欲盡殺汝輩。我憐汝等無辜被戮。聞此消息。特來通知。侏儒聽說。信以爲真。一衆嚇得相聚啼泣。東方朔見他入了圈套。遂又慢慢說道。我今教汝一法。待得主上車駕行過此處。汝等一齊攔住叩頭請罪。可保無事。侏儒同聲應諾。齊向東方朔道謝。東方朔別了侏儒。出到門外。忍不住一路大笑而去。

不過數日。武帝車駕出行。果由侏儒門外經過。一班侏儒依東方朔所教。俯伏道旁。連連叩首。同聲號哭。武帝見了。大爲詫異。問是何故。侏儒對道。聞東方朔言。主上欲盡誅臣等。故來懇恩饒恕。武帝聞言。知是東方朔生事。賣弄他的本領。卽遣人將東方朔召到。問道。何事妄言恐嚇侏儒。東方朔見問對道。臣朔今日生亦言。死亦言。侏儒身長三尺餘。俸食粟一囊。錢二百四十。臣朔身長九尺餘。俸食亦粟一囊。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歸家。勿使但留長安。索米。武帝聽說大笑。乃命東方朔待詔金馬門。金馬門乃宦者署門。本在宮中。東方朔遂稍得與武帝親近。

武帝一日聚集許多術士。令其射覆。

覆人赴筭之切謂之物射器覆中

武帝自

置守宮

蟲名即壁虎

於孟下。使諸人射之。皆不能中。東方朔在旁見了。

不覺技癢。走上前來。自言道。臣曾讀易經。請試射之。武帝許諾。東方朔遂用著草布成一卦。說道。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蜥蜴。武帝見東方朔射中。口中稱善。命左右賜帛十匹。又置他物使射。東方朔連中幾次。皆得受賞。旁有倡人卽優郭舍人。素得武帝寵幸。生性詼諧。言語敏捷。尤善爲投壺之戲。以竹爲矢。每投必中。且有一種絕技。先投一矢於壺中。隨後再投一矢。能將前矢激出。仍回手中。如是又投又激。一連百餘次。自號其矢爲驍。每在武帝前投壺。常受金帛之賜。見四庫

記今見東方朔射覆連中。得了許多賞賜。心中不服。便對武帝道。東方朔不過僥倖得中。並非實有本領。臣請使朔再射。朔若能中。臣願答責百下。朔不能中。臣當賜帛。武帝應允。郭舍人遂暗取一物藏在盆下。使東方朔射之。東方朔仍前布卦畢。且不明言。故意

舍胡說道。此是窶

局羽數。局音蔽。窶意謂小物。

郭舍人見說。拍手笑道。

臣早料定朔不能中。如今果然。東方朔見郭舍人正在高興。遂從

容說出道。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武帝聞

言。遂命開盆一看。果是樹上寄生。郭舍人無言服輸。武帝便命倡

監。管領官倡。將郭舍人答責一百。郭舍人被打。連聲呼痛。東方朔甚

是得意。遂對著他嘲笑道。口無毛。聲警警。音敷。尻益高。郭舍人聽了。

不勝氣憤。向武帝道。東方朔膽敢罵辱天子從官。罪當棄市。武帝

問東方朔道。何故將他罵辱。東方朔道。臣非敢罵他。乃與他說謎

語耳。武帝道。所說是何謎語。東方朔道。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

者。烏哺鷄。音子。鷄也。也。尻益高者。鶴俯啄。音智。啄也。也。郭舍人知東方朔

明是笑他。今被主上詰問。故意託詞解免。自想平空受責。又被恥

笑。心中不甘。遂對武帝道。臣請也爲謎語問朔。朔若不知。亦當受

責。於是信口亂唱。令壺齟。反側加老柏塗。反丈加伊優亞。反烏加𪔐。反伊五

反𪔐。反五侯牙。東方朔答道。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成音也。齟者齒不

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

未定也。𪔐𪔐牙者兩犬爭也。郭舍人有問。東方朔應聲卽對。變化

無窮。莫能詰難。左右皆大驚。由是遂得武帝愛幸。拜爲郎官。

東方朔旣爲郎官。常侍武帝左右。武帝每當無事之時。便召東方

朔近前。與之談論。東方朔諧謔百出。引得武帝笑樂。時常賜以酒

食。東方朔在武帝面前食畢。見案上尙有餘肉。便一塊一塊。悉數

揣在懷中。湯汁淋漓。汗滿襟袖。武帝又時賜以錢帛。東方朔雙手

捧持不下。便將他束作一綑。用擔荷在肩上。一徑歸家。衆人見了。

無不噉笑。東方朔全然不顧。

東方朔旣得許多賞賜。遂在長安揀擇美貌女子。娶之爲妻。娶了

許久。覺得討厭。便又棄去。再行別娶。大約每隔年餘。必換一妻。似此也不知幾次。所賜錢帛。都消費在婦女身上。同事郎官。大半呼之爲狂人。事爲武帝所聞。對左右道。東方朔若無此等行徑。汝輩安能及之。

一日。東方朔在殿中閒行。有一郎官向之問道。人皆以先生爲狂。先生自謂爲何。東方朔答道。吾乃避世之人。古人避世於深山之中。吾卻避世於宮殿之間。於是每到酒酣。便據地唱歌道。

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蘆之下。

東方朔生平笑話甚多。不能盡述。他卻有一事。傳播千古。作爲美談。未知此事爲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東方割肉遺細君 相如彈琴挑卓女

話說一日正值三伏。天氣炎熱。武帝念起一班從官。侍奉勞苦。飭令大官丞。名官各賜以肉。有司遂將應賜之肉。陳列殿中。專待大官丞到來。宣詔分給。

東方朔在旁。看見賜肉。早已垂涎。滿望立刻受賜。持肉歸家。與婦女大嚼一頓。偏是等候許久。大官丞仍自不來。再看時候。已是過午。日影漸漸西斜。東方朔等得不耐煩。便大踏步。直走向前。拔出佩劍。將肉割下一大塊來。對著同官說道。伏日須要早歸。我請就此受賜罷了。說畢。懷了肉。搖擺而去。衆人看見。忍不住一齊大笑。及至大官丞到來。宣詔分給。單單不見東方朔。問起情由。衆人告知其事。大官丞便來奏知武帝。

次日東方朔入宮。武帝一見問道。昨日先生不待詔命。割肉而去。是何道理。東方朔被問。免冠俯伏謝罪。武帝道。先生起立。自責一

番東方朔再拜起立。正色自責道。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武帝聽了。鼓掌笑道。吾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贊。遂命左右再賜以酒一石。肉百斤。東方朔歡喜拜謝而去。

一日武帝偶坐宮中。忽得一篇子虛賦。讀之稱善。但不知何人所作。因歎道。朕偏不得與此人同時。旁有狗監管官名犬主獵名蜀人楊得意

進前說道。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嘗爲此賦。武帝聽說驚喜。卽遣人往召司馬相如。說起司馬相如字長卿。乃蜀郡成都人。擅長文學。但有口吃之病。難於言語。自少爲父母所鍾愛。小名號爲犬子。及年長。慕戰國蘭相如之爲人。因名相如。時文翁爲蜀郡太守。見相如生性聰俊。命往長安受讀經書。學成回蜀教授。後事景帝爲郎。漸擢爲武騎常侍。相如性喜著作。偏遇景帝不好詞賦。命爲武

官心甚不願。恰值梁孝王來朝。隨帶鄒陽枚乘嚴忌諸人。相如與諸人相見。彼此談論。甚是相得。不久遂謝病免官。來遊梁國。孝王以禮看待。命與諸人同居。相如與諸人日常無事。各藉文詞倡和。消遣光陰。因此遂著成子虛之賦。

及梁孝王死後。相如歸到成都。家中清貧。又無事業可做。因想起友人王吉。現爲臨邛卽今四川縣令。記得當年臨別之時。王吉曾說道。長卿。如果宦游不遂。可來過我。如今飄泊一身。又無家室。何不前往依之。相如想定。便將家中所餘田產。悉數變賣得錢。用一半置備行裝。一半留爲盤費。卽日起程前往臨邛。王吉聞得相如到了。自出迎接。便留相如住在都亭。二人久別重逢。自然歡喜。王吉問起相如近日景况。相如一一告知。王吉見故人如此落薄。必須替他想法。因籌得一計。密與相如說知。相如允諾。

於是王吉假作十分恭敬。每日一早親到都亭。來向相如問安。初時相如尙出來相見。過了數日。王吉來時。相如故意稱病。命僕人辭絕不見。王吉仍自日日到來。不敢怠慢。本地人民見此情形。都道縣令來了一位貴客。此信傳到一班富人耳中。也不知此客具有何等勢力。能使縣令如此尊重。不免心生勢利。意欲前來結交。原來臨邛地方。素多富人。就中以卓王孫爲第一戶。卓王孫先世本是趙人。因得鐵鑛。開鑪冶鑄。由此起家致富。至秦滅趙國。卓氏全家被擄。遷往蜀地。所有家產。皆遭沒收。卓氏夫妻二人。自己推輦而行。到了葭萌。昭故城在今四川地方。其時同遷之人甚多。也有身邊藏有錢財。因見蜀道險惡難行。便將錢買囑押送官吏。求其安置近處。官吏得了賄賂。卽命其就葭萌居住。只有卓氏卻不肯依照衆人行事。他夫妻二人暗地商議道。此地狹小。土質磽薄。吾

聞嶧山。大四川之下。土地甚肥。下有蹲鴟。蹲鴟字名。至死不飢。且其民

勤於工作。交易便利。吾等當往其地居住。於是卓氏反求官吏。遷居遠處。官吏遂將卓氏安置臨邛。卓氏大喜。只因臨邛亦有鐵山。於是採鐵製造。重興世業。又往來滇蜀一帶。販運貨物。獲利甚多。不久成爲巨富。所畜家僮至八百人。池臺苑囿射獵之樂。儼如國君。又有程鄭係由山東遷來。亦以鼓鑄爲業。與西南夷貿易。家僮亦有數百人。其富幾與卓氏相等。

當日卓王孫程鄭等聞此消息。相聚議道。縣令現有貴客。我等理當備酒邀請。以盡東道之誼。並請縣令作陪。諸人擇定日期。就卓王孫家中宴會。說起富家舉動素來闊綽。今因邀請貴客。格外鋪張。先期懸燈結綵。陳設一新。卻內中驚動了一個人。此人卽卓王孫之女。名文君。年纔十七歲。出嫁不久。卽喪其夫。回到母家居住。

文君生得美貌非常。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生性放誕風流。雜見西京可惜年少守寡。雖然衣食富足。終覺辜負青春。其父也想替他另行擇配。但是當地子弟。並無一人能中文君之意。以此擔閣下來。文君自己卻暗地留心。意在擇人而事。當日聞得父親宴請貴客。不覺心動。便想出來偷看。到了是日。卓王孫一早起來。整肅衣冠。出外候客。使人分頭催請。一班賓客陸續到齊。共有百餘人。過了許久。臨邛縣令王吉亦到大衆專候司馬相如一人。此時已是日午。酒筵久已齊備。卓王孫一再遣人催請。司馬相如託詞有病。辭謝不來。王吉不敢先行入席。只得親自乘車來迎相如。又過許久。方將相如請至。衆人見相如十分難請。此次似乎卻不過縣令情面。勉強一來應酬。也要看他是何等樣人。及至望見風采。一座之人。盡皆傾仰。此時卓文君

早已立在戶側。定睛竊看。見相如人品清秀。舉止閒雅。又觀車馬僕從。亦甚美麗雍容。覺得本地尋不出此種人物。心中愛慕不捨。一時看得忘情。不覺露出自己面目。卻被相如一眼瞧見。

此時外面飲到酒酣。王吉知相如善於彈琴。蓄有一琴。名爲綠綺。如今帶在車上。便命左右取至。王吉親自捧到相如面前。說道：聞長卿素性喜琴。望彈數曲。以自娛樂。相如推辭不過。遂彈了一兩曲。一班座客。但聽音調悠揚。便皆鼓掌稱善。何曾知得琴中之意。獨有卓文君素喜音樂。深諳律呂。見相如彈琴指法甚精。又聞所彈曲調。語語關切。到自己身上。暗自點頭會意。原來相如因見文君貌美。十分傾慕。便將心事寫入琴中。以挑之。當下所彈之曲。名爲鳳求凰。其辭道：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有一豔女在此堂。室邇人

還毒我腸。何由交接爲鴛鴦。

鳳兮鳳兮從鳳樓。得託子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

文君聽到眉飛色舞。忽地劃然一聲。琴聲頓止。方纔醒了回來。不消片刻。酒闌席散。相如起身告別。衆客紛紛散去。文君獨自回到內室。心中惘惘如有所失。暗想道。似此風流儒雅。世間男子。能得幾個。我正宜託以終身。不可當面錯過。但是我雖有意於他。恐他未必有意於我。方纔聽他琴調。雖然情意纏綿。安知他意中非別有所屬。况他與我素昧生平。異地初來。何以便知有我。我今費盡心思。如何設法使他知得。文君獨自沈思。正在出神。忽有一人慌張張走入房來。卻把文君嚇了一跳。欲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效鸞鳳文君私奔 脫鸛鶴相如貰酒

話說卓文君獨自胡思亂想。忽有一人倉皇走入。文君出其不意。喫了一驚。舉頭一看。卻是自己身邊一個侍兒。文君正待開言責備。那侍者見房內無人。便走近前來。附著文君耳邊說道。適纔外邊請客。異常熱鬧。我也隨衆前往觀看。見那首座一位客人。品貌清秀。又會彈琴。甚是好聽。問了旁人。方知他名叫司馬相如。我正在看得高興。卻被家僮喚到門外。說是有人尋我說話。我見其人。卻不認得。其人自言係奉主人之命。給我許多賞賜。託我密向娘子道達仰慕之意。我問他主人姓名。原來就是首座之客。我又問他主人家世。據他說主人住在成都。家中並無妻室子女。據我看來。此人才貌雙全。也曾做過官吏。又兼衣裝華美。舉動闊綽。諒來家道不至貧窮。今既有意仰慕娘子。若得成了親事。真是一雙佳

偶不知娘子意下如何。文君聽了。口中默然無語。心中卻著實歡喜。喜的是司馬相如。果然有意於我。我今決計從他。但如何方能成就此事。若等他託人前來向我父親說親。固是正當辦法。所慮者。萬一父親竟將他辭絕。弄得兩下決裂。反爲不美。此事如何是好。

文君輾轉尋思。並無方法。末後想來想去。只有自出主意。隨他逃走。最爲簡捷。又想起琴調末句道。『中夜相從別有誰。』明是叫我夜間到他館舍。更無人知之意。事不宜遲。只在今夜前往便了。文君此時已被愛情驅使。也顧不得許多。一到晚間。喫過晚飯。命侍兒出外。悄悄備了車馬。只說是往訪親戚。自己瞞過家中衆人。暗地出來上車。分付御者加鞭前往都亭。不消片刻。早已到了。文君便命車馬回去。自己直入館舍。來見相如。相如一見文君。黑夜

到來。又驚又喜。待到天明。遂一同乘車。離了臨邛。馳歸成都。

原來相如種種做作。都是王吉之計。王吉因見相如貧窮。未曾娶妻。性又不樂仕進。惟有做了富家女婿。既有家室。又有錢財。方爲一舉兩得。但本地富人雖多。大都心存勢利。若使知得相如家貧無業。豈肯將女許他。因念此等勢利之人。惟有勢利方能動他。好在相如新來作客。彼輩無從窺破底蘊。遂想得此計。自己假作恭敬。每日往拜相如。又使相如託病不見。裝出那高不可攀的身分。使卓王孫程鄭等見了。十分仰慕。自然要來結交。相如才貌。又可傾動衆人。彼輩見了。必能中意。然後自己從中替他說合。方可成事。此原是王吉替故人打算一片的好意。誰知相如席間窺見文君。便將琴聲勾引。又用重賞買通文君侍兒。轉達己意。文君一時情急。竟等不得託人說媒。夤夜私奔。二人挾同逃走。及至王吉聞

知見事已至此。只得由他罷了。

當晚文君逃走。卓氏家中大眾全然不知。只因富家大族。房屋廣大。人口衆多。各人但料理自己之事。無暇顧及他人。便有一二個人。知得文君出門。還道他往訪親戚。不久便可回家。誰人料到他會逃走。所以全不在意。直至次日大家起來。彼此見面。問起文君。方知不在家中。遣人到處尋覓。全無踪影。末後究問侍兒及御者。始知前往都亭。急到都亭問時。連司馬相如都已不見。方悟是隨他逃走。此時相如與文君已動身大半日了。卓王孫聞說女兒隨人私奔。直氣得飲食不能下咽。欲遣人追趕。料得相去已遠。萬難趕上。縱使追回。然兩情既然相屬。終必更逃。於事有何益處。若待告到官府。擒拏懲治。眼看得相如是縣令故人。必加袒庇。况此事經官。鬧到通國皆知。自己愈覺出醜。只得忍氣吞聲。反分付家人。

不許在外張揚。免被他人議論。誰知喧擾半日。弄得親戚朋友。早已周知。陸續到來解勸。過了一時。打聽得相如與文君住在成都。光景甚是爲難。便有人勸卓王孫道。文君雖然做錯了事。終是自已女兒。他既願從相如。相如便是汝女婿。何妨分給錢財。作爲嫁資。免得他落薄過日。卓王孫聽說大怒道。養女不肖。至於如此。我不忍將他殺死。已算便宜。若論家財。我是一錢不給。衆人說了數次。卓王孫始終不肯。

文君自隨相如。回到成都。入得家中一看。原來只有破屋數間。除卻四壁之外。更無一物。文君先前以爲相如服裝華美。家道雖非殷富。定然有些田產。可以安坐過日。誰知竟是空無所有。未免失望。又追悔自己臨行慫促。不曾將細軟物件。多收拾些帶來。事已至此。也就無法。只得將隨身插戴金珠首飾。變賣數件。置備日用。

物件。暫度目前。相如自得文君爲伴。暇時偶爾著書作文。遠勝從前那種寂寞。惟是終日坐在家中。無所事事。只有出款。並無入款。自古道坐食山空。不消幾久。文君帶來物件。變賣將盡。相如一向貧窮度日。尙不覺得困苦。只有文君自少生長朱門。錦衣玉食。安坐享受。何曾領略貧家苦况。如今對著粗茶淡飯。已是食不下咽。更兼無人使用。炊爨洗濯。事事躬親。愈加勞苦。又慮到將來錢財用盡。便要入了餓鄉。如何是好。因此鬱鬱不樂。不免蹙殘眉黛。瘦損花容。相如見文君憔悴非常。心中愈加憐惜。便不時彈琴替他解悶。

一日。相如與文君枯坐相對。甚是無聊。相如默念文君嬌養已慣。自到我家。不曾得過快樂日子。都是爲我所累。想起來實在對他不住。今日無事。不如買些酒肴。與他作樂一番。但是身邊並無一

錢。如何覓得一醉。此席又係自己作東。不便向文君開口。想到無法。只有自己身上所穿一件鸛鷄音鷄名。鷄皮可爲裘。頗值幾文。現在天氣尙不甚冷。將他抵押些錢。暫博他目前快樂。而且我二人成親以來。未嘗飲過合歡酒。不如趁此補足。便當是洞房花燭燕爾新婚。以後如何。且不管他。相如想定主意。也不告知文君。獨自走到市上。尋了一家酒店。那店主人名爲陽昌。乃是相如素識。相如走入店中。便將身上皮裘脫下。交與陽昌。作爲抵押品。向他賒取美酒兩瓶。肴饌數品。不消片刻。酒肴端整。店小二挑著。跟隨相如。送到家中。逐一取出。排列案上。相如打發店小二回去。自請文君前來飲酒。文君問起情由。相如方纔告知。文君只得出來與相如對坐飲酒。相如一心欲買文君歡喜。誰知飲到半酣。反觸動文君心事。想起眼前家景落薄。度日艱難。不由得一陣心酸。低了頭抱

著頸項。那兩行眼淚。便如斷線珍珠。撲撲簌簌墮了下來。襟袖都被沾濕。

相如見此情形。喫了一驚。連忙安慰道。好好飲酒。何苦又想心事。文君含悲說道。我想起自己生平。家中何等富足。每遇高興時。要喫要喝。不要拏出現錢。只須分付一聲。立時捧到面前。盡情享用。不想如今連到喫喝都無現錢。竟累汝脫下皮裘來抵押。叫我如何喫得下去。說到此處。哽咽不能成聲。停了片刻。文君又說道。我預算用度。不久罄盡。更無別物可以典賣。終不成坐而待斃。據我意見。不管好歹。再到臨邛住下。便作是父親不肯周濟。我尚有兄弟姊妹。向他借些錢財。也可過活。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聽了。心想我設計引誘文君。害他到來受苦。偏是卓王孫不顧父女之情。不肯分給錢財。料他也是一時氣極。所以置之不理。現在事隔數月。

想他氣已漸平。我與文君便再回臨邛。諒他也不至與我二人爲難。縱使爲難。現有縣令王吉是我故人。自然暗中做我護符。也不怕他。惟是依著文君打算。借貸爲生。亦非善策。必須弄他一筆錢財到手。方可遂意。因又念道。大凡富人最顧體面。他所以深怒文君。也因是越禮私奔。傷了他的體面。在他意中原想不認父女之親。但自外人觀之。文君終是他的女兒。如今迫到無路可走。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從重玷辱他一番。管教他自己情願將錢奉送。遮掩門面。相如沈思半晌。忽得一策。便與文君說知。文君點頭應允。二人計議已定。重將酒肴喫了。收拾安寢。一宵無話。到了次日。相如與文君收拾行裝。仍坐原來車馬。前向臨邛而去。

見西京雜記

第七十一回 卓文君當爐沽酒 漢武帝微服出遊

話說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到得臨邛。既不往見卓王孫。也不通知王吉。便將車馬變賣。作爲資本。租了一間店。置備許多什物。僱了幾個夥計。擇個吉日。掛上招牌。居然開了一家酒店。說起經商買賣。原屬正當營業。卽卓王孫祖父。亦由買賣致富。並不至失了身分。惟是賣酒生涯。比起別項生意。終覺不如。但相如既爲店東。文君也是女東人。若使安坐店中。不理雜務。也就罷了。偏是相如卻令文君每日濃妝豔服。出到店前。當壚築土爲之。非火壚。賣酒。相如自己脫下衣冠。身穿短褐。下著短腳之褲。繫起圍裙。在店中幫同夥計。洗滌杯盤。兼作雜事。

相如酒店一開。生意便異常興旺。只因地方上人。見是婦女當壚賣酒。都當作一樁新聞。到處傳說。因此興動多人。都借買酒爲名。爭來觀看。店前終日擁擠不開。又兼文君姿態秀麗。更惹得一班

輕薄子弟。浮蕩少年。目迷心醉。早有認識卓文君之人。說出姓名。不消幾日。風聲傳播滿縣。都說是卓王孫女兒。居然做了酒保。一時議論紛紛。嬉笑怒罵。無所不有。

事爲縣令王吉所聞。急遣人出來打聽。據回報說是確實。王吉暗思。此乃相如之計。如今且莫道破。於是假作不知。置之不問。只有卓王孫聞信。又羞又怒。心想女兒做此下賤之事。連自己都無面目見人。只得躲在家中。閉門不出。遂有許多親族戚友。知得此事。都來勸慰卓王孫道。汝僅有一男兩女。家中不患無錢。都因不給資財。迫他做出此事。且文君既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舊曾爲官。以病免職。家道雖貧。人材卻還相配。况又是縣令之客。奈何使他辱沒到此田地。卓王孫聽諸人所說。也甚有理。自己又無別法。不得已長歎一聲。方纔應允。乃分與文君家僮百人。錢百萬。以及

嫁時衣被財物。文君得此大財。立卽閉了店門。與相如仍回成都。王吉聞知也。替相如歡喜。算他所設之計。竟然成功。讀者須知。司馬相如此種行徑。比起東方朔更是不堪。他二人在歷史上。卻都是有名人物。只因我國人有一種風氣。但凡遇著文人才子。格外看重。任他做出種種醜態。到後來反傳爲佳話。至今四川成都縣。尚有相如琴臺舊址。又邛峽縣東白鶴驛有文君井。井水釀酒。其味甚美。井側亦有琴臺。相傳爲司馬相如撫琴之處。唐杜甫有詩詠相如琴臺道。

茂陵多病後。尙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鬢。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當日相如文君再回成都。將所得資財。置買田宅。使用奴僕。頓然成了富人。回想從前皮裘換酒情形。大不相同。如今擁有財產。坐

對美人無憂無慮於願已足。誰知樂極生災。舊病復發。原來相如素有消渴之病。俗稱三消自從得了文君。未免爲色所迷。以致觸起痼疾。相如也自懊悔。乃作美人賦以自警。但要想清心寡欲。卻又不能。見西京雜記此時恰值武帝下詔來召相如。即便與文君暫別。束裝上路。相如出門坐在車中。自思我昔日屈身酒保。爲人所笑。此次奉詔入京。主上諒有用我之意。將來必須取得高官厚祿。衣錦還鄉。方足一洗從前恥辱。正在沈思。車馬忽然停住。原來成都城北十里。有一橋名爲昇仙橋。又有送客觀。乃是送行之地。相如車到此處。早有許多親友。聞他入京。在此等候送別。相如急下車與衆人相見。各道殷勤。敘談片刻。彼此珍重而別。相如出到市門。觸起車中思想。命從人取筆。就市門上題道。見華陽國志

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

相如題畢。驅車前進。一路曉行夜宿。到了長安。入見武帝。武帝問道汝曾作子虛賦否。相如對道有之。但此乃諸侯之事。尙未足觀。請再爲天子游獵之賦。武帝便命尙書名官給與筆札。相如退下。遂作上林賦。奏上武帝。武帝大悅。拜相如爲郎。常侍左右。

原來武帝最好詞賦。自爲太子時。卽聞梁王賓客多工詞賦。意欲將他收羅。及卽位下詔訪問。其時梁孝王已死多年。賓客四散。司馬相如雖在成都。武帝尙未聞其名。獨有枚乘家居淮陰。養老。武帝遣使用安車蒲輪。召之入京。枚乘行至半路。得病而死。武帝聞知。爲之歎惜。又下詔詢問枚乘諸子。有無能文之人。有司回奏。說是無有。武帝只得作罷。如今得了司馬相如。也是舊日梁王賓客。其文筆不在枚乘之下。武帝已覺欣悅。誰知不久又來一個枚皋。詣闕上書。自稱是枚乘之子。武帝愈加歡喜。急命召其入見。問明

來歷。

枚皋字少孺。乃是枚乘庶子。其母梁人。枚乘在梁。娶之爲妾。生下枚皋。及孝王死後。枚乘東歸淮陰。意欲將他母子一同帶去。其母依戀母家。且因枚乘家中現有正妻嫡子。恐回去遭其凌虐。執意不肯相從。枚乘大怒。遂連枚皋也不帶去。留下數千錢。令其與母同居。枚皋自少讀書。卻頗傳得父學。年十七歲。上書於梁王劉買。劉買召之爲郎。後奉命出使。因事與從官爭執。從官懷恨。遂在梁王前毀謗枚皋。梁王發怒。將其家室沒收。枚皋獨身逃至長安。藏匿。適遇大赦。方得出頭。上書自陳。武帝問知其故。命其作平樂館賦。枚皋應命立成。武帝讀之稱善。亦用爲郎。武帝旣得司馬相如。枚皋每遇出外巡遊。或得奇獸異物。便命二人作賦。但他二人爲文。性質卻正相反。相如下筆遲鈍。每作文時。

胸中先將外事一切屏除不問。意思閒散。然後動筆。前此所作子虛上林之賦。幾經百日方成。以此所作雖少。卻無一篇不佳。枚舉才思敏捷。平日所作甚多。然文字不及相如。參考西京雜記二人各有長處。並稱一時。故有馬遲枚速之語。武帝每遇高興。也與二人同作詩賦。他天分本高。下筆立就。似乎不費心思。初時自看。尙覺得意。及至見了相如之作。覺得十分工妙。心中歎服。嘗對相如說道。以吾之速。換汝之遲。不知可否。相如答道。於臣則可。但未知陛下何如耳。武帝聽說大笑。卻亦不加責備。引見太平御覽

武帝自從趙綰王臧被殺之後。一切用人行政。皆受制於太皇太后。自己不得展布。每日政事餘閒。除與東方朔司馬相如枚舉等談論外。覺得宮中鬱悶。遂於建元三年八月。出外微行。其時正在秋中。天朗氣清。武帝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從軍之

良家子。不為因家子當兵能騎射者。先期約會。命在殿門等候。因此

遂有期門之號。每次微行。必至夜靜始出。直到次日薄暮方纔還

宮。武帝改換服裝。帶同諸人出宮。無拘無束。任意遊行。或入里巷

觀察風俗。或到田野馳騁射獵。心中十分快樂。後來愈加暢意。每

出竟令預備五日糧食。流連忘返。只因上有兩宮太后。照例五日

須到長信。內宮太后所居樂宮。朝見一次。武帝最畏祖母竇太后。如今

瞞他出外。到了朝見之日。必須回來。以免查問起來。致遭責備。恐

他不時呼喚。故亦未敢遠出。平時微行所至。北到池陽。故城在

北縣西西至黃山。與平縣西今陝西南獵長楊。宮名在陝西東遊宜春。

宮名在長安大抵都在長安近處。

一日。武帝行至蓮勺。渭南縣東北道上。忽見往來路人。望著他

一行人衆。盡皆奔避。武帝覺得情形可疑。便命左右往問。據路人

說是現有數十人。手持畫戟。在前開道。所以走避。左右回報。武帝愈覺詫異。又命再問他人。所言亦皆相同。當日武帝一行不過二十人。馬七八匹。輪流乘坐。衆人所著衣服。皆如平民。無從分辨。此持戟數十人。何從而來。而且自己全然不知。旁人偏皆望見。武帝默念。此必鬼神前來護衛。心中暗喜。以此愈加自負。並不防備。武覽引事漢且聽下回分解。幾乎被人暗算。未知武帝如何遇險。

第七十二回 柏谷亭夜行遇險 終南山晝獵生災

話說武帝一日微行。乘輿遠出。不覺天色已晚。問起地名。乃是柏谷。在河南靈寶縣西南其地有亭。武帝便命左右。前往亭中借宿一宵。柏谷亭亭長。見一行人數衆多。不知他是天子。竟拒絕不納。武帝無法。又不便與之明言。只得別尋宿處。走了一程。恰好遇見一家旅

館。武帝下馬。帶同衆人。步入門內。旅館主人。乃是一個老翁。聞知有客到來投宿。出外招呼。便向武帝問起姓名籍貫。現往何處。武帝含胡答應。老翁暗自生疑。留心細看。一衆都是少年。身邊各攜兵器。又有坐騎七八匹。此種行徑。不似軍隊。亦非獵戶。因此愈加疑惑。只得開了一間空房。容他入內歇息。武帝終日騎馬。身體十分疲倦。一徑入房坐下。衆人一半隨侍武帝。一半將馬牽入後槽喂養。老翁知武帝是爲首之人。便向武帝發話道。汝生得長大多力。自應勤於耕作。現在清平世界。何故平空率領衆人。攜帶刀劍。昏夜出行。據我看來。不是搶劫財物。便想奸淫婦女罷了。武帝被他責問。不好直說。又不欲與之爭辯。失了身分。只當作不曾聽見。默然無語。

老翁見武帝置之不答。心想一衆定非善類。大約被吾說破底裏。

所以無言置對。若使他們果然鬧出事來。官府必加追究。知是在我館中住宿。反道我旅館是他窩家。連我都要問罪。如何是好。老翁坐在一旁尋思。武帝並不覺得。後來坐了片刻。卻見旅館一無招待。自己口中正渴。遂向老翁索取漿水。老翁不但不知他是天子。且並不當作平民。竟看同盜匪一般。那肯給與漿水。便憤然答道。我只有尿。並無漿水。說罷撇下衆人。一直入內。衆人見老翁如此無禮。俱覺憤怒。武帝卻毫不動氣。密對衆人說道。聽其語氣。想是誤會。此去必然不懷好意。我輩須先探明情形。預作準備。遂選一輕小便捷之人。潛入內中。探聽老翁動靜。

來人奉命而去。不久回來。報與武帝道。臣適纔趁著黑暗。悄悄走入內邊。伏在窗下張望。卻見老翁與少年十餘人。同在一室。手中各持弓矢刀劍。似要前來廝殺。本待聽他說甚言語。偏是相離既

遠。語音過低。不知所說何事。正在觀看之間。忽有一人走出。臣恐被他窺見。連忙退了下來。武帝聽了未及開言。猛聽得脚步声。自外走進一人。定睛一看。卻是一個老嫗。武帝問知是店主婦。卽老翁之妻。原來老翁入內召集店中傭工十餘人。備齊兵器。意欲將一衆人等執縛送官。又恐他知風逃走。因先遣其妻出來。絆住衆人。

當下老嫗一見武帝相貌非凡。便知是位貴人。再看衆人。並無兇惡之狀。料得其夫誤會。遂向武帝極力周旋一番。又恐其夫鹵莽從事。急卽入內。向老翁說道。吾觀此丈夫乃是非常之人。不可得罪。縱使真是盜賊。兩邊人數不相上下。彼等亦有兵器。久作準備。也難取勝。老翁不聽。老嫗自料不能攔阻。忽想得一計。對其夫道。現在動手。各用兵器。不免互有殺傷。不如等候衆人睡熟。乘其不

備。一齊湧進一人一個將他纏縛。豈不省事。如今時候尚早。天氣又冷。大家慢慢各飲數杯以壯膽力。老翁見說得有理。方始應允。老嫗捧出酒肴。排起杯筷。衆人入席飲酒。老嫗親執酒壺。頻頻勸酒。老翁不知是計。與衆人開懷痛飲。不消片刻。大衆皆被灌醉。老翁畢竟年老。不勝酒力。一時酒性發作。忘了正事。昏沈欲睡。老嫗將他扶入房中。睡在牀上。又恐他一覺



醒來。忽然記起。依前出來惹禍。遂取出繩子。將老翁細綁在牀。然後走出房來。分付衆人各自歸寢。衆人醉中也就胡塗。况此事又是老翁爲首。如今他自己先自睡了。更無人來管閒事。於是一闕而散。

老嫗打發衆人睡了。自己持燈出外。擡頭一看。卻見武帝與衆人團坐一室。並未安臥。而且各人兵器隨身。防備似甚嚴密。老嫗心想幸虧我用此計。不然此間變作戰場。早已鬧出一場大禍。於是走進房內。向武帝陪盡許多小心。武帝早遣人探知以上情形。深感老嫗設計保全。遂亦向之道謝。老嫗料得衆人此時腹中已飢。遂自入廚中。殺雞炊飯。端整出外。武帝與衆人熬了半夜。未曾進食。加以夜深霜重。正在饑寒交迫。見此熱騰騰飯菜。覺得比那皇宮御膳。還要豐美。各人狼吞虎嚼。喫個精光。身體頓然飽暖。愈加

感激老嫗。待到天色微明。武帝辭別老嫗。帶了衆人。牽了馬匹。出門上馬。加了一鞭。直回長安。

武帝與衆人回到長安。入得宮中。立即下詔。往召老翁老嫗來見。使者奉命前去。卻說老翁當夜酒醉。一直睡到天明。方纔醒來。此時老嫗早將他身上繩索。悄悄解下。所以老翁醒了。連被縛之事。都不覺得。但記起夜來情形。埋怨老嫗誤事。問知武帝一衆已去。只得作罷。到了下午。忽見使者奉詔到來。召他夫妻入見。老翁甚是詫異。問起情形。方知昨夜乃是御駕到來寄宿。此一驚非同小可。老嫗見說。十分得意。舉起手對老翁誇道。我的眼力如何。昨宵若非我用計挽救。汝已遭滅門之禍了。於是歡歡喜喜。入內梳洗。換了新衣。催促老翁同行。老翁自知得罪天子。必遭罪責。希望自已妻子做了人情。可以替他解免。此時無法。只得硬著頭皮。隨同

上路。一對老夫妻。同時被召。彼此心事。卻不相同。一個是眉飛色舞。一個是膽戰心驚。不消片刻。到了宮門。使者入內覆命。武帝命召二人入見。老翁連連叩頭謝罪。武帝念其無知。並不責備。只對老嫗慰勞一番。命左右賞以千金。仍擢其夫為羽林郎。名官夫妻二人。一同歡喜謝恩退出。引以上均見御覽

武帝自遭此次危險。心中有所警戒。以後微行。遂自稱為平陽侯。平陽侯者。乃是曹壽。即曹參曾孫。為帝姊平陽公主之夫。自然尊貴一時。武帝假託其名。以免出外受人欺侮。

一日。武帝率領衆人行到終南山射獵。說起終南山。一名南山。又

名秦嶺。乃是關中有名大山。西起秦隴。漢隴州。秦隴州。今甘肅秦州。諸府。秦隴州。東

至藍田。中經雍。故城在鳳翔縣。今陝南。岐山名。在岐山縣。今陝西。郿城。在郿縣。今陝西。鄠城。故

在鄠縣。今陝西。長安萬年。上見諸地。首尾連綿八百里。山中鳥獸甚多。今

被武帝率衆搜捕。所有麋鹿狐兔以及虎豹熊羆不能安居巢穴。便一齊向山下奔逃。衆人見了。隨後追趕。羣獸被趕四散。竄入田中。此時禾稼將熟。尙未收割。衆人趕得高興。也顧不得許多。逕向田中東西馳逐。禁不起人馬衆多。竟將山下一帶田禾踐成平地。可憐農民辛苦終年。好容易盼到收成。有日一旦弄得顆粒無收。人人悲憤交集。但聽得號呼詈罵之聲。一路不絕。衆人倚著天子之勢。只管逐捕禽獸。置之不理。一班農民眼看血本化爲烏有。安肯甘心。但聞說他乃平陽侯。現是皇親國戚。更兼人數衆多。手中各執兵器。不敢一直向之理論。只得攜妻挈子。成羣結隊。同向地方官告訴去了。未知此事如何結局。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羅珍異大修上苑 苦飢寒爭逐金丸

話說武帝在終南山下射獵。踐壞田禾。一班農民齊向地方官告

訴。此地爲鄠杜二縣交界。鄠杜縣令聞知。一同到來。見衆人仍在打獵。以爲真是平陽侯。便欲與之面會。衆人因自己鬧出事來。若聽他面見武帝。終覺不便。於是一不做。二不休。大家手提馬鞭。竟要來打鄠杜縣令。惹得縣令大怒。喝令吏役動手擒拏。武帝見了。心想此事本來自己不是。愈鬧愈大。將來如何收拾。遂急傳令衆人收隊回去。衆人聞命。便簇擁著武帝一徑回宮。內有數人騎馬落後。竟被吏役拏獲。往見鄠杜縣令。縣令問其來歷。數人只得直說。並將隨帶御用物件。與之觀看。縣令初不肯信。後見御物。方知是實。乃將數人釋放。一面向百姓安慰一番。酌量給與錢文。賠償損失。一班農民。見縣令都無法奈何他。反要自己認賠。只得依言散去。後來漸漸有人傳說。方知是天子微行射獵。大衆各喫一驚。心想我輩雖遭損失。但天子竟白白的被我輩飽罵一頓。也就值

得。

自從此事鬧後。武帝微行之事。朝野皆知。只瞞著兩宮太后。當日丞相許昌。御史大夫莊青翟。特爲此事祕密商議道。主上時出微行。若遭危險不測。我等如何當此重責。乃議定使右輔都尉。巡察長楊以東一帶之地。暗中保護御駕。又因武帝在外。供給諸多不便。復命右內史發出夫役。辦理供應。武帝自己亦私置更衣之處。自宣曲宮名在昆池西以南。共有十二所。以備日間出遊半途休息之用。至夜間常在離宮住宿。大抵長楊五柞宮名在長楊宮東北。倍陽宮名。宣曲四宮。尤多來往。

在鄂縣

宣曲四宮。尤多來往。

後來武帝覺得道路遼遠。終日騎馬馳走。未免勞苦。又被百姓討厭。遂想得一法。命太中大夫吾丘壽王。帶同善算者二人。就阿城即秦阿房宮故址在長安縣西二十里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終南以北。丈量其

中田地頃畝。繪具圖說。並估出價值。意欲全數開作上林苑。又下詔中尉及左右內史。計算屬縣荒田數目。預備賠償人民。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以待詔從董仲舒受春秋。累官至太中大夫。今奉命量度土地。遂將經手辦理之事。回奏武帝。武帝見其辦事迅速。大悅稱善。東方朔在旁聞知此事。進前諫道。南山乃天下之阻。起自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土性肥饒。所謂天下陸海之地。每畝價值一金。今取爲苑囿。壞人居屋。毀人墳墓。奪人田園。使膏腴之地。變成荆棘榛莽之區。狐兔虎狼之穴。且其中又有深溝大渠。車騎馳騁。甚是危險。臣竊以爲不可。武帝聞言稱善。拜東方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竟依吾丘壽王所奏。興工建造上林苑。說起上林苑。本秦舊苑。武帝嫌其狹小。特加開拓。此苑東南起藍田。宜春鼎湖。藍田宮名在田御宿地名在西安縣今陝昆吾地名在亭傍南山。西行直

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山名在今陝西興平縣北循渭水而東。周圍三百里。離

宮七十所。見三輔黃圖武帝初修上林苑。羣臣及遠方各獻名果異樹。

不下三千餘種。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異者。瑯琊太守王唐獻金

葉梨。出瑯琊人王野家。嶧陽都尉曹龍獻嶧陽栗。其大如拳。東郭

都尉于吉獻蓬萊杏一株。花瓣六出。雜具五色。云是仙人所食。又

有瀚海梨。出瀚海之北。耐寒不枯。東王梨。出嶧中。西王棗。出嶧山。霜桃。霜降可食。綠柰。

花綠色。文杏。其木有文采。此外如白銀樹、黃銀樹、千年長生樹、萬年長生

樹、扶老木、金明樹、搖風樹、鳴風樹、琉璃樹等。名目繁多。不可勝數。

見西京雜記

至珍禽奇獸。則有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以及江鷗、海鶴。此等

本係茂陵。地名武帝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富人袁廣漢之物。廣漢富有金錢。家

僮八九百人。嘗就北邙。山名在河南洛陽縣東北。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

里園中疊石爲山。激水爲波。潮積沙爲洲渚。廣蓄異物。後廣漢有罪。伏誅。園沒入官。園中草木鳥獸。皆移入上林苑。以京雜上見西

武帝建此大苑。以後便在苑中遊玩。不再出外微行。忽一日上林令報稱。上林中有一鹿。被人殺死。已將其人擒獲。請示辦理。武帝得報大怒。命將殺鹿之人。交與有司訊明正法。時左右羣臣迎合武帝之意。皆說此人擅殺天子之鹿。犯了大不敬之罪。理應斬首。東方朔在旁聞言。應聲道。此人有當死之罪三。使陛下因一鹿之故。而至殺人。一當死也。使天下人聞之。皆以爲陛下重鹿而賤人。二當死也。匈奴一旦來侵。儘可使鹿逐之。今失此鹿。何以禦外患。三當死也。武帝聞言。默然半晌。遂命赦了殺鹿人之罪。見太平御覽

朔別傳

過了一時。武帝又覺上林中遊得厭煩。無甚趣味。心中仰慕秦始

皇巡遊之樂。但礙著太皇太后。只得暫時忍耐。直至建元六年夏

五月。太皇太后竇氏駕崩。武帝遂得任意遊行。屢到雍縣甘泉。西

踰隴阪。在陝西隴縣。跨甘肅清水縣。上崆峒。山名。在今甘肅岷縣。西。臨祖厲。音嗟。在甘肅會

寧縣。北出長城。登單于臺。在今直隸大幸緱氏。山名。在今河南上嵩

高。即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北。登泰山。行封禪。東遊海上。至碣石。自臨瓠子。名。在塞

河決。通道回中。出蕭關。南巡登天柱。山名。在安徽潛江縣西北。自潯陽。在湖北黃梅縣

北。浮江至樅陽。故城在今安徽總計武帝一生。車駕四出。並無一

歲安坐宮中。此皆在竇太后崩後之事。

當日丞相許昌。係竇太后任用之人。不為武帝所喜。及竇太后駕

崩。武帝即藉喪事。辦理不周。為名。將他免官。拜田蚡為丞相。又將

御史大夫莊青翟免職。以韓安國代之。

韓安國本為梁國內史。自從梁孝王死後。因事罷職閒居。適值武

帝初立。田蚡爲太尉。安國知田蚡親幸用事。性又貪財。乃遣人持金五百斤。獻與田蚡。田蚡得金。便向武帝太后極力推薦。武帝素聞韓安國之名。遂用爲北地都尉。未幾入爲大司農。此次奉命領兵往討閩越有功。又與田蚡素來相得。田蚡旣爲丞相。安國遂得爲御史大夫。

武帝脫了竇太后壓制。從此用人行政皆得自由。遂下詔將次年改元。是爲元光元年。武帝因兩次征討閩越。並不費力。便想起祖宗以來。對於匈奴。專用和親手段。容縱得胡人跋扈異常。蔑視中國。時常背約入塞侵盜。如今須用兵力痛加懲創。以絕外患。但用兵要在將帥得人。方能立功。於是武帝留意尋覓將才。旁有近侍韓嫣。知得武帝心事。遂想設法迎合帝意。

韓嫣字王孫。乃弓高侯韓頹當庶孫。武帝爲膠東王。韓嫣常陪學。

書同在幼年彼此相愛。至武帝爲太子。韓嫣得侍東宮。生性聰慧。工於騎射。遇事善能奉承意旨。武帝愈加親近。及卽位命爲侍中。常與同牀臥起。今見武帝欲伐匈奴。遂自請爲將。晝夜學習兵法。武藝。武帝大悅。超擢爲上大夫。賞賜之厚。幾如文帝之於鄧通。韓嫣以此富有資財。服用奢侈。至以玳瑁爲牀。性好射獵。尤喜用彈丸。彈取鳥雀。其彈丸皆以黃金爲之。日常無事。便挾彈出外射獵。金丸墜落遠處。尋覓不見。韓嫣亦不顧惜。大約每日所失常有十餘個。於是長安中一班兒童。一見韓嫣出獵。便成羣結隊。追隨其後。望著金丸所墜之處。一齊拔足飛奔。爭往尋覓。韓嫣亦任其拾取不問。時人因編成兩句俗語道。

苦飢寒。逐金丸。

雜見
記西京

武帝生性亦喜打獵。每遇出遊。韓嫣常得隨侍。一日。江都王劉非

入朝。武帝約與同獵上林。有司備齊車駕。已傳呼警蹕。禁止行人。武帝尙未動身。先命韓嫣前往巡視禽獸。韓嫣奉命。乘坐副車。帶領百餘騎飛馳而去。此時江都王劉非正在道旁等候。望見車騎。以爲武帝駕到。揮退從人。獨出道旁俯伏迎謁。韓嫣並不在意。長驅直過。劉非立起身來。問知乃是韓嫣。自想身爲天子之兄。竟遭近臣如此侮慢。不覺大怒。遂入見王太后。哭訴此事。情願歸還江都王國。入宮宿衛。與韓嫣同列。太后聽說也覺不平。用好言撫慰劉非。由此太后銜恨韓嫣。正欲尋事誅之。偏遇韓嫣恃寵。出入宮闈。肆無忌憚。竟與宮人通姦。後來姦事發覺。太后大怒。遂趁此將韓嫣賜死。武帝代爲懇求。太后執定不肯。韓嫣只得服毒而死。武帝深惜韓嫣無命。不得帶兵征伐匈奴。建立功勳。因用其弟韓說爲將。忽一日有人向武帝保薦一位名將。武帝聞言甚喜。立召其

人至京。欲知名將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著戰功李廣知名 挑邊釁聶壹獻計

話說武帝欲伐匈奴。留意將才。一日有人保薦隴西太守李廣。乃是當今名將。武帝卽下詔召之入京。拜爲未央宮衛尉。

說起李廣。乃隴西成紀故城在今甘肅秦安縣北人。其先有李信者。爲秦始皇

將。領兵伐燕。逐得燕太子丹。立有戰功。李廣生長將門。爲人長身猿臂。自少學習騎射。其射法得自家傳。與衆不同。李廣習之尤精。遂以善射著名。

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初次上陣。便展出生平本領。箭無虛發。殺敵甚多。以戰功與從弟李蔡同爲郎官。未幾擢爲武騎常侍。名官常從文帝出外射獵。文帝見李廣勇猛多方。嘗空手格殺猛獸。不禁嘆道。可惜李廣生不逢時。若使遇

見高帝。便受封萬戶侯。亦不爲過。

文帝既崩。景帝卽位。卻值七國造反。李廣以騎郎將隨太尉周亞夫與吳楚戰於昌邑。奮勇爭先。匹馬直入敵陣。取其大旗。由此名稱大顯。梁王授以將軍之印。李廣受之。及事平之後。論功行賞。李廣本有大功。卻因私受梁印。不加升賞。僅出爲上谷。

漢郡舊直隸保定易州宣

之化及順天河間 太守。

當日景帝一意與匈奴和親。嫁以翁主。與之通市。按年贈送物品。一如舊約。匈奴尙不足意。仍不時侵入邊境。擄掠人畜。上谷正當敵衝。每遇匈奴入寇。李廣親自領兵與之對敵。事爲典屬國。

官名

夷降

公孫昆邪所聞。遂對景帝泣道。李廣材氣。天下無雙。然往往

自負其能。與敵爭勝。萬一死在敵手。未免可惜。景帝聽說。遂下詔移李廣爲上郡太守。上郡地雖亦近邊。尙在雁門雲中之南。距離

匈奴較遠。邊境可保無事。誰知到了景帝中六年。匈奴忽大入雁門。一徑來犯上郡。景帝聞信。特遣中貴人貴內幸臣之往助李廣操練兵馬。防備敵兵。

一日。中貴人自帶數十騎。出外巡哨。恰與胡騎相遇。中貴人望見胡騎。僅有三人。自恃人衆。便欲上前擒拏。三人略無懼色。等到衆人行近。便張弓搭箭。一齊射來。不消片刻。數十騎幾乎盡被射殺。中貴人身亦受傷。因見勢頭不好。撥轉馬飛逃回營。告知李廣。李廣道。此三人必是射鵬者也。原來鵬乃大鳥。一名爲鷲。飛高而速。必善射者方能射中。塞外人以射鵬爲能事。故稱善射之人爲射鵬者。

李廣於是自率百騎。往追三人。當日三人一連射殺漢兵數十人。自身雖未受傷。但坐下戰馬亦被漢兵射死。只得步行歸去。故被

李廣追及。李廣望見三人在前。相離不遠。便將兵隊分爲左右翼。一齊立定。三人知有追騎。方將回射。但聽弓弦響處。一個早已倒地。二人心慌。未及開弓。又倒一個。祇餘一人。正想躲避。箭又來了。李廣連發三箭。射中三人。兩人被中要害。立時身死。一人受傷尙活。左右趕上捉來。李廣問明來歷。果是匈奴中之射鵰者。遂命左右將他細縛。李廣上馬。正待回營。忽見



前面塵沙大起。定睛一望。卻是匈奴馬隊。約有數千人。漫山徧野而來。匈奴望見李廣人數無多。心疑是誘敵之兵。未敢輕動。便將兵馬上山。遠遠排成陣勢。以待漢兵。

此時李廣部兵。驟遇匈奴大隊。人人恐懼。自顧只有百騎。衆寡懸殊。萬難抵敵。便要策馬逃走。李廣連忙阻住道。不可。今與大軍相隔數十里。若卽逃走。匈奴自後追射。立刻死個盡絕。不如立住不走。匈奴以爲我是誘敵。不敢來擊。尙可保全。於是李廣下令拔隊。反向前行。相近匈奴陣地二里之處。李廣分付立定。又命兵士悉數下馬。解鞍休息。部衆疑慮道。敵兵甚多。今若解鞍。遇有緊急。恐來不及。李廣道。胡虜料吾必逃。今解鞍以明不走。正欲使彼信吾爲誘敵之兵。部下只得依言而行。匈奴見此情形。果然不敢來擊。李廣與匈奴相拒良久。瞥見匈奴隊中。出來一個將官。乘坐白馬。

巡視軍隊。李廣飛身上馬。帶了十餘騎。直向其人奔來。相離不遠。李廣曳滿弓弦。一箭射去。敵將應聲而倒。李廣勒馬仍回原地。解鞍放馬。卽臥地上。看看天色已暮。匈奴終覺李廣舉動怪異。心想漢兵定有大隊埋伏近旁。要想乘夜來攻。不如退去。免中其計。遂傳令回兵。時已夜半。李廣等候匈奴人馬退盡。方纔率衆還營。到得營中。已是平明時候。景帝聞知此事。深贊李廣甚有將略。又調李廣爲北地雁門代郡雲中隴西等郡太守。皆以力戰著稱。

同時又有一人。姓程名不識。亦爲邊郡太守。領兵防胡。與李廣並稱爲名將。然二人爲將。方略各異。李廣行軍。並無部曲行陣。每就水草鮮美之地。駐紮營寨。人人各得自便。夜間不擊刁斗。文書簿籍。皆從省約。但遣偵騎遠出探敵。卻未嘗遭敵暗算。程不識領兵營陣整肅。刁斗森嚴。軍吏掌理簿籍。人人各務其職。不得自便。以

此一班將士皆樂李廣之寬。苦程不識之嚴。程不識嘗對人道。李將軍治兵極其簡易。若敵人驟然來犯。一時恐難抵抗。但士卒平日安閒快樂。故臨陣願爲之死。我軍雖覺煩擾。然敵人亦無從侵犯。至是武帝旣用李廣爲未央衛尉。遂亦以程不識爲長樂衛尉。二人雖爲內官。仍不時領兵駐紮邊地以防匈奴。

至元光二年春。匈奴遣人來求和親。武帝命羣臣會議許否。大行王恢本燕人。數爲邊郡官吏。熟習邊務。因建議道。匈奴與我和親。大約不過數歲。便自背約。似此反覆無信。不如勿許。立即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議道。匈奴遷徙無常。難得制伏。我千里遠征。人馬疲乏。易爲匈奴所乘。不如和親爲便。武帝徧問羣臣。多以安國之言爲是。遂決議仍與匈奴和親。

匈奴旣得和親。與漢親密。自單于以下。常在長城近旁往來。原來

匈奴從中行說死後。風氣又變。一律喜用中國之物。且與中國通商貿易。常獲利益。又見漢廷自惠帝以後。專事和親。只有胡人背約入塞侵犯。並未見漢兵來伐一次。因此坦然不疑。毫無防備。胡漢彼此也覺相安無事。

誰知卻有雁門郡馬邑。

山馬邑故城在山西朔縣西北

入聶壹者。家中富有財產。

在邊地算是一個土豪。因見匈奴貴人輕臨邊境。便想趁此生事邀功。博得爵賞。於是親到長安。來見大行王恢。獻計道。匈奴新得和親。可誘以利。使單于深入塞內。伏兵襲擊。可獲全勝。王恢前次會議。一力主戰。卻被韓安國反對。衆議又皆附和安國。以致已見不得施行。心中甚是不服。今聞聶壹之語。甚合己意。便向武帝奏聞。武帝也覺心動。遂召公卿問道。朕以宗女嫁與單于。歲給財帛。賂遺甚厚。單于竟敢輕慢使命。數入侵盜。邊境不安。朕甚憂之。今

欲舉兵往征。君等以爲何如。武帝說畢。王恢應聲出班奏道。陛下未說此事。臣早欲獻此謀。臣聞當日戰國之際。代地自立爲一國。北有胡人。內多敵國。然其人民尙能支持。匈奴不輕來犯。今以陛下之威。海內一家。又遣兵戍邊。嚴爲防備。匈奴竟敢侵盜不息者。皆由未嘗恐以兵威耳。臣意以爲擊之爲便。王恢正在說得高興。忽見班中閃出一人。近前奏道。不可。王恢心想偏又有人出來反對。急行舉頭觀看。未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覺陰謀單于脫逃 坐逗撻王恢自殺

話說王恢正在贊成武帝議伐匈奴。忽見有人出來反對。回頭一看。原來又是韓安國。只聽安國說道。昔高皇帝被圍平城。七日不食。後卒遣劉敬與約和親。孝文皇帝曾聚精兵於廣武。山故城在代縣今欲伐匈奴。竟無尺寸之功。孝文感悟。復與和親。此皆已往之事。成

效可見。臣竊謂勿擊爲是。王恢道此說非也。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及。乃因天下新定。欲使人民暫得休息耳。今天下久安。獨邊境數驚。士卒多死。豈可置之不顧。且匈奴不能感之以德。祇能服之以威。以中國之盛。攻彼匈奴。不難制其死命。臣故以爲擊之便。安國道不然。臣聞匈奴之兵。輕疾剽悍。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將捲甲深入。未及千里。人馬乏食。勞而無功。若謂別有巧計。可以勝之。則臣不知。不然。臣恐未見其利。先受其害。王恢道。臣所言擊之者。並非發兵深入。乃欲用計引誘單于入邊。伏兵邀擊。單于可以成擒。此乃萬全之計。武帝聽了稱善。於是遂從王恢之議。先命聶壹前往引誘匈奴。

聶壹回到馬邑。便齎持許多財物。潛出塞外。與匈奴交易。乘便託人介紹。假作獻計。入見軍臣單于。說道。吾能斬馬邑令丞首級。以

城來降。單于引兵前往。城中財物。可以盡得。軍臣單于聽說。心貪馬邑財物。深信不疑。遂遣使者隨同聶壹前往馬邑。欲待聶壹斬了守令。驗取首級回報。方肯進兵。聶壹只得應允。同使者到了馬邑。聶壹獨自入見馬邑令。告知詳情。邑令遂就獄中取出死罪囚人數名。斬下首級。懸掛城下。聶壹乃邀使者往看。說道：馬邑官吏已死。汝可回報單于。火速前來。使者何曾認得馬邑令丞。見了首級。以爲是實。依言回報單于。單于甚喜。立刻帶領十萬人馬。捲旗東甲。潛入武州。西故左城雲在今山邊塞。

武帝自遣聶壹去後。卽調齊兵馬三十餘萬。命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各率軍隊。預備襲擊單于。又命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歸節制。安國奉命偕同諸將領兵起程。到

了馬邑。安國自與公孫賀各率大隊人馬。就馬邑近旁山谷中。四散埋伏。王恢與李廣李息領兵三萬人。別由代地抄出匈奴之後。截擊其輜重。布置已定。專待單于到來。

元光二年夏六月。匈奴軍臣單于率領胡騎十萬。入了武州邊塞。一路揚揚得意。逕向馬邑而來。漸漸行近馬邑。相去不過百餘里。單于未免膽怯。坐在馬上。留心觀看。忽見牛羊騾馬。三五成羣。布滿山野。卻並無一個牧人。原來邊地人民。皆以牧畜爲業。此次朝廷發出大隊人馬。到了馬邑。勢難隱祕。早有風聲傳播。近地一帶居民。聞說大軍到來。料得邊境有事。早晚與匈奴必有一場惡戰。大衆也顧不得牲畜。挈了家室。倉皇逃難。所以牲畜無人牧養。軍臣單于見此情形。心中詫異。意欲尋人訪問消息。恰好望見前面有人行進一亭。單于便傳下命令。進兵攻亭。

漢時定制邊郡地方。每百里設一尉。其下有士史尉史各二人。掌巡行邊塞。又於險要地方築障置亭。使人守之。以防敵人來侵。當日雁門郡尉史出來巡邊。不意恰遇匈奴。一時無處逃避。卻見附近。有亭。只得奔入亭中暫避。尉史早知馬邑之謀。以爲匈奴此來。貪得馬邑財物。諒他無心攻亭。誰知單于命不該絕。一見尉史入亭。催兵來攻。胡兵到了亭邊。四面圍住。尉史無路可走。便向樓上藏匿。胡兵各持矛戟。向上鑽刺。尉史自知不免。情急計生。此時但顧自己性命也。顧不得國家大事。遂與胡兵說知自己情願投降。胡兵方纔住手。尉史下樓來見單于。遂將漢廷密謀一一告知。單于聽了大驚道。原來如此。吾早生疑。幾乎墜其詭計。於是帶了尉史。立刻回兵。單于既得回國。感激尉史救其性命。因說道。吾得尉史。天也。天使尉史特來告我。遂封尉史爲天王。

此時韓安國公孫賀伏兵馬邑近旁。原約單于到來舉火爲號。一齊出兵攻之。誰知等候多日。不見匈奴動靜。後聞塞下一帶傳言。單于未至馬邑。引兵回去。韓安國與公孫賀急率衆追到塞下。已來不及。只有王恢等所部三萬之兵。本擬襲擊匈奴輜重。駐在代地。眼看單于引兵出塞。人馬衆多。不敢進擊。任其過去。諸將枉費辛苦。不能立功。只得班師回見武帝。

武帝滿望諸將此去擒得單于。報復國恥。今見一個個空手回來。覆命並未擒獲匈奴一人一騎。心中十分失望。想起首謀都是王恢。他人不擊匈奴。情猶可恕。王恢奉命截擊輜重。親見單于回兵。何以亦不出擊。遂將此事責問王恢。王恢答道。本約單于兵入馬邑。諸將伏兵齊起。臣從後擊其輜重。方可得利。今單于未至馬邑。半路回兵。臣所部僅三萬人。衆寡不敵。攻之徒取敗亡。明知回來

當遭斬首。但亦保全陛下三萬人馬。武帝見說大怒。遂將王恢交與廷尉辦罪。廷尉按律判王恢逗撓不進罪。當斬首。回奏武帝。武帝依議。

王恢在獄。被廷尉判成死罪。惶急異常。密遣人持了千金。獻與丞相田蚡。託其解救。田蚡見了金錢。豈有不受。便想替他設法。又見武帝正在盛怒之下。自己不敢進言。算來惟有太后可以挽回帝意。遂入見太后。說道。王恢首倡馬邑之謀。今事不成。反遭誅死。是爲匈奴報仇。望太后向帝言之。免其一死。王太后本來不甚干預政事。今因其弟來言。只得應允。待得武帝到來朝見。太后便將田蚡言語照述一遍。武帝聽說答道。首創馬邑之議。本是王恢當時聽從其計。調發大兵數十萬。勞動天下人民。希冀成此大功。縱使密謀洩漏。致被單于逃走。王恢所部之兵。若肯出擊。猶可擒殺一

二。以慰衆心。誰知王恢畏懼不進。枉費一番舉動。毫無功效。今不誅王恢。無以謝天下。太后見武帝執意欲斬王恢。也就不便再言。使人報與田蚡。田蚡知事不濟。只得回絕王恢。王恢自知無望。遂在獄中自殺。田蚡竟白白得了千金。武帝何曾知得。

說起田蚡爲人。身材短小。面貌醜陋。自從爲相。甚得武帝寵任。每入奏事。武帝留與談論。往往移時始退。凡有言語。每多聽從。所薦之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人主。

田蚡倚著勢力。收受賄賂。以此致富。自建居屋。高大華麗。一時無與爲比。置買田園。皆極膏腴之地。日常使人分赴各地。購取器物。車騎往來。相屬於路。又選求美女。充爲姬妾。不下百數十人。一時王侯官吏。贈獻金玉財寶。狗馬珍玩。更屬不可勝數。

田蚡生性不但貪婪。而且異常驕橫。自以爲是當朝丞相。何等尊

貴。一班王侯公卿都不放在眼裏。連在自己家中。也要排起架子。一日置酒宴客。其同母之兄蓋侯王信在座。田蚡竟自己東嚮而坐。使王信坐在南嚮。當南嚮之位以爲丞相位尊。不可因兄之故。失了體統。其妄自尊大如此。誰知卻有人欲與爭勝。以致彼此結下冤仇。興了大獄。欲知其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感榮枯田竇爭勝 構嫌隙蚡夫講和

話說田蚡爲相。正在十分得意。卻有一人。也是外戚。同爲列侯。此時偏值失勢。以致相形見絀。其人爲誰。卽魏其侯竇嬰是也。竇嬰自從免相家居。鬱鬱不樂。今見田蚡爲相。作威作福。氣燄逼人。實在看不上眼。回想景帝初年。自己身爲大將軍。聲勢何等顯赫。其時田蚡年少官卑。每來謁見。或陪侍宴飲。拜跪恭敬。常執子姪之禮。誰知時移世易。他一旦得志。竟將我置之不理。更有一班

賓客。往日對我。獻盡殷勤。如今見我失勢。卻變了面目。不來親近。偶然遇見。十分傲慢。使人難堪。竇嬰越想越氣。因徧數自己交遊之人。不知凡幾。獨有灌夫一人。交情仍舊。並不因盛衰變節。以此愈加厚待灌夫。

灌夫因吳楚之戰有名。當時事平之後。潁陰侯灌何遂對景帝備述灌夫奮勇陷陣之事。景帝亦爲之動色。乃拜灌夫爲郎中將。後坐事免官。家居長安。朝臣交口稱譽。景帝復用爲代相。及武帝卽位。移爲淮陽太守。適值竇嬰爲相。素與灌夫交好。遂得召入爲太僕。一日與長樂衛尉竇甫飲酒。忽起爭論。灌夫酒後性起。竟動手毆打竇甫。竇甫乃竇太后兄弟。事爲武帝所聞。心恐灌夫觸怒竇太后。致遭誅戮。急調爲燕相。數年又因事免官。仍在長安居住。灌夫生性剛直。不喜阿諛。平日敬禮貧賤。輕藐權貴。最好獎勵年少。

新進之士。士論以此重之。但嗜酒使氣。又素好任俠。平日所與往來之人。多屬土豪地霸。其家本在潁川。富有財產。每日供給賓客飲食。動至百數十人。灌夫雖不在潁川居住。其宗族賓客。皆藉灌夫之勢。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任意橫行。潁川人民多怨恨灌氏。當地兒童爲之歌道。

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灌夫閒居長安。無所事事。平日許多賓客。也就漸漸散去。灌夫覺得無聊。便時到竇嬰處坐談。二人性質同是好勝負氣。又適當失意之際。彼此同病相憐。便欲互相倚重。在竇嬰心恨一班賓客。待已疏慢。但知趨附田蚡。欲倚灌夫爲助。將那趨炎附勢之徒。極力排斥。灌夫亦欲藉竇嬰援引。得交列侯宗室。博取聲名。二人因此十分親熱。此時田蚡權勢雖盛。卻與二人並無仇隙。二人若能清

靜自守。一任田蚡勢燄熏天。原與他風馬牛不相及。誰知二人偏要置身勢利場中。又不肯絲毫退讓。以致觸忤權貴。釀出禍來。一日。灌夫偶到田蚡處坐談。田蚡知灌夫與竇嬰交好。因隨口說道。吾意本欲與仲孺同訪魏其侯。偏值仲孺此時適有期功之服。未免不使灌夫不知。田蚡全屬虛言。心想他一向不到魏其處。如今忽然肯去。也算難得。遂答道。丞相竟肯屈尊枉顧魏其侯。夫雖有服。安敢推辭。便當轉達魏其。令其預備酒食。丞相明日務望早臨。田蚡應諾。灌夫辭出。逕到竇嬰處。與之說知。竇嬰聞信。也覺歡喜。知得田蚡素來驕貴。不敢怠慢。立與其妻。分付廚人。購買牛羊。雞鴨山珍海味。預備酒席。一面督率奴僕。灑掃房屋。陳列器具。舉家忙碌一夜。未曾安寢。

到了天明。竇嬰令門下留心等候。望見丞相到時。速卽入內通報。

以便出來迎接。不久灌夫亦起早趕到。預備陪伴丞相。此時酒席隔夜早已完備。專等田蚡到來。誰知由天明等到日中。尙未見到。寶嬰便對灌夫道。莫非丞相忘記此事。灌夫見田蚡不來。心中甚是不悅。及聞寶嬰之語。因答道。我昨日早與約定。諒他不應忘卻。二人等到無法。灌夫遂親自駕車。往迎田蚡。到了相府。下車入內門。下報說。丞相尙高臥未起。灌夫暗自憤怒。只得坐著等候。過了許久。方見田蚡自內出來。灌夫迎住說道。丞相昨日許到。魏其侯家。魏其侯夫妻備辦酒席。自天明至今未敢進食。田蚡聽說。假作忘記。謝道。吾昨夜酒醉。竟忘卻與仲孺所言之語。遂命駕車前往。原來田蚡昨對灌夫。不過信口答應。其實無意前往。今被灌夫自來催請。只得一行。分付左右駕車。自己重行入內。故意挨延良久。方始出外慢慢上車。灌夫心中愈怒。忍著一肚皮氣。同到寶嬰家。

來。竇嬰將田蚡接進。排出酒席。三人一同入席飲酒。飲到酒酣。灌夫起身舞了一回。亦欲田蚡起舞。田蚡卻端坐不動。灌夫見田蚡如此倨傲。此時乘著酒性。遂將先前忍受之氣。一齊發作起來。自己禁壓不住。移過坐位。接近田蚡。竟用冷言冷語。當面譏刺。竇嬰在旁。深恐灌夫觸怒田蚡。急上前說道。仲孺酒醉。可暫歇息。遂令人扶了灌夫出去。竇嬰又向田蚡代灌夫陪話。田蚡卻談笑如常。神色不露。二人仍前飲酒。直至夜間。方始盡歡而散。

田蚡自恃尊貴。此次肯到竇嬰家中。算是莫大人情。因此便欲竇嬰將物報答。過了一時。聞得竇嬰城南有田數頃。甚是肥美。便託籍福向竇嬰請求。籍福依言轉達竇嬰。竇嬰聽了。怫然不悅道。老夫雖廢棄不用。丞相雖貴。豈可以勢相奪。灌夫在旁見說。怒罵籍福。籍福被罵。心中雖惱。卻恐田蚡聞知。二人生了嫌隙。遂想得一

計。假作未曾往說。卻向田蚡道。魏其年老將死。容易忍耐。且待其死。取之不遲。田蚡當是實情。遂將此事擱起。偏有旁人將竇嬰並灌夫言語。傳到田蚡耳中。田蚡方知籍福已經說過。竇嬰不肯。灌夫也出頭干涉。於是田蚡也就大怒道。魏其之子。曾犯殺人之罪。我設法救活其命。我對魏其。任他請求。無所不可。他偏吝惜此數頃田。不肯與我。且此事與灌夫有何相干。要他費氣。我就從此不敢再求此田了。由此田蚡心怨竇嬰。尤恨灌夫。便想算計害他。元光三年春。田蚡入見武帝。說道。灌夫家在潁川。甚是橫行。爲人民之患。應請究治。武帝道。此乃丞相應辦之事。何必奏請。田蚡見說退出。便想藉此懲治灌夫。出此一口惡氣。誰知灌夫卻早探得田蚡一件大罪。作個把柄。田蚡若欲究治灌夫。灌夫也就出頭告發。田蚡因此不敢下手。

先是田蚡爲太尉時。適值淮南王劉安入朝。田蚡親往灞上迎接。密對劉安說道。主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且是高祖之孫。一旦宮車晏駕。若非大王嗣位。更有何人。劉安聞言大喜。厚贈田蚡金錢財物。託其從中留意幫助。此事原甚祕密。不知如何竟被灌夫探得。若使奏聞武帝。田蚡連性命都不能保。灌夫藉此挾制田蚡。手段也算很辣。

當日田蚡與灌夫相持不下。遂有兩家賓客。料得二人決裂。必至兩敗俱傷。同歸於盡。於是大衆商議。出來調停此事。各向二人極力勸解。彼此消除前隙。講和了事。二人只得依言。暫時忍氣。

到了是年夏日。田蚡續娶燕王劉嘉劉子澤之女爲夫人。太后下詔。盡召列侯宗室。前往作賀。竇嬰當然在內。因想起灌夫與田蚡結怨。雖然和解。彼此並未見面。不如趁著田蚡喜事。邀同灌夫前往。

相見。使他二人仍舊和好。於是乘車到灌夫家中。說明己意。灌夫辭道。夫常因醉酒得罪丞相。丞相近又與夫有隙。不如不往爲妙。竇嬰道。前事已經和解。切勿介意。遂強邀灌夫同往。灌夫卻不過竇嬰情面。只得依言。誰知此去。竟如火藥得了引線。一旦爆發起來。不可收拾。欲知結果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前漢演義(中編)

第七十七回 莽灌夫使酒罵座 俠竇嬰救友忘身

話說竇嬰邀同灌夫。前往相府。到了門前。下車入內。但見相府中懸燈結綵。收拾一新。門外車馬喧闐。賓從如雲。論起丞相迎娶夫人。自然熱鬧異常。一段風光。不消細說。是日田蚡全身冠帶出來接待賓客。正是意氣揚揚。十分高興。竇嬰帶同灌夫。向之道賀。二人相見。雖然心中各懷芥蒂。面上卻也假作殷勤。竇嬰也就安心。當日賓客到齊。田蚡分付排列筵席。邀請衆人入席飲酒。田蚡在席相陪。到得酒酣。田蚡起身。按著位次。向坐客敬酒。坐客數百人。見田蚡親來敬酒。盡皆避席俯伏。甚是恭敬。田蚡敬到灌夫面前。灌夫心雖不願。也只得隨衆行禮。待到田蚡敬畢。坐客也出席輪流敬酒。不久輪到竇嬰身上。灌夫對著別人。並不注意。惟有竇嬰

敬酒。卻留心觀看。只見座客中有一半是竇嬰故人。避席俯伏。其餘一半。不過跪在席上而已。原來古人席地而坐。以尻靠着足跟。跪時不過將腰股伸直。論起敬意。自然不及避席。灌夫心中暗想。衆人但敬田蚡不敬竇嬰。心中甚是不悅。

後來輪到灌夫敬酒。灌夫只得出席。依次敬到田蚡。此時乘著酒氣。意欲當衆將田蚡輕慢一番。好替竇嬰吐氣。田蚡見灌夫近前。便跪在席上。說道。不能滿杯。灌夫偏要斟了滿杯。遞與田蚡。一面冷笑道。丞相雖是貴人。也要飲盡此酒。田蚡賭氣不肯。只飲一半。灌夫無法。只得罷手。卻因拗不過田蚡。心中十分憤怒。正在無處發作。恰好敬到臨汝侯灌賢。灌賢方與程不識附耳低言。見了灌夫。又不避席。灌夫遂趁此發怒。罵灌賢道。汝平日毀程不識。說他

不值一錢。如今長者敬酒。偏學兒女輩咕尺嘖攝嘖職小語攝切切聲切咕耳語。

灌賢本與灌夫一家。被罵自無話說。程不識索性謹慎。不輕與人計較。也不多言。只有田蚡因適纔灌夫強他飲酒。勾起舊恨。心中已覺不快。今聞灌夫此語。明是指桑罵槐。因想挑撥他起釁。遂對灌夫道。程李並是東西宮。東指未央。西指長樂。衛尉。今當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替李將軍留些



地步。原來李廣素爲灌夫所敬。田蚡故以此激之。灌夫聽了。正如火上加油。厲聲道。今日便是斬頭陷胸。我亦不避。何曾知得程李說罷。瞋目大罵。

此時座上賓客。見灌夫借酒發怒。怕他惹到自己身上。便以更衣爲名。紛紛離坐暫避。後來愈鬧愈大。各人遂趁喧嚷中間。逐漸散去。竇嬰見灌夫露出本相。心中惶急。連忙起身。以手招之使出。田蚡自想今日喜事。何等熱鬧。卻被灌夫出來。大殺風景。鬧得大家掃興。四散而去。明明尋仇報復。將我玷辱。我是堂堂丞相。終不成讓他白白糟踐一頓。竟自搖搖擺擺去了。若不翻轉面皮。將他處治。何以顯得我利害。田蚡想罷。於是發怒對衆說道。此皆吾平常驕縱灌夫。以致今日得罪坐客。遂飭從騎將灌夫扣留。勿令回去。左右答應一聲。把住門口。灌夫不得出去。籍福見勢不佳。連向田

蚡拜求饒了灌夫。又令灌夫上前。對田蚡陪禮。灌夫不聽。籍福用手按著灌夫項上。強使謝罪。灌夫愈怒。不肯依從。籍福知和解不成。只好走開。

田蚡見灌夫仍然崛強。乃指麾從騎。將灌夫執縛。暫置傳舍。但是此事如何處置。若說灌夫酒醉謾罵。乃是小小過失。便作辱了丞相。也算不得大罪。田蚡卻想得一計。借著大題目。硬栽他一個罪名。遣人召到長史說道。今日有詔召請列侯宗室。灌夫罵坐。直是目無詔書。犯了不敬之罪。應行舉劾。遂命將灌夫拘囚居室。名獄署

田蚡一心欲置灌夫於死地。遂趁勢追究前事。分遣吏役捕拏灌氏宗族。訊明種種惡跡。所犯皆係死罪。灌夫此時雖亦欲告發田蚡。無奈身已被拘。自己家屬宗族。不是被拏在獄。便是逃匿一空。連著一班獄吏。都是田蚡耳目。更無人代抱不平。只累得竇嬰日

夜奔走。要想設法替他解救。

竇嬰當日回家。聞知灌夫被劾受拘。心中深悔自己不該強邀灌夫前往。以致釀出禍事。自念惟有懇求田蚡。恕了灌夫。但又不便自言。只得徧託許多賓客。前向田蚡說情。田蚡竟一一辭絕。竇嬰無法。眼看灌夫陷入死地。都是自己害他。說不得只好銳身擔任解救之事。旁有竇嬰之妻。見竇嬰立意欲救灌夫。恐他連累受過。因諫阻道。灌將軍得罪丞相。就是得罪太后。豈能救得。竇嬰答道。縱使救他不得。連我都被坐罪。不過失了侯爵。此侯爵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無論如何。終不令灌仲孺獨死。竇嬰獨生。說罷。便自到密室之中。寫成一書。表白灌夫之冤。心中又恐家人前來諫阻。遂瞞著大眾耳目。私自出門。前往北闕上書。

武帝接閱竇嬰所上之書。立召竇嬰入見。竇嬰見了武帝。備言灌

夫醉飽過失。罪不至死。武帝點頭。命賜竇嬰飲食。說道。待來日到東朝。宮太后辯明此事。竇嬰見說。只得退下。

次日。武帝駕坐長樂宮。召集公卿大臣。會議灌夫之獄。竇嬰力言灌夫爲人甚好。此次酒後小有過失。丞相挾嫌。遂誣以他罪。田蚡極陳灌夫交通豪猾。魚肉鄉里。所爲橫恣。種種不道。竇嬰口才素拙。竟說田蚡不過。只得轉到田蚡身上。說田蚡平日如何驕奢貪恣。田蚡聽了。也不分辯。只說道。現在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蒙主上親幸。得侍左右。所喜者音樂狗馬田宅。所愛者倡優巧匠之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之議論。心存誹謗。仰面視天。俯首畫地。睥睨也。邪視兩宮。太后與之間。僥倖天下有變。得立大功。臣自然不及魏其等所爲。二人辯論良久。武帝遂徧問朝臣道。二人所言。何人爲是。可各陳述意見。

於是御史大夫韓安國出班奏道。魏其言灌夫因父戰死。親持畫戟。馳入吳軍。身受數十傷。勇冠三軍。此乃天下壯士。杯酒爭論。非有大惡。不能便引他罪誅之。魏其所言是也。丞相言灌夫交結奸人。凌虐小民。家資富厚。橫行潁川。不可不究。丞相之言亦是。應如何辦理。尙望陛下裁察。韓安國言畢退下。旁有主爵都尉汲黯。內史鄭當時。相繼向前陳述。皆以竇嬰之言爲是。偏是鄭當時生性怯懦。心畏田蚡之勢。後來語氣遊移。不敢堅執。其餘諸人。明知田蚡不是。但畏其權勢。惟恐言語得罪。遂皆默然。武帝便對鄭當時發怒道。汝平日常說魏其武安長短。今日當著大廷議論。何以局促。畏縮效轍下駒。謂如駕車之馬吾並斬汝輩矣。說畢。遂卽起身罷朝入內。

原來武帝近見田蚡驕橫。心中已惡其人。礙著太后。未便將他罷

相。此次灌夫事起。武帝聽了二人辯論。並諸臣所主。張明知是田蚡挾隙傾陷灌夫。但當著大衆斷他。不是恐田蚡面上。有失風光。以致太后不悅。只得假作含糊。不復窮究。卻借鄭當時發作數句。便行罷議。在武帝原無心誅戮灌夫。看來田蚡此舉。不免失敗。未知田蚡如何打算。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田蚡設計激太后 武帝被迫罪灌夫

話說當日武帝罷朝。各官皆散。田蚡垂頭喪氣。行出宮門。心想今日廷議。除自己與竇嬰外。發言只有三人。汲黯鄭當時都爲竇嬰。韓安國模稜兩可。算來爲竇嬰者。卻有兩個半。自己只得半個。心中甚是憤懣。恰好行到止車門。門名百官到此下車一眼瞥見韓安國。急呼近前。與之同車回去。田蚡坐在車中。便對韓安國埋怨道。長孺理應助我處治此老秃翁。指竇嬰年老頭秃嬰何爲首鼠兩端。責其不應安

國被責。默然良久。方對田蚡道。君何不自尊重。魏其言君之短。君當免冠解印綬。歸還主上。說道。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宰相。本難勝任。魏其所言皆是。如此則主上喜君能讓。極意挽留。魏其必愧而自殺。今人言君短。君亦言其短。譬如兒女互相爭論。何其不識大體。田蚡聞言。乃向韓安國謝道。當時爭得甚急。不曾想到此法。

田蚡於路暗思。事已至此。若不能殺得灌夫。必至爲人恥笑。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於是回到家中。假作十分懊喪。召集家人。告知自己被人欺凌。無面目復立人世。惟有尋個自盡。遂先寫成一書。辭別太后。又囑付兄弟許多言語。舉家大小。見此情形。以爲田蚡真要尋死。人人急得啼哭。一齊近前將他圍守。田蚡只是咬牙切齒。恨恨不絕。於是蓋侯王信、周陽侯田勝、心中焦急。連忙乘車。前赴長樂宮來見太后。

引見通鑑考異
漢武故事

王太后平日不甚干涉政務。只因此事與其弟有關。當日廷議之時。特遣近侍從旁聽得明白。回來詳細報知。太后因朝臣多爲竇嬰。心中不悅。恰值王信、田勝同入宮中。對著太后號哭。訴說田蚡爲人所欺。氣得尋死。懇求太后替他作主。太后聞說。也就悲泣。此時武帝罷朝入內。正當食時。照例向太后進食。太后發怒不食。對武帝道。我身尙在。不料人皆凌踐吾弟。到我百歲之後。豈不任人魚肉。武帝見太后發怒。上前謝道。彼此同是外戚。所以廷辯此事。不然只須一獄吏便可決斷。

先是武帝入宮。郎中令石建趁著無人。便將二人事實。向武帝分別陳明。武帝愈加明白。偏遇太后袒護外家。賭氣不肯進食。武帝明知受田蚡擺弄。此時且顧敷衍太后。也料得太后意思。不但欲誅灌夫。連竇嬰都要受罪。方纔平得此氣。但照此辦理。終覺不公。

不免有人出來說話。別人卻也不懼。只慮汲黯一人。此時適黃河開了決口。便乘此機會。命汲黯偕同鄭當時前往堵塞。

汲黯與鄭當時奉使起程之後。武帝遂遣御史責問竇嬰。說他所

言不實。欺騙君上。竟將竇嬰拘於都司空。正官名宗一面飭廷尉嚴

究灌夫罪狀。依律處斷。廷尉只得承著太后之意。將灌夫擬定族誅罪名。並其宗族。皆坐以死罪。此時竇嬰被拘。汲黯鄭當時奉使出外。朝臣中更無一人敢向武帝爭論此案。竇嬰聞知灌夫遭此大冤。心中不甘。己身雖遭囚禁。尙要設法救他。誰知此舉。竟連累到自己身上。未知竇嬰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田蚡抱病遭冤鬼 相如奉使通西夷

話說竇嬰一心欲救灌夫。卻恨自己被拘。不得入見武帝。忽想起景帝臨崩之時。曾受遺詔道。將來遇事見爲不便。許其隨時入內

面陳。竇嬰遂將此語寫成一書。使其姪上奏武帝。希望武帝召其入見。武帝得書。便命尙書府官屬官少查明有無此種遺詔。向例詔書皆寫兩本。一發給受詔之人。一存尙書備案。誰知尙書覆奏。據稱並無此詔。獨竇嬰家中有之。乃竇嬰家丞封藏。於是有司劾奏竇嬰矯先帝之詔。罪應棄市。竇嬰被拘。尙不知其事。及元光四年冬十月。灌夫並家屬宗族皆已被殺。竇嬰方知自己爲人所劾。坐以死罪。自念上書不能救得灌夫。反害自己。心中甚是憤恚。因此得感風疾。便欲絕食而死。免得受刑。後來卻打聽得武帝無意殺他。遂又如常進食。一面延醫診治風病。

武帝將竇嬰拘在都司空。並非眞欲辦罪。不過藉此稍平太后之氣。又使他不得干預灌夫之事。本擬殺了灌夫。便將竇嬰釋放。偏值竇嬰被拘之後。尙要上書。且引景帝遺詔爲言。致被尙書劾以

矯詔之罪。武帝見竇嬰家中現有此詔。豈能僞造。料想不是尙書失於留稿。便是田蚡從中播弄。所以並無欲殺竇嬰之意。及灌夫既死。武帝遂想將竇嬰發落。已議定爲不死。誰知田蚡陷死灌夫。意猶未足。又想併殺竇嬰。因見朝廷向例。每值立春之日。必下寬大詔書。凡罪人未經行刑者。多從減免。心恐竇嬰延至立春。竟得赦出。未免便宜了他。遂使人造作一種流言。說是竇嬰在獄怨望。出言誹謗。傳到武帝耳中。以爲是真。不覺大怒。遂於元光四年冬十二月晦日。命將竇嬰押到渭城。故城在縣今東處斬。

讀者須知灌夫交結豪猾。爲害潁川。原屬有罪。田蚡身爲丞相。若能依法究治。明正其罪。灌夫亦當俯首無辭。雖死何怨。今田蚡因自己作事不端。心恐灌夫舉發。平時不敢究治。後來積有嫌隙。卻因酒後小失。誣以不敬之罪。將其拘執。又盡捕其家屬宗族。使之

不得告發已罪。灌夫以此竟遭族誅。自然死得不甘。至如竇嬰更屬無罪。有司劾其矯詔。亦係冤枉。偏遇田蚡挾求。田不遂之怨。及幫助灌夫之仇。便欲趁勢報復。造作謗言。以促其死。二人既死。田蚡正在十分快意。誰知天道好還。報應不爽。纔到春日。田蚡便得一病。其病卻甚奇怪。但覺渾身上下。無處不痛。似乎被人打擊。田蚡口中只是號呼服罪。旁人並無所見。問起他來。又不肯說。合家驚恐。到處祈神禱告。延醫服藥。毫無效驗。

王太后及武帝聞知。車駕臨視。見此情形。料他必定遇鬼。遂遣能視鬼物之巫。到來一看。據回報說是魏其侯與灌夫。守住田蚡身邊。共同笞擊。欲索其命。武帝聽了心中明白。王太后也自追悔。已是無及。不過數日。田蚡竟號呼而死。清人謝啟昆有詩詠灌夫道。願取王頭報父仇。憑陵氣概壓同儔。涓涓潁水歌清濁。墨墨王

孫挾騁游。罵坐不知長樂尉。造門慣辱武安侯。後來守殺傳瞻鬼。醉飽爲災恨未休。

綜計田蚡一生行事。極不足取。奢侈橫暴。氣燄迫人。又因倚着太后勢力。竟侵武帝用人之權。每遇官吏出缺。自己任意補人。武帝甚覺不快。一日嘗問田蚡道。君所補官吏已經完否。吾意亦欲補人。又一日田蚡奏請武帝給與考工官地以廣居屋。武帝忍不住發怒道。君何不遂取武庫。可見武帝平日對於田蚡。甚是不滿。此次因敷衍太后。使田蚡得了便宜。尤不願意。後來淮南王劉安謀反發覺。武帝查得田蚡曾與交通。怒道。武安侯此時若在我必滅他的族。由此看來。田蚡之死。尙是佔了便宜。或者報應止及一身。不能累到全族。天道難知。只好以不解解之罷了。

閑話休題。卻說武帝爲着田竇之案。特將汲黯派往治河。汲黯不

過在田竇廷辯之時。說了幾句公道話。武帝何以憚之至此。原來汲黯有一段來歷。甚可敬重。實非當時朝臣之比。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武帝在東宮。汲黯爲太子洗馬。日侍左右。武帝見其舉止方嚴。心中敬憚。及卽位用爲謁者。當日闕越攻擊東甌。武帝命汲黯往視情形。汲黯奉命行至吳中。便卽回報。說道。越人相攻。乃其習慣。不足勞天子使者。武帝無言。一日。武帝聞河內郡名卽今河失火。燒民居千餘家。又遣汲黯往視。及至覆命。奏道。小民失火。近屋延燒。此等小事。不足置慮。但臣此去行過河南。名郡

及今河南
鄭州南
汝州之
地南府

見其地新遭水旱。貧民受害者萬餘家。竟至

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行事。持節發河南倉穀賑濟飢民。今歸還使節。請伏矯詔之罪。武帝念其實心爲國。特赦其罪。汲黯爲人性情倨傲少禮。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不與相見。人有過失。每面斥

之。以此不爲衆人所喜。然平日重氣節。喜游俠。作事正直。取與不苟。事君犯顏敢諫。武帝招致文學儒生。銳意圖治。嘗對羣臣道。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羣臣未對。汲黯上前說道。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聽說。勃然變色。立即罷朝入內。滿朝公卿見武帝盛怒。皆替汲黯擔憂。也有責備汲黯。說他不該如此。汲黯答道。天子設置公卿輔弼之臣。豈欲其阿諛承順。陷人主於不義。况當官任職。若但知愛身。將何以對朝廷。衆人見說。無語。

武帝既畏汲黯直諫。遂調出爲東海太守。汲黯素學黃老之術。爲治清靜。總持大體。不務煩苛。性又多病。常臥閣內。在任年餘。東海大治。武帝聞其政績甚好。又召入爲主爵都尉。恰值田蚡爲丞相。異常驕貴。每遇二千石官吏向之拜謁。田蚡並不答禮。汲黯對於

田蚡未嘗下拜。不過一揖而已。及至灌夫事起。汲黯見田蚡意存誣陷。自己又與灌夫交好。故廷辯時力白其枉。武帝迫於太后。意欲歸罪灌夫竇嬰。又恐汲黯見他二人受了委曲。必然出而力爭。須費許多口舌。惟有設法先將汲黯調開。方好著手。武帝正在籌思。忽報黃河開了決口。

說起黃河。乃是中國第二大川。昔日夏禹治水。導河於積石。有山二名

一大積石。在即今甘肅導河縣西北。開壺口。山名。在今西吉縣西南。關龍門。名山

在今山東。西在。二在。縣在。間在。陝在。鑿底柱。山名。在今河南。南至孟津。孟縣。在今河南。東流經

大伾。即黎山。在河南。分爲二道。一北流爲大河。一東流爲漯水。北流

大河又分爲九道。自兗州。今山東。舊大。名。正定。河。間之東。南。境昔。

是入海。後歷一千六百七十六年。至周定王五年。北河始決宿胥。

口。在河南。東移漯川。經長壽津。在河南。滑與漯水分流。東北至成。

平。今直隸河縣復合於禹故道。及漢武帝元光三年春。河決頓丘。河在今南縣。東南混入漯川。由千乘。故城在今東高苑縣北入海。是年夏日。復由長壽津東決濮陽。故城在今直隸濮陽縣南瓠子口。名隄注入鉅野。南通淮泗。當日被洪水淹沒者。共有十六郡。真是大災。武帝聞報大驚。遂趁此時。急遣汲黯往塞決口。又因鄭當時也是竇氏一黨。此次廷議畏縮。貶爲詹事。命與汲黯尅日同往。鄭當時聞命。遂向武帝請展限五日。備辦行裝。武帝見說訝道。吾聞人言。鄭莊行千里不齎糧。何須備辦行裝。原來鄭當時字莊。乃陳人。生性謹厚清廉。最好賓客。常就長安近郊。備置驛馬。以請賓客。又戒飭門下。客至無論貴賤。立即延見。與執賓主之禮。以此爲人所稱。武帝見其交遊甚廣。到處有人接待。故以爲言。至今稱揚好客之人。謂之鄭莊置驛。卽此故事。當日汲黯鄭當時奉命到了濮陽。大興夫役。用人十萬。築隄以塞

決口。無如河水勢盛。隄成復壞。枉費許多工程。不能成功。汲黯與鄭當時無法。只得回報武帝。具述其故。二人回至長安。聞得灌夫竇嬰已死。挽救無及。深以爲恨。武帝見塞河無功。欲議再舉。田蚡進言道。大凡江河泛決。皆關天事。未易用人力強塞。強塞之恐違天意。原來田蚡所食鄆縣。平原城在今山東地居河北。今河決向南而流。鄆縣可免水災。每年多得收穫。故勸武帝勿塞。武帝聞言。遲疑未決。又問望氣者。望氣者亦如田蚡之說。武帝遂決意不塞。武帝治河不成。正在着急。忽接到報告。唐蒙爲開通西南夷。在巴蜀地方徵調夫役。人民大爲驚擾。深恐日久滋生事端。須得一人前往宣慰。因念廷臣中惟司馬相如熟悉巴蜀情形。可以勝任。便卽命其前往。

先是王恢出征閩越。閩越人恐懼。刺殺王郢。前向王恢投降。王恢

因使鄱陽令唐蒙往諭南越。告以平定閩越之事。南越人排出中

國食品。款待唐蒙。唐蒙見中有一種蒟醬。蒟音矩。草名。其子為醬。可以調食。因問

此物何從而來。粵人對道。此由西北牂牁。音臧。江貴州。今北盤江。由

廣流東入運來。唐蒙聽說。暗想此物出產蜀中。相離數千里路。如何得

到此間。心中懷疑。及回到長安。訪尋蜀中商人。告以此語。商人說

道。蒟醬惟蜀中方有。土人往往攜帶此物。私出邊境。賣與夜郎。名國

在今桐梓縣東二十里夜郎國臨牂牁江。江廣可以行船。直抵南

越。夜郎王因貪南越財物。遂與南越交通。為其屬國。然南越亦不

能強使稱臣服事。唐蒙聞言方悟。因想南越地大人衆。難保將來

不生異心。惟有通道夜郎。可以制伏南越。遂向武帝上書獻策。武

帝得書。即從其請。拜唐蒙為中郎將。發兵護送。由巴郡符關。在川

合南前進。一路山嶺崎嶇。甚是難行。經了多日。始抵夜郎國都。

原來漢時蜀郡之西爲西夷。巴郡之南爲南夷。統名爲西南夷。皆是氐種。其中君長不下百餘。地方數千里。不屬中國。夜郎在南夷之中。算是大國。唐蒙旣至夜郎。入見其君長夜郎侯。多同。夜郎侯向來獨霸一方。不知中國情形。自以爲據有大地。惟我獨尊。今見唐蒙到來。因問漢比我國。誰爲較大。唐蒙笑道。汝國區區之地。如何比得大漢。乃備述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衆。物產之多。文化之美。並將帶來金帛貨物。厚賜夜郎侯。諭以朝廷威德。約令舉國內屬。設置官吏。卽以其子爲縣令。夜郎侯聽了。方知中國之大。真是夢想不到。不覺爽然自失。後人譏笑狂妄無識之徒。謂之夜郎自大。皆因夜郎侯一語。遂傳爲千古笑柄。

夜郎侯旣聞唐蒙言語。遂與近旁小邑各君長會議。各君長因見中國財物精美。起了貪心。欲與中國交通。又料得道路險遠。漢兵

不能來攻。遂議定一依唐蒙之約。唐蒙回報武帝。武帝定名其地爲犍爲郡。復命唐蒙前往修治道路。由犍道。在犍音藤川人種名犍道南直達牂牁江。唐蒙奉命到了巴蜀。竟按照徵發軍隊制度。調集士卒多人。人民以爲要他當兵。不免私行逃走。唐蒙遂用起軍法。誅其頭目。弄得巴蜀人心大加驚恐。武帝聞知。又遣司馬相如前往。責備唐蒙。勿得輕舉妄動。並作檄文曉諭各屬。方始安靜無事。當日西夷各君長。聞南夷與中國交通。多得賞賜。心中十分羨慕。皆願歸附。欲請朝廷設置官吏。倣照南夷之例。蜀郡地方官據情奏聞武帝。此時司馬相如已由蜀回京。武帝見奏。遂召相如問之。相如對道。西夷如邛。在邛今四川荊。漢音昨在東南冉駹。在川茂今四川皆近蜀郡。其道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漢興始廢。今若置以爲縣。更比南夷爲勝。武帝大以爲然。遂拜司馬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出使。

又以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爲副使。乘坐驛車四輛。前往蜀郡。招徠西夷。使其歸附。相如奉命出使。乘坐高車駟馬。前呼後擁。到了蜀郡。蜀郡太守出郊遠迎。成都縣令身負弩矢。先驅引導。相如車過升仙橋。想起昔年初入長安。曾在市門題字。如今果然遂了夙願。心中何



等快意。當日蜀郡士女。沿途圍觀者。不計其數。見相如置身尊貴。衣錦還鄉。無不嘖嘖稱羨。消息傳到臨邛。卓王孫與一班富人聞知。遂皆趕到成都。自己不敢進見。各備牛酒厚禮。託門下獻與相如。希望得他歡心。此時卓王孫怒氣也不知消歸何處。不覺長歎一聲。自恨眼力不高。使文君得配相如。尙嫌太晚。於是重新分給文君家財。與其男相等。文君始回家中。與父母兄弟相見。

相如既到蜀郡。遣人齎持金帛。曉諭西夷。於是邛笮冉駹等君長。皆願歸附。蜀郡邊境開拓廣大。西至沫若。名二水南至牂牁。通道靈

山。

山川名。廬山在縣北。

架橋孫水。

今四川安寧縣出。

以達邛笮。共設一都尉。十

餘縣屬於蜀郡。當日蜀中父老見相如欲通西夷。皆言夷人不爲我用。此舉無益於事。相如不免追悔。但因此策係自己建議。不敢進諫武帝。遂作成一篇文字。詰難蜀中父老。相如事畢帶同文君

回到長安覆命。武帝大悅。後來有人向武帝上書告發相如奉使不職。受人賂遺金錢。相如竟因此免官。遂與文君家居茂陵。不回蜀郡。過了年餘。武帝思念相如。愛惜其才。復召爲郎。

一日。相如從武帝至長楊宮射獵。武帝正在年富力強。最喜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阻。武帝見疏稱善。爲之罷獵。迴鑾行過宜春宮。秦二世葬處。相如又作賦以弔二世。武帝回宮。遂拜相如爲孝文園令。

相如既得卓王孫兩次分給財產。家道富足。不慕爵祿。往往稱病閒居。在旁人觀之。大可逍遙自在。誰知相如素性好色。自得文君。患了消渴之疾。意猶未足。又想聘茂陵人家女兒爲妾。卓文君聞知。心恨相如薄情。遂作詩一篇。名爲白頭吟。欲與相如決絕。

京見
雜四

記
其詩道。

體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篔簹。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相如見詩。知觸文君之怒。只得將此事作罷。又過一時。忽報廢后陳氏遣人齎到黃金百斤。欲求相如爲文。欲知陳后何故被廢。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惑女巫陳后被廢 私竇主董偃見親

話說武帝廢后陳氏。卽館陶長公主之女。先是武帝立爲太子。深得長公主之力。因娶其女爲妃。及卽位立爲皇后。號長公主爲竇太主。因係竇太后爲號女竇太主倚藉自己有功。屢向武帝請求。毫不知足。武帝甚是厭苦。有時不允其請。竇太主便覺不悅。陳后性又

驕妒。因此夫婦恩愛漸不如前。此時竇太后尚在。王太后見此情形。密對武帝道。汝新卽位。欲立明堂。太皇太后已是動怒。今又觸忤長公主。必至愈失太皇太后歡心。大凡婦人性情。易於見好。汝何妨委曲順從。以悅其意。今後此等處務須深自謹慎。武帝受了王太后之教。復與竇太主和好。待遇陳后也就如初。

及建元六年。竇太后駕崩。遺命將自己宮中所有金錢財物。盡數賜與竇太主。竇太主得此一宗大財。尙未足意。不時仍向武帝請求。武帝一概辭絕不與。竇太主心生怨望。背後說了許多醜言。武帝聞知大怒。欲廢陳后。後又轉念道。當日若非竇太主。不能到此地位。背德不祥。不如姑且含容。因此陳后未卽被廢。但寵愛由此大衰。

以上並見漢武故事

陳后自嫁武帝。專寵驕貴十餘年。並無所出。也曾求醫服藥。前後

費錢九千萬。畢竟無子。及至失寵。心中愈加嫉妒。因見後宮之中。算衛子夫最爲得勢。便視同眼中之釘。三番五次。設計陷害。欲致子夫於死地。事爲武帝所聞。積怒未發。陳后尙自放縱不檢。招集一班女巫入宮。問其有何方法。能使主上回心轉意。夫婦重新和好。中有女巫楚服。便想趁此騙取錢財。自誇法術如何高妙。何等靈驗。陳后深信不疑。使他行法。楚服遂率領徒衆。就陳后中安立神像。排設道場。晝夜參拜。又合成丸藥。與陳后服之。種種舉動。無非弄神弄鬼。鬧了許久。並無效驗。楚服既得陳后許多財物。心中也覺過意不去。忽然奇想天開。自己竟穿著男子衣冠。作爲武帝替身。與陳后同牀而臥。相愛儼如夫婦。要想藉此慰了陳后癡情。有人將此事告知武帝。武帝怒甚。命有司窮究其事。有司回奏。女巫楚服爲皇后巫蠱祠祭咒詛大逆無道。罪應斬首。其餘連坐被

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元光五年秋七月。武帝遂命有司賜陳后策書。收其璽綬。退居別宮。陳后自悔爲人所惑。被廢原無話說。竇太主聞知此事。又羞又懼。入見武帝。叩頭謝罪。武帝用言安慰。從此竇太主不敢再向武帝請求。武帝念其舊恩。仍加禮待。陳后廢後一年。竇太主之夫堂邑侯陳午身死。竇太主寡居。年已五十餘。卻又與賣珠兒董偃親近。先是董偃年纔十三歲。常隨其母賣珠。出入竇太主家。左右見其生得眉目清秀。遂在竇太主前說他相貌甚好。竇太主聞言心動。召之入見。果然看中。因對其母道。吾欲替汝教養此子。不知可否。其母見公主竟肯收留其子。喜出意外。自然諾諾連聲。再三稱謝。公主遂將董偃留在家中。待同子姪。教以書算射御。董偃爲人。卻也柔順馴謹。與衆無忤。甚得竇太主歡心。一日。董偃與公主家兒同在廊下賭博。竇太主伏在欄

檻。留心觀看。董偃因得寵公主。富有錢財。賭時贏得他人之錢。卻能讓還不要。竇太主見了。心中愈加奇異。見藝文類聚引史記類

及陳午既死。董偃年已十八。竇太主將他行了冠禮。每遇出外命

其執轡御車。在家常侍左右。當日朝中公卿。因董偃是竇太主愛

幸之人。皆與往來。竇太主便命董偃散財交結賓客。又親自傳到

中府。官名。掌分付道。董君欲用財物。汝當即時支給。約計一日

所用。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方來告我。若不滿此數。任其

使用。不必請命。中府領命退去。於是董偃每日要用錢財。便徑向

中府支取。讀者須知竇太主本是貪財之人。平日向武帝求索。已

自不少。又得竇太后遺贈一宗大財。自己如何用得許多。如今心

愛董偃。便任其揮霍。全不吝惜。董偃有錢使用。因此交遊甚廣。名

聞一時。人皆稱之爲董君。

當日董偃所交賓客有袁叔者。乃袁盎之姪。家居安陵。與董偃甚是相得。一日密對董偃道。足下私侍公主。罪在不測。計將安出。董偃聞言大懼。蹙起雙眉答道。吾久已憂慮此事。但不知如何是好。袁叔道。吾有一計。可保足下無事。董偃歡喜請教。袁叔道。顧成帝文廟距離京城頗遠。其地又有楸竹籍田。主上每年例須到此行禮。隣近並無宿宮。只有竇太主長門園。最爲近便。主上久欲得之。今足下何不請竇太主將此園獻與主上。主上知出自足下之意。自然喜悅。足下可以高枕而臥。長無憂患。不知君意以爲如何。董偃聽了。連忙頓首稱謝。口中說道。敢不奉教。遂入內向竇太主。知竇太主立即寫成一書。將園獻與武帝。武帝大悅。命將竇太主園改名爲長門宮。移廢后陳氏居之。武帝念竇太主情誼。令有司供養廢后。一切如舊。竇太主聞知大喜。便命董偃持黃金百斤贈

與袁叔。

袁叔暗想竇太主私近董偃之事。已爲武帝所聞。此次上書獻園。武帝亦知是董偃意思。何不趁此時使他得見武帝。因又想得一計。告知董偃。轉達竇太主。依言行事。於是竇太主遂稱疾不朝。武帝聞信。親來視病。問以所欲。竇太主辭謝道。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列爲公主。旣叨賞賜。又得食邑。受恩深重。無以爲報。不幸身遭疾病。深恐早填溝壑。竊願陛下車駕不時臨幸。妾得獻觴上壽。雖死不恨。武帝見說笑道。但望主病早愈。此等小事。何足憂慮。惟是羣臣從官人多。未免累主破費。說罷遂起駕還宮。原來武帝自從陳后廢後。一向少到竇太主處。故袁叔教竇太主詐病。要求武帝不時到來。今見武帝應允。竇太主心中暗喜。過了數日。假作病愈。入宮謁見。武帝便命取錢千萬。與竇太主宴飲作樂一日。至

晚方回。

又過數日。武帝果來主家。竇太主早預備。今日使董偃見帝。明知

自己作事不端。先自貶降。身著蔽膝。今名護膝。如妝成卑賤服飾。

引導武帝登階。入得堂中。恭請武帝坐了正座。武帝見竇太主如

此妝飾。心中明白。坐尙未定。不等竇太主開口便說道。願見主人

翁。指董竇太主聞說。立即下堂。除去簪珥。珥也耳跣著雙足。叩頭謝

罪道。妾所行無狀。有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忍加刑。實爲萬幸。

武帝辭謝。命竇太主戴簪著履。竇太主遂起立前往東廂。此時董

偃已在東廂等候。竇太主便引董偃入見。董偃頭戴綠幘。音責頭

之人臂縛青鞵。音鉤。縛於兩臂。以傾作事。隨竇太主行到堂下。俯伏地上。竇太

主立在旁邊贊名道。館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上謁。董偃連

連叩頭請罪。武帝見了立起。分付賜以衣冠。董偃奉命起去。換了

衣冠。左右排齊筵宴。武帝入席。竇太主與董偃陪侍左右。竇太主見武帝優待董偃。不稱其名。呼爲主人翁。心中何等快活。格外奉承武帝。親自進食。捧觴上壽。是日宴飲盡歡而散。竇太主又取出許多金錢繒帛。請命武帝。分賜將軍列侯隨從官吏。此事傳播於外。天下皆知董君貴寵。於是各地術士擅長一技者。聞風爭投董君。於是竇太主門庭一時異常熱鬧。

董偃自得見武帝之後。極力迎合。買得武帝歡心。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魏名苑在上林苑又引武帝觀看鬪雞走狗。蹙鞠等戲。武帝大爲歡樂。一日武帝駕坐未央前殿宣室。一班郎官執戟。排列殿下。武帝分付左右。特爲竇太主置酒。並命謁者往引董偃入內。忽見殿下一人。撇了畫戟。上前奏道。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此。武帝急舉目觀看。未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長門詞賦難邀寵 平陽歌舞獨承恩

話說武帝置酒宣室。欲召董偃入內。旁有一人上前諫阻。武帝舉目一看。原來卻是東方朔。東方朔此時正爲郎官。執戟立在殿下。聞召董偃。撇下畫戟。上殿說道。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此。武帝問道何故。東方朔道。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有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



於春秋。方積思六經。留神政事。偃不遵經勸學。反以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其罪三也。陛下奈何與之親近。武帝聽了。默然不應。良久方說道。吾今已命預備。權且敷衍此次。以後自當改過。東方朔道。不可。宣室乃先帝正殿。非正事不得入此。不比他處。若容納淫亂之人。在此飲宴。臣恐將有篡逆之禍。武帝稱善。遂命將酒筵移於北宮。引董偃由東司馬門入內。改名東司馬門。爲東交門。賜東方朔黃金三十斤。由此董偃恩寵日衰。武帝不與親近。

董偃既據有竇太主資財。服用闊綽。交遊衆多。說不盡豪華娛樂。後來竟忘了自己是何出身。自顧青春年少。卻嫌竇太主年紀老大。漸與疏遠。在外私置姬妾。假稱賓客酬應。瞞著竇太主。不時前往取樂。久之竟被竇太主探知。心中大怒。責罵董偃一番。將他閉

在家中。不許出門。往日所有交遊。一概斷絕。武帝聞知此事。遂將董偃賜死。武參考漢事董偃死時。年已三十。又過數年。竇太主亦死。二人竟合葬於霸陵之旁。此後公主貴人。遂多踰越禮制。閨門不謹。皆由武帝縱容竇太主與董偃。致釀成此種風氣。

當日廢后陳氏。自從移居長門宮。雖然飲食服用一切如故。但長日獨居。未免愁悶無聊。聞說武帝與竇太主情誼仍甚親密。心想如何能得車駕到來。相見一面。忽念道主上平日最喜辭賦。不如託人作成一賦。將自己悔過思慕之情。曲曲摹寫出來。希望主上見了此賦。感念舊情。重收覆水。久聞蜀人司馬相如文字最工。遂遣人持了黃金百斤。送與相如文君。作爲酒食之費。請其代作一賦。相如允諾。不久作成。交與來人帶去。後人因稱爲長門賦。

廢后陳氏得賦甚喜。遂命宮人時常讀誦。不久傳到武帝耳中。武

帝與廢后恩情已斷。相如文字也就無靈。後來廢后竟死於長門宮。在他未死之前。衛子夫已立爲皇后。

說起衛子夫出身甚是微賤。其母衛媼。乃平陽侯曹壽家婢。嫁於衛氏。生有一男三女。男字長君。長女字君孺。次女字少兒。三女子夫。衛媼又與平陽侯家吏鄭季私通。生子名青。子夫自少容貌秀麗。頭髮尤美。色黑而長。光可以鑑。以其母故。遂爲平陽侯家歌女。

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嫁與平陽侯曹壽。故亦稱平陽公主。公主見武帝久未生子。遂留意訪尋良家女子十餘人。蓄養在家。建元二年春三月上巳。武帝照例往灞上祓祭。回時順路駕臨平陽公主家中。平陽公主便將所蓄良家之女。妝束出見。武帝逐人看過。竟不曾選取一個。公主見武帝並不合意。遂命諸人退出。

到得飲酒時候。公主召到一班歌女。當筵歌舞。子夫也在其列。他本善歌。能造新曲。如今得見天子。便將歌詞來挑武帝。見漢武故事也是他命中有緣。武帝聽他歌詞。不覺心動。遂喚子夫近前。問其姓字。少頃武帝起入旁室更衣。公主心知子夫爲帝所喜。遂命其隨侍入內。子夫因此得與武帝親近。武帝還坐。喜動顏色。命賜公主金千斤。公主遂奏請送子夫入宮。武帝許之。酒闌席散。武帝起駕回宮。命將子夫載入後車。公主親送子夫登車。手撫其背道。汝此去努力加餐。將來尊貴。望勿相忘。子夫領諾。

誰知子夫入宮年餘。竟不得見武帝一面。原來武帝後宮姬妾衆多。立有簿籍。按名登記。每日輪流進幸。子夫新入宮中。名字記在簿末。所以年餘還輪不到他一次。子夫閒住深宮。正在愁悶。一日忽聞武帝召集宮人。盡行入見。子夫向衆人間起緣由。方知武帝

因爲宮人太多。意欲親自挑選一番。分別去留。子夫心想主上內寵甚多。何時得見親幸。似此閉鎖宮中。甚覺拘束。反不如在侯家快樂。子夫想定主意。一心要想出宮。於是草草妝束。隨同衆人入見。

武帝既召齊宮人。遂按著名冊。逐人點喚。近前驗看。見有不中用者。便在下做個記號。預備發放回家。及至點到子夫。子夫走近前來。對著武帝涕泣。自請放他出外。武帝前因看見子夫髮美。一時高興。納入後宮。事後早已忘卻。今見子夫如此情形。不免觸起舊情。心生憐憫。忽又想到昨夜曾做一夢。夢見衛子夫立於中庭。旁生梓樹數株。梓者子也。我今尙未有子。想是應在子夫身上。合該生子。今日恰又與他相見。豈非天意。武帝想罷。遂將子夫安慰一番。並告以夢中所見。當晚便命子夫侍寢。子夫果由此懷孕在

身遂絕出宮之念。參漢武故事

此時陳后尙未被廢。聞知子夫得幸有孕。心中十分妒忌。便想出許多方法。意欲害死子夫。子夫幾次遭他毒計。卻有天幸。皆得不死。武帝聞知。愈加愛惜子夫。日夜遣人守護。陳后無從下手。偏是竇太主身爲母親。任從其女害人。不但不加教訓。反要助他爲虐。自己無法奈何子夫。竟遷怒到其弟衛青。要想殺他出氣。於是遣人往捕衛青。未知衛青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衛青勝敵取侯封 李廣復仇誅醉尉

話說衛青字仲卿。本姓鄭氏。乃衛媪私通鄭季所生。少時其母將青送還鄭季。鄭季家中已有正妻。早生數子。因他乃私生子。不甚愛惜。使之牧羊。諸子更不把他當作兄弟。一味呼來喝去。使令作事。有如奴僕。不時還要打罵。衛青雖有父母。卻無可倚賴。只得忍

氣吞聲。過那伶仃孤苦的日子。一日因事隨著衆人。到了甘泉宮居室。此地乃罪人發來作工住宿之處。內中有一鉗徒。之犯徒鉗人罪卻能看相。看了衛青相貌。便對他說道。汝乃貴人。將來官至封侯。衛青聽說笑道。我爲人家奴才。得免打罵。於願已足。安敢希望封侯。說罷連連搖頭。不肯相信。

及衛青年壯。受不過嫡母及兄弟許多閒氣。便離了家庭。來依其母衛媼。衛媼懇求平陽公主錄用。公主命爲騎奴。每遇公主出行。衛青常騎馬跟隨。雖然也爲人奴。卻比在家尙覺快樂。後聞其同母之姊子夫。得幸武帝。納入後宮。心中暗喜。因記起鉗徒之言。盼望姊氏得貴。封及外家。自己也得好處。但是自己姓鄭。姊氏姓衛。雖然同母。主上未必知得。不如也改姓衛。好在自己兄弟。既不把我當人。索姓與他斷絕關係。衛青想定。從此遂冒姓衛氏。又想起

身爲侯家騎奴。未免辱沒。乃託人薦引。得在建章宮。宮上林中當差。衛青遂結識武帝一班從官。與騎郎公孫敖尤爲交好。

誰知衛青意欲求福。反先得禍。此時其姊子夫得幸有孕。陳皇后害之不死。竇太主便想替其女出氣。衛青在外。何曾知得宮中之事。若使他不冒姓衛。竇太主未必便知他是子夫之弟。今見他明姓衛。遂遷怒其身。遣人將衛青誘到家中。出其不意。網綁起來。囚在一處。意欲殺之。衛青雖在宮當差。職位卑賤。並未知名。便被公主殺死。也無人替他伸冤。正在危急之際。卻被公孫敖聞知此事。代抱不平。急邀同壯士多人。趁著看守之人不及防備。竟將衛青奪回。衛青因此得免。事爲武帝所聞。乃召衛青並其兄衛長君入見。衛青爲人退讓和柔。武帝一見便加寵幸。數日之間。賞賜幾至千金。與其兄同拜爲侍中。公孫敖也得升擢。衛青既貴。竇太主

遂亦不敢再行加害。不久陳皇后被廢。衛子夫寵愛日加。一連生下三女。武帝遂拜子夫爲夫人。擢衛青爲太中大夫。武帝見衛青勇力過人。且有將略。便欲命之爲將。往擊匈奴。

當日匈奴軍臣單于。自從馬邑回兵。心怨漢廷設計誘陷。由此斷絕和親。不時遣兵入塞侵盜。武帝久欲出兵征之。卻因朝中多事。又連年通道西南夷。未暇兼顧。至元光六年春。匈奴復入上谷。殺掠吏民。武帝遂拜衛青爲車騎將軍。兵出上谷。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兵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兵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兵出雁門。各率馬隊一萬。往擊匈奴。四將領命分道前進。算自高祖被圍白登之後。至今七十年。漢兵第一次出塞。匈奴聞知漢兵大舉來伐。急命部下預備迎敵。先說李廣兵出雁門。恰與單于大隊相遇。兩下交戰良久。匈奴兵十餘萬。漢兵僅有

萬人衆寡懸殊。李廣雖然勇猛善戰。終難取勝。部下兵士死亡過半。胡兵勢如潮湧。將李廣四面圍住。李廣東衝西突。不能脫身。單于素聞李廣之名。今見他被困垓心。急傳下命令。務須生擒李廣。不得將他殺死。末後李廣戰到力竭。身又受傷。不能抵拒。胡兵一擁上前。竟將李廣擒住。單于見已獲得李廣。心中大喜。卽命回軍。李廣部下將校。眼看主將被擒。無力救援。只得收集敗殘兵士。退回數十里駐紮。胡兵戰勝。一齊口唱凱歌而回。李廣雖然被擒。心中卻甚鎮靜。意欲設計逃走。故意假作傷重。不能起坐。胡兵信以爲真。料他萬難脫逃。遂亦不加細縛。取出繩網。將李廣盛住。繫在兩馬之間。慢慢行走。

李廣臥在網上。前後左右。都是胡兵圍守。要想脫逃。未得其便。索性閉目假死。使他不作準備。約略行有十餘里路。李廣心想不趁

此時急逃。若到胡庭。莫想得歸中國。遂偷眼向四圍觀看。一徧瞥見近旁有一胡兒。騎在馬上。李廣留心細看。知是一匹好馬。此時心急智生。連忙聳身一躍。捷如飛鳥。竟跳上胡兒馬背。李廣一手奪得胡兒弓箭。一手將胡兒推落馬下。勒轉韁繩。加上數鞭。那馬展起四蹄。如飛向南馳去。胡兵出其不意。大驚失色。一齊撥回馬頭。從後急追。李廣回頭一看。塵埃起處。追兵來了數百。自己單身匹馬。如何抵敵。只得催馬前進。好在坐騎得力。胡兵多數追趕不上。也有數十人乘坐好馬。漸漸追近。李廣便將奪得弓箭。回射追兵。無不應弦而倒。李廣且行且射。一直行有數十里路。卻與部下殘兵相遇。胡兵追趕不上。只得回去。李廣竟得逃脫。

讀者試想李廣此次出兵。驟遇單于大隊人馬。寡不敵衆。以致兵敗被擒。可謂盡力殺敵。及被擒之後。又能設計逃回。理應替他原

情將功折罪。誰知李廣回國之後。有司查問情形。說他喪失士卒甚多。自己又被生擒。照律應該斬首。但照例許其出錢贖罪。李廣遂贖了死罪。免爲庶人。此時公孫敖、公孫賀、衛青三路兵馬亦皆回國。公孫敖兵出代郡。爲胡兵所敗。折兵七千餘人。亦坐斬罪。贖爲庶人。公孫賀由雲中出塞。未遇胡兵。並無捕獲。只有衛青自上谷直驅至龍城。戰勝胡兵。斬首七百級。武帝賜爵爲關內侯。合計四將出師。一人無功。二人坐罪。獨衛青得受爵賞。

李廣自從免官。閒居無事。恰值穎陰侯灌疆有罪失爵。二人結伴同到藍田南山之下居住。不時出外射獵解悶。一日鄉間有人來請飲酒。李廣隨帶一個馬兵前往赴席。飲到天晚回家。一路行從亭下經過。卻遇霸陵縣尉出來巡查。見了李廣。大聲呵斥道：汝是何人。竟敢犯夜。原來漢制不許人民夜行。夜行者謂之犯夜。李廣

未及答應。旁有馬兵向前說道。此乃故李將軍是也。誰知霸陵尉正在酒醉。使出官威。喝道。縱使現任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況是故。遂將李廣並馬兵留在亭下。睡了一宿。次早方得歸家。李廣素性褊狹。受了霸陵尉侮辱。懷恨在心。要想報復此恥。恰好過了一年。武帝又拜李廣爲右北平太守。

匈奴自被漢兵四路來伐。心中不甘。到了秋日。遂遣兵數千人入塞。沿著邊境一路殺掠。漁陽地方尤遭其害。此時韓安國病愈復爲衛尉。武帝遂命安國爲材官將軍。領兵屯守漁陽。一日捕得胡人。據說匈奴現已遠去。安國信以爲實。又見正是農忙時候。遂據情奏聞武帝。罷去守兵。不料過了月餘。胡兵忽大舉侵入遼西。漁陽雁門等郡。殺遼西太守。敗漁陽雁門都尉。安國部卒僅有千餘。倉皇出戰。漢兵大敗。安國受傷回營固守。匈奴四面圍攻安國。漢

兵死傷略盡。正在危急。卻得燕兵來救。匈奴趁勢飽掠而去。武帝發怒。遣使責備安國。又聞塞下傳言胡兵將入東方。武帝遂將安國移守右北平。右北平郡名今直隸津海道東北部及熱河地安國自思昔日身爲御史大夫。護軍將軍。統轄諸將。資格已老。如今卻被後進衛青等立功。自己領兵在外。反多敗亡。甚是媿恨。希望武帝將他罷歸。誰知武帝更將他遷往東方。防備胡寇。因此忽忽不樂。不過數月。竟得病嘔血而死。武帝得報。正在擇人接任。忽想起李廣人材難得。棄置不用。未免可惜。遂下詔命李廣爲右北平太守。李廣受命。便欲報復私怨。奏請武帝。將霸陵尉隨軍調用。武帝准奏。霸陵尉被調至軍。李廣一見大怒。喝令左右推出斬首。一面上書武帝。陳明情節。自行請罪。未知武帝如何發落。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飛將軍射石沒羽 主父偃上書得官

話說李廣殺了霸陵尉。自向武帝上書請罪。武帝賜書免究。令其盡力防胡。李廣奉命到了右北平。接任。早有消息傳入匈奴。匈奴當韓安國在時。本擬來侵右北平。今聞李廣爲了郡守。遂將此舉作罷。只因李廣歷守邊郡。數與匈奴力戰。威名久著。加以前次受傷被獲。身在多人圍守之中。竟能單騎脫逃。真是神勇莫測。以此匈奴人人畏服。將李廣起個綽號。號爲漢飛將軍。李廣在郡數年。匈奴始終不敢入境。

李廣見郡中無事。時時以射獵自娛。生性尤喜射虎。每居邊郡。聞說其地有虎。便隨帶弓箭。親往射之。及居右北平。地尤多虎。李廣長日隨帶兵士。跨山越嶺。尋覓虎跡。虎若被他遇見。一箭一個。莫想望活。也不知殺了多少。一日。李廣行到山中轉角之處。忽然一陣風過。迎面來一斑斲大虎。那虎一見有人。便蹲在地上。大吼一

聲。張牙舞爪。猛撲過來。此時李廣與虎相去不過數丈之地。隨從兵士見來勢凶猛。一時猝不及防。嚇得手足無措。李廣張弓搭箭。急向那虎射去。說時遲。做時快。那虎一爪早撲到李廣身上。一班兵士急持兵器來救。忽見那虎四足一蹬。直挺挺倒地而死。行近看時。原來李廣一箭直貫虎心。所以死得如此之速。再看李廣身上。卻也鮮血淋漓。受了重傷。衆人回想適纔情景。危險萬分。不覺毛髮悚然。遂扶著李廣回去延醫調治。李廣此番幾乎命喪虎口。在他人早懷戒心。偏他毫不介意。待得傷痕平復。仍前出外射獵。又一日。李廣自山旁行過。遠望草木叢雜之中。隱隱似是一個猛虎。臥在地上。李廣觀準。放了一箭。只聽颼的一聲。那枝箭不高不下。正中虎身。衆人便趕向前去。要想拖那死虎。誰知近前一看。卻是一塊大石。再看那箭鏃連桿都透入石內。穩穩插定。只餘一半。



箭羽露在外面。用手拔他不動。大眾見了。都道石頭何等堅固。箭鋒竟能穿入。真是十分奇怪。遂趕回報知李廣。李廣不信。自來觀看。果然不錯。心中也覺詫異。於是再回原處。對著那石。重射一箭。誰知此次雖仍射中。箭鋒碰在石上。折爲兩段。石頭依然完好。並無損傷。李廣連射數

箭終不能入。但不知先前一箭。何以如此。自己也莫名其妙。

李廣在右北平首尾六年。適值郎中令石建身死。武帝遂召李廣入京。代石建爲郎中令。

當日四將出師。獨衛青一人立功。以此武帝尤加親幸。過了一年。是爲元朔元年。衛子夫生下一子。取名爲據。武帝年已二十九。始得長男。心中甚是歡喜。下詔立衛子夫爲皇后。東方朔枚舉皆作

皇太子生賦以賀。武帝又命立禱祠。子蘇之古神求使枚舉作禱祝之文。

祭之。枚舉又獻賦於衛皇后。戒以慎終如始。衛后既立。外家皆得

封賞。衛后長姊君孺嫁與太僕公孫賀。次姊少兒先與霍仲孺私

通。生子名爲去病。後又與陳掌私通。陳掌即陳平曾孫。武帝乃召

陳掌爲詹事。陳掌竟娶少兒爲妻。霍去病年已十八歲。武帝亦用

爲侍中。

是年秋日。匈奴入寇遼西。漁陽。雁門等處。適值韓安國兵敗被圍。武帝又拜衛青爲車騎將軍。領兵三萬。出雁門。李息出代郡。衛青與匈奴交戰大勝。捕斬敵人數千。奏凱而回。武帝甚喜。先是衛青出兵之前。曾遣小吏滅宣往河東買馬。滅宣奉命前往。不久如言買齊。衛青愛其材幹。遂向武帝保薦。武帝拜滅宣爲廐丞。官名一日。衛青又向武帝推薦一人。其人複姓主父名偃。乃臨菑人。素學蘇秦張儀之術。家貧客游諸侯。所至不遇。至是入京。來見衛青。衛青與語大悅。遂向武帝保薦。誰知言了數次。武帝未卽召用。主父偃久在京師。用度已絕。到處借貸。每多惹人厭惡。尋思無法。只得寫成一書。自行詣闕上之。同時又有燕人徐樂。臨淄人嚴安。一同上書。皆言時務。武帝見了三人之書。甚合其意。卽同時召見。對三人道。君等皆在何處。何相見之晚也。遂皆拜爲郎中。

主父偃得官之後。便時向武帝上疏言事。多見聽用。元朔二年春。梁王劉襄。之劉子城陽王劉延。之劉孫上書請以邑分與其弟。武帝見奏未決。主父偃進言道。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易於制伏。今則連城數十。地方千里。平時驕奢淫亂。有事則合從謀逆。若依法削小其地。必致羣起生變。鼂錯之事。可爲前車之鑒。據臣愚見。諸侯王子弟多者。或至十餘人。惟有嫡長子乃得嗣立。其餘雖係骨肉。並無尺寸之封。未免向隅。願陛下令諸侯王得推恩分割其地。以封子弟爲侯。在彼人人喜得所願。又出自主上恩德。實則分裂其國。使漸弱小易制。武帝聽了稱善。乃下詔允准。梁王城陽王之請。又通告諸侯王。有願分與子弟邑者。許其奏聞照辦。於是諸侯王支庶子弟。皆得封邑。藩國由此削弱。

到了元朔二年。匈奴又來犯邊。武帝復遣衛青李息率兵討之。衛

青兵出雲中。北至高闕。

山名在西陰山

復折而西行。直抵符離。

在鄂爾多斯

右翼後

陣斬敵首數千。捕得牲畜數十萬。驅逐白羊樓煩王。盡取

河南。

地即今蒙古鄂爾多斯

之地。武帝大喜。下詔封衛青爲長平侯。

部將蘇建爲平陵侯。張次公爲岸頭侯。主父偃因上書武帝道朔

方。

南即指地河

地質肥沃。外阻黃河。形勢險要。昔蒙恬築城以逐匈奴。

今可做行其策。旣免戍兵運餉。又可開拓土地。武帝得書。交於公

卿會議。公卿皆以爲不便。武帝不聽。竟從主父偃之言。下詔以所

得河南地。置朔方五原兩郡。使蘇建前往築城。並修復蒙恬故塞。

募民十萬人。徙居其地。

一日。主父偃又對武帝道。茂陵。

武帝陵名

初立。請將各地富豪兼并之

家。儘數移徙其間。此等人平日倚藉財勢。橫行鄉里。爲害地方。今

勒令遷居以奉陵邑。內可以充實京師。外可以潛消奸宄。所謂不

用刑而能除害。計莫善於此。武帝依言。卽飭有司遵照辦理。

各地郡守奉到武帝詔書。卽按照章程。查明本地豪傑及家財三

百萬以上之富戶。造具名冊。通知本人。預備起程。屆期分派吏役

押送赴京。當日河內軹縣。故濟城在縣今南河有一大俠。姓郭名解。字翁

伯。論起家財。尙不滿三百萬。原不在應徙之列。但是他俠名素著。

勢力極大。可算是當地著名豪傑。若將他遺漏。深恐武帝查出。必

然究問。說是舞弊隱匿。如何當得起此種罪名。只得將郭解姓名

列入數內。

郭解聞說自己應行遷徙茂陵。心中不願。也知此事非地方官所

能爲力。必須朝中具有權勢之人。前向主上陳明。因想起將軍衛

青。主上所寵。得他一言。當可邀免。於是託人轉求衛青。代向武帝

說情。衛青素聞郭解之名。心想此等小事。並不費力。遂慨然依允。

入見武帝。具述郭解家貧。不合遷徙。誰知衛青不代說情。武帝尙不注意。今聞此言。便知他是大俠。愈加不肯放鬆。因微笑說道。郭解不過一個布衣。竟有權力。能使將軍替他說話。可見其家不貧。衛青無言對答。只得退下。使人通知郭解。郭解無法。遂率領家口起程來京。欲知郭解平日爲人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悔愆尤惡人改行 逞睚眦俠客尋仇

話說郭解卽善相人許負之外孫。其父亦爲游俠。文帝時因事被誅。郭解爲人短小精悍。少時兇惡無賴。人或稍忤其意。便必設法將其人害死。方始甘心。因此被他殺害之人甚多。但生性卻也慷慨。自視性命甚輕。往往將身借與朋友報仇雪恨。他家中旣無甚財產。自己又無職業。遂結識一班無賴。專事打家劫舍。擄掠貨物。收藏亡命。爲其黨羽。偶然安靜無事。不去劫掠。便私自鑄錢。或發

掘墳墓。年未三十。所犯罪案纍纍。不計其數。

大凡身爲盜賊之人。無論老奸巨猾。終有一日破案。况郭解生當文景之世。算是漢朝極盛時代。豈容他任意橫行。無惡不作。若在他。早已被獲正法。不知死了幾次。偏是郭解。命根牢固。每當犯事發覺。官吏捕拏緊急之時。往往被他逃匿得免。有時卽遭拏獲下獄。卻能設法逃走。或是遇赦放免。也算得有天幸。

及郭解年到三十以後。漸漸積有家財。自己也不知悔過。改行爲善。自奉儉約。專善替人排難解紛。扶危濟困。救人之命。不誇己功。又能以德報怨。但他行爲雖變。心腸仍是陰險狠毒。遇有小小仇怨。便記恨在心。暗圖報復。又有當地一班少年。仰慕郭解爲人。爭來歸附。探得他心怨之人。事前並不通知郭解。竟設法替他報仇。因此當地人民畏其勢力。更不敢與之作對。誰知郭解姊子。一日與

人飲酒。倚著郭解之勢。強灌人酒。其人憤怒。將其刺死。逃走而去。其姊聞子被殺。自然痛哭。因見兇手未獲。便向郭解發怒道。翁伯一向仗義有名。今竟有人敢殺吾子。兇手又被逃走。如何出得此氣。遂將其子尸身棄在道旁。不肯收葬。意欲藉此恥辱郭解。使他代覓仇人。郭解果然遣人暗地查訪。竟被他探得兇手去處。兇手自知郭解消息靈通。萬難逃脫。一時急得無計。自向郭解出首。將他殺人情由。據實陳明。郭解聽說慨然道。此乃吾甥無理。汝殺他並無不合。遂安慰其人使去。自將其甥收葬。當地名人聞知此事。皆敬重郭解之義。因此歸附之人日多。

郭解持身恭儉。每出外未嘗隨帶從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庭。但他行過之處。人皆避座起立。一日郭解正行之際。忽見旁有一人箕踞而坐。兩眼望著郭解。並不動身。郭解便近前問其姓名。後被郭

解之客聞知。深怒其人無禮。欲往殺之。郭解急阻住道。同居鄉里。竟不爲人所敬。乃是吾德不修。彼有何罪。客聞郭解之言。方纔止住。讀者試想郭解一個細民。出入要人起座。已是奇事。更有郭解之客。因此發怒。欲殺其人。尤覺可異。郭解不聽其客報仇。引咎自責。似乎不與計較。誰知他計較之心。比前更深。手段比前更巧。遂乃往見縣中尉史。告知其人姓名。並囑付道。此人吾所敬重。請於踐更時免其充役。原來漢時人人皆須充當兵役。一月一換。故名爲更。富人不願充役。出錢二千。由貧人代之。名曰踐更。此事本係尉史管理。尉史既受郭解之囑。不敢不從。每輪到其人踐更之時。吏役並不傳喚。一連數次。都是如此。其人心中詫異。自向吏役問其緣由。方知乃是郭解令他免役。其人素來輕藐郭解。至是心感其德。想起郭解出行。衆人皆避。自己傲然不動。甚是無禮。不想他

反以德報怨。自覺慚愧異常。遂肉袒向郭解謝罪。一時少年聞知。皆說郭解行事大異常人。愈加仰慕。

當日河內一帶隣近郡國。皆聞郭解之名。人民遇有急難。皆來懇求郭解。替他解免。或彼此結下冤仇。及生出爭論。亦請郭解調停和解。郭解不論道里遠近。一諾便行。凡可出脫者。無不替他出脫。即使勢難挽救。亦必盡己心力。奔走設法。務使請求之人。心滿意足。然後方敢受其酒食。衆人見郭解一腔血性。無不感動。人人死心塌地。願替郭解效力。

一日。忽有洛陽人前來相訪。郭解出見。問其來意。其人具述洛陽有兩大姓。因事相仇。彼此各圖報復。曾經當地賢豪。相繼出面調處。已有十數次。兩家始終堅執不聽。特遠道來請郭解代爲和解。郭解慨然允諾。卽同來人到得洛陽。不欲使外人聞知。等到夜間。

親往兩姓家中。委曲勸導。兩姓久仰郭解之名。只得勉強聽從。郭解乃對兩姓道。吾聞洛陽有名諸公。曾經屢次調停。多不見聽。今幸足下肯聽解言。但解何苦奪他縣賢士大夫之權。君可俟我去後。仍請當地諸公。再行出頭勸解。然後聽從。庶可顧全諸公體面。兩姓許之。郭解遂乘夜坐車悄悄回去。

郭解俠名。傳播愈遠。便有四方亡命避難之人。前來投靠。日多一日。郭解一律收留。自己家財。本非豪富。卻肯養活多人。毫無吝惜。後來愈到愈衆。不但飲食無從供給。連房屋都難容留。於是當地一班少年。及隣縣富豪。見此情形。便想替他出力。各自駕車來到郭解家中。迎取逃人。載歸其家。養活。此種舉動。本須祕密。大約多在夜半行事。因此每夜郭解門前。必有車十餘輛。可見其藏匿逃人之多。讀者須知專制時代。人民蟄伏於政府威權之下。困苦顛

連無所告訴。但得一人能超出政府權力範圍之外。緩急足以託命者。便如小兒之投慈母。大旱之望雲霓。所以郭解雖是一個無賴小民。竟能號召黨羽。包庇犯人。隱然與政府爲敵。

此次郭解被徙茂陵。急將逃人處置清楚。收拾行裝起行。臨行之時。遠近來送之人甚多。爭出錢財爲贈。郭解共得錢千餘萬。郭解既入關中。關中賢豪。無論識與不識。爭來結交。一見如故。郭解雖然新到異地。聲氣卻也廣通。當日軹人楊季主之子爲縣吏。奉命押送郭解。郭解兄子因此懷恨。於路將他暗殺。並割取首級而去。楊季主聞知。心痛其子。要想復仇。郭解遂遣人回到軹縣。併殺季主。季主家族見父子二人皆爲郭氏所殺。心中愈加不甘。又料得郭解勢力不小。地方官都無可奈何。惟有叩闥上書。方得伸冤。於是寫成一書。備陳楊季主父子被殺情形。並歷訴郭解平日種種。

罪狀。遣人詣闕告發。來人奉命。星夜趕到長安。方纔行至闕下。未及上書。忽然背後來了一人。也不交言。趕向前來。便是一刀。其人不及防備。被刺要害。立刻倒地而死。兇手早已奔逃不見。

原來郭解探知楊氏有人來京上書。急遣刺客覓便將他刺死。刺客如言往尋上書之人。恰好不先不後。趕至闕下動手。論起闕下。乃是天子居處。何等尊嚴。如今青天白日。竟有人敢在此地行兇殺人。真是罕見之事。一時鬨動多人。都來觀看。長安令趕來驗過尸身。確係被人刺殺。兇手當場脫逃。死者又非本地之人。並無家屬出頭承領。豈不是一樁無頭命案。郭解又可逍遙法外。誰知官吏驗尸時。卻發現一樣絕大證據。原來郭解所遣刺客。雖將上書人殺死。恩忙之中。只顧逃得性命。未及收取其書。以致其書落在官吏手中。奏聞武帝。武帝大怒。下詔官吏嚴拏郭解。務獲究辦。郭

解早已聞信。先期預備脫逃。卻將老母妻子安置夏陽。自己獨身出走。意欲前往太原。遂向東北而去。一日郭解行至臨晉關。由此出關。渡過黃河。方可前往太原。平常往來之人。到了此關。皆須查明來歷。方纔放過。郭解犯事逃走。如何得過此關。偏是郭解大有把握。公然來見關吏籍少公。直言始末。籍少公與郭解素不相識。卻久仰慕其人。如今得見郭解。並感其直言不諱。遂慨然放之出關。未知郭解此去能否逃脫。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坐大逆郭解伏誅 謀聯姻徐甲奉使

話說官吏奉詔拏捕郭解。密遣吏役到了茂陵郭解家中。但見門已反鎖。打開一看。空寂無人。問起左右隣居。知己全家逃走。似此高飛遠去。何處尋其蹤迹。但料他一路奔馳。必向親友家投宿。好在郭解遷到茂陵。爲日尙淺。近地所有至親密友。亦無多家。不難

逐一訪問。遂查得郭解平日常與往來之人。開列姓名住址。按戶搜尋。卻被他查有頭緒。原來郭解手下黨羽甚多。此次倉皇出走。未及通知。料得衆人聞信。必來追隨。故所過之處。投宿一宵。次早臨行。必先將此去何地。寄寓何家。告知主人。使其黨羽得以跟蹤追至。又料得官中前來追問。主人必不肯對他明言。誰知吏役因郭解是奉詔嚴拏之人。也就認真追捕。遂向郭解親友苦苦追究。其中有曾容留郭解住宿者。明知郭解去處。起先不肯明言。後被吏役騷擾不堪。因想起自己容留郭解。係在奉詔拏捕以前。原不算得犯罪。又見事隔多日。郭解去得已遠。便說出他從前去處。已是追捕無及。遂向吏役吐出實情。吏役聞言大喜。急依言追問到第二家。第二家因有第一家爲證。勢難推辭。因又供出第三家。如此一路追問。勢如破竹。不久遂追究到臨晉籍少翁處。

說起籍少翁與郭解不
過一面之緣。平日並無
交誼。况又明知郭解去
處。何妨竟對吏役直說。
但他生性卻甚俠烈。心
想郭解與我素昧生平。
一旦急難徑來投奔。並
肯披肝瀝膽。據實相告。
毫無疑慮。真是我生平
第一知己。如今我若將
他去處告知吏役。設或
因此被獲。豈非有負知



已。此事萬不可行。惟是我執定不言。吏役亦不肯輕易放過。若用虛言騙他。又非大丈夫所爲。籍少翁想來想去。左右爲難。吏役見他沈吟不語。連連催迫。籍少翁自知無法避此難關。因想起古語有云。一士爲知己者死。與其利己害人。偷生世上。不如轟轟烈烈。自尋一死。以報知己。籍少翁起了決心。於是拔出劍來。自刎而死。一衆吏役出其不意。見此情形。盡皆錯愕。一時聞者皆嘆惜。籍少翁是個烈士。只因籍少翁自殺滅口。吏役無從知得郭解去處。到處訪查。並無蹤影。郭解竟得逃脫。

郭解逃到太原。藏匿經年。及至元朔三年春。武帝下詔大赦天下。郭解聞得赦書。以爲可以無事。漸漸出頭。一時風聲傳播。遂被官吏聞知。密遣吏役往捕。竟將郭解捕獲。奏聞武帝。武帝卽命地方官窮究所犯罪案。並遣使者前往軹縣。逐件查辦。有司將案情訊

問明白。郭解雖然殺了多人。卻都是大赦以前之事。不能再行辦罪。照例應得放免。誰知此時忽又生出一事。

軹縣有一儒生。一日陪同使者閒坐。談論之間。說起郭解。旁有座客極口稱譽。儒生聽了。憤然答道。郭解專以姦詐犯法。有何好處。座客被駁不悅。出來告知旁人。此語傳入郭解賓客耳中。不禁大怒。便乘儒生不備。將他刺死。并斷其舌。此案一出。兇手雖未捕獲。衆人皆知與郭解定有關係。問官便將此事責問郭解。郭解被囚獄中。實不知何人所殺。吏役在外查訪。亦不能查出殺人姓名。官吏遂具奏武帝。說是郭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道。郭解本是布衣。任俠擅權。竟以小怨殺人。解雖不知。其罪尤甚於知。應判以大逆無道。罪當族誅。武帝依議。此時郭解家族亦由夏陽拏到。於是全家皆坐處斬。但他黨羽甚多。平日感恩慕義之人。亦復不少。

先期將其子孫藏匿一二。傳至後漢郭伋。卽其玄孫。家門復盛。此是後話。

當日郭解伏法。主父偃亦因事族誅。說起主父偃自得見武帝。專事迎合。武帝欲立衛子夫爲后。卻因其出身微賤。不免遲疑。主父偃遂從旁設法贊助。子夫得立爲后。多出其力。武帝以此愈加寵信。言聽計從。遂由郎中擢爲謁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之中。四遷其官。主父偃旣已得志。便欲報復平生仇怨。先陷燕王劉定國於死。原來燕王劉定國。乃敬王劉澤之孫。康王劉嘉之子。劉嘉於景帝五年身死。定國嗣位。與其父妾淫亂。又奪弟婦作妾。逼三女與之通姦。適有肥如。故城在今直隸盧龍縣北令郢人忤定國意。定國欲殺之。郢人將告發其淫亂之事。定國先發制人。遣謁者藉他事劾奏郢人。捕拏下獄。殺之滅口。其時田蚡正在得勢。劉嘉之女又爲田蚡夫人。

郢人兄弟不敢出頭伸訴。直到元朔二年秋。始來長安。尋見主父。偃具言其事。主父偃前遊燕趙。窮困不得志。心中正在懷恨。至是遂令郢人兄弟上書告發。自己從旁證實其事。武帝將書發下公卿會議。皆言定國行同禽獸。亂人倫。逆天道。其罪當誅。武帝依議下詔。賜定國死。定國聞而自殺。國除爲郡。

此事發生之後。朝中各大臣以及各國諸侯王。見主父偃僅向武帝數言。便殺燕王。滅燕國。人人皆恐自己所作罪惡。被其查悉。又向武帝舉發。只得曲意奉承。賂以金錢財物。動至千金。主父偃一律收受。又聞知衆人畏己。愈覺揚揚得意。旁有親友見其過於跋扈。便進說道。觀君舉動。未免太橫。主父偃笑答道。吾束髮游學四十餘年。不得成名。遂意。父母棄我。兄弟疏我。朋友鄙我。我窮困之日久矣。今日得志。且圖快意一時。大丈夫生不五鼎食。謂富貴死便

五鼎烹耳。至謂罪吾日暮途遠。喻年故倒行逆施之。謂作事不親友
聞言。知得主父偃存此心事。必致失敗。果然不久便生出事故。
先是齊人有徐甲者。入宮爲宦者。事王太后。王太后生有四女。三
女皆爲公主。獨長女修成君。因非劉氏所出。不得與諸女一樣尊
貴。以此太后心中尤加憐愛。修成君有一女名娥。太后見其年已
長成。意欲嫁與諸侯王爲后。使其得享富貴。徐甲窺知太后意思。
因見齊王劉次昌。嗣位未久。年紀甚少。料他尙未娶后。何不出爲
撮合。藉此買得太后歡心。徐甲想定。遂向太后說知。自請前往齊
國。必使齊王上書請娥爲后。太后見說大喜。卽命徐甲赴齊。徐甲
辭別太后。收拾行裝。正待起程。忽遇主父偃來訪。原來主父偃平
日專務交結宦官。探聽宮中消息。如今聞知徐甲往齊求親。也想
將己女嫁與齊王爲妾。於是來見徐甲說道。足下此去。事成之後。

幸爲言及偃女。願得充王後宮。徐甲領諾而去。

齊王劉次昌。乃孝王將闔之孫。元光五年。嗣立爲王。有母號紀太后。紀太后心欲外家得寵。遂以其弟之女。許配次昌爲后。誰知次昌不愛紀女。專與後宮姬妾取樂。少到王后宮中。紀太后見了。心中不樂。因想得一法。使其女紀翁主入居宮中。管理後宮。禁止一班姬妾不許近王。意欲紀女得專寵幸。齊王次昌迫於母命。旣不得與姬妾取樂。又不願親近紀女。卻與其姊翁主私通。徐甲不知齊國內情。心中倚著皇太后勢力。以爲此種親事。一說便成。故敢一力擔任。當日奉命到了齊國。入見齊王劉次昌。告以此事。並述主父偃言語。齊王正在嫌惡紀女。聞言亦自願意。但是不敢自主。便入宮告知紀太后。紀太后聽了。不覺勃然大怒。未知紀太后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主父偃殉利亡身 公孫弘曲學阿世

話說紀太后因見齊王與紀女夫婦不睦。正在憂惱。忽聞徐甲奉使來說親事。欲奪紀女地位。勃然大怒道。王已有后。後宮具備。徐甲本是齊國貧人。及爲宦者。入事朝廷。並未聞有所補益。今反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人。乃欲以女入充後宮。此是何故。遂遣人傳言辭絕徐甲。徐甲受紀太后責備。不但一場掃興。真弄得無地容身。回到館驛。暗想道。我此來在皇太后前誇下大口。如今事既不成就。回去將何覆命。又想紀太后言語何等刻毒。全不替我留些面子。真是可恨。他既說我亂他王家。我便尋事害他一害。藉報此仇。主意既定。遂遣人在外秘密打聽。竟探得齊王與姊翁主私通情事。徐甲得此消息。暗自歡喜。立即起程回京。

徐甲回到長安。入見王太后。將實情瞞住不說。卻捏說道。齊王已

是願意娶娥。但臣又探得一事。不便明言。大約恐同燕王。不如將此議作罷。王太后聽畢。恐又興了大獄。急說道。以後不必再提此事。太后後遂將娥嫁與淮南王劉安太子遷爲妃。主父偃聞知徐甲已回。急來訪問其事。徐甲一一告知。主父偃心中懷恨。便將齊王姦情在外傳說。竟被武帝聞知。主父偃遂對武帝道。齊都臨淄。戶口十萬。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過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封此。今齊王在親屬上甚是疏遠。况當日呂后臨朝。哀王首先舉兵。及吳楚七國之亂。孝王幾乎從逆。近又聞齊王與其姊私通。亟宜究問。武帝聞言。遂拜主父偃爲齊相。且命匡正其事。

主父偃奉命到了齊國。齊國本他故鄉。主父偃自思昔日貧賤之時。受盡種種恥辱。如今富貴還鄉。也將他們奚落一番。出此惡氣。乃盡召宗族賓客到來。令人取出五百金。分與衆人。衆人見金歡

喜。正待道謝。忽聽主父偃說道。從前吾遭窮困。兄弟不與我衣食。賓客不許我入門。將我看得何等輕賤。我今身爲齊相。諸君或不遠千里前來迎我。我已看破諸君心事。從今之後。請與諸君絕交。勿得再入我門。衆人見說。羞慙滿面。各自取金散去。

主父偃辭絕親友去後。到任視事。召集王宮宦者。究問齊王與姊通姦之事。宦者被主父偃窮究不過。只得據實供招。供詞連及齊王。主父偃便將此事恫嚇齊王。其意不過欲使齊王恐懼。對他服罪陪禮。既可報復私怨。且藉此敲詐一筆錢財。誰知齊王次昌。是個紈袴少年。禁不起此種恐嚇。以爲身犯大罪。終難脫免。恐怕學了燕王。與其被執伏誅。不如早尋自盡。遂乘衆人不備。服毒而死。主父偃見鬧出事來。只得據實報聞武帝。

先是趙王劉彭祖聞燕王定國自殺。其禍皆起於主父偃。因憶主

父偃也曾遊趙。甚不得志。如今貴幸。既已陷燕王。難保不輪到趙國。意欲上書揭其罪惡。又因主父偃日在武帝左右。恐言不見聽。反受其害。以此未敢發作。及聞主父偃出爲齊相。彭祖遂遣人上書告偃。收受諸侯金錢。所以獻計使諸侯子弟多得受封。武帝見書。正在疑惑。忽報齊王自殺。心想定被主父偃劫迫之故。因此大怒。下詔拏捕主父偃。交與官吏究辦。主父偃供認曾受諸侯之金。實未劫迫齊王。使之自殺。官吏照錄供詞。奏上武帝。武帝欲免其死。御史大夫公孫弘力爭道。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主父偃乃係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武帝依言。遂將主父偃族誅。主父偃當貴盛之時。及門賓客不下千人。至是舉家受刑。尸身曝露。竟無一人前來看視。獨有涑縣屬沛郡孔車替他收葬。武帝聞之。以孔車爲忠厚長者。心中深重其人。

當日郭解與主父偃二人。武帝本無意殺之。只因公孫弘一語。皆坐族誅。說起公孫弘。乃菑川人。少時爲薛縣獄吏。因事免職。家貧無業。遂在海上牧豬。年四十餘。始學春秋雜家之說。武帝卽位。招集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年已六十。被舉賢良。與董仲舒嚴助一同對策。武帝命爲博士。未幾出使匈奴。回京覆命。所言不合武帝之意。武帝以爲無能。公孫弘只得謝病歸里。至元光五年。武帝復徵賢良。菑川人又推舉公孫弘。公孫弘自念七十老翁。無心仕進。對衆力辭。衆人不允。強使應命。公孫弘只得再行入京。武帝臨軒策問。一時對策者百餘人。太常將公孫弘列在下第。武帝見策親擢第一。時轅固年已九十餘。與公孫弘一同被徵。知公孫弘爲人善於取巧。因正色說道。公孫弘務須正其學問。發爲議論。勿得曲學阿世。公孫弘心畏轅固爲人剛直。遂聯合一班儒生。極力排擯。

轅固。轅固見衆人不容。遂以老病告歸。公孫弘卻由此得志。

武帝不見公孫弘已有十年。此次復召入見。也是公孫弘時運到來。武帝卻覺他年紀雖老。丰采甚佳。仍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公孫弘又上疏陳述爲治之道。武帝甚異其言。此時唐蒙與司馬相如。奉命通道西南夷。興工數年。士卒多死。夷人又不時背叛。發兵征討。難於見功。巴蜀人民甚以爲苦。武帝特命公孫弘前往察看情形。公孫弘回奏。極言通道西南夷並無用處。徒受損害。請罷其役。武帝不聽。公孫弘知武帝天性好勝。不納直言。惟有順從其意。方得保全祿位。從此幡然變計。每當朝廷會議之時。公孫弘不出主意。但陳述數種辦法。任憑武帝自擇。每遇事有不可。亦不肯當廷爭辯。但約同汲黯。等候武帝無事。乘間入見。卻讓汲黯先行發言。自己隨後委曲開說。引得武帝歡喜。所言多見聽從。武帝以爲

公孫弘居心謹厚。日加親幸。不過一年。官至左內史。京官名。掌地方。

一日朝中又開會議。先期各公卿會同討論。大眾意見相同。約明入朝時一致主張此說。公孫弘也在其列。及至廷議之時。武帝聞衆人所議。心中不以爲然。公孫弘揣知武帝之意。竟背原約。順從武帝主張。汲黯在旁。見了憤憤不平。當著大廷。厲聲詰問公孫弘道。齊人多詐無信。先前與臣等同建此議。今忽背約。可謂不忠。武帝聽說。便問公孫弘有無此事。公孫弘也不辯白。但說道。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武帝聞言。明知公孫弘背約是實。卻因其違衆助己。心中甚悅。連聲稱贊所言不錯。後來左右近臣或言公孫弘之短。武帝愈加厚待。元朔三年。武帝遂擢公孫弘爲御史大夫。

先是元朔元年。東夷濊貊名國君長南閩。率領人口二十八萬。前赴

遼東請求內屬。武帝允之。下詔以其地爲蒼海郡。

東今奉天
及朝鮮
鳳凰城

地道之

發遣人役開通道路。建築城邑。所費用與西南夷相等。元朔

二年。衛青驅逐匈奴。取河南地。武帝又立爲朔方郡。修復蒙恬城

堡。所費尤多。公孫弘以爲無益於國。常請罷之。武帝乃命侍中朱

買臣將設置朔方郡利害情形。設爲十問。詰難公孫弘。公孫弘料

得武帝執意欲置朔方。若逆其意。必至得罪。遂假作無辭對答。向

武帝謝道。臣是山東鄙人。不知此策之利。但愚見不如罷去西南

夷及蒼海。專事朔方。武帝方從其言。當日朱買臣既難倒公孫弘。

武帝甚喜。遂命爲會稽太守。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懷印綬買臣得官 載後車故妻自縊

話說朱買臣字翁子。乃吳縣人家。貧。專喜讀書。不事生產。年至四十餘。愈加窮困。衣食不周。乃與其妻入山伐柴。挑向市中販賣。得

錢以供日用。買臣每日挑柴入市。一面行路。一面讀書唱歌。口內並無休歇。其妻在後相隨。見此情形。心中發急。因想丈夫本是讀書人家。一旦落薄。竟至賣柴過活。說起來何等慚愧。如今只好挑著擔子。低頭走過。免被衆人看出。誰知他反在人羣中。朗讀高唱。似恐大衆不知。要將自己醜相。引起人人注目。不知是何意思。於是趕上前來。阻住買臣。令其勿唱。誰知買臣唱得高興。聲音愈高。一連數次。都是



如此。

其妻因買臣屢勸不聽。老羞成怒。便對買臣道。汝自己不顧體面。也就罷了。只是我何苦跟著汝出頭露面。被人笑話。汝既不聽我言。從今放我回去。母家彼此斷絕夫婦關係。各尋生活去罷。買臣見說。笑道。我年至五十。當得富貴。今已四十餘歲。不久時運到來。便可發跡。汝隨我受苦。爲日已久。何妨暫時忍耐。待我富貴報汝之功。切勿急於求去。免得後悔。其妻聞言。怒道。似汝此種行徑。終久不過餓死溝中而已。何能富貴。買臣再三挽留。其妻決意要去。買臣無法。只得寫了一紙離婚書。任其別嫁。買臣既無妻室。獨自一人挑柴過市。口中照常歌唱。一日。買臣擔柴下山。一路行來。身體覺得困乏。又兼腹中空虛。衣裳單薄。一時飢寒交迫。不能支持。遂就路旁墳墓。暫行歇息。無意中忽然遇見

故妻。原來其妻自與買臣離婚。另嫁一個平民。家中薄有財產。尙可度日。比起買臣勝過許多。也就心滿意足。此日正同後夫家中人等。出外祭奠。瞥見買臣歇下柴擔。蹲在墓間。身子縮做一堆。料他是爲飢寒所困。心中念起舊情。不覺惻然。遂將祭畢菜飯。給與買臣飲食。買臣也不推辭。飽喫一頓。

買臣自少讀書。本想上進。只因無人薦拔。意欲西上長安。又苦川資缺乏。自從其妻去後。落魄數年。恰值會稽郡吏入京上計。隨帶衣糧。并進貢方物。裝入大車。買臣遂求充士卒。一路押送車物。隨從到京。住在會稽郡邸。會如館今之原來當日遠郡皆在京師設邸。以爲上計吏卒往來食宿之所。買臣既得入京。便向闕下上書。武帝見書。未卽報聞。買臣在公車門待詔日久。不見動靜。用度告罄。孤身初到長安。並無親友可以告貸。漸至食用不給。只有同來上計

吏卒見其窮苦無食。輪流幫貼飯頓。買臣等候一時。心想武帝事忙。未必記憶他所上之書。正在進退維谷。無法可想。忽值嚴助由會稽太守任內回京。買臣與之同縣。便求見嚴助。託其引進。嚴助遂向武帝推薦。武帝召入與語。買臣陳說春秋及楚辭。武帝甚悅。拜爲中大夫。與嚴助一同侍中。

買臣爲侍中。久之因事免官。仍居長安。常向會稽守邸之人寄居就食。未幾。武帝忽憶買臣。復召爲待詔。時東越王餘善反覆不臣。

武帝意欲興兵討之。買臣因進言道。從前東越王居住泉山。

在山名

建晉江縣北

地勢高峻。一人守險。千人不能上。今聞東越王南遷大澤

之中。離泉山五百里。我若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席捲而南。東越可破也。武帝深以爲然。遂下詔拜買臣爲會稽太守。命買臣到郡。預備樓船糧食及水戰兵器。等候詔書到時。興兵進發。武帝又笑對

買臣道。古語有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君此去。意中何如。買臣叩頭謝恩辭出。

買臣受詔出了宮門。滿心歡喜。自念飄泊半生。被人冷眼。如今得志。料想外間尙無人知。何妨假作貧窮。試他一試。於是仍將破舊故衣。穿在身上。懷了印綬。步行直至會稽郡邸。此時天氣炎熱。買臣走得氣喘吁吁。汗流徧體。看看行到郡邸門前。遇見素識之。人姓錢名勃。不知他已貴爲太守。便上前迎問道。暑天出行。得無勞苦。信手取出紈扇一柄。贈與買臣。買臣道謝。走入邸內。卻見一班上計郡吏。在內相聚飲酒。買臣走過。衆人置之不理。買臣也不言明。便入房內。仍與守邸之人一同喫飯。守邸人因買臣寄食已慣。並不生疑。買臣食到將飽。故意將懷中綬帶。露出一角。守邸人見了。不覺詫異。走近前來。信手將綬帶拖出。卻見中包一印。取印看

時。原來是會稽太守官印。守邸人頓然喫驚。連忙走出房外。告知上計郡吏。一衆郡吏。酒已飲醉。聞說何曾肯信。大聲斥爲妄言。守邸人道。汝若不信。試來一看。便知真假。中間也有買臣故人。素來看輕買臣。聞言立即起身。一路搖頭說道。豈有此事。及走入房內。提起印綬細看。不覺呆了。連忙回報衆人。說是確實。滿座聞言。酒都嚇醒。於是告知郡丞。一同入見。此時大衆寂靜無聲。各各整肅衣冠。推推擠擠。排列中庭。請出買臣拜謁。買臣方徐步出房受拜。少頃。長安廐吏。駕著駟馬車來迎買臣。買臣乘車而去。臨行心感錢勃之情。邀同赴任。待爲上客。後又用爲掾史。錢勃事見西京雜記

當日會稽郡人。聞得新任太守將至。發出民夫。修理道路。各縣官吏。又分遣吏役。遠來迎接。買臣一路前呼後擁。車百餘輛。及入吳縣界內。買臣留心觀看。回想昔日賣薪行歌。何等困苦。如今何等

風光。只可惜故妻一力求去。無福消受榮華富貴。買臣正在沈思。瞥見道旁站立多人。萬頭攢仰。原來縣中士女。聞說太守上任。爭來圍觀。此時買臣故妻。不知太守是誰。也來隨衆觀看。卻被買臣一眼瞧見。遂命停車。喚到面前。其妻行近細看。方纔認得太守。就是買臣。一時心中悔恨。滿面羞慚。一語也說不出。買臣問知其夫。方替太守修路。亦卽遣人召到。將其夫婦。載入後車。一同到得郡署。撥出後園房屋。令其居住。供給飲食。買臣又置酒徧邀故人。與之歡叙。凡有恩於己者。逐一報答。買臣本是一個樵夫出身。今日貴至二千石。又在故里爲官。可謂心滿意足。

買臣既已富貴。自然另行娶妻生子。卻仍將故妻并其後夫留養園中。一則念起舊日夫婦之情。二則報其墓間一飯之德。在買臣也算情至義盡。其後夫本是平民。忽得太守厚待。坐享現成衣食。

樂得安閒過日。獨有買臣故妻。自念上半世跟隨買臣。受盡許多辛苦。豈料如今買臣得了好處。自己雖仍活在世上。卻與他成爲陌路之人。不得一毫受用。平白讓與他人。雖是自己福薄。也由當日一念之差。硬要離婚。以至於此。如今覆水難收。迴想從前。悔已無及。但是長日住在此間。受他供給。自覺無面見人。心上實是難過。到不如死了還覺乾淨。主意既定。等到夜間。後夫睡熟。便解下腰帶。自縊而死。算起他在園中。恰才住了一月。及至次早。後夫方覺解救。已是無及。急來報知買臣。買臣聞信。歎息。給與錢文。命其買棺收葬。清人謝啟昆有詩詠買臣道。

四十無聞豈丈夫。負薪行路且攤書。功名半爲飢寒迫。貧賤方知骨肉疏。上闕剛逢須詔日。懷章正是受恩初。未能免俗驚羣吏。一飯前妻載後車。

朱買臣五十出仕。數年間做了本郡太守。已算是晚景亨通。但比起公孫弘七十被舉。不過數年。竟然拜相封侯。其遭遇又覺不如。欲知公孫弘如何拜相。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平津開閣延賢人 張湯具獄磔盜鼠

話說公孫弘身爲御史大夫。不過兩年。武帝遂用爲相。先是汲黯本與公孫弘交好。自因前次廷議。公孫弘違背衆人原約。順從武帝之意。汲黯大怒。當面指摘其過。二人由此有隙。汲黯生性剛直。因見公孫弘一味阿諛。行事又好矯飾。心中甚惡其人。一日武帝臨朝。汲黯近前說道。公孫弘位在三公。漢初以丞相三公尉俸祿甚多。今聞乃爲布被。足見其詐。武帝聞言。卽召公孫弘問之。公孫弘慨然承認。並說道。九卿中與臣交好者。無過汲黯。今日汲黯當廷詰問。實中臣弘之病。臣弘備位御史大夫。乃爲布被。跡近釣名。真

如汲黯所說。但是若無汲黯。陛下安得聞此言語。武帝見公孫弘被汲黯面斥。並不發怒。自己滿口認錯。反說汲黯好處。可見公孫弘寬容能讓。心中愈覺其賢。到了元朔五年。遂將丞相薛澤免官。拜公孫弘爲丞相。並封爲平津侯。從前丞相皆以列侯爲之。至公孫弘獨無爵邑。故武帝特加封爵。其後官至丞相。照例皆得封侯。遂成爲故事。

公孫弘自以出身布衣。位至丞相。不可忘本。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延請賢士。與之謀議。其客館分爲三種。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凡德堪輔相。佐理陰陽者居之。一曰翹材館。以待大才。凡才任九卿將軍。二千石者居之。一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凡有一行之善。一藝之長者居之。雜見西京公孫弘每食。不過一肉。脫粟爲飯。米纒脫糲所得俸祿。皆以供給故人賓客。家中並無餘財。一日有故人高

賀來訪。公孫弘留住相府。也將自己飲食服用。出來款待。高賀見日間所食不過脫粟。夜間所臥不過布被。以爲公孫弘有意薄待。心中怨恨。便對公孫弘道。我初來時以爲必得一番好受用。誰知大失所望。似此脫粟布被。我自有之。何須仰慕故人富貴。說罷辭謝而去。公孫弘聽了。滿面慙愧。只得由他去了。高賀出外又對人說道。公孫弘內服貂蟬。外穿麻桌。內廚每食五鼎。外膳僅有一肴。似此何以示天下。此言傳布一時。於是朝廷上下。多疑公孫弘矯爲節儉。公孫弘歎道。寧願逢著惡賓。不願逢著故人。見西京雜記公孫弘爲人多聞見。善談論。喜嘲謔。常言人主病在不廣大。人臣病在不節儉。所以自奉極薄。然奉養後母。卻甚孝謹。後母死。後服喪三年。也算是他好處。但是性多疑忌。外寬內深。凡人與他有隙。無論遠年近日。牢記在心。外面假作交好。終久必藉事報復。當日

主父偃得罪。武帝欲免其一死。公孫弘平時遇事多順從。武帝之意。獨與主父偃素有嫌隙。遂向武帝力爭。主父偃竟因此族誅。及爲丞相。心怨汲黯。知得武帝意思。亦不甚喜汲黯。便欲藉事誅之。一日入朝。向武帝奏道。右內史官名。掌地方治所管界內。多係宗室貴人。地方號稱難治。非得素有重望之人。不能稱職。請徙汲黯爲內史。武帝遂下詔拜汲黯爲右內史。汲黯在任數年。職事並無廢弛。公孫弘竟尋不出他過失。只得罷手。

公孫弘又與董仲舒不睦。亦思設計害之。說起董仲舒。自從建元元年被舉賢良。與公孫弘一同對策。武帝命爲江都相。其時江都王劉非。乃武帝之兄。素性驕傲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亦甚加敬重。後因事廢爲中大夫。建元六年。遼東高廟及長陵高園殿。皆被火災。仲舒作成一篇論說。推言災異之理。方纔擬就草稿。未及奏

上。適值主父偃來訪仲舒。卻遇仲舒不在。見草稿中語多譏刺。主父偃平日因仲舒名譽甚重。心生嫉妬。便想藉此害他。於是偷了草稿。奏上武帝。武帝發交儒生閱視。儒生中有呂步舒者。本是仲舒弟子。見了此稿。不知其師所作。大加駁斥。說是下愚。仲舒竟因此下獄。論罪當死。武帝下詔赦之。仲舒出獄家居。其時公孫弘又以賢良被舉。公孫弘本與仲舒皆學春秋。所學不及仲舒。但以能迎合帝意。數年之間。位至丞相。仲舒守正。常斥公孫弘爲阿諛。公孫弘因此懷恨在心。欲圖報復。一日忽報膠西相出缺。公孫弘滿心歡喜。

原來膠西王劉端亦武帝之兄。爲人狠戾。時常犯法殺人。朝臣屢請誅之。武帝不忍。劉端尙不知改過。所爲比前加甚。武帝遂依有司之請。削其國土大半。劉端由此心中憤怒。假作一切不管。府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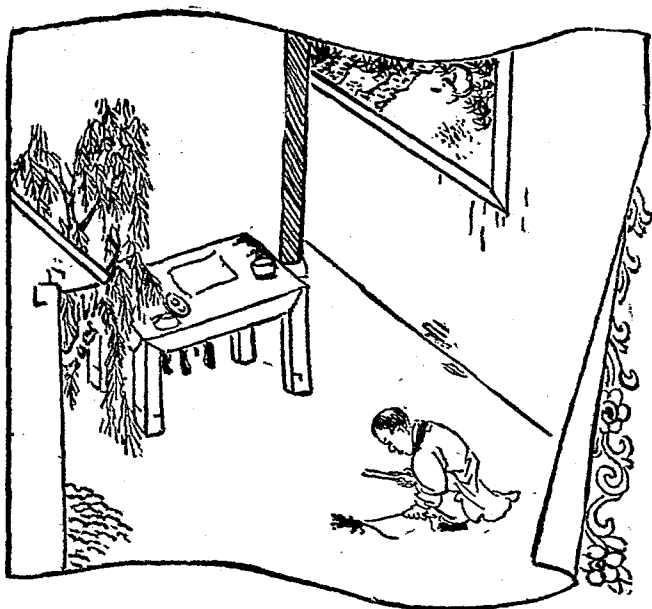
房屋壞漏。雨淋日曬。財物腐爛。損失不計其數。劉端明知置之不理。並不許遷移他處。又飭屬官不許收取租稅。撤去王宮宿衛。將宮中正門封閉。另開旁門出入。時常改變姓名。假作布衣。前往他國。漢廷所委相與二千石到了膠西國中。若欲依法辦理。劉端卽使人尋其過失。出頭告發。不能尋得過失。便設計或用毒藥將他害死。相與二千石。偷附和劉端。曲從其意。朝廷又加罪責。以此膠西雖是小國。前後所委相與二千石。坐事被殺者甚多。公孫弘便想藉此陷害仲舒。遂奏明武帝道。惟有董仲舒可爲膠西王相。武帝依言。命仲舒前往赴任。仲舒受詔也不推辭。到了膠西。劉端聞知仲舒是個大儒。久仰其賢。心中敬重。也就另眼看待。仲舒在膠西一時國中無事。因恐日久獲罪。遂亦告病辭職。公孫弘見害他不得。也就無如之何。

當日與公孫弘最爲相得者。惟有廷尉張湯。張湯乃杜陵在長安南人。自少便生成一種吏才。其父爲長安丞。一日出門。使之看守房屋。張湯年紀尙幼。小兒心性。不免貪圖遊戲。未及留心家事。到得其父回時。查看一切。誰知廚中藏留之肉。被鼠竊食。其父發怒。將張湯打了一頓。張湯被打。自念爲鼠所害。心中不甘。要想尋鼠報仇。

次日其父出外。張湯閉上房門。掘開鼠穴。果然捕獲一鼠。並搜得食剩之肉。張湯大喜。心想平日常見父親審理案件。處決罪犯。甚是有趣。我今捕得此鼠。正好倣照父親行事。不但洩憤。又可取樂。於是將鼠縛住。當作犯人。自己做起刑官。坐堂審案。吊到此鼠。取出餘肉。喝問道。此肉是否被汝竊食。那鼠只是唧唧作聲。張湯便當他不肯實供。喝令拏下拷打。自己卻用小棍。向著鼠身亂敲。那

鼠被打。跳躍大叫。張湯當作他已招認。遂錄出口供。擬下判詞。援據法律。處以死罪。又假作文書。將此案申報朝廷。得了批准。案情已定。然後將鼠就堂下磔死。算是行刑了結此案。

張湯正在遊戲。恰值其父回來。問知其事。便索取張湯所作判詞。看了一遍。心中大加驚異。暗想此判詞字字精當。如同老獄吏一般。我一向並未教他。他又何從學得。想是生成天才。既然如此。索性造就他將來做個刑官。從此其父便將自己經辦案件。所有文書判詞。交與張湯書寫。使之練習。張湯對於刑獄。日加熟悉。及其父死後。張湯初爲長安獄吏。便乾沒他人財物。又與長安富商田甲。魚翁叔等交結。彼此錢財往來。其時正值景帝末年。王皇后同母之弟田勝。因事犯罪。繫在長安獄中。張湯暗想此人乃皇后之弟。將來太子卽位。便是國舅。正好趁此時先燒冷竈。結下交情。於



是傾身照顧田勝。分付獄卒好生看待。又設法將所犯案件寬緩下來。果然不久武帝卽位。田勝得釋出獄。封爲周陽侯。心中十分感激張湯。與之結交。又帶領張湯。徧見朝中貴人。替他博取名譽。恰遇寧成由中尉移爲內史。張湯爲其屬吏。甚被賞識。薦於丞相衛綰。衛綰調爲茂陵。

尉。及田蚡拜相。以張湯爲丞相史。薦補侍御史。陳皇后巫蠱事起。武帝發交張湯審辦。張湯窮究黨羽。連坐死者三百餘人。武帝以湯爲能。擢爲太中大夫。命與趙禹共定律令。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前漢演義(中編)

第八十九回 拜廷尉張湯得寵 決疑獄倪寬顯名

話說元光五年武帝使張湯與趙禹同定律令。趙禹乃潁縣在故今城

陝西武功人。曾事周亞夫爲丞相。史府中屬吏皆稱其公廉。惟周

亞夫不肯信任。或問其故。亞夫道。吾極知趙禹才能。但其人用法

深刻。不可使居大府。至是趙禹積官至太中大夫。奉命與張湯做

了同事。二人意見相同。彼此一見便如舊識。深相結納。趙禹年長。

張湯以兄禮事之。所定法令。專務苛酷。又作見知故縱之法。凡官

吏見知他人犯法。不卽出頭告發。是爲故縱。與犯人一同辦罪。又

刑官用法嚴猛。故人人罪者。其罪從輕。若故縱犯人者。其罪從重。

此令既定。一班官吏皆受拘束。欲免朝廷督責。不得不從事苛刻。

由是酷吏藉此逞威。無辜之民多被誅戮矣。

到了元朔三年。武帝遂拜張湯爲廷尉。用趙禹爲少府。趙禹爲人清廉。生性倨傲。在朝不與公卿往來。門無食客。一意奉公。孤立。張湯偏想賣弄智巧。上結武帝歡心。下博衆人稱譽。廷尉屬官甚多。有廷尉正、左監、右監、掾史等名目。分部辦事。張湯到任。便留心察看屬官性質。某人苛刻。某人和平。分別記在心上。每遇出有案件。張湯先探明武帝意思。若武帝意主從嚴懲辦者。便發交苛刻之人訊問。武帝意在從輕發落者。便發交和平之人審判。至其人實在有無犯罪。與所犯之罪。是輕是重。以及屬官審判是否合法。一切不問。但求能如武帝之意。不被批駁。便算盡了自己責任。張湯有時遇見案件。探不出武帝意思。或武帝對於此案。並無成見。張湯卻另有主意。心想主上平日最惡土豪游俠。但遇此等人犯到案。不管如何。便加他一個重罪。料不至十分違背上意。至於

貧弱小民。張湯本有意將他超生。卻又想到武帝生性雄猜。遇事定要恩自己出。於是仍行判定罪名。具文奏上。自己又親向武帝說道。此案依律雖應辦罪。尙望陛下裁察。武帝聽說。知他是替犯人求恩。往往依言輕減其罪。或逕行釋放。若是遇著疑難案件。張湯先向武帝陳明原因。分別數種辦法。自己不敢主張。聽候武帝定奪。等到武帝決斷之後。便將此種判詞。編入例案。列爲定法。張湯如此辦案。也算體貼武帝意思。煞費苦心。自然買得武帝歡喜。誰知張湯過於討好。不免弄巧成拙。有時奏事不合帝意。反遭武帝詰責。張湯只是免冠叩頭。自己認錯。一面留心細聽武帝言語。知得武帝意見。便舉出賢能屬官姓名。說道。某人曾向臣主張此議。臣生性愚蠢。不用其言。以致作事錯誤。武帝見其深自責備。也就氣平。並不加罪。有時武帝見其奏事甚合己意。連聲稱善。張湯

卻不自承認。反說道。臣並不會想到此處。乃是屬官某人所爲。武帝聽了。以爲張湯竟能推賢讓善。愈加信任。

張湯又見武帝性喜文學。一時進用之人。大抵儒生爲多。自想係刀筆吏出身。平日未讀儒書。恐被輿論看輕。此時適值董仲舒由膠西謝病回京。家居茂陵。一意修學著書。不問家事。武帝甚重其人。朝廷每有大議。常使張湯往問仲舒。仲舒依據經義。對答皆有法度。張湯便以師禮奉事仲舒。一面結交儒生。敬禮名士。其實張湯但知法令刑罰。何曾曉得經術。對於一班文人學士。氣味不同。勢難投合。不過欲得衆人說好。所以違了本心。強勉與之聯絡。又建議請武帝選派博士弟子。曾習尙書春秋之人。充補廷尉屬官。於是法廷之中。也有儒生在內供職。但張湯意在藉此裝點門面。何曾實心任用。

一日。張湯忽遇一樁疑難案件。召集親信掾史。會議辦法。奏上武帝。武帝批駁下來。張湯又與掾史再三斟酌。另擬辦法。奏上武帝。又不合意。重行批駁。張湯兩次被駁。心中憂懼。一衆掾史。已是費盡心思。更無方法可想。彼此面面相覷。計無所出。正在惶急之際。忽有一人走來。見此情形。上前動問。

此人姓倪。名寬。乃千乘

東故高城在縣今北山人。

自少師事歐陽生。學習尙

書。自武帝卽位。始置五經博士。及公孫弘爲丞相。建議設置博士弟子五十人。飭令各郡國選取人民。年在十八歲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充博士弟子。每年考試一次。及格者調補郎中及文學。掌故

治禮之官掌故事者。

倪寬被選入京。師事博士孔安國。褚大爲弟子。只因家

中甚貧。住居長安。旅費無出。便爲同學諸人炊爨飯菜。諸人一同供其伙食。倪寬平日常苦勤學。遇有放學之日。便出外替人傭工。

賺得工資以供用度。但他雖是作工。仍帶經書前往。稍得休息。便取經書誦讀。以此學問大有精進。誰知身體過勞。忽得一病。臥牀不起。倪寬孤身遠客。平常尙不覺得。一到病中。舉目無親。真是惶萬狀。卻虧得好友韓生。極力照應。說起韓生。家中略有財產。與倪寬本不相識。只因他天性好奇。一日忽發奇想。費了五千錢。給與一個有名相工。邀他同到學校看相。將一班博士弟子。逐人看過。因問相工。何人當貴。相工看了一遍。獨指倪寬對韓生道。此生必貴。將來位至三公。韓生謝了相工。令其回去。遂來與倪寬相見。各通姓名。結爲朋友。韓生一味與倪寬要好。倪寬也感其情誼。二人遂如以膠投漆。十分親密。韓生見倪寬獨居無伴。便將自己行裝。搬來同住。及至倪寬得病。韓生替他延醫調藥。遞湯送水。日夜伺候。如同僕人。倪寬病愈。異常感激韓生。從此二人相待有踰骨。

肉。

骨見相論篇衛

及至年終考試。倪寬及格。得補掌故。未幾又調補廷尉

文學卒史。

廷尉官尉

倪寬爲人溫和。機警有智略。善作文字。惟是口才頗拙。自補廷尉

史。見那廷尉府中。所用無非刀筆法律之吏。倪寬獨以儒生雜在

衆人之中。衆人都道他未曾練習事務。遂不分派職事。但命爲從

史。

猶如散官吏間

前往北地。

名郡

看視牲畜。倪寬在北地數年。此次回至廷

尉府。繳上牲畜數簿。恰值一衆掾史會議案件。倪寬見一個個愁

眉苦眼。心想必是一件疑難之事。不免向前動問。衆人此時無法。

只得詳細告知。倪寬卻想得一種辦法。遂對衆人陳述意見。衆人

便請倪寬擬個奏稿。倪寬提起筆來。一揮而就。衆人圍著觀看。無

不拜服。急持奏稿來見張湯。告知其事。張湯看了一遍。不覺大驚。

急召倪寬入見。與之談論片刻。甚加賞識。立擢爲掾。便將倪寬所

作奏稿。奏上武帝。即日便得武帝批准。過了數日。張湯入朝。武帝

問道。前次奏章。非是俗吏

手筆。到底何人所爲。張湯

說是倪寬。武帝點頭道。我

已久聞其名。張湯退朝。便

將倪寬升爲奏讞音孽掾。上掌

奏案倪寬每依據經義。判

決疑獄。張湯甚加倚任。

張湯自見身居高位。愈想

博取名譽。平日行事務爲

修飾。所得俸祿。用以廣交賓客。周恤族人。對於故人子弟。現爲官

吏者。尤加照護。每遇出外酬應。不避寒暑。以此張湯雖然用法深



刻。卻得衆人稱贊。連丞相公孫弘都時常說他好處。獨有汲黯見張湯更定法令。得爲廷尉。心中不悅。一日同侍武帝。汲黯忽面責張湯道。君爲正卿。上不能廣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使國富民安。人不犯罪。何故空將高皇帝所定法令紛紛更改。似此行事。禍及子孫。將來必至絕種。又一日。汲黯與張湯相聚議事。張湯所言。無非苛刻瑣細。汲黯聽不入耳。忍不住發怒罵道。世人常言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此語果然不錯。使張湯得志。必致天下人民不得安寧。張湯被汲黯當著大廷廣衆。幾次直言責備。並不容情。心中自然懷恨。便與公孫弘聯絡一氣。

當日武帝正寵信公孫弘。張湯二人。偏遇汲黯屢斥其短。因此賭氣。反升二人官職。汲黯當建元六年。卽爲主爵都尉。其時公孫弘張湯尙是小吏。不過幾年。便與同列。如今竟居其上。汲黯身爲九

卿十餘年。並未升擢。又見二人得志。愈覺鬱鬱不平。一日因事入見武帝。不覺當面說出。未知汲黯說何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衛青立功封三子 趙禹選士得二人

話說汲黯因見公孫弘張湯用事。自己不得升擢。遂入見武帝。突然說道。陛下任用羣臣。譬如積薪。後來者反得居上。武帝聞言默然不悅。及汲黯退出。武帝對左右歎道。人果不可無學。試聽汲黯言語。比前更加愚戇。原來汲黯專學黃老。不喜儒術。所以武帝譏其無學。此時武帝正一意征伐匈奴。取得河南之地。設置朔方郡。汲黯又屢勸武帝安靜少事。與匈奴和親。武帝不聽。當日朔方之地。本係匈奴右賢王管轄。今被漢兵奪取。心中怨恨。連年起兵入邊。殺略官吏人民甚多。武帝愈加憤怒。元朔五年春。右賢王又來侵擾朔方。武帝命車騎將軍衛青。率領馬兵三萬。兵出高闕。又拜

衛尉蘇建爲遊擊將軍。左內史李阻爲疆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各領人馬兵出朔方。諸將皆歸衛青節制。復命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領兵出右北平以爲救應。衛青奉命與諸將領兵到得邊境。匈奴右賢王早已退出塞外。衛青遣人探得右賢王住處。相離約有六七百里。遂傳令諸將出塞追擊。諸將奉令各領部下人馬。偃旗息鼓。悄悄前進。行了多日。竟被追及。原來右賢王聞知漢兵來攻。心想道路遙遠。漢兵何能到此。當晚飲酒醉臥。並不設備。偏遇漢兵十餘萬。乘夜席捲而至。將右賢王四面圍住。胡兵出其不意。張皇失措。又兼黑夜之中。難於辨認。但聽到處喊殺之聲。震天動地。也不知漢兵來了多少。右賢王從夢中驚醒。嚇得心膽俱碎。急帶同愛妾一人。胡騎數百。拚命殺條血路。奪圍北走。胡兵逃走不及。多被擒殺。此一場雖然走了。

右賢王。卻生擒右賢小王十餘人。擄得男女一萬五千餘人。牲畜數十萬頭。斬取首級。不計其數。漢兵大獲全勝。衛青先遣飛騎回京報捷。自己率同諸將班師回國。武帝聞信大喜。立遣使者齎持大將軍印綬往迎衛青。衛青領兵入塞。恰值使者到來。就軍中開讀詔書。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歸統屬。衛青受了將印。奏凱回京。入見武帝。武帝優加慰勞。下詔加封食邑八千七百戶。又封衛青長子衛伉爲宜春侯。次子衛不疑爲陰安侯。三子衛登爲發干侯。衛青再三辭謝道。臣託賴陛下神靈。諸將出力。幸得戰勝。已蒙陛下加封食邑。臣三子皆在襁褓。未有勤勞。濫叨爵賞。不足以服將士之心。伉等三人不敢受封。武帝道。我非忘却諸將之功。今當以次封賞。於是公孫賀、李蔡、公孫敖、韓說等皆得封侯。衛青見武帝不許辭封。只得謝恩退出。

衛青屢次出師。皆立大功。官位既尊。便有許多人士來投門下。衛青雖然以禮接待。卻未向武帝舉薦一人。因此一班文士。無人稱譽。旁有部將平陵侯蘇建。進說道。大將軍位至尊重。但恨不爲士大夫所稱。尙望將軍推賢薦士。效古代名將所爲。則名聲自然日盛。衛青聽了謝道。昔日魏其武安。厚招賓客。常爲天子所切齒。須知親待士大夫。進賢人。黜不肖。乃是人主之大權。爲人臣者。但當奉法守職而已。何必招士。讀者試想衛青當日名位未顯。也曾薦過滅宣主父偃二人。如今親貴無比。反不肯引薦一人。其中自有原因。原來衛青久事武帝。深知武帝天性雄猜。凡提拔一人。必要恩出自上。公孫弘身爲丞相。廣開東閣招賢。尙不敢有所舉薦。何況衛青身爲武將。手握兵權。自然更須避嫌。卽如主父偃雖經衛青推薦。武帝卻不任用。直待自己上書。方得召見。後竟因事族誅。

衛青愈加警戒。以此專務和柔退讓。對於朝廷用人行政。一切不肯干預。

誰知衛青無心薦士。武帝卻有意求賢。先是衛青未拜大將軍之前。一日。武帝有詔。選擇衛將軍舍人。用爲郎官。衛青奉詔。也不問其人賢否。但揀舍人中家產富足者十餘人。命其各自備辦鞍馬絳衣佩劍。開具姓名。預備入奏。忽報少府趙禹前來拜謁。衛青延入相見。談及此事。衛青傳令喚進所選舍人。徧請趙禹看過。是否合格。趙禹逐一喚到近前。試問以事。大都不能對答。或是對答不清。一連問了十餘人。竟無一人明白曉事。趙禹心中暗想。將軍也太糊塗。似此等人。如何選他入見主上。遂對衛青說道。吾聞古語有云。『將門之中必有將。』又云。『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主上下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此觀將軍能得

文武賢才之士也。若但取富人子應詔。一無智略。如木偶人。被以錦繡。徒具外觀。全無實用。如何去得。衛青被趙禹說得羞慚滿面。心中頓覺失望。也知趙禹原是一番好意。替他打算。於是盡召門下舍人。一共百餘。齊集一處。請趙禹代爲選擇。趙禹向百餘人逐名問話。末後指著二人對衛青道。只此兩人可以入選。其餘無一可用。衛青舉目觀看所選之人。原來一名田仁。一名任安。

說起田仁。卽魯相田叔少子。自少隨父在任。田叔病死任上。魯人感其公廉。奉百金爲祭禮。田仁力辭不受。說道。不因貪得百金。致傷先人之名。聞者歎其有志。田仁年旣長成。勇健多力。只因家貧。屈身爲衛青舍人。素與任安交好。任安字少卿。滎陽人。自幼喪父。貧困無聊。不得已爲人御車。前往長安。求爲小吏。又難遂意。乃入籍爲武功。在今陝西郿縣人。武功係扶風。郡名。今陝西郿縣。西界一個小邑。

任安以爲小邑無甚豪傑。容易出名。所以在此居住。住了一時。竟得補充亭長。武功地僻多山。邑人常相聚打獵。任安每爲勻分所得麋鹿雉兔。又當獵時。分配老小之人。使當容易職務。衆人皆喜。任安分派公平。並無異言。一日。邑人又將出獵。聚集一處。約有數百人。等候任安分派。任安到了。舉目巡視一周。便說道。某人之子某甲。何故不來。衆人留心觀看。果然某甲未來。都怪任安目力生得敏捷。一覽便知。不用點算。由此愈服其能。不久任安遂升補三老。教鄉化官掌又被舉爲縣長。忽值武帝出游。任安辦理供應不周。因此免官。遂投衛青門下。恰與田仁相遇。二人本屬舊交。如今又是同事。彼此相見。各叙近况。愈加親密。

當日衛青門客甚多。統歸家監管束。由其分派職守。家監旣握用人之權。便將一班舍人。當作自己屬吏。於是裝出長官身分。所謂

「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一班舍人。既受管轄。無不仰其鼻息。家監遂藉此發一筆小財。不問其人材幹如何。但照出錢多少。分派職務高下。田仁與任安一樣貧窮。無錢奉承家監。家監便派二人養馬。論起養馬。已是下等職務。誰知其中又分等次。只因二人不出一錢。所以派他一個最下等去處。所養乃是頑劣不馴之馬。二人奉派。只得前往當差。雖然受了委曲。卻喜彼此仍得相聚一處。日間飼養馬匹。夜間便在馬廄旁一間小小草屋安身。二人同牀而臥。田仁自念屈身賤役。心中憤憤不平。一夜。便對任安道。家監甚不知人。任安答道。將軍尙不知人。何況家監。田仁聽說也。就歎息無語。

後來衛青屢伐匈奴。二人皆隨軍征進。立有微功。衛青拔爲騎吏。一日。二人隨衛青前往平陽公主家中。主家留住喫飯。命二人與

一班騎奴同席而坐。二人心中暗怒。也不言語。突然拔出刀來。割斷坐席。移到他處喫飯。大衆見二人此種行徑。不禁詫異。覺得他自擡身價。不屑與衆人同席。甚是討嫌。卻也不敢出言責備。此次朝廷有詔。選取舍人爲郎。衛青但知講究排場。專選富人子弟。二人已是絕望。卻值趙禹到來另選。竟將二人看中。誰知衛青一見二人貧窮。意中甚是不滿。待得趙禹去後。便向二人發話。未知衛青所言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衛青得尙平陽主 汲黯見憚淮南王

話說衛青被趙禹說他所選不當。已覺慚愧。後見趙禹單單選出田仁任安二人。暗想許多有錢之人。他偏不要。卻看中兩個窮人。真不可解。因此意中甚是不平。待得趙禹去後。便想難他一難。遂向二人道。汝可各自備辦鞍馬新衣。二人見說。心想將軍明知我

家貧窮。有意將我奚落。於是也就負氣答道。家貧無力備辦。衛青聞言怒道。汝二人既自知家貧。又何必出此言語。觀汝顏色怏怏。似乎此去乃我有求於汝。此是何故。衛青說罷。含怒入內。待要仍用前次所選十餘人。不舉二人。又恐應了趙禹所言。不合武帝之意。自己已有失光彩。要想另選。又不知何人合格。且恐孤負趙禹一番好意。不得已方將二人姓名開列上聞。一面給與二人衣裝。預備召見。

武帝看了名單。立召二人入見。問道。汝二人有何材幹。可互相推舉。田仁對道。提桴桴擊也鼓立軍門。使三軍之士樂於死戰。仁不及任安。任安亦對道。決嫌疑。定是非。治理官事。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田仁。武帝聽了。大笑稱善。遂皆拜爲郎中。使任安護北軍。田仁監護沿邊田穀於河上。二人遂由此顯名。讀者試想衛青一旦富

貴。忘卻自己本來面目。卻嫌田仁任安貧窮。真不可解。但他雖知人不明。尙肯聽從趙禹之言。還算是好。

衛青本由平陽公主家奴出身。如今既爲大將軍。仍時到公主處問候。主家一班奴僕。見他儀從煊赫。心中十分羨慕。此時公主之夫曹壽早已身死。其子曹襄嗣爵爲侯。平陽公主寡居數年。意欲擇人再嫁。一日因問左右道。列侯之中。何人最賢。可以嫁之。左右皆言大將軍衛青。公主笑道。此人本在我家。常騎馬從我出入。如何竟以爲夫。左右道。方今大將軍姊爲皇后。三子封侯。舉朝尊貴無比。公主若欲擇夫。除卻他更有何人。公主聞言。意思遂決。於是告知衛后。衛后轉告武帝。武帝卽下詔使衛青尙也配平陽公主。衛青既娶平陽公主。與武帝互爲郎舅。君臣之間。又添一重戚誼。愈覺親熱。

當日朝中一班公卿列侯。見了衛青。盡皆低頭下拜。不敢與之抗禮。獨有汲黯一人。長揖不拜。衛青性本謙退。又與汲黯素來相得。並不計較。及此。卻有旁人見了。私對汲黯說道。主上意欲羣臣尊敬大將軍。大將軍何等貴重。君此後與之相見。不可不拜。汲黯答道。不然。以大將軍之貴。而能敬賢下士。使有揖客。豈不更見貴重。後衛青聞得此言。愈覺汲黯之賢。每遇朝廷疑難之事。時向請問。敬重汲黯。過於往日。

武帝自見衛青屢伐匈奴。皆立大功。想起汲黯勸阻用兵。真是不達事體。以此愈不聽汲黯之言。但汲黯言雖不用。卻爲武帝所最敬禮。只因汲黯平日立朝。嚴氣正性。一舉一動。毫不苟且。所以武帝望而生畏。至如衛青日侍武帝左右。爲人一味和柔。武帝與之厮熟。也就脫略禮節。有時竟踞坐牀側。與之相對。卽如丞相公孫

弘。平日有事入見。武帝或不戴冠。惟有汲黯上朝。武帝若未戴冠。

不敢與之相見。一日。武

帝坐在武帳。

設天子御殿帳子旁置

之兵器。武帳。恰值汲黯上前

奏事。武帝未曾戴冠。望

見汲黯到來。連忙避入

帷中。使近侍傳詔准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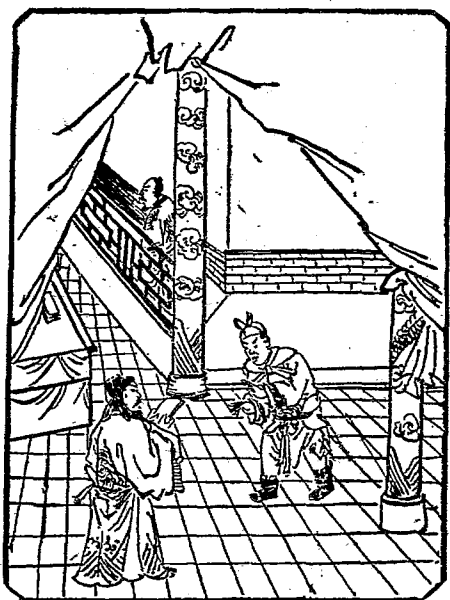
所奏。直待汲黯退去。方

始出就原坐。

武帝不但敬禮汲黯。且知其爲人忠直。所以任他三番五次直言

衝犯。皆能容隱。若在他人不遭誅戮。也被貶斥。汲黯獨能安穩無

事。更有一層。汲黯素來體弱多病。屢次因病請假。向例病滿三月。



尙未銷假。便當免官。汲黯每次請假。往往踰期。病尙未愈。照例早應罷免。武帝聞知。卻特別賜假。使之安心調理。汲黯感激。武帝知遇。也就不想告退。待到病體稍愈。便勉強出來視事。一日。汲黯又病。託嚴助代爲請假。嚴助入見武帝。奏聞其事。武帝准其告假。因問嚴助道。君觀汲黯爲人如何。嚴助對道。使汲黯居官任職。未必勝過他人。然一旦託孤寄命。使之輔佐幼主。堅守孤城。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孟賁夏育二人古勇士亦不能奪之矣。武帝聞言。點頭道。是因歎道。古人所稱爲社稷臣。如汲黯者。可謂近似之矣。讀者試想武帝既知汲黯是社稷臣。何以不肯大用。只因武帝素性多欲。好大喜功。卻與汲黯意見相反。若用爲相。必被諫阻。不得快意。倘仍前不聽其言。汲黯亦必告退。反致君臣失感。武君不肯大用汲黯。也算是保全汲黯。汲黯雖然不得執政當權。無甚功業可見。但

得他一日在朝。一班奸邪。有所忌憚。無形之中。便消卻許多禍亂。但看當日淮南王劉安。蓄謀造反。對於漢朝諸臣。除武將衛青外。視如無物。只有汲黯一人。爲所畏懼。可見武帝贊爲社稷臣。真是不錯。

說起淮南王劉安爲人。性好讀書鼓琴。不喜田獵遊玩。自從身爲國王。也想安撫百姓。博取名譽。又喜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於是四方聞風來投門下者。不下數千人。中有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八人。最爲出色。時人號爲八公。子見淮南叙目劉安遂使諸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三十三篇。後人因稱其書爲淮南子。又有中篇八卷。名爲枕中鴻寶苑祕書。皆言神仙黃白。黃銀也。金謂白

以術取金。術銀化之術。

建元二年。劉安來朝。入見武帝。獻所作內篇。武帝讀之。大加稱賞。

藏其書於宮中。甚是祕惜。又命劉安作離騷賦。劉安早晨受詔。日中便成。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劉安每入見武帝。武帝留與談論。至夜方休。武帝因劉安在親屬中係是叔父。又兼博學能文。善於辯論。以此甚見尊重。每遇賜書及答書。有司擬上草稿。武帝必命司馬相如覆視改定。然後發出。

先是劉安初到長安。太尉田蚡迎於灞上。密對劉安說道。現今主上未有太子。大王係高帝之孫。素行仁義。天下皆聞。宮車一日晏駕。除大王外。更有何人當立。劉安聽了大喜。遂將許多寶物厚贈田蚡。其實田蚡不過用甜言奉承劉安。騙他財物。誰知劉安竟認作實事。由此生心欲謀帝位。回到本國。密召心腹諸人計議此事。偏是羣臣賓客。多係江淮間人。知劉安謀嗣帝位。便想藉此發跡。又料得武帝縱使無子。劉安係屬疏房。帝位也輪不到他身上。不

如勸他造反。遂羣向劉安敘述其父厲王劉長被廢情事。說他無罪遷蜀。半途餓死。何等枉屈淒涼。意欲藉此激動劉安之怒。劉安久因其父廢死。心存怨恨。前此吳楚七國反時。便欲發兵與之聯合。因被其相騙得兵權。反將城池固守。抵抗吳楚。以致不能如願。及七國事敗。淮南幸得保全。劉安也就灰心。今被田蚡用言挑撥。又有羣臣賓客。衆口一辭。提起舊恨。於是劉安爲帝思想與報仇心事。同時發生。但因天下安靜無事。所以猶豫未發。一日忽報彗星出現。劉安見了。不覺心動。未知劉安如何造反。且聽不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淮南王養士復仇 太子遷棄妻謀叛

話說武帝建元六年秋八月。彗星出現東方。其長竟天。說起彗星種類頗多。亦有一定軌道。何時出現。可以預先推算。本無足異。但在當日學術尙未發達。人民迷信素深。遇有不常見之物。便指爲

妖怪。不但小民如此。連學士大夫。都說彗星乃是蚩尤之旗。若使出現。天下必有亂事發生。人人習聞此種學說。遂將他當作凶神惡煞。又見他拖著一條長尾。光氣蓬蓬勃勃。無不望而生畏。當日彗星正當淮南地方出現。所以看得更加清楚。劉安見了。心中詫異。旁有賓客便對劉安說道。記得吳楚反時。彗星也曾出現。其長不過數尺。且致戰爭數月。流血千里。如今彗星長到竟天。天下必然大亂。劉安聞言。心想主上尙無太子。一旦天下有變。各國諸侯王。定皆爭謀帝位。惟有兵力強盛者方能獲得。我當早爲布置。於是暗地大製兵器。廣積金錢。又遣人與各郡國聯絡。更有一班游士。造作許多妖言。奉承劉安。劉安甚喜。厚加賞賜。日夜等候機會。預備起兵。此時正值閩越王郢起兵攻擊南越。南越遣人求救。武帝使韓安國領兵討之。劉安上書諫阻。武帝不聽。及閩越人殺王。

郢來降。武帝使嚴助到淮南。告知平定閩越之事。劉安與嚴助深相結納。厚加賂遺。嚴助貪得財物。竟受劉安籠絡。

劉安又因已國距離長安甚遠。消息不能靈通。欲派遣密使。交結朝臣。爲作偵探。苦無可靠之人。一日想得一法。命召其女到來。原來劉安生有二子。長子名不害。乃是庶出。次子名遷。王后所生。王后姓蓼。名荼。甚得寵幸。故立其子遷爲太子。又有一女名陵。生性聰明。口才甚好。素爲劉安所鍾愛。今欲謀反。乃召其女祕密告知。已意。令其前往長安。探聽朝廷動靜。隨時報聞。並使祕密交結武帝近臣。作爲內應。因取出許多金錢。交付劉陵。任其使用。劉陵依言。到了長安。他算是武帝從堂姊妹。當時稱爲翁主。既係宗室。又是女流。可任意出入宮闈。探訪消息。又藉其身分勢力。材貌金錢。交結朝臣。遂有多人。被他聳動。劉陵恃著父命。幹此大事。住在長

安無拘無束。由他肆意妄爲。便與安平侯鄂千秋之孫鄂但私通。兩情甚密。竟將心事告知鄂但。鄂但爲色所迷。百般討好。私行上書劉安。自己稱臣。並言願盡死力。劉陵既得鄂但。尙不足意。背地又結識岸頭侯張次公。贈與許多財物。

劉安既遣劉陵入京。忽又想起其婦乃脩成君之女。向爲王太后所鍾愛。我如今著手謀反。太子妃既係一家之人。斷難將他隱瞞。但他是主上外家親戚。若使得知此事。難保不背地走漏消息。此人留在家中。作事未免礙眼。於是喚到太子遷。分付如此如此。太子遷聽了。暗想父親若得爲帝。自己便是皇太子。何等快樂。遂也不顧平日夫妻情義。借著小事發怒。責備其妃。不與同寢。太子妃不知自己因何事故得罪太子。尙以爲是一時氣憤。不久便當回心轉意。誰知太子遷自發怒之後。一連三月。足跡不入房門。太子

妃獨處空房。惟有暗中悲泣。左右近侍見此情形。報知劉安。劉安聞報。故意發怒。召到太子遷。責他不該將妃冷落。立迫太子入內。太子遲遲不行。劉安喝令宦者。拖著太子。自己督同前往。到了內房。命將太子推入房內。立即閉上房門。外面加鎖。嚴飭宮內人等。不准擅開。每日飲食。均由窗口傳遞。又訓飭太子。命他夫婦仍舊和好。方纔轉身出外。太子妃見阿翁親自送子到來。也算愛憐。媳婦到了極點。心中十分感激。又見太子被鎖房內。料他見面生情。不久仍得遂。倡隨之樂。誰知太子遷偷看其妻。情狀也覺可憐。原想與之親近。無如內中卻有說不出之苦。只得硬著心腸。裝作不理。鎮日呆坐一旁。入夜便和衣而睡。有時太子妃忍不住。近前問訊。太子遷只是閉目不語。弄得太子妃心灰意冷。也就賭氣不復相親。此時夫婦二人對面如隔千里。如此又過了三月。太子妃心

想太子既將我十分厭棄。諒難挽回。自念住在此處。何等苦惱。不如回去母家。尙可清靜過日。於是遣人告知劉安。自願求去。劉安見他中計。心中暗喜。

原來劉安欲逐太子妃。又因他是王太后外孫女。不敢得罪。因想得此計。密囑太子。要他與妻決絕。果弄到太子妃無地安身。自請離異。劉安遂派人護送回到長安。一面上書武帝。陳明其事。此時恰值王太后駕崩。武帝見奏。以爲是夫婦不和。遂准其自行離異。劉安設計逐了太子妃。心中無所顧慮。正在暢意。誰知意外却生一事。其時武帝征伐匈奴。下詔各郡國有願從軍者。卽行送往長安。淮南有郎中雷被。因得罪太子。遷。欲藉此脫身。求安准其前往。劉安不惟不許。且信太子之譖。免去雷被官職。雷被畏禍。遂於元朔五年。逃到長安。上書自明。武帝發交廷尉。行下河南官吏究治。

其事。河南官吏奉詔行文壽春。淮南國壽縣即今安徽壽縣丞傳集淮南王太子遷到案訊問。劉安聞此消息。心中大驚。意欲不遣太子前往。一面立即發兵。但又恐倉卒起事不能成功。反弄得不可收拾。以此遲疑未定。遂先使人囑託壽春丞。將來文暫行壓擱。壽春丞因見雷被所告無甚大事。於是順從王意。未即照辦。恰好武帝下詔命就淮南訊問太子。不必傳到河南。此詔未到之先。淮南相因壽春丞不照文書傳訊太子。心中大怒。上書劾其不敬。劉安聞信。急替壽春丞說情。請淮南相勿行劾奏。淮南相執定不肯。劉安亦怒。遣人上書告淮南相種種不法。武帝發交廷尉審問。廷尉張湯訊明始末。覆奏武帝。武帝命公卿會議此事。公卿議請逮捕淮南王入京究治。武帝不聽。即命中尉段宏前往淮南。問明其事。早有淮南在京探訪之人。聞此消息。飛報劉安得知。

劉安接到逮捕之報。不覺大恐。便欲起兵。旁有太子遷進前獻計道。且俟漢使來見之時。先令衛士執戟。立在王旁。若使漢使果來捕王。便喝令衛士將他刺死。臣亦遣人刺殺淮南中尉。然後舉兵。尙未爲晚。劉安依言。及至中尉段宏到了淮南。入見劉安。劉安留心觀看段宏。顏色甚是和平。不過問起斥免雷被之事。劉安便將此事述了。一徧。段宏聞言。別無他語。劉安料得無甚大事。遂不發作。段宏回京覆命。具述劉安言語。武帝以問公卿。公卿皆言淮南王劉安不許雷被等奮擊匈奴。阻格明詔。罪當棄市。武帝不許。公卿復請廢之。武帝又不肯聽。於是請削其五縣。武帝始准削其二縣。仍遣中尉段宏宣詔赦免其罪。

劉安自段宏去後。又遣人入京探聽。來人探得公卿奏請行誅消息。連忙回報劉安。劉安心慌。及聞段宏又到。未知僅削其地。以爲

是來捕拏。又與太子遷商議。仍如前次。召齊衛士。相機下手。誰知段宏一見劉安。便向之道賀。告知武帝赦免其罪。劉安聞說。僅削二縣。心中大安。所謀又復中止。到了衛宏去後。風波已息。劉安追想前事。不覺自傷道。吾素行仁義。反遭削地。真是可恥。因此謀反愈急。正在着着準備。忽報朝廷來傳其孫劉建到案訊問。未知劉建何故被傳。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興大獄兩國滅亡 定叛案萬人遭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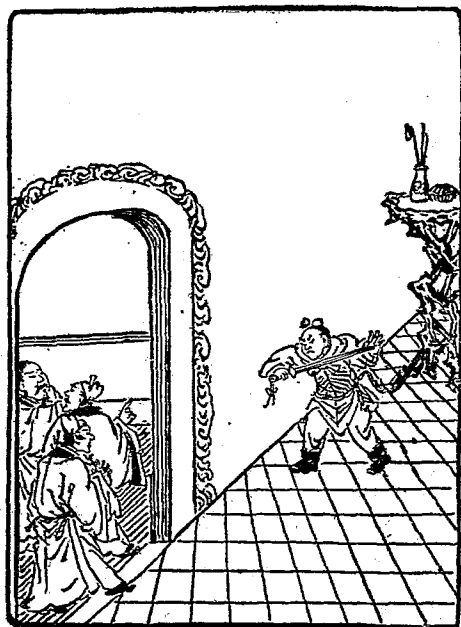
話說劉建之父不害。乃劉安長子。平日失愛於父。王后蓼荼既不以為子。太子遷亦不以為兄。劉建頗有才能。負氣好勝。因見太子不禮其父。心生怨恨。又兼當日武帝下詔許諸侯王分封子弟為侯。劉安僅有兩子。竟不肯分地封與不害。以此劉建愈加憤怒。遂暗中交結賓客。意圖殺害太子。以其父代之。不料事機不密。竟被

太子遷得知。常將劉建。網縛責打。劉建便視太子遷如同仇人。欲圖報復。知其兩次謀殺漢中尉。因使心腹人嚴正入京上書。說是淮南王孫建。材能甚高。王后荼與太子遷。常凌虐建。建父不害無罪。時被囚繫。欲置之死地。今建現在。可召問。備知淮南陰事。武帝見書。遂發交廷尉。轉行河南官吏審訊。

此事既已發生。卻有前辟陽侯審食其之孫審卿。素與丞相公孫弘交好。因念祖父爲淮南厲王所殺。欲趁此時報仇。遂密查劉安行事。告知公孫弘。公孫弘因疑淮南王有心謀逆。嚴飭河南官吏澈究此案。河南官吏奉令。傳提劉建。前往訊問。劉建被傳到案。遂將太子遷如何兩次謀殺段宏。詳細說了一遍。又供出在事諸人姓名。官吏錄就供詞。奏聞武帝。武帝立遣廷尉監前往淮南。會同淮南中尉。逮捕太子遷到案質訊。

劉安自見其孫被傳。心恐究出反謀。正在著急。今聞朝廷遣使來捕太子。驚恐異常。急召太子遷商議。意欲就此起事。但因相與二千石。皆係漢廷設置。料其不肯贊成。必須設計先殺此輩。方可舉兵。於是遣人分頭往召相與內史中尉。尉王國內史中尉皆二千石誰知內史聞召。料得劉安不懷好意。託辭外出未歸。中尉卻對來人道。臣奉有詔命。不得與王相見。獨相一人聞召到來。劉安心想內史中尉不來。獨殺一相。無益於事。遂設辭遣相回家。復與太子遷別籌方法。太子遷心想種種計畫。皆不如意。不如罷手。又想到自己被告不過是謀殺漢中尉。好在此事同謀之人。皆已死亡。我今到案。一口咬定不肯承認。無人出頭作證。料不能將我定罪。遂對劉安道。羣臣可用者。前次都被囚繫。如今無人可與共事。且不待機會。倉卒舉發。恐難成功。不如權時忍耐。臣願就逮前往。諒無大事。劉安此

時也就心灰意懶。只得依從太子遷之言。太子遷辭別劉安。回到自己宮中。忽又轉念道。我是一國太子。今往法廷聽審。豈不玷辱身分。萬一審出確據。坐罪被誅。遲早總是一死。不如尋個自盡。免得連累父王。太子遷主意既定。拔出劍來。要想自刎。偏是膽怯無力。一劍揮去。咽喉未曾割斷。倒地呻吟。衆人聞聲。飛奔前來。見此情形。各喫一嚇。連忙將太子遷扶到牀上。請醫調治。劉安及后荼聞報。大驚失色。都來看視。此時宮中



正在慌亂。忽報漢使領兵到來。將王宮團團圍住。

當日漢兵圍了淮南王宮。一宮之人。嚇得魂不附體。啼啼哭哭。劉安尚以爲是來捕太子。假作鎮定。誰知漢使入內。竟將王后荼與太子遷一同收捕。一面派遣多人。就宮中到處搜索。但聽得翻箱倒篋。一片聲亂。末後果在後宮搜出私造璽印等謀反證據。劉安見了。嚇得目瞪口呆。渾身發抖。漢使因他是一國之王。雖然反謀敗露。但未奉詔書。不敢擅拏。只將王后太子並宮人及搜出證據帶去。留下兵隊看守王宮。將劉安軟禁在內。又遣人分頭捕拏賓客羣臣。盡數收禁獄中。

讀者須知漢使此來本係奉詔逮捕太子遷。何以竟敢任意搜索王宮。捕拏多人。只因有人出首。告發反謀。此出首之人。卽是名列八公之伍。被伍被乃楚地人。或言係伍子胥之後。現爲淮南中郎。

素以材能見稱。爲劉安所重。劉安曾與計議謀反之策。今值漢使到來。伍被見事勢不佳。一旦反謀發覺。必連到自己身上。又見法令定有謀反自首者免除其罪之文。遂自向漢使出首。漢使知係實情。故特發兵搜捕。卽日據情奏聞武帝。武帝大怒。下詔將一千人犯押解到京。發交廷尉張湯嚴密審辦。張湯奉命先將出首之人伍被提到訊問。錄取供詞。又以次提問王后荼太子遷及淮南羣臣賓客等。衆人無可抵賴。只得據實供招。張湯錄了供詞。奏聞武帝。武帝見劉安謀反是實。下詔諸侯王列侯會議其罪。於是趙王劉彭祖列侯曹襄等。奏請將劉安正法。武帝乃命宗正劉棄持節往治劉安。劉棄未至淮南。劉安早已聞信自殺。王后荼太子遷皆伏誅。國除爲九江郡。後人因劉安素好神仙之術。遂言劉安得遇仙人八公。授以丹經。製成仙藥未服。恰遇伍被被告發。八公遂使

劉安服藥登山。白日昇天。所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皆得昇天。故有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之說。晉人葛洪因將劉安列入神仙傳。遂成一種故事。其爲虛妄。自不消說。

當日張湯既將淮南案情審訊明白。於是根究黨羽通謀之人。一時株連坐罪者不計其數。嚴助鄂但張次公等皆被捕下獄。又向武帝奏稱衡山王劉賜乃劉安之弟。應請逮捕。武帝道。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連坐。劉賜幸得免議。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忽有淮南案中人犯陳喜。逃匿衡山王子劉孝家中。竟被有司捕獲。有司因劾奏劉孝藏匿罪人。劉孝欲圖免罪。遂向有司將反謀自首。

說起衡山王劉賜。與劉安雖是兄弟。彼此卻因事不睦。劉賜早知劉安暗蓄逆謀。心恐己國爲其所併。因亦結交賓客與之相應。元

光六年。劉賜入朝。從臣中有謁者衛慶。挾其方術。意欲上書入事天子。劉賜心怒衛慶不肯附己。回國之後。坐以死罪。嚴刑拷打。強使誣服。衡山內史知得衛慶冤枉。不肯將其辦罪。劉賜遷怒內史。上書告其罪惡。有司傳訊內史。內史備述原由。並言劉賜屢次侵奪民田。掘人墳墓。有司奏請捕治劉賜。武帝不許。但命將其國二百石以上官吏。改歸朝廷委任。照例王國官吏四百石以下。本許國王自由任用。今因劉賜作事不法。故奪其用人之權。劉賜因此羞忿。密與心腹近臣奚慈。張廣昌等計議謀反。

劉賜原配王后乘舒。生有二男一女。長男爽爲太子。次男孝。女名無采。又有愛姬二人。一爲徐來。一爲厥姬。亦各生有子女。乘舒早死。劉賜續立徐來爲后。厥姬本與徐來爭寵。素相嫉妒。今見徐來得爲王后。心愈不甘。遂密對太子爽道。徐來使婢毒殺汝母。太子

爽聽說心恨徐來。因其得寵於父。無法報仇。正在憤無可洩。忽值徐來之兄來到衡山。太子與之宴飲。乘間拔劍將其刺傷。徐來因太子欲殺其兄。心中大怒。遂設計謀害太子。太子母弟孝。自少失母。劉賜交與徐來撫養。徐來心本不愛。因欲得其助力。假作異常關切以買其心。又太子同母之妹無采。出嫁未久。爲夫所棄。仍歸母家。偏又不守閨門。與奴私通。事爲太子所聞。屢加責備。無采老羞成怒。不與太子相見。徐來聞知。加意善待無采。於是三人結爲一氣。同在劉賜前誣毀太子。劉賜由此心怒太子。不時將他繫縛責打。

元朔四年。有人刺傷徐來假母。之如乳母類劉賜又疑是太子所爲。復將太子責打。太子屢受冤屈。心生怨恨。後值劉賜抱病。太子也就稱病。不來侍疾。無采與孝。又進讒道。太子實是無病。故意稱病。且

其面上反帶喜色。劉賜病臥牀褥。正在煩燥。一聞此言。不暇問明真假。以爲太子希望我死。自己得立爲王。因此大怒。欲廢太子爽。立其弟孝。徐來探知。劉賜決廢太子爽。心中尙不足意。欲趁此時一併廢孝。而以自己親生之子廣代爲太子。但是孝無過失。如何得廢。徐來遂引誘孝與後宮淫亂。欲藉此陷以罪名。誰知又爲太子爽探知。太子爽心想。父王常欲廢我立孝。如今我得此把柄。可以要挾父王。父王不聽。我便出頭告發。於是進見劉賜。說道。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願王努力加餐。臣請上書天子。陳明其事。說罷回身便走。劉賜聞言大驚。急命近侍追阻。太子爽何曾肯聽。近侍無法。回報劉賜。劉賜大怒。親自往追太子。竟被追上。喝令左右捉拏回宮。太子爽此時渾如癡狂。口出惡言。劉賜防他逃走。上了刑具。囚在宮中。

太子爽既被囚繫。孝日得親幸。劉賜以爲孝多材能。佩以王印。號爲將軍。使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知其謀反。極力慫恿。於是劉賜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私造兵車弓箭。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日夜搜求壯士。等候機會。元朔五年。劉賜照例應行入朝。直挨延至六年。方始起行。路過淮南。其時劉安正擬起事。欲劉賜爲響應。於是叙起兄弟之情。二人重修和好。盡除前隙。約定合力造反。劉賜遂上書告病。武帝許其不朝。劉賜回國。遣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太子爽亦使心腹之人告發其父與弟孝謀反。劉賜聞之。又上書告太子不道。適值廷尉審問淮南之獄。訪拏陳喜。卻在孝家捕獲。孝恐陳喜供出實情。於是自行出首。武帝又交張湯審辦。劉賜聞信自殺。王后徐來坐毒死。前后乘舒。太子爽坐告父王不孝。劉孝坐與王御婢姦。皆棄市。國除爲衡山郡。

當日張湯爲廷尉。審辦淮南衡山二案。窮究根株。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坐死者數萬人。及至定案覆奏。武帝素愛嚴助。又見伍被善於說辭。多言朝廷之美。欲釋不誅。張湯爭道。伍被首爲反謀。罪在不赦。嚴助禁闈近臣。乃與諸侯交結。今若不誅。後不可治。二人遂皆伏誅。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霍嫖姚奮勇立功 張博望艱難奉使

話說武帝元狩元年。淮南衡山兩國謀反發覺。興了大獄。死者數萬人。武帝心想諸侯王見我未立皇太子。所以生心。不如早定儲位以絕其念。又見衛后所生之子名據。已有七歲。武帝遂下詔立爲皇太子。此時衛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得侯。說起霍去病。自爲侍中數年。甚得武帝寵愛。武帝見其爲人勇敢。精於騎射。欲使立功得受封爵。元朔六年春。武帝將伐匈奴。命合騎侯公孫敖爲

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翁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平陵侯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阻爲彊弩將軍。一共六將軍。馬兵十餘萬。皆歸大將軍衛青統率。尅日出師。又拜霍去病爲嫖姚校尉。使之獨領一隊。隨從衛青征進。武帝因恐去病初次臨陣。不習兵事。或有疏失。遂密囑衛青。挑選精壯兵士爲其部下。衛青奉命。率同諸將士由定襄郡名今山西右玉縣以北及蒙古喀喇喀右翼四子出塞。遇見胡兵。大戰一陣。捕斬胡騎數千。霍去病奮勇爭先。立有大功。衛青旣勝匈奴。遂回兵入到定襄。暫行歇馬。過了月餘。衛青又遣諸將分道前進。深入敵境數百里。與匈奴連戰數次。漢兵連獲大勝。衛青會合諸將。計點軍隊。無大損失。惟前將軍趙信。右將軍蘇建。並其部下將士三千餘人。至今尙未見到。更有嫖姚校尉霍去病。帶領八百人。不知去向。衛青暗自喫驚。

心想趙信蘇建二人。尙無關緊要。只有霍去病。甚得主上寵愛。又是自己外甥。臨行之際。主上曾再三囑付。若有疏虞。將何面目回見主上。遂急派兵隊。分路尋覓。衛青正在憂慮。忽報右將軍蘇建單騎回營。衛青喚入。只見蘇建血滿戰袍。垂頭喪氣。將交戰失敗情形。述了一遍。

原來蘇建與前將軍趙信。合兵同行。忽與單于大兵相遇。兩下大戰一日餘。蘇建與趙信僅有馬隊三千人。匈奴騎兵數萬。衆寡不敵。漢兵死亡略盡。趙信本是匈奴小王。前此來降。受封翕侯。今被匈奴圍急。自知無路脫逃。又見單于遣人招降。趙信遂率領餘騎八百人。投降單于。蘇建死戰得脫。部下全數覆沒。獨身逃歸。自向衛青請罪。衛青召集軍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問道。蘇建失軍。應如何處置。周霸答道。大將軍自出兵以來。未曾斬將。今蘇建棄

軍可斬之以立威。閔安二人同聲道。此說不然。蘇建以數千人當胡兵數萬。力戰日餘。士卒不敢二心。今自歸而斬之。是使後人戰敗皆不敢回也。蘇建不應斬首。衛青聽罷。方始說道。吾幸得待罪行間。不患無威。周霸說我立威。殊失吾意。且吾職權雖可斬將。不如歸奏天子。由天子自行裁奪。藉以表明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同聲稱善。衛青遂命將蘇建裝入囚車。押送回京。

衛青正在處置蘇建。恰好霍去病亦已得勝回營。先是去病率同八百騎。離了大軍。長驅直進。行經數日。已離大軍數百里。去病先遣人偵得匈奴住處。乘其不備。揮兵掩殺。斬首二千餘級。只因路遠。所以回來較遲。衛青見霍去病無恙回來。又獲大勝。不覺轉憂爲喜。遂傳令班師回京。有司計算兩次所斬敵首不下萬餘級。諸將皆有斬獲。霍去病戰功尤多。武帝封爲冠軍侯。其餘將士亦得

升賞。惟李廣一人無功。蘇建失軍。罪當斬首。贖爲庶人。此次出征。雖然獲勝。但因兩將失軍。一將降胡。所以衛青不加封賞。但賜千金。

當日漢兵深入敵境。幸得校尉張騫爲嚮導。知有水草之處。以此軍士不至困乏。得以成功。武帝遂封張騫爲博望侯。張騫乃漢中人。初事武帝爲郎。建元間武帝得匈奴降人。言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之貯器酒月氏人民敗逃。心怨匈奴。意在復仇。但恨無人援助。武帝正想滅平匈奴。聞言便欲遣人通使月氏。與之結約。同伐匈奴。但由中國前往月氏。須從匈奴中經過。武帝乃下詔募人前往。張騫自願應募。武帝大喜。遂命持節出使月氏。月氏在匈奴之西。爲西域諸國之一。風俗與匈奴相同。以游牧爲生。本居敦煌祁連之間。名敦煌郡。今甘肅郡。治即今甘肅敦煌縣。祁連山。

連以東那

有兵十餘萬。素稱疆大。輕視匈奴。後被匈奴冒頓老上

兩單于。兩次遣兵擊破。其民衆逃過大宛以西。征服大夏。今國名在

境北之人。佔領其瀉水。即中阿亞細亞地。復立大月氏

國。大夏本係土著。今爲月氏所侵。仍在瀉水之南立國。其國無大

君長。惟城邑各置酋長。人民約百餘萬。性弱畏戰。故服屬於月氏。

月氏距離長安約有萬餘里。當日張騫奉使。帶同投降胡人堂邑

父起程。一行約有百餘人。由隴西出塞。意欲偷過匈奴。誰知卻被

匈奴發覺。即將張騫及從人一概扣留。送與單于發落。單于竟留

張騫不遣。並以胡女嫁之。生有子女。

張騫在匈奴一直住了十餘年。保持漢節。不使遺失。日夜希望脫

身。好在爲日既久。漸與胡人熟悉。胡人不甚防備。聽其隨意往來

居住。張騫遂移居匈奴西境。尋得機會。便率同從人逃出匈奴。行

經數十日。始至大宛。之今俄領中亞細亞大宛在月氏之北。建都貴

山城。地氣暑溼。人民以耕田爲生。亦有城郭宮室如中國。土產葡

萄苜蓿。又多好馬。葡萄用以釀酒。苜蓿用以飼馬。故其俗嗜酒。馬

嗜苜蓿。大宛王素聞中國廣大富足。只因路遠不能通使。今見張

騫到來。心中甚喜。問其此行何往。張騫備述爲漢奉使月氏。被匈

奴阻留。今得逃出。請其派人引導前往月氏。若得到月氏。將來回

漢。漢當多以財物奉酬。大宛王依言。遣人引導。並爲通譯。送張騫

至康居。國名今西域哈康居又轉送張騫至大月氏。大月氏風俗

與大宛相同。其王卽前王太子。前王被殺。人民立之爲王。旣征服

大夏。據有其地。土地肥饒。人民安樂。並無報仇之心。又見中國離

彼甚遠。往來不便。無意結交。張騫與月氏王談論多次。毫無頭緒。

遂到大夏游歷一回。住了年餘。張騫見結約不成。只得辭歸。

張騫心想此行若仍從舊路回去。必須經過匈奴。不但復被留住。且恐追究前次逃走之事。性命不保。此路萬不可行。於是留心探訪。果知有一條路徑。傍著南山。

連卽山祁

行走。可以回

國。張騫大喜。於是帶領衆人起行。誰知此路異常艱險。所過之處。多是沙漠。往往千里。並無人煙。連水草都不易得。張騫到了此時。只好拚命前進。行經多日。隨帶糧食已盡。幸有堂邑父善射。到了窮急無食之處。便射取鳥獸以供一飽。甚



至終日不能得食。似此旅行也。算苦到極處。好容易行近中國。卻又遇著羌族四戎種名人。原來南山一帶。本爲諸羌所居。最惡異種之人。往往濫行殺害。張騫不敢由羌中經過。只得轉向北行。不覺走入匈奴界內。又被匈奴獲得。卻幸張騫生性堅忍。待人寬大。爲蠻夷所愛重。故匈奴亦不加害。惟仍被其留住。不許歸國。

張騫在匈奴又住年餘。恰值軍臣單于身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攻敗太子於單。自立爲單于。於單降漢。封爲陟安侯。張騫趁著匈奴亂事。帶領胡婦逃歸長安。入見武帝。覆命具述一切。時元朔三年也。張騫自奉使以至歸國。共歷時十三年。往返數萬里。去時共有百餘人。及歸惟餘二人。武帝拜張騫爲太中大夫。號堂邑父。爲奉使君。

至元朔六年。武帝命衛青伐胡。因張騫久在胡中。熟悉地勢。使以

校尉從軍爲嚮導。漢兵戰勝回國。張騫因得封侯。一日張騫入朝。又向武帝獻策。未知張騫所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通西域張騫獻計 過河東去病尋親

話說張騫對武帝道。臣前在大夏時。見有邛竹杖。邛山名。卽邛竹。山中實節。

高可杖。蜀布。臣問此物何從而來。大夏國人道。此乃吾國商人。至身

毒。卽今日印度。國買得。身毒國在大夏東南。約數千里。風俗與大夏

相同。惟氣候尤爲暑溼。人民乘象而戰。國臨大水。以臣愚見。大夏

在中國西南萬餘里。身毒又在大夏東南數千里。且有蜀物。必然

離蜀不遠。今欲通使大夏。若循南山前往。須經羌中。甚是危險。若

稍北行。則爲匈奴所得。惟有從蜀起程。道路應較直捷。又無寇盜。

不妨遣人試往。武帝旣聞張騫前言大宛大夏安息等皆係大國。

多出奇物。其北則有月氏康居之類。皆可以財物招徠。果能設法

使其歸附。便可廣地萬里。重譯來朝。威德徧於四海。因此心動。異常高興。今得張騫獻策。遂銳意欲通大夏。

先是武帝使唐蒙司馬相如通道西南夷。勞費甚多。乃聽公孫弘之言。下令罷止。今因張騫進說。遂於元狩元年。復通西南夷。下詔

蜀犍爲二郡。分遣使者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人。四道並

出。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爲氏祚所阻。南爲騫昆明名夷種所阻。昆

明無君長。俗喜劫盜。漢使到者。輒被殺傷。奪取財物。武帝得報大

怒。因聞其國有池。名爲洱海。在今雲南大理縣城東方三百里。遂就上林中

鑿一池。名爲昆明池。使士卒在此練習水戰。預備出兵討之。

當日武帝所遣通道使者。既爲昆明所阻。不得前進。卻到一國。名

爲滇越。卽雲南府南會其國亦有一池。名滇池。在雲南南方三百里。先

是戰國時代。楚頃襄王命將軍莊躋。由巴郡黔中西行略地。直至

滇池見池旁土地肥饒。方廣數千里。皆爲蠻夷所居。因以兵威平定其地。使之屬楚。正待回報楚王。誰知秦兵伐楚。盡取巴郡黔中一帶之地。莊蹻歸路已絕。只得率領部下。佔據滇地。稱王。變易服色。從其土俗。傳位數世。遂與中國隔絕不通。如今漢使初至滇。越滇王當羌。問知欲往身毒。因留使者暫住。代爲覓道。滇王不知中國情形。自以爲己國廣大無比。遂問使者道。漢與我國。何者爲大。使者告以實情。滇王方始省悟。使者在滇年餘。所遣覓道之人。皆爲昆明所阻。不能西進。只得回報武帝。並言滇係大國。可招撫之。使爲屬國。武帝聞言。也甚注意。但因其時專事伐胡。未暇及此。到了元狩二年春。武帝拜霍去病爲驃騎將軍。率領馬隊萬人。往伐匈奴。去病兵出隴西。長驅深入。過焉耆山。南在今甘肅支山。說丹縣東。支千餘里。捕斬敵人八千餘。獲休屠王子。收取休屠王祭天金人。

奏凱回京。武帝益封去病二千戶。是年夏日。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各率數萬人。由北地分路進兵。約期會合。去病渡過居延澤。在今蒙古額濟納旗今分二泊攻入祁連山。斬首三萬餘級。生降二千五百餘人。全師而還。

匈奴連遭漢兵勦殺。欲圖報復。遂亦遣兵侵犯代郡雁門。武帝聞報。又使李廣張騫率兵出右北平。往攻匈奴左賢王。李廣領兵四千。張騫領兵一萬。分兩道前進。左賢王聞知漢兵將到。親率四萬騎來迎。適與李廣相遇。左賢王望見漢兵甚少。揮騎圍之。李廣部下將士人人恐懼。李廣欲安衆心。乃命其少子李敢先行奪圍試敵。李敢奉了父命。領兵數十人。突出圍外。左右繞殺一徧。回報李廣道。胡虜不難抵敵。衆人聞說。心中始安。李廣指揮兵士。布成圓陣。面皆外嚮。左賢王催兵急攻。漢兵併力死拒。兩下苦戰。竟日。終

因衆寡不敵。胡兵雖被殺三千餘。李廣部下已死亡過半。胡兵趁勢猛進。箭如雨下。李廣見己箭將盡。乃命軍士張滿弓弦。勿得輕發。自用大黃名弩弩箭。覲定胡將射去。一連射死數人。胡兵久畏李廣善射。不敢追近。時天色漸晚。各自罷兵歇息。漢兵自料難敵。胡人又盼張騫兵隊尙未到來。嚇得面無人色。李廣神氣揚揚如常。仍自巡行隊伍。部衆皆服其勇。一宵無事。次日日出。兩軍重行交戰。李廣部下死亡漸盡。勢在危急。卻值張騫大隊前來接應。左賢王見敵軍來了救兵。遂卽收軍退去。張騫因士卒遠來疲倦。不敢往追。只將李廣及敗殘兵士救出。引兵回國。有司評定諸將功罪。奏明武帝。分別賞罰。霍去病益封五千四百戶。部將趙破奴等皆得封侯。李廣殺死匈奴三千餘。所部將士死亡將盡。功罪相抵。不得受賞。公孫敖與張騫遲誤軍期。罪當斬首。皆贖爲庶人。

此次四將出師。又獨霍去病一人立功。原來霍去病所部將士。皆係選取精銳。所以每戰必勝。但去病亦比他人膽大。敢於深入。每次赴敵。常領精兵先行。大隊隨後繼進。所向無敵。惟是去病自少便爲侍中。生性驕貴。不知艱苦。當出軍之際。武帝常命太官爲之備辦食物。裝載大車數十輛。及至回兵。所餘尙多。往往棄卻。而士卒不免飢餓。其在塞外。或遇軍中乏糧。部衆疲敝。去病不加撫恤。自己尙在營內打毬。衛青行軍。必俟大衆皆得飲食。自己方敢進食。大衆皆得安居。自己方敢休息。臨陣身在士卒之先。班師身居士卒之後。所得賞賜。常以分給部下。故就將略而論。去病遠遜衛青。不過得有天幸。未嘗失敗而已。武帝嘗欲令去病學習孫吳兵法。去病答道。爲將但看方略何如。不必學古兵法。武帝又爲去病修建第宅完工。命其自往觀看。去病道。匈奴未滅。無以家爲。武帝

由此益加愛重。比於衛青。

霍去病本霍仲孺之子。仲孺乃平陽

臨今汾山縣西

人。少爲縣吏。在平陽

侯曹壽家中供差。因與衛后之姊少兒私通。遂生去病。及仲孺差

滿。自回平陽。別行娶婦。生有一子。名爲霍光。少兒亦另嫁陳掌爲

妻。彼此音信斷絕。不相聞問。去病自少依母生長。不知父是何人。

及年已壯。乃向其母追問。方識其父名字住址。又未知生死存亡。

其時去病正爲侍中。未及尋訪。直至此次得拜驃騎將軍。領兵往

擊匈奴。路過河東。河東太守聞信。遠出迎接。身負弩矢。在前引導。

去病到了平陽館舍。查知其父尙在。立即遣吏駕車往迎。仲孺年

老家居。聞信驚喜異常。即同吏人乘車到了館舍門前。仲孺下車

入內。早有人報知去病。去病正待出迎。誰知仲孺早已行近。不待

去病行禮。先自倒身下拜。

讀者必疑仲孺是父。去病是子。以父拜子。真是古今罕見。不知昔日禮節。與現在不同。今人以下拜爲大禮。古人席地而坐。所謂拜者。不過以手據地。畧表敬意而已。但此種禮節。父施諸子。究屬過謙。去病見了。未免難乎爲情。未知去病如何對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衛將軍聽計贈金 渾邪王懼誅降漢

話說霍仲孺入見霍去病。向之下拜。去病慌忙迎前答拜。因跪在地上說道。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以致有失奉養。仲孺聞言。匍匐叩頭道。老臣得託命於將軍。乃天之力也。此一番父子二人初次相見。各致殷勤。去病因軍行有期。不得久留。小住數日。取出私財。爲其父大買田宅奴婢。然後辭別而去。及戰勝匈奴。班師回到平陽。又與仲孺相見。臨行攜帶其弟霍光同往長安。霍光此時年已十餘歲。以去病之力。得爲郎官。當日衛氏極盛。一門五侯。

及其子去病富貴震動天下。時人爲之歌道。

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大凡盛極而衰。物之常理。此時衛后已到中年。顏色漸衰。武帝別得王夫人。生子名閔。漸將衛后寵愛。移到王夫人身上。王夫人家居趙地。出身微賤。上有老母。並無兄弟。家中甚貧。武帝因想使其外家享富貴之福。讀者須知專制君主。喜怒無常。一人得寵。九族沾恩。一人失意。九族遭戮。武帝昔日親幸衛后。故衛氏得勢。如今親幸王夫人。王氏又將奪衛氏之寵。幸而衛青霍去病皆立有戰功。王夫人又無兄弟。所以衛氏尙得保全。衛青處此時代。正當持盈戒滿。誰知他生性樸實。不曾料到此事。仍自洋洋如常。毫無打算。卻被旁觀之人。替他擔憂。忍不住上前獻計。

此人姓寧。名乘。乃齊地人。以方士待詔公車門。日久費用不給。貧

困飢寒。時當冬月。寧乘衣履不全。常在雪中來往。路上行人見了。各皆失笑。原來寧乘所穿之鞋。全然脫底。自上面看時。還象鞋樣。其實底下乃是雙足著地而走。寧乘一任衆人嗤笑。並無愧色。一日寧乘立在公車門。恰值衛青伐胡回京。入宮見帝。武帝賜金千斤。衛青謝賞。出得宮門上車。從人扛著金在後相隨。寧乘初見衛青入宮。便想到衛后。又由衛后想到王夫人。正在想得出神。瞥見



賜金。心中陡生一計。便欲藉此顯他謀略。於是趕到衛青車前。攔路拜謁。口中說道。有事奉陳。衛青急命停車。寧乘行近車旁。對著衛青說道。將軍功未甚多。竟能身食萬戶。三子封侯。皆因皇后之故。今王夫人得幸主上。其外家並未富貴。願將軍以所得賜金。分半贈與王夫人之母。主上聞之。必然心喜。衛青聽了謝道。幸蒙先生賜教。謹當遵命。衛青回到家中。卽依寧乘之言。遣人持五百金送與王夫人之母。

王夫人之母既得衛青贈金。自然告知王夫人。王夫人轉告武帝。武帝道。大將軍是老實人。不知爲此。此必有人教之。遂召到衛青。問是何人計策。衛青只得據實說是寧乘。武帝立拜寧乘爲東海都尉。寧乘拜官出宮。身佩二千石印綬。乘坐高車駟馬。辭別衆人。出了都門。一班同官待詔之人。皆來餞行。此一段風光。比起從前

冷落情形。大不相同。只因一言合了武帝之意。驟擢高位。衛氏也得保全恩寵。

當日匈奴被衛青霍去病連年攻擊。死傷甚多。內中尤以渾邪王與休屠王部衆。居在西方。連戰連敗。死者數萬人。匈奴伊稚斜單于。因此發怒。遣使往召渾邪王休屠王。將行誅戮。渾邪王與休屠王聞信大恐。相聚密謀。意欲率衆降漢。先遣人入邊。與漢將結約。適值元朔二年秋。武帝使大行李息領兵在河上築城。渾邪王使者來見李息。具言投降之事。李息即遣人馳驛飛報武帝。武帝見奏。疑是詐降。乃命霍去病領兵往迎。囑其相機行事。

去病奉命領兵渡過黃河。紮下營寨。與渾邪王人衆。距離數里。遙遙相望。先是休屠王已與渾邪王定約降漢。後又翻悔。渾邪王慮其爲變。遂殺休屠王。繫其妻子。盡領其衆。及霍去病領兵到時。渾

邪王屬下小王及其部將望見漢軍甚多恐遭掩殺多不欲降亦有私自逃走者去病探知渾邪王來降是實遂率領數百騎馳入渾邪王軍中與渾邪王相見問知部衆不願投降者約有八千人去病遂與定計盡行殺死先遣渾邪王乘驛赴京去病率領降衆四萬餘人渡過黃河直向長安而去一面使人馳報武帝武帝大喜下詔發車二萬輛前往迎接長安縣令奉到詔書趕緊遵辦車輛尙易湊集但是所需馬匹甚多官馬不敷便向民間賒取民間所養之馬固多但因官中要來白賒不肯給錢遂多將馬藏匿以此馬匹不能足額有司奏聞武帝武帝大怒召到長安令責罵一番喝令推出斬首忽見班中閃出一人大呼不可武帝舉目觀看原來卻是汲黯汲黯對武帝侃侃說道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武帝聽了愕然汲黯又續說道匈奴背主來降可令諸

縣沿途傳送。徐徐來京。何至使天下騷動。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武帝聞言。默然不語。長安令遂得免死。

渾邪王既至長安。入見武帝。武帝封爲漯陰侯。食邑萬戶。又封其裨王。部將數人皆爲列侯。賞賜數十百萬。匈奴降人既多。到了長安。不免向商人購買物件。商人也有將鐵器賣與降胡者。有司便指爲犯罪。收捕下獄。原來當日法律。凡吏民以兵器鐵器出關。售與胡人者。其罪當死。有司卽據此律辦理。因此坐罪當死者。竟有五百餘人。汲黯聞知其事。入宮求見武帝。正坐高門殿。汲黯上前說道。匈奴自絕和親。屢攻邊塞。朝廷興兵討之。人民死傷。不可勝數。費至數百萬萬。臣愚以爲陛下捕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與從軍死事之家。獲取財物。卽以與之。以此謝天下之勞苦。平百姓之怨氣。誰知渾邪王率數萬人來降。陛下厚加賞賜。府庫爲空。又發

良民侍養。如奉驕子。愚民無知。在長安中與之交易。而法吏乃依照邊關之律。加以罪名。今陛下縱不能取得匈奴之財。以慰民心。又用酷法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此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爲陛下不取。武帝見說默然不答。汲黯見武帝不聽。憤然辭出。武帝對左右道。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

武帝見匈奴降衆。與中國習慣各異。言語不通。住居長安。恐其生

事。遂命分居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五郡之地。因其故俗。服屬

於漢。號之爲五屬國。又將渾邪王舊地。設置武威府今甘肅涼州

即今武威縣酒泉今甘肅酒泉縣東北二郡。於是自金城郡名今甘肅

縣以西。傍南山連山直至鹽澤亦名蒲昌海。在今新疆。並無匈

奴踪跡。而隴西北地上郡一帶。邊患漸少。乃下詔減去其地。戍卒

一半。以省繇役。武帝嘉美霍去病之功。加封食邑一千七百戶。

渾邪王與休屠王本屬匈奴右賢王部下。如今率衆降漢。右賢王幾於不能成軍。伊稚斜單于深爲憤怒。力謀復仇。過了一年。遂分兵兩路。大舉入寇。未知匈奴此來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畏漢兵單于遠遁

誤軍期李廣自戕

話說武帝元狩三年秋。匈奴伊稚斜單于起兵復仇。分爲兩路。每路各有胡騎數萬。攻入右北平定襄兩處。殺略人民千餘人而去。單于得勝回國。料想漢兵必復來攻。遂與趙信計議。趙信自兵敗降胡。單于因其在漢年久。熟知中國情形。甚加寵任。封之爲自次王。以其姊嫁之。又爲築城使之居住。趙信因教單于度過沙漠。遷居北方。勿近邊塞。引誘漢兵深入。乘其疲困擊之。必能取勝。單于信從其計。遂將人畜悉數移至漠北居住。

武帝聞報匈奴來侵。正擬發兵征討。又聞單于移居之計。遂召衛

青霍去病等議道。趙信爲單于設計北遷。其意以爲我兵不能遠度沙漠。久留其地。我今大發士卒。多備糧食。勦滅匈奴。在此一舉。元狩四年春。武帝乃命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率馬兵五萬。步兵數十萬。公私之馬十四萬匹。分道前進。武帝因見霍去病膽略過於衛青。欲令往當單于。遂命選取敢戰深入之兵。皆屬去病。使去病由定襄出發。後捕得胡人。據說單于現在東方。武帝信以爲實。乃復命去病兵出代郡。衛青兵出定襄。約期度過沙漠。共擊匈奴。二將所領人馬數目相同。惟霍去病部下卻無裨將。遂用李廣之子校尉李敢等爲大校。以當裨將。李廣見武帝大舉伐胡。卻不命其爲將。心中不悅。遂自向武帝請行。武帝道將軍年紀已老。不可再臨戰陣。李廣一再固請。武帝沈吟良久。方始應允。遂拜李廣爲前將軍。與左將軍公孫賀。右將軍趙食其。後將軍曹襄。

之即曹壽俱屬於大將軍衛青。衛青與霍去病領命帶同將士擇定

吉期出發。

衛青兵由定襄出塞。於路捕獲胡人。問知單于所在。自率大軍兼程前進。卻命李廣與趙食其合兵取道東行。約期會合。李廣心想東行路勢彎曲。多需時日。且沿途水草甚少。不能供給大隊人馬。尚須分作數隊。緩緩而行。此明是大將軍不欲我立大功。所以使我行此遠路。遂對衛青道。臣所部係屬前將軍。當爲先鋒擊敵。今大將軍乃調臣使出東路。不知何意。且臣束髮從戎。卽與匈奴交戰。直至今日。始得一當單于。臣願率領所部。效死前敵。衛青聞言。不允其請。李廣遂固辭不願東行。衛青見李廣違令。乃用強制手段。飭長史作成檄書。行下李廣幕府。凡將軍府皆一面對李廣道。將軍速回所部。遵照檄書行事。李廣見衛青強其遵令。心中憤怒。現

於顏色。遂也不向衛青告辭。奮然走出。回到自己軍營。會合趙食其領兵就道。

說起衛青與李廣。平日並無仇怨。此次何以不令其爲前部。只因衛青臨行之際。武帝曾密囑道。李廣年老數奇。

其奇音驅不偶奇也言

勿

使往當單于。恐被單于逃走。不得成擒。衛青既受武帝密囑。自己又與公孫敖至好。公孫敖因前次出師。誤了軍期。失去侯爵。現在軍中爲校尉。衛青意欲提拔他立功復爵。故調開李廣。而以公孫敖代爲前部。李廣雖不知武帝有此言語。卻知衛青欲將公孫敖代己立功。因此憤憤不平。衛青既打發李廣去了。自己催兵北進。行千餘里。度過沙漠。正與單于大隊相遇。

單于探得漢兵來攻。預備迎敵。趙信獻計道。漢兵度漠遠來。人馬疲乏。我可坐待其至。信手擒來。於是單于遂將輜重送往北方。自

率精兵駐紮漠北。遠見漢兵到來。列陣以待。衛青防備胡騎馳突。下令用武剛車環繞爲營。武剛車乃是一種兵車。車箱四圍皆有板壁。上安小窗。以備瞭望。旁開箭眼。四圍環列刀槍。使敵騎不得衝突。弩箭不能貫穿。算是當日行軍利器。兵見明史衛青立定營盤。先遣馬隊五千。前往挑戰。匈奴亦遣萬騎迎敵。兩陣對圓。正待交戰。此時日已將沒。大風忽起。吹得塵沙滾滾。撲人面目。兩軍對面不能相見。衛青復遣騎兵數萬。分爲左右翼前進。包圍匈奴。兩下交戰良久。天色已晚。單于見漢兵甚多。士馬精強。知難取勝。恐爲所擒。遂趁著薄暮。遂乘坐六騾。率領勁騎數百。盡力衝出圍外。直向西北而去。漢兵不知。仍與胡兵力戰至夜。彼此暗中相持。殺傷大略相等。後漢軍左校捕得胡人。據言單于未昏之時。早已逃去。衛青聞信。急發輕騎乘夜往追。自率大軍繼進。此時胡兵亦已戰

得筋疲力盡。各自散去。衛青意欲追捉單于。率領將士疾馳一夜。馬不停蹄。直到天明。行有二百餘里。竟不見單于踪跡。又前行至竇顏山。在蒙古田古山。趙信城。匈奴築此以居趙信。因此得名。得匈奴積穀。衛青入城駐軍。一日。因其糧食。人馬皆得飽餐。到得次日。衛青見匈奴並無動靜。不敢再行深入。遂傳令班師。所餘積穀尙多。不能搬運。於是放起一把火來。將一座趙信城。燒個罄盡。然後起行。

衛青行至沙漠之南方。與李廣趙食其軍隊相遇。原來李廣趙食其。由東路進兵。路徑不熟。半途迷惑失道。以致遲誤期日。此時方到。李廣見過衛青。回到自己軍中。衛青遣長史持了酒醪乾飯。贈與李廣。因傳衛青言語。問二將失道原因。並道青欲上書天子。具報此種情形。李廣明知衛青有意與己爲難。未卽對答。長史見李廣不答。便到李廣幕府內。責備軍吏。催其卽作報告。李廣聞知。愈

怒。便對長史道。諸校尉無罪。是我自行失道。如今吾自報告。不必累及他人。長史既去。李廣氣憤已極。自己行至幕府。對著麾下諸將士說道。廣自束髮與匈奴交戰。大小七十餘次。今從大將軍出師。幸得與單于對敵。而大將軍竟使廣由別路進兵。路途既遠。又迷失道。豈非天意。廣現年已六十餘。安能復對刀筆之吏。任其舞弄文墨。誣加罪名。事已如此。惟有一死。說罷。拔出佩刀。自刎而死。一班將士出其不意。急待救時。已是無及。

先是李廣與從弟李蔡。俱事文帝爲郎。景帝時二人皆官二千石。武帝元朔五年。李蔡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衛青擊右賢王有功。封樂安侯。及元狩二年。丞相公孫弘病死。武帝遂用李蔡爲丞相。李蔡爲人平庸。無甚材略。名譽遠在李廣之下。竟得拜相。李廣累著戰績。威名遠播。部下將校。或取封侯。而自己歷官不過九卿。不

得爵邑。以此居常怏怏不樂。一日與望氣王朔相語。因向之問道。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從軍征進。歷數諸將之中。材能不及中人。以軍功得侯者數十人。廣自問不在人後。然而竟無尺寸之功。取得封邑。豈吾相不當封侯乎。王朔見說。答道。將軍自思平日所作之事。至今有所悔恨否。李廣道。吾記爲隴西太守時。羌人謀反。吾誘降八百餘人。恐其爲變。同日殺之。至今獨有此事。心中悔恨。王朔道。禍莫大於殺已降。將軍所以不得封侯。正爲此事。後人因武帝數奇一言。遂謂李廣命運不好。但論起李廣將才。也算難得。前後領兵四十餘年。待遇兵士寬緩不苛。每得賞賜。卽分與部下。行軍遇有困乏之處。大衆饑渴。必俟士卒盡飲。方肯自飲。士卒盡餐。方肯進食。其射法尤爲有名。遇見敵人。非在數十步之內。自料不中。不肯妄發。發卽應弦而倒。因此不免爲敵所困。卽射猛獸亦常

被傷。至是自殺。遠近之人聞之。無論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清人謝啟昆有詩詠李廣道。

猿臂無雙意氣超。白檀彌節懾天驕。草中沒石驚飛虎。塞上持鞍看射鵬。秦隴殺羌降鬼怨。灞陵誅尉醉魂銷。數奇恨少封侯相。絕幕風淒泣故僚。

李廣有子三人。長名當戶。次名椒。皆爲郎官。事武帝。當戶早死。武帝乃拜其弟椒爲代郡太守。二人皆先李廣而死。獨少子李敢。此次以校尉從驃騎將軍霍去病出塞。立有戰功。未知去病如何戰勝匈奴。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去病伐胡封狼居 張騫鑿空通西域

話說驃騎將軍霍去病。率領大軍。由代郡出塞。行二千餘里。卻遇匈奴左賢王率衆三千餘萬。前來迎敵。去病揮兵進擊。連戰數次。

漢兵大勝。擒獲匈奴屬王三人。官吏八十三人。捕斬敵首七萬餘級。左賢王率領敗殘兵士逃去。去病遂封狼居胥山。山名在外蒙古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即大沙漠奏凱而回。武帝大喜。下詔褒揚去病戰功。益封五千八百戶。部下諸將皆得封賞。李敢受封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此時衛青亦率諸將回京。武帝因其不能追獲單于。且所斬敵首不過萬餘級。比較霍去病相去甚遠。故衛青不得加封。連部下將士亦無封賞。趙食其失道當死。贖爲庶人。是役兩軍共殺匈奴八九萬人。而將士死者亦有數萬人。公私戰馬十四萬匹。及入塞不滿三萬匹。雖然勝得匈奴。所受損失亦自不小。

武帝見去病戰功高於衛青。而官位尙在其下。未免有屈。於是始設置大司馬一職。下詔命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皆爲大司馬。又改定驃騎將軍品秩俸祿。使與大將軍同等。自此之後。衛

青寵幸日衰。去病日益貴盛。衛青故人及門下賓客。見此情形。多撇卻衛青。來投去病。往往得有官爵。獨有任安一人。不肯變節。衛青始知其賢。

武帝又憐李廣死得無辜。遂以其子李敢。承襲父職。爲郎中令。李敢心怨衛青。強奪其父前部之職。迫使東行。以致冤憤自殺。便欲爲父報復此仇。一日。李敢來與衛青相見。責問其父致死之由。衛青方欲伸辯。李敢突然奮拳擊來。衛青不及提防。身上早被擊傷。連忙走避得脫。論起衛青素有膂力。若與李敢交手。未必鬪他不過。何以竟肯退讓。此中卻有兩種原因。一則李廣官居前部。本應使爲先鋒。卻因私受武帝之命。無故將他調開。依理而言。自己究有不是。况李廣竟因此喪命。無怪其子懷恨。不如暫時忍受。亦足以平其氣。二則衛青素日待人一主寬讓。又兼位爲大將軍。若與

部將之子爭鬪。未免失了體統。有此二因。所以衛青不但不與李敢計較。反當作並無此事。禁止家人傳說。自在家中將傷養好。李敢見衛青受傷。不敢出聲。也就罷了。

誰知此事。卻被霍去病得知。去病本衛青之甥。聞信大怒。心想李敢甚是可恨。竟敢擊傷吾舅。吾舅度量寬洪。偏能忍受。我須設法替他出氣。去病想定主意。外面卻照常不露聲色。元狩五年。去病與李敢隨從武帝前往雍縣。復至甘泉宮射獵。一班將士正在縱放鷹犬。馳逐鳥獸。興高采烈。去病向人叢中覷定李敢。放了一箭。李敢不知去病恨他。未曾防備。真是明鎗易躲。暗箭難防。竟被射中要害。立時身死。左右見了大驚。急來報知武帝。武帝明知是去病射死。無奈心愛去病。不欲使之坐罪。遂命左右拔出箭鏃。將李敢尸首交其家族收葬。只說是在場射獵。被鹿觸死。去病竟得脫

然無事。

過了年餘。去病也就病死。武帝十分痛惜。諡爲景桓侯。賜葬於茂陵之旁。爲起高塚。以象祈連山。命其子霍嬭反上戰嗣襲父爵。霍嬭字子侯。年紀尙幼。亦得武帝寵愛。拜爲奉車都尉。綜計去病一生。凡六次出師。殺敵十一萬餘人。又降渾邪王之衆四萬餘人。衛青凡七次出師。殺敵五萬餘人。去病旣死。衛青亦不復再擊匈奴。當日匈奴伊稚斜單于。因被衛青圍攻。率領數百騎向西北逃走。及漢兵旣去。匈奴大衆尋覓單于十餘日。竟不知其蹤跡所在。於是右谷蠡王乃自立爲單于。代領其衆。過了一時。伊稚斜單于始回故處。右谷蠡王乃除去單于之號。仍就故職。統計匈奴兵馬不過數十萬。自經衛青霍去病二人累次征討。死亡過半。其勢大衰。加以人民一聞漢兵到來。倉皇奔走。懷孕婦女。往往墮胎損命。大

衆甚以爲苦。只得住居漠北以避兵鋒。從此沙漠以南。遂無王庭。
爲單于庭所居單于又用趙信之計。欲與漢廷和親。不來犯邊。漢廷亦

因馬少。不再大舉北伐。惟將近邊一帶之地。逐漸佔領。又西逐諸

羌。渡河湟。

謂黃河湟水。兩流域之地。湟水卽今西寧河。在甘肅境。

築令居

故城在今甘肅平番縣西北。

塞。

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溝渠。置田官。移民耕種。又分置吏卒以守之。邊境稍得無事。

武帝見匈奴敗。逃漠北。一時未易剿滅。好在胡人受此大創。暫時不敢來犯。亦姑置之一日。武帝忽想起西域各國尙未交通。前次欲通大夏。遣派多人由巴蜀尋路前往。皆爲蠻夷所阻。如今須別設法。遂召張騫問之。此時張騫失去侯爵。正想立功恢復。因對武帝道。臣昔在匈奴時。聞有烏孫國。其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名難兜靡。本與大月氏同在燉煌祁連之間。從事游牧。皆係小國。及月氏

強盛。攻破烏孫。殺難兜靡。佔領其地。烏孫遺民逃往匈奴。此時昆莫新生。其臣布就翎侯抱之逃走。行至半路。無所得食。布就欲爲覓食。乃將昆莫藏在草中。自己徑去。及尋得食物回時。遠遠望見昆莫所藏之處。立了一狼。布就不覺大驚。心想昆莫性命休矣。急行近前。卻見那狼仍立住不動。子細一看。昆莫正在臥飲狼乳。安然無恙。又有烏口中銜肉。飛翔其上。布就心中暗想。此子將來必定非凡。遂抱了昆莫。投奔匈奴。單于甚加愛養。及昆莫年



壯。單于以其父遺民與之。又使領兵。數立戰功。此時匈奴已破月氏。月氏人衆西走。擊破塞王。因居其地。昆莫既著戰功。乃向單于請復父仇。單于許之。昆莫於是領兵來攻月氏。月氏不敵。更西行。移居大夏之地。昆莫遂據有塞地。盡降其衆。仍立國號爲烏孫。今即後單于死。烏孫稍強。不肯復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反爲所敗。匈奴畏以爲神。與之遠離。今匈奴新爲漢所困。而烏孫舊地本渾邪王所居。自渾邪王率衆來降。其地空虛。大凡蠻夷性戀故土。又貪漢物。若趁此時遣人前往烏孫。厚加賂遺。招其東歸。仍居故地。再遣公主爲其王夫人。與之結爲兄弟。料其必能聽從。如此便斷卻匈奴右臂。且烏孫既與我連和。而其西大夏等國。皆可招撫。令爲外臣。武帝聞言稱善。乃拜張騫爲中郎將。隨帶三百人。每人給馬二匹。齎持金帛。值數千萬。牛羊萬頭。又多遣副使持節同行。

以便順路分赴各國。

張騫受命率領衆人起程。到了烏孫。烏孫王昆莫出見張騫。張騫傳達武帝之命。賜與各物。昆莫坐受不拜。禮如單于。張騫見其如此傲慢。心中大慚。乃對昆莫道。天子遠遣使者賜王多物。王若不肯拜受。則請將各物帶還。昆莫貪得漢物。方纔起坐拜受。但其他禮節。仍同敵國。張騫因進說道。烏孫若能東歸舊國。漢當以公主嫁爲夫人。結兄弟之好。同拒匈奴。破之甚易。昆莫聽了。沈吟不答。遂與其國大臣商議。大臣等皆不欲移居。又因己國地近匈奴。服屬日久。且與中國遠隔。究不知中國大小如何。昆莫年紀已老。國中又分爲三。原來昆莫有子十餘。其中子官爲大祿。烏孫官名孫爲人強幹。善於用兵。昆莫使領萬餘騎。別居一地。大祿之兄爲太子。太子有子名岑陬。太子早死。臨終對昆莫道。必以岑陬爲太子。昆莫憐

愛太子。允從其請。大祿大怒。收合士衆。謀攻岑陬。昆莫聞知。亦以萬餘騎與岑陬。使之別居。昆莫自己部下。亦有萬餘騎。於是一國分裂。惟表面上尙統屬於昆莫。昆莫徒擁虛名。不能專制。以致所議不成。張騫見烏孫未能得手。乃命副使分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住了一時。昆莫遣使護送張騫回國。以馬數十匹爲報答。張騫回報武帝。武帝見了烏孫所獻之馬。甚是雄壯。心中大喜。張騫又帶有西域出產各物。如葡萄。苜蓿等。武帝命栽於離宮別館。拜張騫爲大行。時元鼎二年也。過了一年。張騫身死。而前所遣副使前往大夏等國者。皆與其人同來。於是西域諸國。始知中國之廣大富庶。爭欲與漢交通。實由張騫發起。以後漢使往者。皆稱博望侯所使。以其爲外人所信也。張騫又嘗探得河源。後人因相傳張騫乘槎至天河。其說荒誕可笑。清人謝啟昆有詩詠張騫道。

博望初乘貫月槎。龍庭萬里欲爲家。玉門以外安亭障。金馬從西致渥注。鑿空安能得要領。開邊不異控褻斜。輪臺詔下陳哀痛。上苑猶栽苜蓿花。

欲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卜式輸財結主知 張湯言利亂國政

話說武帝當卽位之初。承文景之恭儉。國家安寧。百姓富足。府庫錢財久存不用。至於錢串爛斷。積穀過多。倉不能容。往往露積腐敗。至不可食。民間平常不遭水旱。家家豐衣足食。爲官吏者。若無他故。終身不更。至將官名爲其姓號。人人皆知自重。不肯輕易犯法。真是清平世界。及至武帝卽位。招撫東甌。征討閩越。江淮一帶人民。不免勞費。唐蒙司馬相如奉使通道西南夷。置犍爲郡。驅遣巴蜀人民數萬人。鑿山開路。死亡無數。巴蜀爲之疲敝。彭吳受命。

安撫穢貊。設滄海郡。所用人夫同於西南夷。燕齊之間。皆受其擾。及王恢設謀。誘單于入馬邑。於是匈奴遂絕和親。侵擾邊地。兵連不解。武帝大發士卒。遣將出師。征討頻年。中外騷動。後衛青取河。南地。設置朔方。興工十餘萬人。前往修築城堡。使各地轉運糧餉。以供其食。費至數十萬萬。府庫爲之一空。武帝乃募人民能獻奴婢入官者。免其終身力役。元光六年。衛青等四將軍。率兵十餘萬。攻胡。戰勝而歸。士卒應受賞賜。共費黃金二十餘萬斤。人馬死者十餘萬。輜重糧食之費。尙不在內。大司農奏稱。官中藏錢及所入賦稅。不足以供軍費。武帝命有司會議。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罪。於是設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分爲多級。每級值錢十七萬。共值三十餘萬金。民買武功爵至第五級者。名爲官首。得試補吏。儘先任用。其有罪者。得計所買之爵減二等。由此仕途混雜。至元狩二

年。霍去病兩出擊胡大捷。其秋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是年所費賞賜及其他用度。凡百餘萬萬。武帝爲伐匈奴多養馬。馬之在長安者數萬匹。而降胡數萬。皆仰食於官。官中不足以供給。武帝乃減損御膳。出內府私藏。以爲彌補。元狩三年秋。山東大水。人民被災乏食。武帝命郡國盡發倉穀以爲賑濟。又募富民出資借貸。無如災區過廣。尙難徧及。遂下詔移貧民於關以西及朔方新秦中。共計七十餘萬口。官給衣食數年。借與產業。使之謀生。派遣使者分路監護。費以億計。國用由此大竭。

當日朝廷費用旣乏。小民又復窮困。惟有一種富商大賈。居積財物。乘時射利。貴賣賤買。以此致富。更有以鑄鐵煮鹽爲業者。獲利愈厚。家產動至數萬金。卻並不肯稍破慳囊。以濟公家之急。此時獨有一人。行事卻與衆人大異。此人姓卜名式。乃河南人。自少以

耕田牧畜爲業。與其幼弟同居。及弟年已壯。卜式盡將田宅財物讓與其弟。自己單取羊百餘頭。入山牧養。過了十餘年。所養之羊多至千餘頭。於是自己置買田宅。成爲富人。誰知其弟竟將所有田宅。花費一空。卜式又將自己產業分與其弟。如此者已有數次。元光五年。公孫弘旣爲丞相。卜式見武帝一意伐胡。便想趁此出頭。乃詣闕上書。自願捐出家財一半以助邊用。武帝見書。遂遣使問卜式道。汝意欲爲官乎。卜式答道。臣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爲官。使者又問道。汝家豈有冤枉之事。欲來剖白乎。卜式答道。臣一生與人無爭。邑人貧者以錢借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之處。人皆從式。式何故被冤。使者道。旣然如此。汝捐錢助邊。意中何欲。卜式道。天子方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捐助。如此則匈奴可滅。此外並無他意。

使者回報武帝。武帝聞言。心中甚奇其人。因將此事告知丞相公孫弘。公孫弘對道。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信以爲實。恐致亂法。願陛下勿許。武帝聞言。遂置卜式不理。卜式在闕下等候許久。見武帝並不批答。仍自歸家耕田牧畜。到了元光三年。山東貧民被水移徙。官中不能盡給。此時公孫弘已死。卜式乃捐錢二十萬。交與河南太守。以助移民之費。河南太守奏上富人捐助貧民名簿。中有卜式姓名。武帝見了。記起前事。因說道。此人卽是前次欲捐家財一半助邊者。遂命賜卜式外繇四百人。賦外繇謂戍邊應出更賦之出錢繇卜式又盡數納還於官。於是武帝以爲卜式終是忠厚長者。乃召拜爲中郎。賜爵左庶長。賞田十頃。布告天下。意欲藉此聳動富民。使之聞風報效。誰知一班富豪。愛財如命。更無一人肯學卜式。武帝因此懷怒。張湯遂趁此時。想得種種方法。來向武帝進

說。

原來張湯自從辦理淮南衡山之獄。窮究根本。株連多人。武帝甚以爲能。愈加寵任。及公孫弘病死。武帝以御史大夫李蔡代爲丞相。擢張湯爲御史大夫。張湯既貴爲三公。更欲顯己材幹。因見武帝方慮國用不足。偏是許多富商大賈。一毛不拔。眞屬可恨。惟有令出重稅以困之。遂會合公卿上奏請算緡錢。緡錢爲一錢串依此計一算千凡商人從事借貸買賣貯積以取利者。雖無市籍。亦須各就自己資本。估計價值報官。每緡錢二千。應出一算。一算即所納百之十額錢其以手工製造販賣者。每緡錢四千。應出一算。人民非爲官吏及三者北邊騎士而蓄有輶車者。出錢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隻五丈以上一算。若有隱匿不報。或報告不實不盡者。發覺之後。罰令本人戍邊一年。沒收其貨物。有能出頭告發者。以其半賞給之。

凡商人。有市籍者。不得置買田產。犯者。沒收田貨入官。武帝見奏。立即依議施行。因命楊可。主管告發緝錢之事。號爲告緡。

張湯。又想起冶鐵煮鹽。其利最厚。人民多由此致富。因獻議。請將天下鹽鐵。盡數收歸官中專賣。可得大宗收入。武帝依言辦理。但是鹽鐵專賣。其事繁瑣。非得熟悉情形之人。不能勝任。武帝正在爲難。旁有大農令鄭當時。舉薦二人。一人複姓東郭。名咸陽。乃齊國之大鹽商。一人姓孔。名僅。乃南陽之大鐵商。皆以所業致富。武帝遂拜二人爲大農丞。分掌鹽鐵之事。二人既得拜官。遂奏請於各郡分置鐵官。鑄造鐵器。又募人給以費用。官置器具。使之煮鹽。定價發售。人民有敢私鑄鐵器及煮鹽者。拏捕辦罪。沒收其物。武帝准奏。因命東郭咸陽。孔僅。乘坐驛車。巡視各地鹽鐵情形。分置屬官。於是從前以鹽鐵起家之人。皆得補授爲吏。官吏之中。商人

遂佔多數。

先是文帝始用半兩錢。又許人民鑄錢。於是官私所鑄之錢不可勝數。行用至四十餘年。錢多而輕。物少而貴。張湯又想設法更定幣制。使公家可獲利益。因查得禁苑之中。畜養白鹿無數。而少府官名掌天子私財多藏銀錫。遂入對武帝說道。古者諸侯朝聘。皆有皮幣。又所用之錢。約分三等。黃金爲上。白金也銀爲中。赤金也銅爲下。今通行半兩之錢。實重四銖。而姦人往往偷磨錢背。竊取銅屑。以致錢輕物貴。且遠地用錢。未免煩費。請製皮幣。鑄白金以使用。武帝許之。乃議定用白鹿皮。方一尺。上繪五彩花紋。作爲皮幣。價值四十萬錢。凡王侯宗室朝會。必用皮幣薦壁。薦藉也。壁下謂藉於壁也。然後得行。又雜和銀錫。鑄成白金三種。第一種重八兩。其式圓。上鑄龍形。價值三千。第二種重六兩。其式方。上鑄馬形。價值五百。第三種重四兩。其

式式橢橢圓橢圓也反。上鑄龜形。價值三百。又令將從前半兩錢。一律收回銷毀。另鑄三銖錢。禁止人民私鑄各種金錢。犯者處以死刑。此令既行。不過一年。人民犯法私鑄者。不計其數。有司上言三銖錢過輕。容易假造。於是更鑄五銖錢。錢之周圍。皆有輪廓。使人民不得偷磨取屑。誰知私鑄並不減少。尤以楚地一帶爲多。武帝忽然想起一人。便欲召拜爲淮陽太守。未知武帝欲用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使乘障枉死狄山 坐腹誹冤殺顏異

話說武帝因楚地私鑄尤多。淮陽乃楚地要衝。須得賢能太守以治之。忽然想起一人。其人爲誰。卽汲黯是也。先是汲黯本爲右內史。元朔四年。因事免官。隱居田園一年。如今武帝正在擇人。因憶汲黯前治東海。官聲甚著。故召拜爲淮陽太守。使者奉詔到了汲

黯家中。汲黯俯伏辭謝。不肯接受印綬。使者回報武帝。武帝又下詔敦迫。如此數次。汲黯不得已。方始受命。入見武帝。武帝召之上殿。汲黯對武帝泣道。臣自以爲身填溝壑。不再得見陛下。不意陛下復肯收用。臣常有犬馬之病。力不能任一郡之事。乞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武帝道。君莫非看輕淮陽。吾不久卽將召君。現因淮陽地方吏民不相安。吾但藉君平日威望。臥而治之可也。汲黯聞言。只得辭別武帝出宮。心中甚是鬱鬱不樂。原來汲黯自從罷職家居。此一年中。雖然身在田野。卻念念不忘國事。每聞張湯得志。朝政日非。不勝憂憤。今蒙武帝召用。希望自已得在朝廷。遇事從中補救。誰知武帝強使前往淮陽。不得如願。當日退出宮門。坐在車中。心想張湯如此奸詐。終有一日發覺。惟是待到發覺之日。國事已多敗壞。何如將他罪狀及早揭出。尙可

挽回。但是我已外任。不得進言。環顧朝中許多公卿。又無一正直敢言之輩。惟有大行李息。與我尙屬交好。不如前往勸之。於是汲黯命車往訪李息。

李息乃郁郅人。

陽今甘肅慶陽縣

初事景帝。在朝日久。屢爲將軍。曾從衛

青取得朔方。以功封關內侯。現爲大行。聞報汲黯來訪。延入相見。汲黯說道。黯被逐居郡。不得復預朝廷之議。方今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專務順從主上之意。又喜舞文弄法。內懷奸詐以欺主上。外倚賊吏以爲黨羽。君位列九卿。何不早言。若容忍不發。將來君當與之同受其罪。汲黯說罷。遂卽辭別赴任。李息聽了汲黯之語。明知所言甚是。無奈心畏張湯。自料與他作對。必遭陷害。以此不敢出口。

當日張湯每遇入朝奏事。語及國家用度。直至日已西斜。武帝聽

得高興。忘了飲食。丞相李蔡不過擁個虛名。輪不到他說話。所有天下政事。皆由張湯裁決。張湯攬掇武帝興了許多事業。國家未得其利。人民先受其害。只落得一班不肖官吏。從中舞弊。侵吞到了贓私。敗露。便用嚴刑酷法。痛治其罪。因此舉朝公卿。下至庶人。皆注目於張湯一人之舉動。張湯嘗患病請假。武帝車駕親臨其家看視。衆人見他如此得寵。俱各詫異。

一日。匈奴遣人來求和親。武帝召集羣臣會議。旁有博士狄山上前說道。和親最便。武帝問道。何以見得。狄山對道。兵乃凶器。不可屢動。昔高帝受困平城。始議和親。所以孝惠高后之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伐匈奴。北方又苦兵事。景帝自七國亂平。口不言兵。人民富實。今陛下興兵擊胡。中國因之空虛。邊人多致貧困。由此觀之。不如和親。武帝見說。便問張湯道。此言何如。張湯心知武帝不

欲議和。遂對道。此乃愚儒無知妄說。狄山被張湯當著武帝及衆人之前。面加指斥。心中憤怒。也不顧得勢力不敵。應聲說道。臣固是愚忠。若御史大夫張湯。乃是詐忠。張湯前治淮南衡山之獄。用苛刻之法。痛詆諸侯。離間骨肉。使藩臣不能自安。臣所以說張湯乃是詐忠。武帝見狄山指斥張湯。心中大怒。也不與辯論。是非。便向狄山作色道。吾使生居一郡。能禁止胡虜入境侵盜否。狄山對道不能。武帝復問道。居一縣如何。狄山又答不能。武帝又



問居一障

塞上險要之處築城以守爲障

間如何。狄山自想主上袒護張湯，不辨

曲直。卻設此難題問我。我若再答不能，便說我是理窮辭屈。拏交

法官辦罪。不如權且答應。看是如何。狄山想定主意。遂答道：能。武

帝卽命狄山前往乘障。

登乘而守之謂

狄山到邊，不過月餘，便被匈奴

斬其頭而去。朝中羣臣見狄山觸忤張湯，竟冤枉送了一命。由此

各懷畏懼，不敢多言。

武帝旣依張湯之言，造成白鹿皮幣，因召到大農令顏異。問以此

幣可否行用。顏異對道：向例王侯朝賀，皆用蒼璧。價值不過數千。

今皮幣爲薦璧之用，其價反值四十萬，未免本末不能相稱。武帝

聞言，心中不悅，尙未發作。誰知卻有人聞得此事，便欲藉此迎合

帝意。上書告訴顏異，持有他議。武帝得書，發交張湯查辦。說起顏

異，乃濟南人，初爲濟南亭長，漸升至九卿，居官廉直。平日見張湯

作事奸詐。自然氣味不相投合。此次張湯建議製造皮幣。顏異又不肯贊成。張湯愈加懷恨。恰好奉旨查辦。便欲搜尋顏異過失。砌成罪名。致之死地。但是顏異素來作事公正。卻尋不到他短處。若單說他主持異議。也不算是大罪。安能殺他。張湯一面算計。一面遣派心腹之人。暗中打聽顏異動靜。不久卻被他探出一件事來。若論此事。真是毫無影響。只因顏異一日偶與座客閒談。座客中有言及朝廷新下詔令。中有不便於人民之處。顏異也算謹慎。聽了此言。口中並未答話。不過將口脣微微掀動。有人見了。急將此事報知張湯。張湯聞言大喜。便將他作箇把柄。架上大題目。覆奏武帝。說是顏異身爲九卿。見令有不便。不卽入朝陳明。卻在背後腹誹。誹謂謗腹中罪應棄市。武帝准奏。竟將顏異論斬。讀者須知古今刑法。無論如何嚴密。只能管束人之言動。不能管束人之意思。秦

法雖極苛酷也。須有人出言誹謗。方治其罪。况文帝時早將誹謗律文除去。就是武帝使張湯重定法令。添加許多罪名。也不過將誹謗之罪。重行回復。何曾定有腹誹之法。如今欲害顏異。全不管法律有無明文。自己竟創出此種新奇罪名。明是有意栽陷。偏遇武帝不悅顏異。所以墮其計中。毫不覺察。顏異死得不明不白。比起狄山尤爲冤枉。自從此案發生。有司便編爲一種則例。此後遂有腹誹之法。因此滿朝公卿。皆以顏異爲戒。一味順從上意。求保無事而已。

張湯自恃武帝寵愛。言聽計從。又見與己反對之人。任意誅滅。並不費力。正在得意揚揚之際。卻被故交田甲。看不上眼。田甲雖爲長安富商。竟是一位烈士。素有節操。自見張湯身爲大臣。紊亂朝政。擅作威福。心甚不以爲然。便時向張湯勸戒責備。張湯何曾肯

聽。仍然恃勢橫行。一意報復仇怨。先是張湯與河東人李文。素有嫌隙。李文現官御史中丞。常在殿中蘭臺。職掌文書。舉劾不法。只因心怨張湯。遇有公事。可以傷及張湯者。李文便極力挑剔。全不替張湯留些餘地。張湯以此恨入骨髓。正想算計害他。忽奉武帝召見。發下一書。命其查辦。張湯將書看畢。樂得心花怒開。未知張湯何事喜樂。且聽下回分解。

前漢演義(中編)

第一百一回

陷李文謁居助虐

告張湯趙王復仇

話說張湯看畢武帝發交文書。正中其意。不覺大喜。原來書中乃是告發李文。說他種種舞弊作姦。至上書之人。卻並不載姓名。武帝方信任張湯。何曾知他二人有隙。見了此書。又命張湯查辦。張湯得書。如獲至寶。心想我正苦未得方法害他。卻不料有此機會。也是他命該喪在我手。但不知此匿名書。究是何人所上。竟能如此湊巧。必非無因。張湯將文書反覆看了數遍。沈思半晌。忽然悟道。不消說得。定是此人所爲。除卻他更無人能體貼我心事。出此妙計。於是張湯便將李文提到審問。嚴刑逼供。李文受不起刑法。只得按款招認。張湯錄了供詞。覆奏武帝。說是所告皆實。李文應處死刑。武帝批准。不過幾日。李文遂結果了性命。張湯正在十分

快意。不料一日武帝忽然記起此案。心想李文所犯罪狀。既是確實。那告發之人不妨自出姓名。又何必匿名上書。此中情節可疑。未據張湯聲敘。因召張湯問道。告發李文之人。曾否查明蹤跡。究竟因何而起。張湯被問。暗喫一嚇。心想我雖明知其人。卻不能對主上說出。一時心急計生。假作驚疑道。此事大約是李文故人。與他有怨。所以出頭告發。武帝聽了。默然不語。

讀者欲知告發李文之人。到底是誰。其人又未向張湯言明。張湯如何知得。原來張湯平日選取許多苛刻狡猾之人。用爲屬吏。又以恩惠買結其心。使作自己爪牙。中有一人姓魯名謁居。現爲御史府史。乃張湯最心愛之人。謁居知李文爲張湯所痛恨。因想出此計。遣人上書詣闕告發。張湯卻也料出此事是謁居替他出力。二人見面。並未明言。彼此兩心相印。不料無意中忽被武帝問起。

張湯若據實說出。無奈
 謁居是他屬吏。武帝性
 本英明。必疑其中有弊。
 究問起來。如何是好。所
 以張湯便將輕輕一語。
 遮掩過去。如今李文既
 死。張湯心中感激謁居。
 正想提拔他官職。偏是
 謁居無福消受。忽得一
 病。臥牀不起。他本異地
 之人。來到長安。寄居人
 家。只有一弟。並無眷屬。



張湯聞說，謁居臥病，放心不下。一日屏卻從人，私自來到謁居家中視病。謁居病臥牀上，兩足酸痛，口中不住呻吟。張湯見他病勢沉重，無人服事，甚不過意，便親自動手替他撫摩雙足。謁居再三推辭，張湯執定不肯。謁居只得由他。讀者試想張湯與魯謁居並非親戚故舊，一個三公，居然降尊服事小吏之病，真是奇談。古語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張湯做此曖昧之事，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誰知隔牆有耳，竟被一人探得。也因張湯平日害人過多，如今惡貫滿盈，遂由此引出許多冤對。

先是趙國人民多以冶鑄鐵器爲業。趙王劉彭祖藉此抽捐，得了一筆大宗收入。自從張湯建議將鐵器歸官專賣，各地設立鐵官，禁止人民私鑄。趙王失了此項利益，心中不甘，便藉故與鐵官爭訟。事歸張湯審辦。張湯袒護鐵官，判斷趙王無理。趙王心中憤怒。

張湯又使魯謁居查辦趙王。趙王因此也怨謁居。於是密遣心腹之人。暗查張湯過惡。來人奉命到了長安。終日偵察張湯舉動。恰好張湯來看謁居之病。被他探得此事。連忙飛報趙王。趙王聞報大喜。

說起趙王劉彭祖。生性巧佞。對人卑諂。居心卻甚深刻。喜言法律。常藉口辯傷人。他本武帝之兄。自從景帝時受封在國日久。所爲每多不法。漢廷委來相與二千石。欲依法律究治。未免有礙彭祖。彭祖卻想得一種抵制之法。每遇相與二千石初次到任。先用手段將他籠絡。瞞著衆人。身穿皂布單衣。假作隸役。前往迎接。並替他掃除館舍。又恐此種手段。尙不見效。當相二千石入見之時。必用詐術多設疑難之事問之。相二千石應對之間。若有失言。犯了忌諱。彭祖便將所言。逐一記下。待到相二千石意欲究治他不法

之事。便將所記言語提出挾制。如挾制不遂。卽行上書告發。並誣以營私納賄。當日趙相及二千石墜在彭祖計中。在任不久。往往得罪去官。大者坐死。小者被刑。後來之人。知得彭祖利害。不敢究治。於是一國政權。皆歸彭祖。彭祖又上書武帝。自請督捕國中盜賊。每乘夜帶領兵卒。巡察邯鄲城中。因此使者及過客往來趙國。知得趙王奸險。都不敢在邯鄲住宿。前次主父偃伏誅。亦由彭祖首告。如今張湯與他作對。可謂遇見勁敵。

當日彭祖得了報告。立卽上書武帝。告發此事。說是張湯身爲大臣。史謁居有病。張湯竟至爲之摩足。觀其情形。大有可疑。必是二人平日。通同作下重大不法之事。所以如此。應請從嚴究治。武帝得書。發交廷尉查辦。廷尉奉命往捕謁居。謁居早已病死。卻將其弟拏到。廷尉向之訊問。謁居之弟。自然不肯供招。廷尉見案情尙

未明白。不能釋放。便令暫行收繫。無奈當時罪人極多。犯人皆滿。遂將謁居之弟拘禁導官。導官屬少府一日。張湯因辦理別案人犯。到了導官。望見謁居之弟。張湯心生憐憫。原想替他設法出脫。但因自己現被趙王告發。犯了嫌疑。當著衆人之前。未便露出形迹。於是假作不識。置之不理。謁居之弟因兄連累。無辜被繫。正在冤憤填胸。滿望張湯爲之出力解免。如今見了張湯。方欲上前訴苦。張湯卻望望而去。如同陌路一般。他是粗人。何曾理會張湯深意。便以爲張湯果然絕情。心中怨恨。竟使人上書告說張湯與謁居同謀陷害李文。武帝先因告發李文之書。不列姓名。已自生疑。今見此書。便有幾分相信。遂又命御史中丞減宣查辦。

說起減宣。自被衛青舉薦。得爲廐丞。辦事頗有成績。武帝擢爲御史中丞。命其幫同張湯訊辦主父偃及淮南反案。被他誣陷致死。

者不計其數。當日一班酷吏都稱贊他敢決疑案。此次奉命查辦張湯。減宣暗自歡喜。原來減宣也與張湯結下冤仇。如今落他手中。豈肯輕易放過。便將此事澈底查究明白。作成文書。尙未覆奏。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復起。此時丞相李蔡。早因犯罪下獄自殺。武帝拜莊青翟爲丞相。一日。忽報有人偷掘孝文帝園中埋葬之錢。莊青翟便約張湯同向武帝謝罪。張湯許諾。及到武帝御前。張湯心想惟有丞相四時巡行園陵。如今被盜。是他失於覺察。應行謝罪。與我職守無關。我又何必替人分過。於是站立不動。莊青翟只得獨自上前奏明此事。叩頭謝罪。武帝見奏。卽命御史查究此案。張湯便想趁此陷害莊青翟。奪他相位。讀者試想張湯自己被人查辦。正在危險之際。不知格外謹慎。反要設法害人。可謂膽大已極。未知張湯如何算計。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回 張湯遺書報私仇 倪寬爲政膺上考

話說張湯見武帝使御史查究偷掘葬錢之案。忽又起了害人心事。只因他身爲御史大夫。諸御史皆歸統屬。對於此案。自然可出主意。遂欲設法架陷莊青翟。說是丞相明知偷盜之人。不行舉發。應坐以見知故縱之罪。在張湯之意。以爲莊青翟既已坐罪免相。自己當然得代其位。誰知張湯正在算計。卻被旁人探得。急來報與莊青翟。莊青翟聞知。心中甚是憂懼。便密與長史商議。長史乃是丞相屬官。額設兩員。又有額外多人。名爲守長史。當日莊青翟召集諸長史。告知此事。令其設法補救。中有長史朱買臣守長史。王朝邊通三人。聞言大怒。齊向莊青翟獻計。先是朱買臣與嚴助同爲侍中。尊費用事。其時張湯方爲小吏。趨走買臣之前。聽其使令。及買臣出爲會稽太守。年餘。武帝召拜主

爵都尉。位列九卿。張湯亦爲廷尉。審辦淮南反獄。力陷嚴助於死。買臣由此心怨張湯。後買臣因事失官。復起爲丞相長史。張湯已貴至御史大夫。武帝甚加寵幸。每遇丞相出缺。或告假。常令張湯代行丞相之事。買臣不料張湯竟爲自己長官。心中雖然不服。也只得低頭忍氣。守著自己職分。偏是張湯每見買臣到來。踞坐牀上。不肯略加禮貌。買臣深恨張湯。常欲致之死地。以洩其憤。王朝與邊通二人。從前官位亦在張湯之上。王朝嘗爲右內史。邊通嘗爲濟南相。如今失職。來守丞相長史。不免意存怏怏。張湯對他二人。也與朱買臣一般看待。原來張湯知此三長史。素來貴顯。故意將他陵折。王朝邊通被辱。也就懷恨。遂與買臣結爲一氣。正在搜尋張湯罪狀。等候機會舉發。今見張湯欲害莊青翟。便想趁此公報私仇。於是三人相聚計議一番。便同對莊青翟說道。張湯先已

應允與君一同謝罪。後來竟敢背約。明是有意賣君。今又欲藉陵寢之事。將君劾奏。其意乃欲代君之位。吾等久知張湯祕密過惡。事已至此。不如先發制人。因行近青翟耳邊。說了幾句。青翟點頭應允。

朱買臣等遂遣吏分頭捕拏張湯。素識商人田信等到案。逼令證明張湯罪狀。錄出供詞。道是張湯將欲奏請舉行一事。往往先使田信得知。因此居積貨物。大獲利益。與湯均分。此外尙有多款。無非說張湯營私舞弊。案關重大。遂有人傳到武帝耳中。武帝愈覺可疑。因用言試探張湯道。吾每有舉動。商人早已知之。藉此居積致富。由此觀之。似乎有人將吾計謀背地告知。以致走漏消息。張湯聞言。以爲武帝不是疑他。不卽向前謝過。面上裝作詫異之色。隨口應道。此事似乎應有其人。武帝聽了。心中不悅。恰好此時滅

宣將查辦謁居之事。覆奏上來。武帝方悟張湯懷詐面欺。不覺大怒。乃遣使者多人。逐件責問張湯。張湯對使者力辯。並無其事。不肯服罪。使者回報武帝。武帝愈怒。又命趙禹前往。趙禹此時官爲廷尉。奉命來見張湯。向他責備道。君何不自知本分。君平日審辦案件。殺死幾多人命。如今人皆言君所犯有據。天子不忍將君下獄。其意欲君自行打算。何必多費言詞對答。張湯見說自知不免。遂寫成一書。辭謝武帝。書中說道。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幸蒙陛下。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乃三長史也。寫畢將書交與趙禹。伏劍自殺。時武帝元鼎二年冬十一月也。

張湯死後。其家尙有老母。家中財產。不過值五百金。皆係平日所得俸祿賞賜。家人議欲厚葬。張湯其母卻有見識。說道。湯爲天子大臣。身被惡言而死。何用厚葬。於是草草殯殮。載以牛車。有棺無

樽。武帝既見張湯遺書。又聞其家無甚財產。暗想張湯若與商人通同謀利。何至如此貧窮。心中不免生悔。及聞湯母之言。因歎道。非此母不能生此子。遂命收捕三長史。窮究謀害張湯情形。於是朱買臣王朝邊通皆因此事坐死。丞相莊青翟下獄自殺。田信等得釋回家。武帝心惜張湯。復進用其子安世。讀者試想張湯一生冤死多人。末路也被他人陷害。又他平日專用詐術得志。到頭亦因詐術失敗。可見天道好還。報應不爽。清謝啟昆有詩詠張湯道。諸公造請譽殷勤。奏事君前日易曛。磔鼠爰書驚老吏。侵漁律法用深文。斬頭博士忠誰辨。摩足中丞詐易分。刀筆合謀三長史。子能幹蠱尙憐君。

武帝雖然憐惜張湯。卻也知他平日作事奸詐。但因遇事能順帝意。所以記憶不忘。後聞汲黯曾勸大行李息劾奏張湯。李息不從。

武帝心想李息位列九卿。知而不言。有負朝廷。遂將李息免官。此時汲黯尚在淮陽。武帝心知其忠。且聞其爲政清平。遂下詔令汲黯食諸侯相秩。秩俸祿也。諸侯上王。汲黯在淮陽數年。竟卒於任。武帝思念汲黯。以其弟汲仁爲九卿。汲黯之子汲偃。後官亦至諸侯相。

當日與張湯趙禹同時酷吏。尙有義縱王溫舒等。義縱河東人。本由盜賊出身。嘗爲定襄太守。到任之初。獄中繫有二百餘犯人。義縱不問輕重。一律坐以死罪。又出其不意。派遣吏役圍住監獄。將入獄看視之犯人親友二百餘人。全數捕拏拷問。誣以陰謀解脫死罪。奏聞武帝。武帝批准。於是一日之中。殺死四百餘人。人民莫不戰栗。武帝以爲能。命爲右內史。又以王溫舒爲中尉。溫舒陽陵四故城在縣東陝人。少時以發掘墳墓爲事。後爲張湯屬吏。督捕盜賊。

殺害甚多。漸升爲廣平直郡名舊治在今都尉。溫舒到任。選擇本地大奸巨猾十餘人。用爲屬吏。先查得其平日所犯重罪未經發覺者。用以挾制。然後使之捕拏盜賊。其人辦事若能合得溫舒之意。無論如何犯法。並不究治。若使稍有顧避。不肯盡力。溫舒便加重辦。甚至滅族。因此盜賊不敢來犯廣平。廣平號稱道不拾遺。武帝聞知。命爲河內太守。溫舒在廣平時。久知河內土豪姦猾姓名。一到河內。也照從前辦法。盡捕郡中豪猾。株連至千餘家。大者族誅。小者死罪。錄成案卷。奏聞武帝。此時正值冬末。溫舒惟恐耽閣到春。不得行刑。特備驛馬五十匹。飛奏武帝。不過二三日。得了回報。盡行押出處斬。流血十餘里。當地人民。皆怪其奏報神速。從此郡中至夜不聞犬吠。溫舒因案中尙有知風脫逃之人。被其漏網。意猶未足。又遣吏役分往別郡追捕。及至捕獲回來。已是春日。溫舒

見了。跌足歎息道。若使冬令再加一月。便可完畢吾事。其天性殘忍好殺如此。偏是武帝甚加賞識。用爲中尉。溫舒旣爲中尉。掌巡察京師盜賊。適值義縱爲右內史。掌治京師地方。二人同事。彼此負氣。不肯相下。後皆以罪伏法。此外酷吏尙多。不能盡述。惟有趙禹晚年比較諸人尙算寬大。獨得壽終於家。

當日丞相莊青翟。御史大夫張湯。旣皆自殺。武帝乃拜太子太傅

趙周爲丞相。石慶爲御史大夫。又召倪寬爲左內史。師官東郡之治地

倪寬爲政。一心愛民。每遇徵收租稅。可緩者一概從緩。以舒民力。因此人民尤加愛戴。一日忽報南粵造反。武帝發兵討之。軍事旣興。費用甚大。有司遂向各地催收租稅。倪寬卻因欠租過多。例應免職。人民聞知此信。惟恐失了一位好官。於是家家戶戶。急照應納稅額。備齊錢米。或用擔挑。或用車運。一路陸續不絕。爭來繳納。

不消數日工夫。倪寬竟將所欠租稅全數收齊報解。有司比較成績。反在諸人之上。武帝因此愈奇倪寬。便想將他大用。未知南粵何故造反。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回 阻內屬呂嘉稱兵 請長纓終軍齎志

話說南粵前被東甌來侵。武帝遣兵救之。事平之後。武帝命嚴助示意南粵王趙胡。令其入朝。南粵羣臣諫阻趙胡。趙胡遂稱病不肯來朝。遣其太子趙嬰齊入京宿衛。嬰齊在粵。久已娶妻生子。及到長安。又娶邯鄲樛氏女爲妻。生子名興。後十餘年。趙胡病重。嬰齊請歸侍疾。不久趙胡身死。嬰齊嗣立爲王。上書請立樛氏女爲王后。興爲太子。武帝又時遣使者諭以來京朝見。嬰齊心想獨據一方。生殺任意。何等快樂。若使入朝。天子強我服從漢法。比於內地諸侯。甚是不便。於是再三稱病。但遣其子次公來京。及嬰齊死。

太子趙興卽位。尊其母樛氏爲王太后。先是樛氏未嫁嬰齊時。曾與灞陵人安國少季私通。事爲武帝所聞。便想趁此收取南粵之地。元鼎四年。遂遣安國少季及諫大夫終軍等爲使。前往南粵。勸王及太后入朝。又命衛尉路博德領兵屯在桂陽。郡名。舊治在遙爲聲勢。

安國少季等奉命到粵。入見王與太后。告以武帝之意。樛太后與少季久別。如今見面生情。復與私通。久之。國人頗有所知。皆說太后辱了國體。人心多不歸附。太后見此情形。恐有亂事。便欲倚藉漢廷威勢。壓制國人。於是決計力勸王興及其近臣。請求內屬。丞相呂嘉聞知此事。屢次上書諫止王興。王興年少。受制於母。不聽其言。遂託使者上書武帝。自願比於內地諸侯。三年一朝。除去邊關。武帝得書大悅。立允其請。並賜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

傅等印。其餘官吏許其自置。除去舊時黥劓之刑。一切遵用漢法。仍留使者鎮撫其地。

南粵王趙興與樛太后奉到武帝詔書。便命整束行裝。滿載許多財物。準備起程入京。誰知中間又生曲折。原來粵相呂嘉。歷相三王。年紀已老。宗族七十餘人。分布國中。並爲大官。所生之子。皆娶王女。女皆嫁王子弟宗室。又與蒼梧王南粵王連姻。所以呂嘉在粵位望甚重。國人信服。多願爲其耳目。其得衆心遠勝於王。呂嘉爲人。卻盡忠國事。因見王興與樛太后如此舉動。國家必難保全。曾經力諫數次。又不見聽。因此鬱鬱不樂。時常稱病。不肯與漢使相見。漢使見呂嘉極力反對。意欲除之。又因其勢力頗大。未敢輕動。此時王興及樛太后心中亦恐呂嘉不待自己起程。先行發難。欲藉漢使之力。將其誅戮。以免後患。於是議定一計。尅日行事。

一日王興與膠太后在宮中置酒延請漢使。并召國中大臣。皆來侍宴。呂嘉聞召。不知是計。勉強到來。此時呂嘉之弟。現爲將軍。領兵駐守宮外。及至酒酣。膠太后便對呂嘉道。南粵內屬。乃是國家之利。相君苦苦以爲不便。此是何故。說罷。目視漢使。意欲漢使藉此發怒。就坐斬之。不料漢使心想呂嘉之弟。領兵現在宮外。若聞其兄被殺。必然率衆復仇。我等如何抵敵。因此各自狐疑。互相觀望。不敢發作。呂嘉見諸人神情有異。知是不懷好意。連忙離座。飛步出外。膠太后見所謀不成。心中大怒。又想事機敗露。不可放他走脫。一時情急。不及呼喚左右。自己離座。信手取了長矛一枝。隨後趕去。意欲刺死呂嘉。大衆見了。大驚失色。王興覺得不成事體。急卽上前攔住。膠太后方纔擲下長矛。氣吁吁歸到座上。呂嘉得出宮門。將上事告知其弟。遂向其弟分取一半軍隊。保護自己。

家族。呂嘉回到相府。憂憤交集。自念穆太后乃中國人。一心欲將南粵奉獻漢廷。與我勢不兩立。我今何不舉兵。將王及太后並漢使等。一概勦除。另立一人爲主。庶可保全趙氏社稷。又轉念道。此事皆由太后一人作主。王爲太后所迫。其實並無殺我之意。我又何忍下此毒手。不如權且忍耐。看他如何舉動。再作打算。呂嘉主意既定。遂多派心腹之人。暗地探聽太后及漢使消息。隨時報聞。從此呂嘉稱病不出。不與衆人相見。

當日席間出了此種變故。大衆不歡而散。穆太后回到宮中。一心想設法殺害呂嘉。無奈兵權在他掌握。不但自己無力殺他。反恐爲他所害。穆太后想來想去。並無方法。只得密令漢使。將此情形飛報武帝。武帝聞報。大罵使者無能。臨事毫無決斷。又想南粵王與太后皆欲歸附。只有呂嘉一人蓄意作亂。無須興起大軍。但

得一個勇士帶領些須人馬。前往鎮壓。當可無事。於是喚到一人。姓莊名參。命其領兵二千。前往南粵。

莊參聞命。心想主上不知粵中內情。未免輕量呂嘉。以爲不用費力。據我看來。此去必難成事。遂向武帝說道。若是彼此和好。奉使前往。只須數人足矣。若要用武。二千人不能有爲。於是力辭不往。旁有郊南即郊今縣人韓千秋。前爲濟北相。自命勇敢。因見莊參推辭。暗自笑他膽怯。便欲學毛遂自薦。奮然上前說道。區區一個南粵。又有國王作爲內應。只呂嘉一人。從中作梗。量此小事。有何難辦。臣雖不才。自願前往。但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呂嘉之首。回來覆命。武帝聽說大喜道。汝旣願往。我仍與汝二千人馬。並命南粵王太后之弟繆樂助汝。汝此去須要相機行事。不可造次。韓千秋連聲應諾。遂欣然會同繆樂。率領軍隊起行。將入粵境。早有南粵邊吏

探悉。立即遣人報與呂嘉得知。

呂嘉自從稱病不出一連數月。見外間並無動靜。正自生疑。如今得了邊吏報告。料得漢兵此來。必是與己作對。不如趁他未到。先發制人。遂與其弟率領士卒。攻入王宮。將樛太后及王興殺害。又分兵圍住使館。漢使未曾防備。一時措手不及。盡被殺死。只可惜終軍少年英俊。亦遭其禍。

終軍字子雲。乃濟南人。自少好學能文。名聞郡中。年十八被選爲博士弟子。入京受業。臨行赴太守府中領憑前往。太守久聞終軍才氣不凡。因召入見。與之言語。甚奇其人。遂與結交。終軍向太守長揖告別。步行上道。一日。行到函谷關。此關乃是入京要道。武帝特設都尉管理。往來行人到此。皆須查驗。方得出入。終軍既至關口。關吏驗明文書。隨即取出一物。交與終軍。終軍接過一看。乃是



一塊帛邊上面寫有文字。加蓋印章。原來漢制關口檢查極嚴。除官吏奉有公事。出入得以自由外。其餘人等。領有通過憑照。於過關口時。立即收回。故須另給一物。以備將來驗放之用。終軍不知此種緣故。持帛在手。看了半晌。茫然不解。因問關吏道。此物有何用處。關吏答道。此名爲繻。

音須如後世之類將來汝要

出關。須持此物驗明。方得過去。終軍聽了。方纔明白。慨然說道。大丈夫既已西遊。何用持此爲據。方得回家。說罷棄繻而去。關吏見了。便將終軍相了。幾下。都說此少年有些瘋癲。看他將來如何出關。一衆傳說。無不嗤笑。

終軍既到長安。便詣闕上書言事。武帝得書。見其文字甚佳。不覺嘆賞。立即拜爲謁者給事中。元狩元年冬十月。武帝駕至雍縣。祭祀五時。祭卽五文帝祠所終軍隨駕前往。尙未行禮。左右忽獲一種異獸。頭上獨有一角。每足皆生五蹄。有人說是白麟。又獲得一株奇木。四旁生枝。卻又合於本榦。武帝將此二物。徧問羣臣。終軍奏對以爲野獸并角。衆枝內附。應在夷狄將來歸化。武帝甚異其言。因此改元爲元狩。後年餘果有南粵人及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時人皆以爲終軍之言有驗。一日。武帝遣終軍巡行郡國。終軍奉命持

了使節。乘坐高車駟馬。東過函谷關。回想當日入關之時。相隔不過數年。情形卻大不同。關吏見了終軍。認得相貌。便私對同輩說道。此使者即前次棄繻少年也。不料有志竟成。果然應了他的言語。於是衆人方始嘆服。

終軍一路巡行。每到一處。見有應興應革事宜。隨時奏聞武帝。請旨辦理。及至事畢。回京覆命。詳細陳述各地所見情形。武帝甚喜。此時武帝正欲遣人出使匈奴。終軍自請前往。武帝不允。擢爲諫大夫。此次又值遣使南粵。終軍向武帝說道。臣請受長纓。也馬素必

羈

也縛

南粵王致之闕下。武帝壯其言。命與安國少季同往。已說動

南粵王自願內屬。武帝大悅。誰知變起倉卒。竟爲呂嘉所害。終軍死時。年僅二十餘。世人因呼爲終童。清謝啟昆有詩詠終軍道。

旁枝奇木五蹄麟。奏對摛詞豔子雲。復傳西游終建節。請纓南

粵願從軍。名高弱冠。未爲福。數阨奇才焉。用文。徐樂嚴安同結隊。終童後世尙流聞。

終軍既死。未知南粵亂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回 坐酎金列侯失爵 平南粵二將立功

話說粵相呂嘉起兵攻殺王及太后並漢使等。一面下令國中道。王年尙少。太后乃中國人。又與使者私通。一意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又欲多帶從人至長安。賣爲奴僕。取得財利。不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吾受國厚恩。不忍坐視。今特起兵肅清宮禁。別立嗣君。以安宗廟。於是呂嘉迎立嬰齊前妻之子術陽侯趙建德爲王。遣人通告各郡縣及蒼梧王。一日忽得邊吏急報。漢將韓千秋、繆樂領兵二千。攻破數小邑。請卽派兵防禦。呂嘉得報。見漢兵甚少。心生一計。飭下沿途郡縣。凡遇漢兵到來。不得拒敵。

並須爲之開道。供給飲食。卻就番禺附近山谷之中。伏下精兵等候。

原來韓千秋與膠樂領兵進入粵地。粵人見了。登城拒守。韓千秋率衆奮勇攻之。一連得了數處城池。催兵前進。此時粵中地方官已奉到呂嘉命令。一聞漢兵到了。便遣人殷勤接待。辦理供應。並派嚮導在前引路。所過之處。無不如此。韓千秋與膠樂不知國中已出變故。見此情形。反以爲粵人畏懼兵威。不敢抵抗。一路歡歡喜喜。逕向番禺進發。看看行近番禺。相距僅有四十里路。其地山嶺重疊。道路崎嶇。一衆行到深谷之中。引導之人。忽然不見。正在驚疑之際。先行之人報說。前進並無道路。原來是個窮谷。韓千秋方知中計。急命退兵。誰知後路亦被木石塞斷。漢兵困在窮谷之中。進退不得。人人心慌。仰面看時。但見四圍山上。盡是粵兵布滿。

一聲梆響。矢石交下如雨。漢軍將士無處躲避。竟將韓千秋、繆樂及二千人馬全數坑死谷中。

呂嘉既殺漢使。滅漢兵。心知漢廷必興大兵來討。於是命將漢使所持之節封好。遣人送到邊上。設辭謝罪。希望藉此了事。一面布置軍隊。分守要隘之處。謹防漢兵侵入。邊吏得了使節。探知實情。具報武帝。武帝聞信大怒。下詔大赦天下。盡發罪人從軍。並調集

江淮水軍十萬。分爲四路。進討南粵。第一路伏波將軍路博德出

桂陽。

今湖南郴縣

下湟水。第二路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第三

路戈船將軍嚴。第四路下瀨將軍甲。

嚴甲二人皆降者

同出零陵。

廣西全

一下瀨水。一下蒼梧。又遣粵人馳義侯遺。率領巴蜀罪人。

盡發夜郎兵隊。下牂牁江。諸路軍隊皆向番禺征進。時元鼎五年秋七月也。

武帝正在分派諸將出師。齊相卜式又趁此時上書言事。先是卜式自蒙武帝拜爲中郎。奉召入見。卜式固辭不願爲郎。武帝道。汝旣善於牧畜。吾有羊在上林。欲使汝爲我牧養。卜式奉命。於是身服布衣。足穿草履。日在上林牧羊。過了年餘。羊皆壯大。一日武帝行過其地。見了羣羊。口中稱善。卜式進言道。臣之牧羊。並無他巧。以時起居。惡者除去。勿使害羣。不獨牧羊而已。治民之道。亦如是也。武帝心奇其言。意欲試使治民。遂拜卜式爲緱氏南故城在今河南令。卜式在官。人民相安無事。武帝調爲成皋令。又使管理漕運。成績甚優。武帝以卜式爲人樸忠。遂擢爲齊王太傅。復轉爲齊相。至是卜式上書說道。臣聞主媿臣死。今南粵反叛。羣臣宜盡死節。其無能者。應出財助軍。臣願與兒子及臨淄習射博昌東故城在今南山習船之人。前往死敵。以盡臣節。武帝見書。大贊卜式是個好人。遂

下詔賜卜式爵爲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

讀者須知卜式不過自請從軍。尙未親臨戰陣。立有功勞。武帝遽行爵賞。格外褒揚。原欲藉此激勵羣臣。使之聞風興起。不料此詔既下。毫無效力。武帝因此憤怒。心想別人尙可饒恕。只有一班列侯。平日食租衣稅。安富尊榮。如今國家有事。更無一人自請從軍。擊敵。眞屬可恨。因欲借事發作。以出此氣。恰好時值八月。酎酒告成。致祭宗廟。照例諸侯王及列侯。皆應貢金助祭。貢金多少。按照所食戶口計算。立有定額。諸人按照數目。各向少府繳納。所有分兩成色。不免略有高低。一向也無人注意。此番武帝卻令少府認真查驗。就中分兩不足。成色低下者。不計其數。武帝下詔一律剝奪官爵。總計列侯因酎金失侯者。共有一百零六人。武帝又怒丞相趙周。明知列侯所獻酎金過輕。不行糾舉。將其下獄。趙周在獄

自殺。武帝遂拜石慶爲丞相。卜式爲御史大夫。事後人人方知此場風波。皆由卜式一人惹起。只因他自己要向武帝討好。弄得列侯多數失爵。結果竟讓他一人得了好處。

當日諸將奉命進兵。內中樓船將軍楊僕。率領水軍。由豫章順流而下。先入粵境。一日。行至一處。江面甚窄。兩岸皆是峻嶺。壁立千仞。江中亂石高下排列。水流衝激。浪聲如雷。楊僕喚到土人詢問。

據說此地前進。須過三峽。一名滇陽。在今廣東英德縣地一名尋陜。在今廣東

東曲江一名中宿。在今廣東清遠縣地皆是險要去處。尋陜在二峽之間。尤

爲險阻。趙佗曾在此築城把守。名爲萬人城。見廣州新語如今呂嘉早

已遣兵據守。楊僕聽了。先將船隻泊定。自率精兵。攀藤附葛。上得高岸。尋了僻徑。直趨城下。將城圍住。四面攻打。粵兵出於不意。無力抵敵。一半逃走。一半歸降。楊僕破了尋陜。沿途無阻。將近番禺。

遙見兩岸山勢對峙如門。其地名爲石門。城在西北廣東中省上有粵兵屯紮。楊僕激勵士卒奮勇殺敗守兵。奪取糧舶無數。佔了石門。暫行駐兵歇息。等候伏波將軍到來。一同前進。誰知伏波將軍路博德由桂陽進兵。只因路遠。誤了期限。又兼所部士卒多是罪人。沿途逃走。及行至石門。部下僅有千餘人。楊僕見路博德已到。傳令進兵。自己率衆前行。直抵番禺。趙建德呂嘉聞報。漢兵到來。閉城拒守。

楊僕既到番禺。遂與路博德議定。各率部下攻城。楊僕攻其東南。路博德攻其西北。楊僕兵到城下。粵人出城迎敵。交戰一陣。粵兵大敗。奔入城中。不敢再出。楊僕下令架起雲梯。盡力攻打。又令軍士多備引火之物。縛在箭頭。射入城中。放火燒城。此時路博德駐在西北。卻只按兵不動。原來楊僕初次領兵。部下有衆數萬。一路

連獲勝仗。兵勢正銳。因見路博德僅有千餘人。料其無濟於事。便想獨佔首功。不肯與路博德合兵一處。又見番禺地勢。東南一帶。便於進兵。自己遂認定其地。率衆猛攻。路博德是個宿將。也不與楊僕計較。自率所部。進至番禺西北離城數里之地。望見城上徧插旌旗。滿布兵隊。路博德自思。番禺乃是南粵國都。城高濠深。守備完固。我今僅有千餘人。要想攻城。無此力量。且恐被敵兵看破底裏。出兵迎戰。寡不敵衆。徒取敗亡。殊非善策。於是沈思忽得一計。傳令部下。就此安營。多築壁壘。虛插旌旗。堅守不動。一面遣人曉諭城中軍民。速來歸降。

番禺城中被楊僕兵隊攻打甚急。火箭亂射入城。城中火起。延燒民居無數。煙燄衝天。又聽得城外漢兵殺聲震地。人心愈加慌亂。但見百姓扶老攜幼。啼啼哭哭。東奔西竄。各想逃生。滿城鼎沸。守

城軍士見此情形。亦各顧家室。無心拒敵。正欲開了西北門逃走。忽見路博德領兵到來。紮下營盤。粵人素聞路博德威名。又兼天色已暮。遙望也不知兵馬多少。大眾相顧失色。心想四面都是漢兵。無路脫逃。如何是好。正在惶急無計。恰好路博德遣使到了城下。傳諭衆人。令其投



降。衆人孤疑不決。內有一班膽大之人。冒險開了城門。隨同使者來到漢軍營前。使者先行入報。路博德喚令入見。用言撫慰。並取出印綬。分賜諸人。命其仍回城中。勸諭大衆早降。免遭殺戮。一班來降之人。初意但圖保得性命。不料意外復獲爵賞。歡喜領命。回到城下。對著大衆備述一切。於是城中軍民。大開城門。成羣結隊。齊向路博德軍營納款。城中守將。無力彈壓。更有城東南一帶被火居民。都向西北逃難。聞知此信。也就隨衆出城。

當晚西北兩門出城之人。一夜絡繹不絕。楊僕何曾知得。仍自督同將士。徹夜圍攻。趙建德及呂嘉見城中大亂。人心已去。自料不能抵拒。遂率心腹數百人。乘夜換了衣服。雜著一班逃難之人出城。意欲逃入海中。到得天明。全城之人。皆已投降。路博德、楊僕攻破東南兩門。入得城中。卻是一座空城。趙建德與呂嘉逃走未遠。

也被路博德詢問降人知其去處。遣兵往追。竟將二人捕獲斬首。楊僕滿望功歸獨佔。不想卻被路博德坐享現成。也就服其智略。粵地各郡縣聞說番禺已破。君相被擒。自然望風歸附。蒼梧王趙光本與南粵王同族。一見漢兵到來。卽出迎降。戈船下瀨將軍及馳義侯所發夜郎之兵。未曾到來。南粵已經平定。二將遂卽遣人飛報武帝。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回 耀兵威武帝巡邊 好神異方士進用

話說元鼎六年冬十月。武帝車駕東巡。將往緱氏。行至左邑。西今山

治喜縣桐鄉。接到邊報。知南粵已破。心中大喜。遂命將桐鄉改置聞

喜縣。喜故縣城在今聞復行至汲縣新中鄉。續得二將報告。斬獲呂嘉

首級。武帝又就其地設置獲嘉縣。故城在今河南及武帝回京。路

博德與楊僕亦已班師回國。有司議定戰功。路博德前已封爲符

離侯。至是加封戶口。楊僕力戰有功。封爲將梁侯。其餘大小將士及來降之人。皆有爵賞。武帝命將南粵之地。設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正在設宴慶功。忽報西南夷且蘭名國君長殺犍爲太守。興兵作亂。武帝想起前遣馳義侯率領罪人及夜郎兵隊會攻南粵。現在南粵已平。因下詔令其回軍往討且蘭。馳義侯奉命進兵。攻破且蘭及邛笮。殺其君長。於是冉駝聞風恐懼。自請降附。遂平定西南夷。設置牂牁粵嶺沈黎文山武都等郡。於是夜郎侯及滇王先後納土入朝。武帝賜以王印。使管領其民。又以滇地爲益州郡。

是年秋日。又報東越王餘善據地反叛。先是南粵反時。餘善上書自請率兵八千。隨從樓船將軍征進。武帝許之。餘善兵至揭陽。故城在今廣東揭陽縣西假稱海中風浪甚大。不能前進。意存觀望。暗地又遣使

者。與趙建德呂嘉往來通信。及漢兵既破番禺。楊僕查知餘善反覆無常。卽上書武帝。自願引兵往擊東越。武帝因兵士勞苦。不許所請。但命部下校尉。率領兵隊。留駐豫章梅嶺。在今江西寧都縣東北聽候命令。此事偏被餘善探知。又見漢兵留駐邊境。恐其來討。遂急發兵把守要隘。拒絕漢兵來路。又號將軍騶力爲吞漢將軍。領兵侵入白沙武林。山名。在今江西餘干縣東北梅嶺。殺漢三校尉。武帝遣大農令張成。前山州侯劉齒。率衆駐守邊境。二將望見東粵兵至。不敢迎擊。反引衆退避。武帝怒其畏懦。召回斬之。聚集朝臣議定。大舉征越。武帝欲復使楊僕爲將。卻因楊僕自誇前功。趾高氣揚。恐其因驕致敗。於是想得一策。先下詔書責數楊僕種種罪過。問其願否出征東越。將功贖罪。楊僕被責。心中惶恐。叩頭對道。願盡死力。武帝遂命楊僕與橫海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等。分路出

師。此時餘善已刻璽自立爲帝。發兵守險。漢兵諸路並進。越人自料無力抗敵。遂殺餘善來降。武帝見東越地勢險阻。不時反叛。乃下詔盡移其民於江淮東越之地。遂虛。

此時南方一帶雖已平定。西北諸羌又復蠢動。說起諸羌本是三

苗之後。自被虞舜放逐於三危。山名在今甘肅敦煌縣南遺族散居湟中。今甘肅西

寧東道及青海東北境一帶。共有二十餘種。其人野蠻凶悍。彼此爭鬪。不相統

一。至是有先零種與封養牢姐種。因被漢兵迫逐。兩下解仇講和。

勾結匈奴。合兵十餘萬。來攻令居。見前安故。故城在今甘肅狄道縣南圍枹罕。今

甘肅河縣武帝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領兵十萬討平其地。始

置護羌校尉以管轄之。武帝又遣公孫賀趙破奴。各率馬兵萬餘。

一出九原。一出令居。巡行邊塞二千餘里。皆不見匈奴一人。二將

遂班師回京覆命。

當日武帝見四方平定。天下無事。遂專意於神仙封禪二事。原來武帝行事。與秦始皇大抵相同。所以秦皇漢武。後世並稱。但始皇因舉行封禪。引起求仙。武帝卻因有意求仙。始行封禪。武帝好仙。本是天性。自從卽位之初。聞說長陵有一神君。甚是靈異。立遣使者。具了厚禮往迎。那神君。本是長陵一個女子。嫁爲人妻。生下一男。數歲而死。女子悲痛其子。不久亦死。死後見神於其妯娌。宛若宛若。見其有靈。便就室中設位供奉。風聲傳到外間。好事之人。爭來問訊。宛若爲之傳語。說人家小事。頗有應驗。於是東家問病。西家許願。各具祭品拜禱。香火日盛。武帝外祖平原君臧兒。也曾往祭。後來子孫果然貴顯。武帝因此相信。遣使將神君迎到上林。供在蹠音蹄氏觀。相傳神君卻能對人言語。但是不見其形。此時有一方士李少君。聞武帝崇信鬼神。遂來長安。賣弄伎倆。

說起李少君。曾爲前深澤侯趙修舍人。常藉方術徧游諸侯。孤身飄泊。並無妻室。旁人問其年紀及生長地方。他卻不肯明告。常自言七十歲。能役使鬼神。長生不死。所到之處。富家貴族。聞其具有神術。往往贈以金錢財物。少君得人饋贈。平日衣食用度。常有贏餘。旁人見其不事生產。竟有金錢使用。又不知他係何處人。以此信從崇奉者愈多。及少君遊至長安。一班列侯將相。聞其名者。爭與交結。一日武安侯田蚡宴客。少君預座。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餘。少君與之談論。問其姓名籍貫。老人一一告知。少君因言從前曾與其祖父。常在某地遊玩射獵。老人聽說。記起自己幼年之時。果曾隨從祖父前往其地。因自認實有其事。衆人聞言。心想少君既與老人祖父交遊。年紀至少也有百餘歲。看他相貌。比起老人反覺少年。究竟年紀若干。令人無從推測。莫非真有長生之術。因

此一座盡皆驚異。

事爲武帝所聞。立召少君入見。欲試其術。因命取一古銅器到來。問道。汝識得此器。是何時代物。少君一看。便答道。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名壘武帝細視其器。底面刻有文字。果是齊桓公之物。於是心中信服。甚加尊敬。左右將此事傳入宮中。一宮之人。個個稱奇道怪。都以爲少君乃數百歲人。不啻一位神仙。意中無不仰慕。少君因向武帝進言道。陛下若肯親自祭竈。可致鬼物。鬼物至則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人乃可得見。然後舉行封禪。便能不死。昔日黃帝卽是如此。臣曾遊海上。遇見安期生。安期生以棗與臣食之。其大如瓜。安期生乃仙人。往來蓬萊之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武帝見說。遂親自祭祀竈神。又遣方士入海求仙。一面命少君。化合丹砂諸藥。製鍊

黃金使黃腫名二縣史寬舒從少君學習其術。過了一時。少君病死。武帝以爲少君仙人。何至於死。想是化去。卻恨未及將他挽留。甚覺可惜。

李少君既死。又有燕齊一帶方士。爭來長安上書。陳述祀神求仙之事。就中齊人少翁。尤得武帝信任。先是武帝寵愛王夫人。生有一子名閔。王夫人病甚。武帝自來看視。因問道。閔當爲王。汝意欲置之何處。王夫人道。此事全憑陛下作主。妾有何言。武帝道。雖然如是。汝意中欲得何地。不妨明言。王夫人道。妾願置之雒陽。武帝道。雒陽有武庫敖倉。地當衝要。乃全國之大都會。自先帝以來。並未封與子弟。除卻此處。其餘皆可。王夫人見說。默然不答。武帝又道。關東之國。惟齊最大。臨淄戶口十萬。爲天下膏腴。我欲立之爲齊王。汝意如何。王夫人以手扣額。謝道。幸甚。不過數日。王夫人竟

然身死。武帝聞報大哭。遣有司追冊爲齊王太后。未幾遂立其子閔爲齊王。武帝日夜思念王夫人。十分傷感。少翁見此情形。便想顯他本領。因向武帝自言有術能致王夫人之神。前來相見。武帝聞言大喜。史記作王夫人漢書補注按其時代應以李夫人爲據未知少翁之術有無靈驗。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回 少翁術致王夫人 武帝詩成柏梁體

話說少翁向武帝自言有術能致王夫人之神。前來相見。武帝大喜。少翁使武帝先期齋戒。擇定吉日。就宮中掃除淨室一間。中設帷帳几筵。又索取王夫人生前所服之衣。以爲招魂之用。到了是夜。少翁盡屏諸人。入室作法。武帝沐浴。換穿新衣。就室旁別設一帳。靜坐其中。依著少翁言語。屏絕聲息。凝神息慮。留心觀看。少翁點起燈燭。陳列酒肴。口中念念有詞。此時已近三更。星河耿耿。萬

籟俱寂。少翁手持衣服。向著帷帳。連招三次。忽聞帳中微微嗟嘆之聲。武帝定睛遙望。果見帳中端坐一個美女。儼然王夫人相貌。含顰凝睇。若不勝情。少頃。披帷而出。徐步室內。形狀宛如生人。武帝驚起。正欲近前。少翁連忙止住。說道。若太迫近。轉使速回。武帝只得忍耐。過了片刻。見其仍回帳中。驀然不見。武帝愈覺悲感。因作一詩。使樂府譜入歌曲。其詩道。

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姍姍。其來遲。

武帝見少翁法術有驗。遂拜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每人見待以客禮。武帝以爲少翁既能致鬼。必能請仙。因此十分尊敬。希望卽日便將神仙請至。少翁被武帝催迫無法。只得設計挨延時日。因對武帝道。陛下欲與神仙往來。所有宮室器具被服。無一與神相似。所以神物不至。必須另行創造。於是教武帝製造五色之車各

一。上畫雲氣。按著五行相生相尅之理。隨時換坐一色之車。譬如遇著水事。則駕黃車。因是土能尅水。如此輪流乘坐。可辟惡鬼。又就甘泉宮中。建築臺觀。畫天地泰一諸鬼神像。並置備一切祭具。少翁凡有所言。武帝無不照辦。只忙得一班工匠。日夜趕工。不消數月。一切完備。少翁遂作起種種法術。過了年餘。並不見神仙到來。武帝漸疑其假。少翁也覺武帝信任不及從前。心想若不弄些手段。顯見得我術無靈。必然說是欺妄。將我治罪。少翁想得一計。暗中自去行事。

一日。武帝駕到甘泉。問起求仙之事。少翁答道。不日便有效驗。武帝聽了半疑半信。忽見道旁有人牽牛走過。少翁一見此牛。面上露出驚異之色。卽命其人牽到面前。詳細看了一遍。遂對武帝道。此牛腹中必有奇異。武帝卽命左右殺而驗之。左右奉命剖開牛



腹果然中間有物。取出一看。乃是一塊綢帛。上有文字。左右呈上武帝。武帝反覆看了數遍。心中如有所思。遲疑不語。少翁在旁。正想誇說此書如何靈異。必是神仙所使。誰知尙未開口。武帝忽地將面一沈。兩眼直視少翁。厲聲說道。此書明是汝親筆所寫。如何當面將我戲弄。原來少翁假作帛書。雜在草中。與此牛食之意。欲顯他神道。不料弄

巧反拙。竟被武帝窺破。嚇得目瞪口呆。一言不發。武帝愈覺他是情虛。心中大怒。卽喝令左右將少翁推出斬首。時元狩四年也。過了一年。武帝行至鼎湖宮。病甚。徧求天下巫醫。有游水發根者。進言上郡有巫。先因抱病。神附其身。善能知人休咎。武帝遂命迎到甘泉供奉。亦號神君。因遣人向神君問病。神君答道。天子不必憂病。病稍愈。可到甘泉。與我相會。來人將言回報武帝。過了幾日。武帝病體漸瘥。遂起駕前往甘泉。病果大愈。乃大赦天下。就北宮中更置壽宮。以奉神君。張插旌旗羽葆。排列几筵帷帳。異常莊嚴。此神君不止一人。其中最貴者爲太一。尙有太祭司命等。爲其輔佐。神君時去時來。來時有風肅然。常居帷帳之中。人不得見。但聞其語。語音與人相似。神君飲食。皆由巫進奉。語言亦由巫轉達。神君發言多在夜間。有時日中亦聞其言。武帝每到壽宮。必先潔除。

然後入內。凡神君所言。武帝遣人記錄成書。名曰畫畫音法。其所言皆是世俗所知。並無特別奇異之處。但武帝心中獨覺喜好。只因其事詭祕。究竟是真是假。外人也無從得知。

武帝既立壽宮神君。又想起長陵神君。現在上林。往來祈禱。未免不便。元鼎二年。下令就長安城北門內。建築一臺。迎長陵神君入居其處。見漢武故事臺用香柏爲梁。因名爲柏梁臺。高至數十丈。武帝又聽方士之言。擇地立一銅柱。高二十丈。大七圍。上鑄仙人。平舒雙掌。高捧銅盤。盤中置玉杯。以承露水。云取此露水和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時人因呼之爲仙掌。又曰金莖。此物傳至三國時代。魏明帝性好神仙。景初元年。遣人往長安折取銅人承露盤。意欲移之洛陽。當折取之時。聲聞數十里。誰知銅人過重。不能移動。遂置於灞城。此是後事。

當日柏梁臺既成。武帝大會羣臣。下令有能為七言詩者。始得上臺預宴。武帝先吟一句。羣臣奉詔。以次接續成篇。後人因名為柏梁臺體。其詩道。

日月星辰和四時。帝驂駕駟馬從梁來。王梁郡國士馬羽林材。司大

馬總領天下誠難治。石丞相和撫四夷不易哉。衛大將軍刀筆之吏

臣執之。夫御史撞鐘伐鼓聲中詩。建德周宗室廣大日益滋。正

劉安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路總領從宗柏梁臺。光祿勳平理

清讞決嫌疑。杜廷尉修飾輿馬待駕來。太僕公郡國吏功差次之。

大鴻臚乘輿御物主治之。少府王陳粟萬石揚以箕。大司農徼

道官下隨討治。中尉金豹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盜阻南山為

民災。右扶風外家公主不可治。尹京兆椒房率更領其材。府事蠻

夷朝賀常舍其。典屬柱枿樽櫨相枝持。大枇杷橘栗桃李梅。大

令走狗逐兔張罌恩

上林令

齧妃女唇甘如飴

郭舍人

迫窘詰屈幾

窮哉

東方朔

武帝自誅少翁之後。因見一班方士。更無一人及得少翁。遂追悔自己性急。不該將他殺死。未曾盡用其術。又想天下之大。必有得道真人。或聞少翁被誅。便將他做個榜樣。不肯與我親近。遂分付左右。勿言少翁被殺。只說是中毒而死。武帝正在思念少翁。不久又得一人。做了少翁替身。此人姓爨。名大。乃膠東王舍人。事膠東康王劉寄。主管藥方。康王娶樂成侯丁義姊爲王后。無子。及劉寄身死。武帝立他姬之子劉賢爲膠東王。康王后作事不端。又與劉賢不睦。恐被他尋得短處。出來告發。欲買武帝歡心。因聞武帝悔誅少翁。遂想到爨大會與少翁同師。學習法術。諒其本領與少翁不相上下。武帝必能中意。乃遣爨大入京。託其弟樂成侯丁義舉

薦丁義言於武帝。武帝聞是少翁同學，心中大悅，命召入見。欒大爲人身材長大，巧於言語，又多機變，敢爲大言。當日入見，武帝說道：臣常往來海中，遇見安期羨門之屬，但以臣爲賤，不肯信臣。又以爲康王不過一國諸侯，不足傳授仙術。臣屢向康王言及康王，又不用臣。今見陛下，庶幾得遂平生之願。臣昔從師學術，臣師嘗言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然臣所慮者，恐學文成將軍，不得善終。如此則方士皆掩口而去，安敢再言法術。武帝聞言，急說道：文成乃食馬肝而死。食馬之肝有毒汝若能修其術，我更無所吝惜。欒大道：臣師仙者，無求於人。陛下必欲其來，須先尊貴其使者，令爲親屬，用客禮相待，佩以各種印信，方可使之通言於仙人。仙人若尚不允，再須加尊其使。然後可致。武帝見說，沈吟半晌，只因一向被方士欺騙怕了，所以未敢相信。遂命欒大當

面試驗小術。欒大奉命分付左右取小旗數百桿。插在殿前。欒大口中念念有詞。不消片刻。數百桿之旗。一齊飛向空中。離地約有十餘丈。但見滿空旗影翩翻。迴旋飛舞。自相觸擊。觀者無不駭然。引見通鑑考異武帝遂下詔拜欒大爲五利將軍。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回 佩六印欒大奉使 得大鼎孫卿進書

話說武帝當日正憂河決未塞。又見方士化鍊黃金不能成就。今聞欒大大言不慚。所驗鬪旗小術。也能動人。因此十分相信。心想他如果請到神仙。我自不吝爵賞。但據他口氣。須要先行封授官爵。並一一依他要求。方能與神仙接洽。豈有神仙也存勢利思想。分別貴賤待人。或者他恐我見得請仙太易。所以故作刁難。試我一試。好在富貴由我口出。並無難事。就是結爲親屬。待以客禮。不

過屈些尊貴。既想成仙得道。也顧不得許多。便一律依他。看是何。武帝想罷。遂先封欒大爲五利將軍。過了數日。又下詔加封欒大。如此接連下了三道詔書。加封爲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欒大自見武帝。僅有月餘。居然佩了四個印綬。

武帝求仙情急。一心但望依了欒大要求。立刻將神仙請來相見。何等快活。於是便把朝廷官爵。當作求神禮物。隨意送人。不管他。有功無功。胡亂給了四個將印。又料到欒大尙未足意。索性早日。滿他心願。免得耽誤求仙之事。元鼎四年四月。武帝遂下詔封欒大爲樂通侯。賜以列侯甲第。僮僕千人。並御用車馬帷帳器物。又以衛皇后所生長女衛長公主嫁之。贈嫁黃金萬斤。改公主所食。湯沐邑名曰當利公主。武帝車駕親臨欒大之家。又不時派遣使者。存問賞賜。車馬往來。不絕於道。朝中上下。見武帝如此寵任欒

大都想與他親近。遂由竇太主起。以至列侯將相九卿二千石。爭到其家。置酒宴請。並贈獻許多珍物。武帝又刻玉印一方。文曰天。道將軍。遣使者身著羽衣。夜立白茅之上。授與欒大。欒大亦著羽衣。立白茅上。收受印綬。此種儀節。算是用客禮相待。印文上刻天道二字。是說爲天子引導天神之意。可笑欒大一個微賤之人。一旦時運到來。得見天子。只費三言兩語。數月之間。封侯尙主。身佩六印。富貴榮華。一時無比。在欒大原不料武帝竟肯件件依從。毫無吝惜。如今受此非常待遇。也覺無話可說。遂就家中鋪設壇場。安立神座。夜夜祈禱。希望天神下降。誰知用盡法術。天神未曾下降。卻召集許多鬼物。欒大便時時驅使衆鬼。賣弄小術。藉此敷衍武帝。消磨歲月。

欒大雖然十分快意。安樂過日。心中卻也擔憂。只因武帝是要他

降神。不是要他使鬼。萬不能將鬼代神。又知武帝爲人。不易愚弄。現今一時懵懂。久後若被察出。反面無情。便如少翁枉遭毒手。因此欒大住了數月。不敢貪戀快樂。卽命家人備辦行裝。辭別武帝。入海尋師。武帝滿望他此去請得神仙到來。心中十分高興。分付設宴餞行。又恐所言不實。被他欺騙。乃喚近侍密囑道。汝可假作平民。暗中跟隨欒大。一路留心察其動靜。卻不可露出痕迹。被其窺破。近侍奉命。遂祕密隨同欒大起程。

當日燕齊一帶方士。聞說欒大驟然富貴。人人心中豔羨。都想入見武帝。誇張自己有何祕方神術。藉此騙取爵賞。但苦無由進身。中有齊人公孫卿。因聞武帝新得大鼎。便做成一書。名爲鼎書。趁此機會。來到長安。託人引進。

先是元鼎四年冬十一月。武帝命立后土祠於汾陰。

故城在今山西
樂河縣北

車駕親往致祭。祭畢，武帝乘坐御船，渡過汾河，行至中流，與羣臣宴飲，顧視帝京，欣然有感，遂作一詩，名爲秋風詞。其詞道：

秋風起兮白雲飛，木葉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蕭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是年六月，汾陰

故城在今山西榮河縣北

有巫名錦，爲人祭祀后土祠旁，忽見

地上有物，形狀如鉤，信手將土扒開一看，卻是一個大鼎。此鼎形

狀與尋常不同，滿刻花紋，並無款識。

記也志反

衆人甚覺奇異，告知

地方官。地方官奏聞武帝，武帝遣人查驗，據回報說，巫錦得鼎情

形並無虛僞，遂命使者往迎寶鼎。武帝親自起駕，帶同寶鼎，前赴

甘泉，將獻與天神。一路行至仲山。

山名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

天色清明，忽有

黃雲一片，亭亭如蓋，正在鼎上。左右告知武帝，武帝心想此是祥

瑞。暗自歡喜。適見一鹿從旁走過。武帝拈弓搭箭。親自射之。應弦而倒。左右拖上死鹿。武帝卽命將鹿祭鼎。到了甘泉。祭獻事畢。武帝回至長安。命羣臣會議尊崇寶鼎。羣臣見此鼎並無款識。究不知出何時代。只得含含糊糊。說是周物。遂同向武帝賀得周鼎。獨有吾丘壽王。在外揚言道。並非周鼎。武帝聞知。心中不悅。命召吾丘壽王入內問道。朕頃得周鼎。衆議皆以爲然。汝獨以爲非。此是何故。汝今有說便罷。無說當死。吾丘壽王聽了。並無懼色。從容答道。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於后稷。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周鼎。今漢自高祖布德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功德愈盛。天瑞並至。寶鼎自出。此天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武帝聞言。大悅稱善。羣臣皆呼萬歲。遂賜壽王黃金十斤。又親作寶鼎之歌以紀其瑞。

此時公孫卿恰好到了長安。便來訪近侍所忠。袖出鼎書。託其代奏。所忠披閱其書。大抵無稽之言。料想必是妄語。不便替他轉達。遂設辭推卻道。寶鼎之事。現已議決。說之何益。公孫卿見所忠不肯轉達。又別尋武帝近幸之人。將書奏上。武帝得書。讀了一遍。甚是中意。卽召公孫卿入見。問道。此書何來。公孫卿對道。臣得此書於申公。申公已死。武帝道。申公何人。公孫卿道。乃齊國人。常與安期生往來。傳授黃帝之言。平生並無他書。獨有此鼎書。申公嘗言黃帝曾得寶鼎。問於鬼臾區。後竟成仙。今漢興復當黃帝之時。申公又言漢之聖人。當在高祖之孫。或曾孫。其時寶鼎出現。便當舉行封禪。自古封禪共有七十二君。惟黃帝得上泰山行封。今漢帝亦得上封。上封便能成仙登天。昔日黃帝之時。諸侯萬國。而山川之神受封者。居其七千。天下名山有八。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

名山。乃是華山。華陰今陝西首山。襄城今河南太室山。南登封山在北河泰

山。安在縣山東秦東萊山。東在黃縣山此五山皆黃帝所常遊。與神仙相會

之處。黃帝且戰且學仙。慮百姓不知尊崇仙道。於是誅斬毀謗鬼

神之人。歷年百餘歲。始得與神交通。黃帝嘗祭上帝於雍郊。留宿

三月。其臣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地。今之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

見諸神於明庭。明庭即今之甘泉。又當日所謂塞門。即今谷口。仲在

北也。黃帝末年。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在縣河南之下。鼎成

之後。有龍垂胡肉頭下垂鬚。旁如髮切類從天下降。來迎黃帝。黃帝騎

上龍身。羣臣及後宮隨從而上者。共有七十餘人。龍乃騰空而去。

尚有小臣多人不得上。一齊攀住龍鬚。那龍漸飛昇。諸人要想

將他帶上。不肯放手。誰知龍鬚載不起人。竟被連根拔脫。但聽得

一片聲響。諸人相繼墜地。黃帝身邊之弓。被他震動。也就同時墜

落。此際人民圍觀不計其數。人人舉頭仰望。見黃帝乘龍上天去了。於是大衆抱住黃帝之弓及龍髯。同聲號哭。後世因名其地曰鼎湖。又名弓曰烏號。卽此故事。

武帝側耳靜聽。公孫卿說了一大篇言語。覺得津津有味。及說到黃帝乘龍上天。武帝聽得入神。不禁長嘆一聲。口中說道。使我得學黃帝。棄卻妻子。直如脫屣。屣色倚切耳。遂拜公孫卿爲郎。使之前往太室。訪求神仙。武帝自欒大。公孫卿去後。正在盼望回信。一日忽報有人詣闕進獻天馬一匹。說是產在渥注。水名在今甘肅安西縣水中。武帝聽了。甚覺奇異。欲知此馬是何來歷。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回 誇神異渥注產馬 坐誣罔五利受刑

話說漢時西北一帶邊境。大抵高原荒野。宜於牧畜。從前本是西戎所居。未曾開化。及至武帝之時。方入中國版圖。列爲郡縣。發遣

罪人戍邊。並募貧民移徙其地。漸漸從事開墾種植。講求水利。但居民以牧畜爲生者尙居多數。所養騾馬牛羊。徧地皆是。卽野生者亦自不少。當日有一人姓暴。名利長。本新野卽今河南人氏。只因犯罪遭刑。發往西北戍邊。被派在敦煌界內屯田耕作。住過一時。與土人往來漸熟。聽其談論牧畜情形。也就辨別馬之良否。一日偶從渥注水邊經過。遠遠望見一羣野馬。來到河下飲水。暴利長注目觀看。內中卻有一馬。生得雄姿逸態。矯健異常。暴利長暗想我自從到了此地。看過無數馬匹。雖然良馬所在皆有。卻不曾見有此種。若將他獻上天子。定蒙賞鑑。不止免罪。且可邀賞。但不知此馬巢穴所在。安能想法捕獲。暴利長正在沈思。早見此馬飲畢。飛馳而去。其疾如風。衆馬都趕他不上。料難跟蹤追捕。獨自悵望良久。方始歸去。

到了次日。暴利長照常在中作工。回想昨日所見。心中不捨。於是偷閒復到河邊等候。希望再與此馬相遇。不消片刻。果又見此馬。隨同羣馬到來。一連候了數日。都是如此。暴利長知他日日來此飲水。便想就此動手捕拏。又料此馬野性未馴。見人便走。我若鹵莽從事。將他驚走。以後不來此處飲水。反難尋覓。但是如何方能近得他身。真是個難題目。暴利長沈思累日。忽然悟到一法。也不知是否可用。便想試他一試。於是先向相識人家。借了一副絡頭及絆索。帶回家中備用。

暴利長一心要擒此馬。便乘耕作餘暇。取黃黑二土。照著自己身材高下。塑起一個泥人。將黃土捏成頭面手足。黑土做了身段衣服。遠遠看來。儼然是人也。辨不出真假。暴利長費了數日工夫。方纔完竣。次日。暴利長起個絕早。抱了泥人。帶了絡頭絆索。飛步直

至河邊。趁羣馬未來之先。認定他平日飲水所在。將泥人豎立地上。四圍用泥土築得堅實。免致傾倒。然後取出絡頭絆索。放在泥人手中。安置已畢。自己走向遠處瞭望。少頃羣馬到來。初見泥人。也覺驚恐。不敢上前。便移向近處飲水而去。暴利長心想羣馬不被泥人驚走。便有幾分希望。待到羣馬去後。收取絡



頭絆索回家。從此暴利長日日攜帶二物。交與泥人執持。密窺羣馬行狀。如此月餘。羣馬見慣泥人。知他是個死物。不能言動。便又回到原處飲水。有時竟向泥人身邊行過。畧無疑忌。暴利長一一看在眼中。知是機會已到。

一日暴利長約了同伴數人。前來相助。到得其地。先將泥人移去。囑付諸人遠立等候。自己卻學著泥人。手持絡頭絆索。呆呆立定。及至羣馬到此飲水。以爲他是泥人。置之不理。暴利長把定身心。不敢輕動。一眼專注那匹好馬。待他行近身邊。低頭飲水之際。驀然飛步上前。先將絆索絆住後脚。那馬出其不意。喫了一驚。轉過頭來便走。此時羣馬亦皆驚散。暴利長死命執定絆索。任從那馬拖在地上亂滾。只是不放。那馬被絆索勒住後足。不能狂奔。諸人見暴利長得手。急忙趕到。七手八腳。好容易套上絡頭。方將此馬

制伏。於是歡歡喜喜。牽了回來。喚集多人觀看。都道此種好馬。真是罕見。暴利長愈加高興。決意將他報官。獻與天子。又想道。我若據實說出來。由不過是匹野馬。有何奇特。須是張大其辭。方顯得他乃神異之物。暴利長想定。遂向地方官報告。假說此馬產在渥注水中。不時上岸喫草。被他看見。設法捕獲。特來奉獻天子。地方官據情奏聞武帝。并派人送馬來京。武帝性好良馬。見此馬果然神駿。信以爲實。遂命收在御廄。好生喂養。暴利長擒馬有功。自然也得好處。武帝遂作天馬之歌。其詞道。

泰一况。天馬下。露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籥音浮雲。唵上馳。體容與。逝音萬里。今安匹。龍爲友。

武帝歌詞之意。以爲此馬乃是泰一所賜。過了一年。是爲元鼎五年冬十月。武帝命立泰一祠於甘泉。十一月朔旦冬至。武帝親祭。

泰一。列火滿壇。公卿奏言。其夜祠上現有美光。及晝有黃氣上衝於天。於是太史令司馬談。祠官寬舒。請立泰畤壇。以明瑞應。是年秋日。武帝爲伐南粵。禱告泰一。命有司製成旗幡。幡用牡荊名木爲柄。上畫日月北斗登龍之象。旗畫天一三星。星天一以爲泰一前鋒。名曰靈旗。凡遇兵事。則命太史奉旗以指所伐之國。此時恰值欒大回京覆命。武帝問起求仙情形。欒大所說都是模糊影響。毫無實際。武帝聽了。也就疑惑不信。那暗隨欒大之近侍。亦已回宮。遂將欒大一路行爲。據實說出。原來欒大此去。不敢入海。卻走到泰山祭禱一番。近侍跟蹤察看。並無所見。欒大不知有人相隨。卻向武帝妄言親見其師。所有法術。又多無應驗。武帝始知受欺。異常憤怒。即將欒大發交法司。坐以誣罔之罪。腰斬於市。樂成侯丁義。舉薦匪人。所爲不道。也被斬首。

欒大伏誅之後。不久公孫卿也由河南候神回來。入見武帝。說是在緱氏。故城在今河南城上。見有仙人足跡。又有物如雉。往來城上。

武帝自被少翁欒大兩次欺騙。對於方士之言。不敢輕信。元鼎六年冬。遂親到緱氏。觀看仙迹。心中未免生疑。因問公孫卿道。汝莫非又學文成五利否。公孫卿道。人求神仙。神仙無求於人。若非寬以時日。神仙不肯便來。凡言神仙者。其事似乎迂誕。須是積久然後可致。武帝聽了。方始無語。讀者須知公孫卿一口抱定黃帝做個榜樣。說黃帝百餘歲。方得與神仙交通。便要武帝做效黃帝。遊幸名山。舉行封禪。藉此拖延時日。保全自己富貴。論起手段。比文成五利尤爲狡猾。所以武帝竟被他瞞過。

武帝自緱氏看了仙迹。起駕還京。意欲舉行封禪。先是元狩元年。武帝獲得白麟。其時濟北王劉胡。早料武帝必將封禪。因見泰山

在其國境。遂預先上書將泰山及其旁縣獻與武帝。武帝另以他縣償之。及元狩五年。司馬相如病重。武帝聞知。喚到近侍所忠說道。聞得司馬相如病甚。汝可前往其家。盡取所著之書。不然恐到後來必致散失。所忠奉命。到了茂陵相如家中。問知相如已死。因傳武帝之詔。向其妻卓文君取書。文君對道。相如並未有書。平時所著之書。往往爲人取去。相如未死之時。曾寫書一卷。囑道。若有使者到來求書。可將此書付之。說畢將書取出。交與所忠。所忠回奏武帝。武帝將書看了一遍。原來是說封禪之事。心中甚奇其言。後武帝既得寶鼎。並聽公孫卿及方士之言。以爲黃帝因行封禪。得遇神仙。所以一心欲學黃帝。又想採用儒術。妝點門面。乃召集公卿儒生。會議封禪禮節。讀者試想昔日秦始皇欲行封禪。齊魯諸生尙不知其禮節。何況時代又歷百年。加以焚書坑儒之後。此

種典禮。自然更無人知得。武帝見衆人不知。只得令博士徐偃周霸等。採取尙書周官王制文字。草定禮節。誰知一班儒生。各逞意見。拘文牽義。彼此辯論不決。以致起草數年。尙未成就。至是武帝也等不得諸儒覆奏。決意實行。未知封禪如何舉行。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回 登嵩高山呼萬歲 封泰岱天報德星

話說元封元年冬十月。武帝將行封禪。因向羣臣說道。封禪大典。古人必先振兵師出釋旅師班。然後舉行。現在南粵東甌。皆已伏罪。西蠻北狄。尙未大定。朕將親率軍隊。巡行邊境。於是下詔設置十二部將軍。調集人馬十八萬。御駕親自出巡。由雲陽取道北行。經過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之北。登單于臺。在今城西直至朔方。北臨黃河。一路旌旗蔽日。戈矛如雲。首尾千餘里。絡繹不絕。威震遠近。

匈奴聞信。避匿不出。

武帝乃遣郭吉往見匈奴單于。傳達言語。此時匈奴伊穉斜單于已死。其子烏維單于嗣位。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官匈奴名奴見有漢使出而接待。因向郭吉探問來意。郭吉暗想。我若據實告知。料想單于不肯相見。無由達此使命。不如卑詞厚禮。誘其出見。於是假作十分恭敬。含糊說了幾句好話。並云尙有緊要言語。須面見單于親說。主客聞言。以爲漢使此來。乃是重修和好。遂告知單于。許其入見。郭吉一見單于。忽然翻轉面皮。大聲說道。吾奉漢帝之命。特來傳語單于知悉。現在南粵王之頭。已懸於漢北闕之下。單于如有本領。敢與漢兵交戰。天子親統大軍。駐在邊境等候。不妨一決雌雄。若畏服兵威。不敢拒敵。便當稽首稱臣於漢。何必埋頭漢北。在此寒苦無水草之地。偷活過日。烏維單于聽了郭吉一番言

語羞慚滿面。一時無可發作。便遷怒到主客身上。喝令推出斬首。又將郭吉拘留。遷到北海地方。不放回國。

武帝自遣郭吉去後。等候一時。不見回報。料想匈奴不敢迎敵。遂

傳令班師。回到上郡陽周縣橋山。

山西名部今北陝

見有黃帝之塚。因

命有司備禮致祭。武帝想到黃帝。忽然生疑。因問羣臣道。吾聞黃帝不死。何以現有冢在。羣臣未及對答。公孫卿在旁聞言。急上前說道。黃帝成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於此。武帝聽了恍然。因歎道。吾後若能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效黃帝故事。羣臣皆稱萬歲。武帝大悅。遂命遣散軍隊。還至甘泉。命諸儒學習封禪禮節。一面自造祭器。徧示儒生。儒生或言不合古制。徐偃又言。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國儒生之善。武帝疑惑未決。因想起內史倪寬。精通經術。甚有見解。因召倪寬。問以辦法。倪寬勸武帝自定儀節。

行禮。武帝依言。乃盡罷諸儒。不從其議。及至儀節既成。武帝意欲重用倪寬。適值卜式爲御史大夫。上言鹽鐵歸官專賣。官中所出貨物。大抵惡劣。定價又昂。強制人民買之。人民甚以爲苦。又舟車有算。以致商販稀少。物價大貴。請皆罷之。武帝聞言。大爲拂意。由此不喜卜式。至是將行封禪。卜式又不習文章。武帝遂貶卜式爲太子太傅。以倪寬爲御史大夫。

先是倪寬之師褚大。通習五經。曾爲博士。倪寬從之受業。此次卜式貶官。御史大夫缺出。褚大官爲梁相。適奉武帝命召入京。褚大自以爲當得御史大夫。欣然就道。及行至洛陽。聞說武帝拜倪寬爲御史大夫。褚大心想倪寬乃我弟子。如今竟居重任。不覺大笑。未幾到了長安。武帝召之入見。恰遇倪寬在旁。二人當武帝御前。議論封禪之事。褚大竟說倪寬不過方始心服。退朝嘆道。主上實

能知人。此時正值春月。武帝帶同倪寬等。東到緱氏。禮祭中岳太室。山即嵩武帝車駕登山。隨駕御史及在廟傍吏卒。皆聞有大聲呼萬歲者。如此一連三次。遂向山上之人查問。山上人並云未言。又問山下人。山下人亦云不識。衆人驚異。一齊告知武帝。說是山神也會說話。竟能三呼萬歲。武帝見山神有靈。令祠官加增太室祭典。禁人民不得採伐山上草木。又以山下人戶三百。爲其奉邑。名

曰崇高。

卽嵩高崇嵩古字通用

武帝由中岳起程。直至泰山。此時正在早春。山中草木尙未生葉。武帝遣人運石豎立山頂。與秦始皇所立之石。相去二十餘步。石高二丈一尺。上刻四十五字。其文道。

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

當日尙有大石一塊。因過於笨重。共用五車運載。不能上山。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武帝立石旣畢。遂命駕東遊海上。祭祀八神。陽主天六月主地七月主兵八月主四時主五一時齊地之人。聞知御駕親臨。爭先上書言神怪奇方者。不下萬餘人。就中單言海上神山者。亦有數千。武帝命有司多備船隻。皆使入海。訪求蓬萊仙人。一面意欲徧游名山。遣公孫卿持節先行。守候神人。公孫卿行至東萊。自言夜見大人。身長數丈。及至行近。卻無所見。但見其足迹甚大。有似禽獸。武帝見說。遂親到東萊觀看。羣臣又言於路遇一老翁。手中牽狗。說道。吾欲見鉅公。鉅公指天也衆人正欲動問。忽然不見。武帝初觀足迹。心中未信。及聞羣臣言遇老翁。於是十分相信。以爲定是仙人。又分遣方士千餘人。各乘驛車四出求仙。武帝駐蹕海上。等候回信。

光陰迅速。已到了夏四月。武帝因封禪期近。起駕回至泰山。就泰山東面築土爲封。廣一丈二尺。高九尺。埋玉牒書於其下。說起玉牒書。乃封禪中一種最祕密之事。其書以玉爲之。故名玉牒。至書中所說何語。外間不得而知。蓋此書乃帝王用以上達神明。求遂所願者。歷代帝王所求各異。或求年壽。或思神仙。所以務守祕密。不使人知。武帝既就山下封畢。又獨與奉車都尉霍子侯。去即霍子侯登泰山頂。亦築土爲封。其事皆甚祕密。次日。武帝從北面下山。禪於肅然。山名在燕縣今山封禪之夜。山中似有光輝照耀。次日有白雲出自封中。羣臣皆上壽頌功德。武帝乃下詔改今年爲元封元年。大赦天下。又說道。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東至泰山以朝諸侯。諸侯須有朝宿之地。遂命諸侯王各建邸第於泰山之下。武帝自見舉行封禪。諸事順遂。並無風雨阻礙。又聞方士之言。似乎蓬萊諸

仙不難接見。因此滿心高興。復東到海上。翹望許久。不覺心醉。竟欲親自乘船浮海。往訪蓬萊。羣臣同聲諫阻。武帝不聽。東方朔進前說道。仙者得之自然。不可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亦屬無益。臣願陛下且回宮靜住。以待之。仙人必將自至。武帝聞言乃止。

此時霍子侯隨駕駐在海上。忽然暴病。一日而死。武帝平日深愛子侯。今見其年少早死。十分悼惜。作詩哭之。諸方士見武帝悲傷。遂皆用言勸慰道。子侯乃是仙去。不足哀痛。武帝遂飭人送喪回京。並轉述方士之語。慰其家人。

引見漢書補註

一面起駕循海北行。

到了碣石。又自遼西沿邊西巡。直至九原。五月還抵甘泉。是年秋日。望氣王朔上言。某夜獨見填音鎮星出現。其大如瓜。約一食頃方沒。有司遂奏稱陛下建漢家封禪。天故報以德星。武帝甚喜。

因想起此次封禪得以舉行。全賴一人之力。不可不加封賞。未知武帝欲封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回 行平準弘羊受爵 塞決河武帝興歌

話說元封元年。武帝東封泰山。北巡朔方。周行一萬八千里。所過之處。頒給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金錢不下萬萬。皆由大農令桑弘羊供給。並無缺乏。說起桑弘羊。乃洛陽賈人之子。年十三。入資爲郎。得事武帝。弘羊自少善於計算。數向武帝言利。甚得信任。至是拜爲搜粟都尉。代孔僅領大農。管理天下鹽鐵。弘羊因見國家每年收入雖多。而出款亦復不少。出入相抵。並無贏餘。若有意意外費用。一時無從籌措。必須預爲打算。增加收入。方可應急。但是籌款方法。無非取諸民間。如算舟車。告緡錢。專賣鹽鐵等。皆見施行。若再加稅抽捐。不但小民羅掘已窮。國家所獲無幾。而且專靠搜括。

也不顯得理財手段。弘羊沈思數日。得了一法。他本生長商家。熟識貿易。便想替國家經營商業。藉獲厚利。卻立一種美名。謂之均輸平準。其法於各地設立均輸官。令各州郡將所收租稅並其運費。全數繳納於均輸官。均輸官將款購買本地出產貨物。按照平日商賈所販運之種類。運送入京。交與大農。是爲均輸。大農盡括天下貨物。視其價之貴賤。貴時發賣。賤時收買。如此則富商大賈無從牟利。物價不至騰貴。故曰平準。桑弘羊既將此法奏准武帝施行。又請令人民得納粟補官並贖罪。武帝亦卽依從。果然行了。一年。人民所納之粟。不計其數。太倉及甘泉倉皆滿。邊塞亦有餘穀。而均輸所得之帛。不下五百萬匹。人民並未加賦。國用卻甚充足。武帝乃得任意揮霍。今因有司說是封禪之後。天報德星。遂想到桑弘羊理財之功。下詔賜爵左庶長。黃金二百斤。

武帝自行封禪之後。天久不雨。因命百官祈雨。此時卜式失寵。被貶爲太子太傅。見桑弘羊專替武帝謀利。居然受賞。心中不悅。乃私向旁人說道。縣官指天子也當但有此成語。但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遣吏日坐市中。開列店肆。販賣貨物以求利。眞屬不成事體。據吾之見。惟有將弘羊烹死。天方下雨。讀者須知國家經營產業。所得收入。比起加捐抽稅。強取於民。尙算善策。不過在當日事屬創舉。故卜式見爲奇異。而後世言利。必稱桑孔。可見桑弘羊孔僅。究是善於理財。卜式之言。實屬過激。

是年各地不過小旱。收成尙無大害。到了次年春日。正值田家下種時候。雨水又復缺少。武帝頗以爲慮。一日。忽報公孫卿候神回京。武帝召入問之。公孫卿說在東萊山上。親見神人。神人似言欲見天子。故特趕回報信。武帝聽了。不勝歡喜。立即命駕東遊。行至

緱氏縣。拜公孫卿爲中大夫。一路繼程到了東萊。武帝沐浴齋戒。住宿山下。分遣近侍。徧往山中尋覓。但有影響。立卽報知。武帝住了數日。近侍陸續回報。據說高巖峻嶺。深林窮谷。到處搜尋。毫無聞見。但見有大人足迹而已。武帝不信。親自命駕入山。巡行一周。神人究竟杳然。便向公孫卿詳細詰問。公孫卿一口執定前語。說是千真萬真。武帝被他迷惑。未肯罷休。復命方士千餘人。分路前往尋仙採藥。

武帝此次東遊。一路上興高采烈。以爲公孫卿敢爲此言。必有幾分把握。不料仍是落空。意中大覺懊喪。此時方想到自己出行無名。若使人民知是求仙不遇。豈不傳爲笑柄。便欲借個題目。遮掩過去。恰好聞說東萊附近有萬里沙神祠。在山東萊縣東北甚是靈應。因記起人民正在苦旱。不如借祈雨爲名。見得此行是爲民事。遂遣

從官前往祈雨。自己由東萊起程。順路致祭泰山。祭事既畢。將回長安。武帝忽又念及黃河決口。尙未塞好。本年雨量稀少。河水不致泛溢。曾令汲仁、郭昌帶領人夫數萬興工堵塞。不知能否成功。且趁便親往看視一番。武帝想定。卽命起駕直往瓠子。親臨黃河決口。

說起黃河之患。歷代史不絕書。其實並非不能防範之天災。特因後世治水之人。只知築隄堵塞。不肯依照水性。爲一勞永逸之計。甚乃壅遏水勢。以鄰爲壑。致河患至今不息。眞可慨歎。昔日大禹治水。將北瀆北流之大河也疏爲九河一徒駭二太史三馬頰。

九聚八鉤盤藉殺水勢。深合治水原理。經歷夏商周三代。爲時一千

餘年。黃河並無水患。自春秋時代。齊桓稱霸。侵佔河道。以廣民居。九河遂併合爲一。下流已受阻礙。又兼近河各國。但圖己國利益。

或掘鴻溝以開水利。或築隄障以防水害。盡將河邊空地佔領。河流不得疏暢。到了周定王五年。河始由宿胥口。在河南泛決。東移潔川。復由長壽津。在河南滑別流至成平。即今直隸復合於禹故道。是爲黃河河道遷移之第一次。

及武帝元光三年。黃河又由頓邱。在河南西北。移向東南。流入渤海。是年夏日。河決濮陽瓠子口。在河南東南注於鉅野。通入淮泗。被災之地。共有十六郡。河決之際。但聽得一聲響亮。天崩地塌。附近居民皆見有一蛟龍。由決口中飛出。後隨龍子九個。直入河中。沿河逆上。噴沫流波。直達數十里之遠。見西京雜記武帝使汲黯鄭當時前往塞之。屢塞屢壞。只得罷手。自此之後。山東連年水患不息。梁楚之地。被害尤甚。故武帝又命汲黯之弟汲仁。同郭昌繼續其事。武帝行至瓠子。汲仁郭昌聞知車駕到來。連忙向前迎接。二



人見了武帝。備言河工重大。材料缺乏。只因塞河須用薪柴。此時正值東郡燒草。薪柴甚少。不得已伐取淇園之竹。中填土石。以塞決口。名之爲撻。撻。紀。儀。武帝遣使沈白馬玉璧於河以祭河神。又命羣臣自將軍以下。親自負薪。置於岸傍。武帝心憂河工不成。乃作歌二章。其詞道。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爲河。殫爲河兮

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音名魚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攀長菱兮。湛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隕林竹兮。搥石蓄。宣防塞兮。萬福來。

當日塞河一班人夫。見天子御駕親臨。官吏亦幫同作工。大眾愈加努力。果然人多手衆。不久便將決口堵塞。建築一宮於其上。名曰宣防。於是引河北行。復禹故道。梁楚之地。遂無水災。武帝回到長安。想起公孫卿連年候神。並無效驗。聽其言語。不是某處降真。便是某山顯聖。說得天花亂墜。反累我往來奔走。何曾有些影響。

因此發怒。召到公孫卿。嚴加責備。公孫卿被責。心恐武帝誅之。乃又想得一策。託大將軍衛青代向武帝說道。仙人本來可見。無如陛下車駕往來。恩促。所以不能相值。今陛下可建築宮觀。如緱氏城。置脯棗等物於其上。仙人當可招致。且仙人性好樓居。非極高顯。不肯下降。武帝依言。遂命有司就上林建築飛廉觀。就甘泉建築益延壽觀。各高四十丈。飛廉乃神禽之名。能致風氣。其狀雀頭鹿身蛇尾。頭上有角。身有斑紋如豹。武帝命以銅鑄其形。置之觀上。因以爲名。又於甘泉築臺。名爲通天臺。亦曰望仙臺。臺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待到臺觀既成。武帝使公孫卿設置供具。望候神仙。公孫卿藉此竟得免責。

是年夏日天下大旱。武帝甚是憂慮。公孫卿見了。又想設法逢迎。因進說道。昔日黃帝封禪。天旱三年。因欲乾燥所封之土。不足爲

憂。武帝聽說，便將愁懷放下。一意大興土木，增廣宮室，並遣人就泰山下建築明堂。又更置甘泉宮前殿。一日忽有人報說甘泉宮齋房生一奇異之物。武帝聞報，立即親往觀看。未知甘泉宮出生何物，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襲遼東小國啟釁 定朝鮮兩將無功

話說元封二年夏六月，有芝生於甘泉齋房。九莖連葉，武帝以爲祥瑞，下詔大赦天下。一日忽報朝鮮起兵，攻殺遼東都尉涉何。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率兵討之。說起朝鮮，自從周武王封與箕子，傳國四十餘世。當戰國之時，屬於燕國。漢初以其地僻遠難守，修復遼東邊塞。至沮水即大江爲界。及燕王盧綰棄國逃入匈奴，有燕人衛滿聚衆千餘人，東走出塞，度沮水，居秦故空地。降服諸夷，並燕齊亡命之徒，自立爲朝鮮王。建都王險即平壤。惠帝

呂后之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見衛滿強盛。與之立約。使爲外臣。禁約塞外蠻夷。勿得侵犯邊境。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者。不得阻止。於是衛滿藉其兵威財力。征服近旁小邑。地方數千里。傳至其孫右渠。既未入朝中國。又多誘致亡命漢人。至是有真番辰韓國。欲上書入見武帝。復被右渠阻遏不通。武帝聞知。乃使涉何往使朝鮮。責備右渠。右渠不肯奉詔。涉何見其崛強。心懷憤怒。及至回國。右渠使其裨王一路護送。到了沮水邊界。涉何暗囑御者。出其不意。刺死裨王。卽渡沮水。馳入邊塞。還報武帝。說是殺了朝鮮將官。武帝聞說甚喜。不加細問。便拜涉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人見其裨王被殺。報知右渠。右渠大怒。正在無從發洩。忽聞涉何爲遼東東部都尉。相隔不過一水。遂遣將領兵。乘其不備。襲攻遼東。竟將涉何殺死。武帝大怒。募集天下死罪囚徒。充當兵卒。

令楊僕荀彘帶領往討朝鮮。朝鮮王右渠得報，急分派將士固守險要地方，以防漢兵到來。

楊僕荀彘二將奉命，各率人馬五萬，分道出征。楊僕由齊地乘船

東渡渤海。荀彘卻由遼東進發。約定會攻朝鮮京城。楊僕水道行

程較速，自領兵隊七千，先渡渤海，到了列口。地名在朝鮮西南地方，照

約應在此處等候荀彘。一同進兵。楊僕自恃前功，冒險輕進，也不

等後隊到齊，獨率七千人，直到王險城下，傳令攻城。朝鮮王衛右

渠早有預備，聞知漢兵到來，遣人出外探聽，據回報說，只有七千

人馬。衛右渠見漢兵甚少，遂命大開城門，出兵迎敵。兩下交戰一

陣，漢兵寡不敵衆，死傷大半，其餘四散逃生。楊僕戰敗，與部衆相

失，落荒而走，逃至深山之中，藏匿十餘日，漸漸收集敗卒，計算三

停人馬，折了兩停。楊僕遭此大敗，只得退兵，靜待荀彘到來。誰知

荀彘兵到沮水。遇見朝鮮兵隊。阻住去路。彼此相持多日。勝負尙未能決。

武帝見二將未能成功。心想朝鮮小國。不值得勞動大兵。且恐師出無功。反被蠻夷看輕。不如乘此兵威。遣使諭令求和。便可息事。乃遣衛山爲使。往諭右渠。曉以利害。右渠一見使者。頓首謝罪。說是自己早欲求和。但恐漢將用計誘殺。今見使節。情願歸附。卽令太子隨同使者入朝謝罪。並獻馬五千匹。又送到許多糧食。犒賞兵士。衛山旣與右渠約定。尅期帶領太子起程。右渠遣衆萬餘人。各持兵器。護送太子將渡沮水。衛山見朝鮮兵容甚盛。疑其中途爲變。便與荀彘商議。二人意見相同。乃向朝鮮太子說道。太子旣已歸降。宜令從人勿持兵器。太子聽說。亦疑漢將與使者有詐。於是不渡沮水。自引人衆回去。衛山見事不成。只得回報武帝。武帝

怒其失計。立將衛山斬首。一面遣人催促二將進兵。荀彘奉到武帝命令。督率軍隊。奮勇殺敗敵兵。渡過渭水。一路殺到王險城下。遣人約會楊僕。一同攻城。此時楊僕後隊亦已到齊。聞信立即拔營前進。到了王險城南駐紮。荀彘早已率同部下圍住西北兩面。迸力攻打。望見楊僕兵到。又遣人催促進兵。楊僕心想荀彘久爲侍中。素得武帝親幸。所部將士皆燕代人。生性強悍。又兼乘勝而來。其氣甚驕。以爲朝鮮即日便可盪平。所以拚命攻打。我部卒皆齊人。浮海東行。遇著風波。已受損失。先與右渠戰得大敗。挫了銳氣。軍心恐懼。自己也覺慙愧。因記起前次與路博德圍攻番禺。出盡死力。欲佔首功。結果反被路博德坐享現成。如今何不也學路博德。一任荀彘急攻。我只安坐待降。豈非善策。楊僕想罷。遂向來人含胡答應。分付將士。就城下排陣。搖旗吶喊。虛張

聲勢並不實力攻擊。因此荀彘獨力圍攻數月。尙未能將城池打破。

當日王險城中被圍日久。朝鮮王右渠一意固守。卻有一班大臣。路人韓陰。王暎頰音等。心恐城池失守。自己身家不保。私自會議。意欲投降漢軍。因見荀彘兵隊兇猛。恐其不肯納降。楊僕來勢和平。想是容易說話。遂遣人出城逕赴楊僕軍中。說明來意。楊僕大喜。立允其請。彼此商議降約。使者往返數次。尙未決定。荀彘又遣人來與楊僕訂期協助攻城。楊僕一心希望受了朝鮮之降。更無心事進兵。荀彘一連來約數次。楊僕只是按兵不動。荀彘見楊僕不肯如約。不免動怒。又不知他是何意思。遣人打聽。方知楊僕與朝鮮約降。荀彘便也遣人招降朝鮮。意在獨佔大功。不與楊僕共事。因此二將不睦。朝鮮人見漢將彼此爭功。也就心存觀望。不肯便

來投降。

事爲武帝所聞。心想將帥不和。必致誤事。遂召到前濟南太守公孫遂。命其前往軍中。決定和戰。並許以便宜從事。公孫遂奉命行到朝鮮。先至荀彘軍營。見了荀彘。問以軍情。荀彘道。朝鮮當破久矣。所以未破者。只因屢次與樓船將軍約期會攻。樓船將軍不肯進兵。以致誤了軍事。據愚見推測。樓船將軍初與敵人交戰。大敗。已犯失軍之罪。今又與朝鮮私自和好。卻不見朝鮮到來投降。諒係有心反叛。若不急行設法。恐其密與朝鮮通謀。共滅吾軍。公孫遂聽說。十分相信。遂亦不向楊僕問明。竟與荀彘議定一計。遣人持節往召楊僕。速到左將軍軍營會議軍事。楊僕與荀彘生有意見。本不肯到他營中。今因使者相請。坦然到來。誰知公孫遂一見楊僕。卽喝令荀彘部下。將楊僕拘執。軟禁軍中。一面遣人持節曉

諭楊僕部下。統歸荀彘率領。楊僕部下見了使節。以爲使者奉詔行事。誰敢不服。公孫遂事畢。辭別荀彘。回京覆命。

荀彘既兼統兩軍。便下令將王險城四面圍住。日夜架起雲梯攻打。朝鮮大臣路人韓陰王峽等。見事勢不佳。相率出城投降。過了一時。尼谿相參又使人刺殺右渠來降。復有朝鮮大臣成己。仍據住王險城。與漢兵抵抗。荀彘令降人曉諭朝鮮人民。共誅成己。於是平定朝鮮全境。設置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武帝召荀彘回京。荀彘於路聞說公孫遂回京。武帝怒其專擅。下獄伏誅。心中十分恐懼。及至長安。武帝將荀彘發交有司訊問。有司傳集楊僕。訊出實情。奏明武帝。荀彘竟坐爭功相嫉。貽誤事機。斬首於市。楊僕亦因不待荀彘。先行交戰。以致將士死亡過多。罪當伏誅。贖爲庶人。不久也就病死。

武帝既遣兵東討朝鮮。又欲西通大宛諸國。所遣使者一歲之中。多至十餘人。往來取道樓蘭車師二國。二國辦理供應。甚以為苦。後遇漢使到來。不肯供給。反劫取其貨物。又時為匈奴耳目。使匈奴出兵遮阻漢使。使者歸告武帝。並言二國兵弱。易於征服。於是武帝又欲興兵西討。未知武帝如何發兵。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黃鵠歌興漢公主 哀蟬曲悼李夫人

話說西域地方廣大。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共分三十六國。

南北皆有大山。北南即南亦連名天山即中央有河。即子東接漢境玉門

在今甘肅西陽關。在今甘肅西限蔥嶺。山名亞細亞之西皆蔥嶺正

幹由中國往西域。有南北兩道。南道由樓蘭傍南山。循河西行。經

且末。在新疆今精絕。同上扞彌。今新疆以東之縣于闐。今新疆城至莎

車。今新疆縣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古代之波斯地罽賓。今克什

國地大人衆。物產富厚。歸報昆莫。昆莫由此漸漸重視中國。今聞樓蘭車師皆爲漢兵所破。漢使往來西域相屬不絕。且南通大宛月氏。直出烏孫之後。因此心中恐懼。記起張騫之言。便欲與漢結好。乃遣使前來獻馬。使者入見武帝。道達昆莫之意。欲娶漢公主。約爲兄弟。武帝與羣臣議決許之。因對使者道。汝國須先納聘。我國方能遣嫁。使者回報昆莫。昆莫遂遣人送馬千匹。作爲聘禮。元封六年。武帝乃以江都王劉建之女細君爲公主。遣嫁烏孫。賜以御用器物。從嫁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厚。武帝因念江都公主出嫁異國。道路遙遠。不免愁思。遂命樂工裁箏筑爲馬上樂。名爲琵琶。使人於馬上彈之。以慰其長途思鄉之心。琵琶由此始有。江都公主既至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聞之。亦遣女嫁與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公主在烏孫。自建宮室居住。一年之中。與昆

莫相會數次。每會置酒宴飲。出幣帛以賜昆莫左右。昆莫年已老邁。又兼彼此言語不通。雖爲夫婦。並無愛情。公主常日悲思滿腔。愁苦無從發洩。遂作歌道。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武帝聞知。心中甚是憐憫。每隔一年。遣使者齎持錦繡等物。給與公主。後昆莫自以年老。欲使公主轉嫁其孫岑陁。公主不肯。上書向武帝陳明。武帝欲與烏孫共滅匈奴。回書勸公主從其國俗。公主只得遵命嫁與岑陁。昆莫不久身死。岑陁代立爲王。改王號爲昆彌。公主生有一女。名少夫。未幾身死。武帝又以楚王戊孫女解憂爲公主。嫁與岑陁。此是後話。

武帝自與烏孫和親。過了一年。公孫卿上言。請改正朔。武帝命與

中大夫壺遂太史令司馬遷造太初曆。以正月爲歲首。下詔改元爲太初元年。此時柏梁臺忽遭火災。焚燒殆盡。武帝方巡行海上。考問方士入海求仙之人。並無效驗。聞報柏梁被火。不覺喫驚。急起駕回至甘泉。公孫卿迎著說道。黃帝造青靈臺。臺成十二日。卽被火燒。黃帝乃建築明庭。明庭卽今之甘泉宮也。又一班方士多言古代帝王有建都甘泉者。武帝聽信其說。因就甘泉宮設朝會。見羣臣。又命起諸侯邸第於宮旁。有越人勇之向武帝進言道。越中風俗。凡遇火災之後。重行建屋。務比從前高大。所以厭勝火事。武帝依言。於是選擇地址。卻嫌城中太小。乃就未央宮之西長安城。建築一座大宮殿。名曰建章宮。先命工人畫成圖本。照圖構造。此宮周圍三十里。中容千門萬戶。前殿比未央尤高。正門向南。名曰闔闔。高二十五丈。亦名璧門。中有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陛皆以

玉爲之。又鑄銅爲鳳。高五尺。飾以黃金。置於屋上。其下設有轉樞。向風作飛翔狀。謂之大鳥。其東有鳳闕。高二十餘丈。亦名別風闕。又曰嚆曉闕。上置銅鳳凰。北有圓闕。亦高二十餘丈。又立井幹樓。神明臺。各高五十丈。輦道往來相屬。西爲唐中。廣數十里。中設虎圈。又於宮北鑿大池。名爲太液池。中起漸臺。高二十餘丈。有蓬萊方丈瀛洲以像海中神山。其餘宮殿名目不可勝數。武帝因宮在城外。來往不便。乃作飛閣跨城。直通未央宮。又於長樂宮北建明光宮。未央宮北建桂宮。皆築複道相連。桂宮中有光明殿。以金玉珠璣爲簾箔。壁嵌明珠。金墜玉階。晝夜光明。並設七寶牀。雜寶案。廁寶屏風。列寶帳。時人因謂之四寶宮。見三輪黃圖

讀者試想長安城內現有未央長樂北宮三處。武帝往來居住。已是有餘。至於遊玩之所。則有上林甘泉宜春長楊以及其他離宮。

別館。原無須興工動衆。只因武帝性慕神仙。又好女色。一半是聽信方士妄說。嫌舊宮矮小。不足迎候神靈。一半也欲趁此廣搜佳麗。充入後陳。卽如武帝建築明光宮。本爲求仙起見。到得宮成之後。便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居住其中。所選良家子女。年紀皆在五以上二十以下。至年滿三十。便令出嫁。據掖庭總簿所載。統計各宮美女。共有一萬八千人。分派宦者或婦人管領。大者領四五百人。小者領一二百人。其常得進幸者。另行注冊。增加俸祿。至比六百石。惟是人數旣多。其中最得寵者。數年之中。不過進幸一二次。有子者。賜金千斤。得孕者。拜爲容華。或充侍衣之屬。每遇出巡。常選二百人。從行載之後車。又從中挑選十六人。與帝同輦。皆不施粉黛。自然美麗。故見漢武

武帝後宮雖多。自從王夫人死後。卻無一專寵之人。及兩越旣平。

武帝新得幸臣李延年。精通音律。善於歌舞。又能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武帝愛之。延年有妹。現爲歌女。意欲進之武帝。但以身微賤。不便自言。乃求平陽公主代爲薦引。公主許諾。一日武帝置酒宮中。平陽公主在座。延年帶領一班樂工侍宴。待到酒酣。延年起舞。自作新歌一首。挑動武帝。其歌道。

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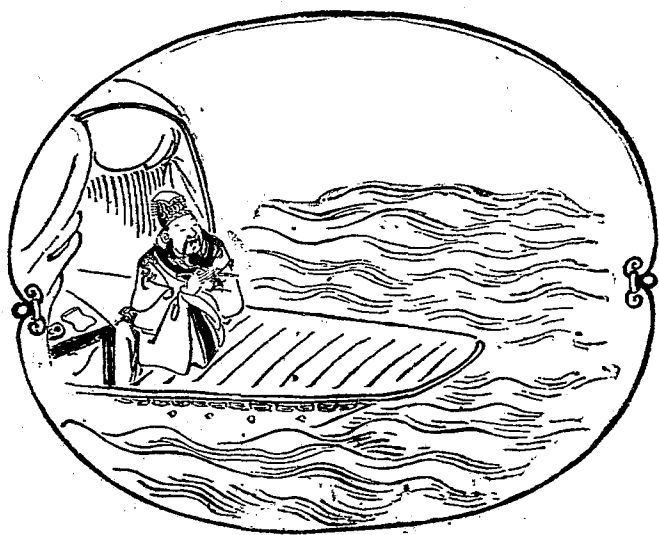
武帝平日閱歷婦女。千千萬萬。不特尋常粉黛。視同糞土。便縱有七八分顏色。也因日常見慣。看不上眼。此時衛后年老。王夫人早死。心中也想訪求絕色佳人。無如並未遇見。今聞延年歌詞。觸動心事。不禁歎息稱善。因說道。世間豈有此種佳人。平陽公主知得延年歌中有意。遂趁勢說道。延年有妹。色藝雙絕。不敢自薦。故借

歌詞見意。武帝聽了。心中高興。立命召之入宮。少頃延年引妹入見。武帝詳細觀看。果然姿容出衆。又試使歌舞。也甚精工。由此大見寵幸。號爲李夫人。不久得孕。生一子名髡。武帝封爲昌邑王。武帝自得李夫人。甚遂心願。一班宮人見李夫人常侍武帝。無不豔羨嫉妒。一日武帝到李夫人宮中。偶覺頭癢。向李夫人取玉簪搔頭。此事傳到後宮。人人想學李夫人得寵。搔頭皆用玉簪。一時玉價貴至加倍。雜見西京雜記誰知彩雲易散。好月難圓。李夫人入宮。僅有數年。忽然得病。病重之際。武帝親臨看視。李夫人一見武帝到來。急以被蒙面。口中說道。妾久臥病。容貌毀壞。不可以見陛下。願以昌邑王及兄弟爲託。武帝道。夫人病勢已危。恐難救藥。何不與我相見。面託王與兄弟。李夫人推辭道。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實不敢與陛下相見。武帝道。夫人不妨見我。我將加賜千金。並

封拜兄弟尊官。李夫人道：尊官在帝，不在一見。武帝又言必欲見之。李夫人遂轉面向內，歔歔掩泣，不復再言。任憑武帝再三呼喚，總不理他。於是武帝不悅，起身出外。此時李夫人姊妹入宮問病，見此情形，不解其故，均大詫異。待武帝去後，即向李夫人責備道：貴人不難一見主上，囑託兄弟，何苦違忤主上。至於如此。李夫人答道：我所以不欲見帝者，正是深託兄弟。我本微賤，得侍主上，主上所以眷戀我者，特因平日容貌而已。大凡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今若見我顏色非故，必然嫌惡，有吐棄之意。豈肯再行追念，收錄其兄弟乎。衆人聽了，方始明白。不過數日，李夫人身死。左右報知武帝，武帝甚是哀悼，命以後禮葬之。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武帝思念李夫人不能忘情。一日駕幸昆明池，乘舟遊玩。此昆明

池在上林中。周圍四十里。池中有豫章臺。靈波殿。及石鯨。石鯨長三丈。每遇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又於池之東西立二石人。一爲牽牛。一爲織女。以像天河。武帝開鑿此池。本爲學習水戰。置有樓船百艘。船上徧列戈矛。四角立幡旄羽蓋。甚是莊嚴美麗。後又作大船。可容萬人。上建宮室。以供行樂。黃見圖三輔時值秋日。武帝身坐舟中。望見夕照西。



斜涼風激水。景物倍覺淒涼。武帝觸事懷人。自作新詞一首。名曰落葉哀蟬之曲。使女伶歌唱。其詞道。

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

武帝出來。本爲散悶。誰知到此。反覺添愁。於是命駕回宮。到了延涼室中暫息。一時神思困倦。朦朧之間。忽見一人走進。未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前漢演義(中編)

第一百十三回 李廣利征宛無功 趙破奴攻胡敗沒

話說武帝身臥延涼室。不覺入夢。夢見李夫人冉冉至前。手攜一物。贈與武帝。口中說道。此乃蘅蕪之香。武帝接過。正欲開言動問。忽然驚覺。迴憶夢境。歷歷如在目前。又聞得一股香氣。芬芳撲鼻。記起李夫人夢中所贈之香。到處摸索。卻並不見。但只是枕席衣襟。沾染香氣。經月不歇。因改延涼室名曰遺芳夢室。見西京雜記武帝自得夢後。懷思轉切。自作一賦。以表傷悼之意。又想到李夫人病中囑託之言。遂拜其兄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尙有其弟李廣利。武帝欲使立功。以便封賞。恰好不久。便得機會。

當日武帝遣往西域使者。回來報告武帝。說是大宛有良馬在貳師城。但其國人有意藏匿。不肯與漢使觀看。武帝本好宛馬。聞言

便欲得之。乃使壯士車令等齎持千金並金馬之金馬鑄前往。向宛王易取貳師城良馬。車令等奉命到了大宛。傳達武帝之言。宛王便與其大臣會議此事。原來大宛與漢交通有年。多有中國之物。見了金馬。並不稀罕。於是彼此議道。漢離我國甚遠。中經鹽水。漢即且無人居。往往絕食。漢使每來。一行數百人。常因飢餓死者過半。大兵豈能到此。况貳師馬乃我國寶馬。不可輕以與人。遂議定辭絕使者。使者見事不成。空自往來。費盡許多辛苦。因此大怒。當著宛國大臣痛罵一番。又將金馬椎成碎屑。攜之而去。宛國大臣見了。也就大怒。相與說道。漢使藐視我國。欺人太甚。必須設計懲治。方出此氣。但當面並不發作。仍放漢使回去。卻遣人前往東境郁成地方。授意郁成王。大宛屬王令其相機行事。漢使行至郁成。郁成便

起兵攔住去路。將車令等殺死。盡將財物奪去。有幾個從人幸得脫逃。回國報知武帝。武帝大怒。旁有姚定漢前曾奉使到宛。因進言道。宛國兵弱。我兵但有三千人。用強弩射之。便可破滅。武帝見前次趙破奴往攻樓蘭。僅帶輕騎七百。便擄其王。遂深信姚定漢之言。以爲成功甚易。便想作成李廣利。藉此取得封侯。也算不負李夫人之託。太初元年秋。遂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兵六千。並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令其帶領往伐大宛。

武帝又恐李廣利初次出征。不諳兵事。使趙始成爲軍正。李哆爲校尉。統制軍事。又命故浩侯王恢爲嚮導。李廣利率領將士。西出玉門。到了鹽水。此地乃是一片沙磧。共長一千三百里。草木不生。水又鹹苦不可飲。且四望漫漫。並無一定道路。行人惟有留心尋認人畜骸骨及駝馬糞所在。以爲標準。依之前進。漢軍到此。各將

所帶糧食淡水。暫止飢渴。行經多日。早有許多人馬。禁不得辛苦。沿途倒斃。好容易度過沙磧。到得車師。軍中糧食已盡。車師新被漢兵征服。自然辦理供應。人馬得以飽食。由此再進。經過尉犁烏壘等小國。一見漢兵到來。連忙閉起城門。發兵拒守。李廣利與諸將商議。發兵攻之。又恐急切難下。但是不攻。則人馬無從得食。只得傳令進攻。有幾處容易攻破。軍士便得了飲食。也有攻打數日。不能得手。漢兵只得忍飢逕過。一路兵士餓死者不計其數。及至大宛東境郁成地方。李廣利點檢人馬。只餘數千。又皆疲乏。飢餓面無人色。郁成王聞信。閉城拒守。李廣利揮兵攻城。城中出兵迎擊。兩下戰了一陣。彼此殺傷甚多。李廣利見又折了許多人馬。自知不能成功。遂會諸將議道。郁成不過一個邊城。尙難攻破。何況要想攻入王都。不如及早回兵。別圖再舉。諸將皆以爲然。因

恐敵兵追襲。遂乘夜悄悄拔營退去。又經了許多跋涉。方到敦煌。往來行了二年。生還之人。十中不過一二。李廣利暫住敦煌。不敢回京。使人上書武帝。備言路遠乏食。兵士不苦戰鬪。但苦飢餓。現在人少。不足破宛。請暫罷兵。俟添發軍隊再行前往。

武帝遣兵征宛。滿擬指日成功。忽得李廣利請求罷兵之書。不覺勃然大怒。立命使者遮住玉門關。傳語李廣利道。兵有敢入者斬之。李廣利恐懼。遂率部下留駐敦煌待命。武帝自從命將出師。未曾遭過大敗。如今征討小小一宛。竟不能成功。心中異常憤懣。便想力圖雪復。於是下令大赦囚徒。盡發各地惡少年並沿邊騎隊。費了一年工夫。共調集騎兵六萬。步卒七萬人。馬三萬匹。牛十萬頭。驢及駱駝各萬頭。滿載糧食。多備弓弩兵器。發天下七科謫七謂

種有市籍五人。吏有罪一市籍六人。祖父母有三市籍七人。使之運餉。又拜善

於相馬二人。一爲執馬都尉。一爲驅馬都尉。以備攻破大宛時。使之擇取良馬。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得宛馬新作歌辭 誇夷使大張宴樂

話說當日各地徵發征宛軍隊輜重牲畜。俱到敦煌取齊。仍由李廣利帶領前往。李廣利心想人馬甚多。若一路同行。沿途所過之國。不能悉數供給。遂分爲數隊。由南北二道。陸續前進。所過小國。見漢兵勢盛。不敢拒敵。皆出城迎接。供給飲食。惟有輪臺

今國名即

縣臺

閉城不納。李廣利進兵圍攻數日。破之。屠其人民。由此西行。

踰過蔥嶺。喜得是年雪少。一路並無阻礙。直到宛國邊境。宛王早已遣兵預備迎敵。漢兵到者僅有三萬。與宛兵接戰一陣。宛兵大敗。逃入郁成城中固守。李廣利欲攻郁成。因恐曠日持久。使宛人又得設計抵禦。遂率衆繞過郁成。直向宛都貴山城進發。到得貴

山城下。宛人登城拒守。李廣利分布兵隊。四面圍住。迸力攻打。原來宛人不知掘井。城中並無井水。皆由城外作溝。引取流水入城。以供汲食。李廣利先已查知。隨帶水工多人。既到城下。便將水源決向他流。涸出水溝。卻就溝中開掘地道攻城。城中絕了水源。人心已覺驚惶。又兼漢兵攻打甚急。尤爲恐懼。遂遣人潛向康居求救。漢兵圍攻四十餘日。竟將外城攻破。並擒得宛國勇將煎靡。宛人大驚。逃入內城堅守。此時宛人已請得康居救兵。因見漢軍人馬衆多。不敢前進。李廣利既得外城。傳令將士急攻。宛人困守內城。盼望康居救兵。日久不至。自知無望。於是諸貴臣相聚密謀。漢人因王藏匿良馬。攻殺使者。所以興兵來伐我。今殺王獻出良馬。漢兵自應罷手。如其不然。力戰而死。尙未爲晚。衆人皆以爲然。於是率衆共殺其王毋寡。割取首級。遣人持向漢軍求和。並說

道。漢勿攻我。我盡出良馬。任憑擇取。且供給漢兵糧食。若不許我和。我便盡殺良馬。不日康居救兵將至。我在內。康居在外。內外並力。與漢兵決一死戰。望熟計利害。或和或戰。從速決定。李廣利見說。立聚諸將議道。聞得宛城中新獲漢人。已知穿井之法。城中不患無水。且蓄積糧食甚多。我兵此來爲誅首惡。毋寡一人。今已取得毋寡首級。也可。



罷兵。若不許其和。彼必死守。相持日久。康居乘我疲敝。進兵夾攻。必爲所破。不如趁此講和。諸將皆道甚善。遂許宛人約和。宛人乃盡將良馬獻出。並送來許多食物。漢兵擇取良馬數十匹。中等以下之馬三千餘匹。因宛貴人昧蔡平日善待漢使。立之爲宛王。與之盟誓。罷兵而歸。

先是漢兵分爲數隊西行。有校尉王申生前鴻臚壺充國等領兵千餘。由別路行至郁成。郁成人閉城不肯給食。申生心輕敵人。又自恃大軍在宛。距離不過二百里。不患無人救應。遂揮兵前來攻城。郁成王偵知漢兵甚少。卽領人馬三千出城迎敵。漢兵寡不敵衆。一敗塗地。王申生、壺充國等力戰而死。僅有數人逃脫。報知李廣利。李廣利命搜粟都尉上官桀。此上官桀。是與領兵往攻郁成。郁成人無力拒敵。開城出降。郁成王率領心腹人等逃往

康居。上官桀率兵追至康居。命將郁成王交出。康居聞漢兵已破宛都。不敢違命。卽將郁成王縛送上官桀。上官桀使騎士四人押解郁成王前往大軍。四人於路商議道。郁成王爲天子所痛恨者。今奉命活解此人。於路若有疏虞。誰能當此責任。不如將他殺死。主意雖定。卻又無人動手。中有上邽天故水城在今甘肅騎士趙弟。遂拔出劍來。斬其首級。獻與李廣利。上官桀隨後領兵追及大軍。一同回國。

李廣利此次伐宛。一路並不乏食。且兵士戰死者亦不多。但因將吏貪得財物。虐待士卒。以此死亡甚衆。及太初四年春。班師回入玉門關。僅有萬餘人。馬千餘匹。武帝明知其事。爲是萬里遠伐。不便再行苛責。遂封李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其餘將士皆得升賞。總計伐宛一役。首尾四年。方告成功。武帝先得烏孫良馬。名

曰天馬。今得大宛良馬。更在烏孫之上。乃名烏孫馬爲西極馬。名宛馬爲天馬。因作天馬之歌。其歌道。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崑崙。天馬徠。龍之媒。遊閭闔。觀玉臺。

武帝號宛馬爲天馬。並非無因。相傳大宛有一高山。其上有馬不可獲得。國人遂取五色母馬。放置山下。與之交合。所生之駒。號爲天馬子。故武帝用以爲名。宛馬與他馬不同之處。在於汗血。汗血者。汗從前膊小孔中流出如血。此種之馬。能日行千里。爲世所貴。後遂統稱良馬爲汗血。今人考究。方知並非流汗。如今伊犁所產之馬。最強健者。前膊及脊。往往生有小瘡出血。名曰傷氣。所以必在前肩膊者。因其用力過多之故。見漢書補注昔人未曾細察。故有此

說。

武帝自征服大宛之後。兵威大震。西域諸小國聞風恐懼。多遣其子弟隨從。李廣利到來朝貢。以後漢使前往西域。所過之處。皆以禮接待。不敢輕慢。武帝始發戍卒屯田於渠犂。置使者校尉領護之。以供給往來之漢使。又自敦煌以西。直至鹽澤。處處起亭。爲行人休息之地。當日中國極盛。除匈奴外。四夷無不賓服。遠方絕域。重譯來朝。奇珍異物。一時畢集。於是後宮服飾之物。無非明珠翠羽。通犀玳瑁等珍寶。黃門豢養之馬。則有蒲梢龍文魚目汗血等名目。而上苑之中。馴象獅子猛犬大雀。以及珍禽奇獸。所在皆是。內中尤以安息所貢之大鳥卵及眩與幻同人最爲罕見。大鳥卵出於安息附近之條支今阿伯烏弋山離今路芝二國。其卵大如甕卽。眩人善爲幻術。出於犂軒卽。歷山今大里亞地方。能吞刀吐火植

瓜種樹屠人截馬。見者無不驚異。

武帝既大營宮室。又興角抵之戲。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五

光十色。華麗異常。每遇朝會。駕臨平樂觀。前垂甲帳。後列繡屐。

謂風上繡屐武帝身服翠被。手憑玉几。端坐其中。大會蠻夷使者。

設酒池肉林。以供醉飽。演種種奇戲。如巴渝都盧漫衍魚龍等。以

資娛樂。巴渝戲乃巴渝地方有一種賓人。勇健善舞。曾隨高祖還

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故命樂人習之。都盧戲卽緣繩走索

之類。漫衍戲作大獸。長八十丈。從東而來。行至觀前。背上忽然現

出神山。武帝注意求仙。特作此戲。魚龍戲先作舍利之獸。由西方

來。舞於庭中。舞畢入至殿前。化爲比目魚。跳躍水面。口中漱水。作

起雲霧。遮蔽日光。又變成黃龍。長八丈。跳出水外。游戲庭中。滿身

鱗甲。照耀日光。人目皆眩。武帝又常巡行郡國。或往海上。亦令外

國賓客隨從。所過通都大邑。人數衆多。則大張角牴。任其聚觀。發出財帛。大加賞賜。又遣人邀同外國使者。徧觀各處倉庫府藏。以誇示中國之富足。於是四夷欽慕。來者愈多。

武帝見西域平定。便欲專事降服匈奴。過了一年。改元爲天漢元年。正擬興兵北伐。忽報匈奴遣使求和。盡將昔日拘留漢使一律送還。武帝大喜。未知匈奴如何求和。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 賦五言蘇武奉使 敬大節衛律勸降

話說天漢元年。武帝欲伐匈奴。忽報匈奴遣使求和。先是匈奴爲漢兵所敗。逃往漠北之後。專事休養人馬。練習騎射。久未犯邊。但時遣使者到漢。請求和親。武帝遣王烏報之。順便察看情形。王烏歸報武帝云。單于願遣太子爲質於漢。武帝又遣楊信前往訂約。楊信見了單于。便提起太子爲質之事。單于聽了答道。此非從前

原約。依原約。漢常遣翁主嫁與匈奴。並按年贈給繒絮食物。各有定額。彼此和親。匈奴亦不犯邊。今竟欲一反原約。使吾太子爲質。此事萬難辦到。楊信見訂約不成。回報武帝。武帝心想單于曾面許王烏。今又翻覆。想是看輕楊信之故。於是仍命王烏再往。單于一見王烏。卻又不提前事。但用好言對王烏道。吾欲入漢面見天子。結爲兄弟。王烏信以爲實。依言回報。武帝大喜。立命有司爲單于建築邸第於長安。使人傳語匈奴。其實單于無意來漢。因答道。非得漢貴人爲使。吾不與說實話。後匈奴又使其貴臣來漢。忽得一病。服藥不愈。死於長安。武帝命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送其喪。厚加贈遺。值數千金。路充國行至匈奴。單于說是漢殺我貴臣。乃留路充國不使歸去。當日漢使被匈奴扣留者。前後十餘人。漢亦留匈奴使者。彼此相當。自是匈奴又時遣兵犯邊。武帝乃命郭

昌及趙破奴屯兵朔方以備之。元封六年，烏維單于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爲兒單于。武帝聞信，遣使二人往弔，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離間其君臣，使者入匈奴境，匈奴官吏卻將二人一同送到單于處。單于問知原因，大怒，遂將二人拘留。兒單于性好殺伐，國人不安。有左大都尉謀殺單于降漢，遣人密告武帝，請卽發兵來迎，以便從中舉事。武帝遂命因杆將軍公孫敖往築受降城。在特今旗蒙北古烏又續令趙破奴領兵前往。

趙破奴先遣人與左大都尉約定期限，至浚稽山。稽匈奴有東西浚稽在現今外境相迎。於是率領馬兵二萬，由朔方出塞北行二千餘里。到了浚稽，等候左大都尉，不見到來，遣人打聽，方知左大都尉臨欲舉發，機事不密，卻被單于誅死。一面遣兵來攻漢兵。趙破奴見事不成，傳令回兵，一路南行。未至受降城四百里之處，忽遇匈

奴大隊人馬。共有八萬騎。將漢兵團團圍住。漢兵乏水。趙破奴乘夜自率數十騎出營覓水。不意卻遇胡兵。竟被活捉過去。匈奴既得趙破奴。便趁著漢兵無主。揮兵急攻。漢軍將吏戰死大半。其餘一概投降。單于聞報大喜。遂遣兵進取受降城。圍攻數日不破。乃侵入中國邊境。大掠而去。時太初二年秋日也。次年匈奴又大入定襄雲中各處。殺略數千人。武帝正擬起兵復仇。適因朝議決定專意征宛。遂暫將征胡之事擱起。至是匈奴忽遣使求和。原來匈奴兒單于立三年而死。其子尙少。國人共立其叔父右賢王句黎湖爲單于。句黎湖立一年而死。國人又立其弟且鞮侯爲單于。且鞮侯初立。因恐漢兵來攻。遂盡將漢使路充國等釋放。遣使者送之歸漢。路充國回見武帝。備述且鞮侯單于之語。據說單于自謂我乃兒子。安敢與漢天子匹敵。漢天子乃我丈人輩。武帝聞言甚

喜。以爲單于能知信義。遂亦盡釋所留匈奴使者。遣中郎將蘇武持節送歸。並以財幣厚贈單于。答其善意。

蘇武字子卿。卽前平陵侯蘇建之子。蘇建自與趙信征胡戰敗。贖爲庶人。後復爲代郡太守。病卒任所。蘇武兄弟三人。自少皆以父蔭爲郎。後兄嘉爲奉車都尉。弟賢爲騎都尉。而蘇武爲移中廐監。移中廐名時李廣之孫李陵爲建章監。與蘇武同侍中。二人交好甚密。至是蘇武以中郎將奉使匈奴。自念此行入胡。胡人生性無常。吉凶正未可卜。若如前此漢使。仍被拘留。則此生要想回國。與老母兄弟妻子朋友再見一面。也就難了。蘇武想到此處。心中不勝感慨。於是作詩四章。留別諸人。其詩道。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者長相近。邈若胡

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別兄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遠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別妻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鵠。遺子俱遠飛。李以下別

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

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李陵聞知蘇武出使。急來送別。並作詩三首贈行。其詩道。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

爲期。

蘇武辭別衆人。與副使中郎將張勝屬吏常惠及士卒百餘人。離了長安。一路北去。到得匈奴。入見單于。傳達武帝言語。送還匈奴使者。並將出財幣送與單于。且鞮侯單于本無意與漢和好。只因初次卽位。國中人心未定。又因一班漢使不肯投降。留在國中。無益於事。不如一概放還。藉此爲緩兵之計。今見武帝贈以厚禮。以爲漢人畏己。愈加驕傲。蘇武奉使事畢。單于正欲遣人發送歸國。誰知意外忽生事故。

先是有衛律者。其父本係長水。

水名在陝西藍田縣北

胡人。衛律素與李延

年交好。延年薦於武帝。武帝遣使匈奴。適值李延年因事犯罪。家族被囚。衛律聞信不敢回國。遂降匈奴。單于立之爲丁靈王。甚加寵信。其部下虞常亦長水胡人。從衛律出使。被逼降胡。心中不願。

密與緱王商議。欲劫單于之母闕氏。一同歸漢。緱王乃渾邪王姊子。先隨渾邪王降漢。後從趙破奴出征。兵敗沒入胡中。常思逃歸。二人計議許久。正苦未得機會。此次卻遇蘇武到來。虞常前在中國。曾與副使張勝相識。因私來問候張勝。密說道。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殺之。吾母與弟在漢。望得受天子賞賜。張勝聞言。也不告知蘇武。立即允許。並以財物贈與虞常。虞常自去預備。一日。且鞮侯單于率衆出外打獵。只餘闕氏及其子弟等看守穹廬。虞常與緱王見此情形。便又想仍行前策。劫取闕氏歸漢。於是召集部下七十餘人。預備舉事。中有一人。心想事或不成。自己連累受罪。便乘夜告知單于子弟。單于子弟得報大驚。連忙召集軍隊。前來捕拏。緱王與虞常見密謀敗露。率衆拒敵。緱王戰死。虞常被擒。單于命交衛律究問。張勝聞知此事。心中惟恐虞常供出前

次所說之語。連累到自己身上。因此十分擔憂。又自悔未與蘇武商議。私行應許。如今事急。料難隱瞞。且趁未發覺之前。將情說出。看有何法補救。張勝想定。便向蘇武告知。蘇武聽說。暗喫一驚。常惠在旁。聞言也覺錯愕。便埋怨張勝作事冒昧。不與衆人商量。漫然答應。且又贈以財物。明是與之同謀。若被究出。如何抵賴。張勝被責垂頭喪氣。啞口無言。蘇武心想此事定然發覺。如今埋怨張勝有何益處。因說道。事已如此。必定連及我身。與其受辱而死。有辱國體。不如早尋自盡。說罷。拔出佩刀。便欲自殺。張勝常惠見了大驚。連忙上前攔阻。蘇武雖被衆人勸住。不得動手。卻早決計安排一死。張勝等心中惴惴。各懷鬼胎。但望虞常不將此事供出。便可保全無事。

誰知虞常被衛律嚴刑拷打。痛苦難忍。只得據實供出。遂牽連到

張勝身上。衛律將供詞告知單于。單于大怒。召集諸貴臣會議。欲殺漢使。左伊秩訾王知號奴議道。殺之未免太過。若使謀害單于。更有何法加重。不如一概勒令投降。衆人皆道此議甚是。單于乃命衛律往召漢使。並其從人到來聽命。蘇武聞召。知是禍事到了。胸中已有把握。也自不懼。昂然前往。張勝面無人色。勉強起身。常惠卻氣憤憤帶領衆人。隨著蘇武到來。衛律便傳單于之命。立迫投降。蘇武聽了。對常惠等道。我若投降匈奴。屈節辱命。雖生有何面目歸漢。說罷。便拔刀自刺。

此時在會人衆。無論胡漢。俱各大驚失色。常惠等不覺傷心。圍住痛哭。衛律一心要救蘇武。趕上前來。兩手將他抱住。分付衆人飛騎往召醫生。不消片刻。醫生到來。蘇武已暈絕。血流不止。醫生見了。說是可治。所用治法。卻也新奇。先就地上開挖一坑。下置燼火。

無燼音之風燼火

將蘇武反面放在坑上。令人以足踏其背上。使之出血。然後拔出佩刀。將藥敷住傷口。也是蘇武命不該死。醫治半日。漸有氣息。醫生命將蘇武擡回營中靜養。單于敬重蘇武節操。早晚遣人來到漢營問候。只將張勝一人收繫在獄。過了一時。蘇武傷痕漸漸平復。單于屢次遣人勸降。蘇武只是不肯。

衛律既將虞常審問明白。判定死罪。到了行刑之日。便想藉此威嚇蘇武。強迫投降。於是排齊兵隊。遣人請到蘇武。又從獄中提出張勝虞常。衛律拔劍在手。先將虞常斬首。然後對張勝道。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衛律也指當死。單于從寬辦理。降者赦免其罪。說畢舉劍欲向張勝砍去。張勝嚇得戰戰兢兢。自願投降。衛律回過頭來。對蘇武道。副使有罪當相連坐。蘇武答道。本未同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衛律聞說。行近前來。將劍指定蘇武。蘇武夷然不

動。衛律見蘇武全不畏死。嚇他無用。遂又軟說道。蘇君。律前此負漢來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爲王。擁衆數萬。馬畜滿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歸降。明日便與我一樣尊貴。若固執不通。枉自身死草野。更有何人知得。蘇武聽了。當作不聞。置之不答。衛律復說道。君若肯因我歸降。我與君約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再見我。尙可得乎。蘇武聞言。勃然變色。指著衛律。厲聲罵道。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叛主背親。屈膝蠻夷。身爲降虜。我又何用見汝。且單于信汝。使汝審訊刑獄。決人死生。汝不平心持正。反欲藉端挑釁。坐觀成敗。南粵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尙未耳。汝明知我不肯降。特設此計。欲使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必將由我起矣。衛律見蘇武始終不受脅迫。入告單于。單于心想蘇武忠義凜然。如此之人。世間少有。愈欲

使爲我用。但是威迫利誘都已試過。毫無效力。更有何法得其歸降。單于沈思良久。忽又心生一計。未知單于如何設計。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蘇武仗節牧羝羊 李陵奮勇戰胡騎

話說單于欲得蘇武歸降。心想威脅利誘兩俱無用。惟有置之極窮困之地。使受苦不過。不憂其不聽命。於是命將蘇武幽於大窖。以音藏米穀者爲之之中。絕其飲食。蘇武到了此地。惟有瞑目待死。餓了數日。手足無力。臥在窖中。不能動彈。覺得眼中火冒。腹內雷鳴。此種苦處。實屬難受。此時正在求死不得。忽然天降大雪。雪花片片。飛入窖中。墜落羶上。蘇武飢渴已極。便嚙雪和著羶毛。一同咽下。如此又過數日。單于使人驗視。見其不死。甚覺詫異。以爲必有神靈暗中輔助。蘇武雖受此磨折。卻仍不肯降服。單于遂遣人移

送蘇武安置於北海。亞即今俄國西伯利上無人之處。使之牧養羝羊。也。牡羊。並說道。須是羝羊生子。方得放歸。又將官屬常惠等。分別

安置他處。使之不得相見。

蘇武到得北海。其地嚴寒。不生五穀。一望黃沙白草。並無人跡。隨身只有一柄漢節。並一羣羝羊。比起前日身困窖中。雖覺自由。但是無從取得飲食。如何過活。論起野外飛禽走獸。原自不少。偏又未曾攜帶弓矢兵器。不能獵取。蘇武自思。刀刺不死。飢餓不死。如令到了此處。雖然受苦。卻想留著生命。希望有日得回中國。便就草地之上。尋覓食物。卻被他尋得動植兩種。便將他當作糧食。原來塞外嚴寒地方。生有一種之草。名爲速古芒。葉長二寸。形狀如蒿。每莖不過三四葉。其莖蔓延地上。花與根結實纍纍。如麥門冬。又有野鼠。比常鼠較長。每二三十同居一穴。遍地皆是。到了秋日。

野鼠皆收取此草實爲糧。藏於穴中。以備度過一冬。多者至有數石。書見唐蘇武只得掘取野鼠草實。胡亂充飢。夜間便在土窟內安身。久之。成爲習慣。居然穴居野處。木食草衣。無異太古之人了。蘇武日長無事。仗著漢節。帶了一羣牝羊。散向四處喫草。那一柄漢節。看同性命一般。常常持在手中。臥起不離。弄得節上之旄。漸漸脫落。猶自不捨。那一羣牝羊。便是他的伴侶。行住一處。十分親密。蘇武處此寂寞無人之境。幾乎與世相忘。只有思慕已國之心。耿耿在念。如此日復一日。也不知年節歲時。但見節旄紛紛落盡。只剩得一把光柄。牝羊卻個個長成。但只不能生子。蘇武也不忍食他。不知不覺。約略過了五六徧寒暑。蘇武自思我便老死此處。無望生還了。

誰知一日忽遠遠望見一大隊人馬簇擁而來。蘇武久不見人。今

得相逢。不問是胡是漢。心中皆覺歡喜。及至行近問明。乃是單于之弟於軒王。因聞北海禽獸甚多。率衆前來射獵。見了蘇武。知是漢使不降者。也就敬其忠義。心生憐憫。於軒王張起氊帳。駐在北海之上。日常領衆四出射獵。蘇武得此一羣人到後。不似從前寂寞。相聚日久。彼此熟悉。蘇武閒時。便替他結網紡織。音灼。繫。七矢射之。矯正弓弩。修理種種獵具。於軒王見蘇武甚有材藝。愈加愛重。便命供給其衣食。蘇武方脫下身上破舊衣服。換上新衣。棄卻野鼠草實。來食羶肉酪漿。此時也就知得月日。

光陰迅速。早又過了三年餘。於軒王忽得一病。病到沈重。自知不起。料得自己死後。蘇武無人供給。便撥出許多馬牛羊。並穹廬用具等。賜與蘇武。不久於軒王身死。其部下果移居他處。蘇武依然剩得一人。但有了各種牲畜及器具。日用到也不乏。偏又遇著隣

近北海之丁靈人。聞知蘇武牲畜衆多。率衆前來。偷盜一空。蘇武生活。又復窮困。

武帝自遣蘇武去後。等候許久。不見歸來。正在疑惑。早有邊吏探知消息。飛報武帝。武帝方知並非真心和好。不禁大怒。到了天漢二年夏日。遂命貳師將軍李廣利。率領馬隊三萬人。往伐匈奴。又召騎都尉李陵。使之隨軍征進。李陵字少卿。乃李廣之孫。其父李當戶。早死。遺腹生陵。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下士。衆皆稱之。武帝以爲有李廣之風。嘗使帶領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察視地勢。不見胡騎而回。武帝拜爲騎都尉。命率勇士五千人。駐紮酒泉張掖。教士卒習射。以備匈奴。及李廣利出征大宛。李陵領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接大軍回國。至是武帝召見李陵於武臺。命爲李廣利押送輜重。李陵叩頭自請道。臣所領屯

邊兵隊。皆荆楚勇士。力能扼虎。射必命中。願得自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力。不使專與貳師對敵。武帝見說道。汝莫非不願爲人屬下。但是我發兵已多。並無馬隊與汝。李陵對道。不用馬隊。臣願以少擊衆。自率所部步兵五千人。直入單于之庭。武帝見其膽勇過人。遂卽依允。於是另遣他將押送輜重。隨同李廣利出發。

李廣利奉命領兵。由酒泉出塞。擊右賢王於天山。斬首萬餘級。奏凱而回。行至半路。忽遇匈奴大隊人馬。將漢軍圍了數重。李廣利率衆左衝右突。不能得出。又兼軍中糧食已盡。匈奴四面急攻。士卒遠來飢困。抵敵不住。死傷十之六七。正在危急之際。卻有假司馬趙充國向李廣利自陳。情願率領壯士在前開路。大兵隨後繼進。趙充國嚴裝貫甲。匹馬當先。所部百餘人。隨從出營。但見胡騎密布。有如蜂屯蟻聚。充國大呼陷陣。向矛戟林中橫衝直撞。如入

無人之境。胡兵當著便死。只得退避。竟被充國殺開一條血路。諸將保著李廣利。隨後突出圍外。此番惡戰。胡兵死傷甚多。充國身被二十餘創。匈奴畏其勇敢。也就收兵回去。不敢追趕。

趙充國字翁孫。上邽人。初爲騎士。以善騎射。補羽林郎。爲人沈勇。有大畧。自少好爲將帥。學習兵書。通知邊情。此次大軍脫險。皆賴充國一人之力。李廣利回見武帝。奏明其事。武帝立召充國入見。令其脫衣。親視傷痕。見其瘡癥狼籍。懸想充國當日血戰之苦。及其勇敢之狀。不禁嗟歎良久。立命拜爲中郎。

當日李陵辭別武帝。回到張掖。調集部下。預備出征。武帝因恐李陵兵少。或有疏虞。乃下詔疆弩都尉路博德領兵前往。半路接應李陵。路博德曾以戰功爲伏波將軍。封邳離侯。因事失去官爵。復爲疆弩都尉。如今奉到武帝詔書。暗想自己本是老將。反爲少年

後輩後應。心中不甘。於是託詞上書說道。現當秋天。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李陵待至明年春日。各領酒泉張掖馬隊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兩山。必可取勝。武帝得書。見路博德有意推諉。甚怒。又疑是李陵反悔。不欲出征。故教博德上書延宕。此時適得邊報。匈奴侵入西河。武帝因改命路博德與公孫敖領兵前往迎敵。又下詔李陵令其於九月出兵。直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蒙古西部上探聽敵踪。若無所見。可回至受降城休息。即將一路情形由驛奏聞。並問李陵與路博德有何言語。亦一併詳細陳明。李陵遂遵詔率領步卒五千人。出遮虜障。即居延城外。蒙古甘肅酒泉北行三十日。到了浚稽山。紮下營寨。畫就所過山川形勢。使麾下騎士陳步樂馳驛回京奏聞。武帝召見陳步樂。步樂呈上地圖。詳細報告。並言李陵領兵得人死力。武帝甚悅。即拜陳步樂爲郎。

李陵既到浚稽山。一路未遇胡兵。正待班師。忽報單于大隊人馬。約有三萬到來。李陵就兩山之間。結下營盤。外用大車環繞。以防敵兵衝突。自率士卒。出到營外。排成陣勢。戟盾在前。弓弩在後。下令軍中道。聞鼓卽進。聞金卽止。將士聽令。人人磨拳擦掌。預備廝殺。單于望見漢兵甚少。指揮胡騎來撲漢營。李陵堅守不動。等候敵兵將近。但聽得一聲鼓響。漢軍中千弩齊發。箭如飛蝗一般。前隊胡兵應弦而倒。後面立脚不住。一齊退走上山。李陵率衆掩殺一陣。胡兵死者數千人。單于大驚。急遣部下分頭馳報左右賢王。令其出兵救應。未知李陵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李陵失援降匈奴 馬遷得罪下蠶室

話說匈奴且鞮侯單于。見戰不過李陵。急遣人分往左右賢王處。發兵助戰。左右賢王聞信。卽發兵隊到來。一共八萬餘騎。李陵見

胡騎衆多。勢難相持。於是且戰且走。向南而行。單于率衆從後追趕。漢兵行了數日。到一山谷中。胡兵趕到。漢兵奮勇抵敵。各有死傷。李陵傳令士卒受三傷者。載以車輦。受兩傷者。推運車輛。受一傷者。持兵戰鬥。彼此苦戰。至夜俱各歇息。李陵回營對部下道。吾軍士氣稍衰。鼓聲不起。此是何故。莫非軍中藏有婦



女。遂親自查搜。果在大車之中。搜出許多婦女。李陵究問來由。乃是關東盜賊妻女。發遣到邊。邊軍佔據爲妻。此次出征。隨帶同行。藏匿車中。今被李陵搜得。一劍一個。盡行斬首。士卒見了。俱各大驚失色。但因私帶婦女。違犯軍令。自己不遭責罰。已是便宜。誰敢開口攔阻。只有暗自痛惜。各將尸首掩埋。停了片刻。各人心中到覺得清淨。無所牽掛。倒頭便睡。到了次日。又與匈奴交戰。漢兵人人死心塌地。勇氣百倍。陣斬敵首三千餘級。匈奴大敗。回報單于。單于自恃兵多。尚不肯捨。仍自催兵追趕。

李陵殺敗追騎。引兵向東南而行。行經四五日。到了一個大湖。湖中徧是葭葦。胡兵自後追至。時值隆冬。北風大作。單于令部下順風放火。欲燒漢兵。李陵見了。也命兵士放火自救。一路行過大湖。南至山下。單于引兵佔住山上。使其子率領胡騎來攻漢兵。李陵

指揮步卒。依著樹林放箭。胡兵死者數千。只得退回山上。李陵望見單于親在山上督戰。下令張起連弩。齊向單于射去。單于膽怯。率衆退下山來。召集大臣商議道。此乃漢之精兵。吾軍多彼十餘倍。攻之不破。反致敗亡。今敵人日夜引吾南行。將邊塞恐有伏兵。在彼接應。不如就此退回。免墮其計。諸大臣聽了同聲說道。不可。單于自領數萬騎攻漢兵數千人。不能破滅。將來何以號令邊將。且使漢人愈加輕看匈奴。如今由此南行。沿途皆是山谷。尙有四五十里。始得平地。且到平地不能取勝。再行回兵。單于也就依言辦理。

李陵連戰多日。雖然屢獲大勝。所殺胡兵共有萬餘人。自己部下死傷不過千餘。但是胡兵尙有十萬。又皆騎馬。漢兵步行。終覺喫力。且無救兵到來接應。如何是好。李陵正在思想脫身之法。左右

報說生擒胡兵一名聽候發落。李陵傳令喚進。用好言安慰。問其軍中情形。胡兵便將匈奴君臣商議退兵之策。說了一遍。李陵聽罷。暗想單于已存退志。索性抖擻精神。奮戰一陣。殺得他心膽俱喪。自然退去。我軍方得脫險。李陵想定。一宵無事。次日早起。鼓勵將士。奮力殺敵。一日大戰數十次。復殺胡兵二千餘。單于自料不能取勝。正欲傳令退兵。忽報漢軍有人前來投降。單于即命入見。原來漢軍軍候管敢。因事被校尉責打五十。心中懷恨。便向匈奴投降。胡兵引之入見單于。管敢自述來降之意。並想藉此討好。遂備言漢兵後無救援。箭已將盡。只有李將軍與成安侯部下各八百人。驍勇善戰。在前先行。其旗幟爲黃白二色。若以精騎迸力射之。便可破滅。成安侯姓韓名延年。潁川人。卽韓千秋之子。千秋前攻南粵戰死。武帝封延年爲侯。此次隨李陵出征。現爲校尉。單于

聽管敢之言。心中大喜。遂盡起兵隊。隨後急攻。又遣精兵繞道出。至漢兵之前。斷其去路。口中大呼道。李陵韓延年速降。漢兵被困谷中。胡兵立在上。四面圍射。箭如雨下。李陵與韓延年率同部下拚命殺出。沿途放箭以禦追兵。行了一日。未到鞬汗山。障在西北十八里。漢兵五十萬箭一概射盡。李陵計點士卒尙有三千餘人。但是手中各執空弓。此外別無兵器。如何拒敵。又見車輛累贅難行。乃命部下盡棄車輛。砍破車輪。截取車輻。以當兵器。將吏各執短刀。一路奔馳。到得鞬汗山。此山中有一谷。道路甚狹。漢兵正在谷中行走。胡兵卻又趕到。一齊上山。堵住谷口。各用雷石打下。漢兵多死。不得前進。便就谷中駐紮。

此時天色漸晚。兩軍休戰。各進晚餐。入夜。李陵換了便衣。獨步出營。左右隨出。李陵搖手道。汝等不必隨我。大丈夫當獨身往取單。

于耳。李陵行到營外。四望胡兵。漫山徧野。安下營寨。李陵見了。不覺心驚。自料難以逃脫。尋思良久。仍回營中。左右聞說。往取單于。惟恐此去有失。今見李陵垂頭喪氣回來。也就不敢動問。但聽得李陵長歎一聲。說道。兵敗死矣。旁有軍吏一人。進前說道。將軍以少勝多。威震匈奴。如今天命不遂。何不暫時委屈。將來得便歸國。譬如泥野侯。破謂趙奴爲胡兵所擒。後得逃回。天子仍行寬待。何況將軍。李陵聽了。搖頭道。君可勿言。吾若不死。非壯士也。遂命砍斷旌旗。並所攜珍寶。就地上掘一大坑。將土掩埋。李陵對將吏歎道。每人再得數十箭。便可脫身。今手無兵器。如何戰鬪。待到天明。便將束手受縛。不如各尋生路。四散逃走。僥倖得脫。尙可歸報天子。乃傳令兵士。每人攜帶乾糧二升。冰一片。各自逃生。約明到得遮虜障。等候後來之人。兵士奉命。各人裝束停當。預備逃走。

到得夜半。李陵下令鳴鼓集隊。鼓聲忽然不響。李陵與韓延年上馬當先。殺條血路。兵士在後隨從。出得谷中。胡騎數千追至。將李陵韓延年圍住。部下士卒早被衝散。韓延年力戰而死。李陵戰得力竭。無路脫逃。記起軍吏之言。於是向南說道。無面目報陛下。遂卽下馬投降。所餘兵士。幸被逃脫。陸續到得塞上。尙有四百餘人。一衆慫促逃生。未知李陵投降。但將戰敗情形。告知邊吏。邊吏飛報武帝。武帝得報。心欲李陵戰死。卽召到陵母及妻。使相工看其相貌。據說並無死喪之色。武帝心中疑惑。過了一時。方知李陵實是投降。武帝大怒。召到陳步樂責問。步樂恐懼自殺。遂將李陵之母及其妻子囚繫保宮。

當日朝中諸臣。見武帝深怒李陵。便異口同聲責備李陵不應降敵。獨有太史令司馬遷。心中不服。司馬遷字子長。龍門在韓城今陝北

人。自少博學。善於爲文。弱冠徧游四方。歷覽名山大川。初仕爲郎中。曾奉使西南夷。以文學見知於武帝。其父司馬談爲太史令。身死。武帝使遷繼其職。司馬遷與李陵同爲侍中。平日未曾結交。但覺得李陵是個奇士。今見衆人交口毀謗。甚是憤慨。欲向武帝進言。未得其便。恰好一日武帝召到司馬遷。問道李陵平日爲人如何。此次降胡是何用意。司馬遷遂趁此時極言李陵爲人好處。並道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當匈奴億萬之衆。轉戰千里。矢盡援絕。士卒猶爭先死敵。其得士心。卽古之名將。不過如是。今雖身陷胡中。所立戰功也足表章於天下。所以不死者。當是欲留其有用之身。等候機會立功報漢。武帝聽了心想。我本命李廣利統領大兵出征。使李陵爲其援助。李陵偏欲自己逞功。以致遇著單于兵敗身降。反使李廣利不能見功。今聽司馬遷之言。明是有意毀謗李

廣利替李陵解免。於是勃然變色。命將司馬遷交與廷尉辦罪。廷尉奉命議定。司馬遷罪名。說是誣罔君上。應處宮刑。司馬遷竟被李陵連累遭刑。真是冤枉。後來發憤著成一書。記述歷朝事實。自黃帝直至武帝。共百三十篇。名曰史記。後人稱爲良史。清人謝啟昆有詩詠司馬遷道。

龍門禹穴鬱心胸。世掌天官太史公。富貴不彰名易沒。是非乃定恨無窮。李陵禍起悲臣志。壺遂書來憶祖風。成一家言五十萬。千秋紀傳創元功。

武帝雖怒司馬遷將他辦罪。後來知他並無私意。復用爲中書令。寵幸用事。武帝又想起李陵。因無救兵以致陷沒。心中甚是追悔。對近臣道。當日應俟李陵兵已出塞。再遣路博德領兵往迎。李陵便可回國。都由預先下詔。以致老將得生。姦詐乃遣使慰勞李陵。

部下生還兵士。並加賞賜。武帝深惜李陵。過了年餘。復命四將領兵伐胡。就中軍遣公孫敖往迎李陵歸國。未知李陵能否歸漢。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任廷尉杜周枉法 拜直指江充懷姦

話說天漢四年春正月。武帝大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之士。遣四將帶領分道往伐匈奴。貳師將軍李廣利率馬兵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率萬餘人接應。貳師游擊將軍韓說率步兵三萬出五原。因杆將軍公孫敖率馬兵一萬步兵三萬出雁門。早有細作飛報匈奴。且鞮侯單于聞信。盡將老弱婦女牲畜輜重遷移余吾水。水名在北。自率精兵十萬騎駐紮余吾水南。以待漢兵。及李廣利兵到。兩下交戰幾次。互有殺傷。廣利見不能取勝。引兵南歸。胡兵隨後追到。廣利且戰且走。連戰十餘日。無甚

勝負。恰值路博德引兵來會。單于乃率衆北去。游擊將軍韓增出塞。不遇胡騎而回。並無所得。因杆將軍公孫敖本奉命深入匈奴。迎接李陵。行至半路。卻遇左賢王兵隊。漢兵與戰不利。遂卽退回。此次四將出師。並無一人立功。公孫敖回報武帝。說是於路捕得胡人。據言李陵教匈奴布置兵事。以備漢軍。故臣此去不能成事。武帝聞言。信以爲實。不覺大怒。遂命將李陵老母妻子一律處斬。過了一年。匈奴且鞮侯單于身死。其子狐鹿姑單于嗣立。武帝遣使往弔匈奴。李陵自聞家族被殺。大哭一場。心中懷恨。今見漢使到來。便向之詰問道。吾爲漢率步卒五千。橫行匈奴。只因無救而敗。自問何負於漢。竟致全家受戮。使者答道。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所以如此。李陵道。此乃李緒非我也。使者回報武帝。述李陵之語。武帝方知其誤。悔已無及。李緒也是漢人。官爲塞外都尉。防

守邊城。匈奴來攻。李緒開城出降。單于待以客禮。常坐李陵之上。李陵自聞漢使之言。心痛老母妻子。皆爲李緒被誅。因使人刺殺李緒。以洩其憤。單于之母大闕氏聞知大怒。欲殺李陵。單于心愛李陵。勇敢善戰。將其藏匿北方。待至大闕氏死後始回。單于遂以己女嫁與李陵。立之爲右校王。與衛律並貴寵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李陵居外。遇有大事。方始入議。從此李陵便在匈奴重立家室。斷絕歸漢之念。

當日武帝從事四夷。征討連年不息。武帝年老。性愈嚴急。羣臣辦事稍不如意。便交廷尉辦罪。其時爲廷尉者。乃是杜周。杜周係南陽杜衍。陽在今河南南陽縣西南人。爲人少言。遲重。存心卻甚深刻。平日行事全學張湯。尤能揣摩武帝意思。百端迎合。有人嘗問杜周道。君爲天下決獄。不按照三尺法。古用竹簡長三尺。以書法律。專憑人主意思辦案。此

是何故。杜周答道。三尺法何自而來。前主所是。著之爲律。後主所是。列之爲令。各以當時爲是。何必定從古法。其人見杜周如此詭辨。卽亦無言而去。

杜周自爲廷尉以來。奉詔審辦之案。不計其數。官吏二千石以上。犯事被繫詔獄者。出入相抵。常有百餘人。此外各郡國發生案件。亦皆送交廷尉辦理。一年之中。多至千餘案。每案大者牽連人證數百人。小者亦有數十人。無論遠近。一律逮捕。解至京師聽審。刑官提案訊問。專以告發之詞爲主。犯人若有不服。便用嚴刑拷打。強迫成招。更無一人得遭放免。於是吏民聞有逮捕消息。悉皆逃匿。往往懸案十餘年。不能歸結。廷尉及各官府監獄囚犯。多至六七萬人。官吏任意株連者。又有十餘萬人。人民含冤抱屈。怨氣衝天。哭聲載道。其慘狀真不忍觀。

其時武帝又分天下爲十三州。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交趾朔方每州置刺史

一人。掌奉詔書。所列六條。

一阿豪私蔽賢勢五二侵瀆百姓三刑賞罰廉

巡察所部官吏。法令日密。於是各郡國官吏皆以苛刻爲能。人民

貧困。愈輕犯法。山東一帶亡命之人既多。遂羣起爲盜賊。所到之

處。攻破城邑。戕殺官吏。劫取府庫。釋放死囚。擄掠財物。道路不通。

各地官吏。呈報武帝。武帝乃使暴勝之范昆夏蘭張德王賀等爲

直指使者。使身服繡衣。持節仗斧。齎虎符。發兵分頭逐捕盜賊。所

至之處。官吏自二千石以下。許其專殺。於是誅殺甚衆。逐捕數年。

方頗擒獲賊首。其餘黨逃入山澤之中。恃險抗拒。官兵無可奈何。

武帝見盜賊久未肅清。心中大怒。乃另定一種法律。名曰沈命法。

其法凡遇盜賊起事。不卽發覺。縱使發覺。出兵捕拏。不能如額者。

該管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當死罪。自此法頒布以後。小吏畏誅。

縱有盜賊。不敢舉報。地方長官亦使其勿言。以此盜賊雖多。官吏不敢過問。上下相蒙。但求敷衍避罪。朝廷何曾得知。

武帝既遣暴勝之等分往各郡國。又念京師地方亦須有人督察。於是想到江充身上。江充字次倩。乃邯鄲人。本名江齊。有妹善鼓琴歌舞。嫁趙王太子劉丹。江齊又得寵於趙王彭祖。待爲上客。後江齊因事觸怒太子丹。太子丹遣人捕之。卻被江齊聞風先期逃走。遂將其父兄繫獄訊問。處以死刑。江齊逃至長安。改名江充。詣闕上書。告發趙太子丹。說其與姊及王後宮淫亂。又交通郡國姦猾。劫掠財物。官吏皆不能禁。武帝見書大怒。遣使發兵圍趙王宮。捕太子丹下獄。交與廷尉審辦。廷尉杜周覆奏太子丹應得死罪。趙王彭祖上書武帝。代其子剖明。並言江充乃逋逃小臣。假捏罪惡。激怒朝廷。臣願率趙國勇士從軍。攻擊匈奴。以贖丹罪。武帝不

許。後太子丹雖遇赦放出。竟被廢不得嗣立。

武帝自得江充所上之書。便召入。見江充身材高大。容貌甚壯。武

帝望見。心中暗自稱奇。對左右道。燕趙每多奇士。因問以當時政

事。江充對答稱旨。武帝甚悅。用爲謁者。至是武帝遂拜爲繡衣直

指使者。督察三輔。

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京師地方謂之三輔。

盜賊並糾舉貴戚近臣

不法之事。其時貴戚近臣。自恃權勢。不免奢侈違禁。江充逐一舉

發。奏請武帝允准。沒收犯禁物件。並勒令本人身到北軍等候。往

擊匈奴。於是一班貴戚子弟。見其父兄犯法。心中惶恐。入見武帝。

叩頭哀求。情願出錢贖罪。武帝依允。便按其官爵高下。定一數目。

使其納錢北軍。赦免其罪。因此所得之錢。共有數千萬。武帝心想

江充爲人忠直。執法不阿。所言又皆中意。甚加寵幸。

一日江充出門。遇見一簇車馬。在馳道行走。江充便喝令停止。問

是何人。其人答是陽信長公主。江充道。公主何以得在馳道行走。其人答道。曾奉太后之詔。江充道。既是太后有詔。只有公主得行。餘人豈可援例。遂將隨從公主車騎。沒收入官。又一日。武帝出遊甘泉。江充隨駕前往。於路遇見太子據所遣使者。乘坐車馬。也在馳道中行走。江充喝令左右上前。將使者並車馬一起扣留。正待奏聞武帝。忽報太子據遣人到來。江充命其入見。來人轉達太子之意。說道。並非愛惜車馬。實不欲使主上聞知此事。見得太子平日不曾約束左右。以致如此。尚望江君寬恕。江充不聽。辭了來人。便入見武帝。並將太子遣人來說之事。備細陳明。武帝聽了甚喜。因說道。爲人臣者應當如是。由此江充大得武帝信用。威震京師。衆人無不側目。武帝又擢爲水衡都尉。太子據雖怨江充。也就無法。

說起太子據乃衛皇后所生。武帝年二十九始得此子。甚加寵愛。曾從博士受讀經書。及年已長成。武帝爲之建築博望苑。使結交賓客。從其所好。以此太子結交之人。不免邪正混雜。後武帝留心察看太子舉動。嫌其過於謹厚。無甚才能。不似自己。此時王夫人生一子名閔。李姬生二子名旦。青李夫人生一子名髡。皇后太子寵愛漸衰。因此心中常不自安。卻被武帝覺得。遂密喚衛青近前。說道。朕因朝廷諸事草創。又值四夷交侵。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不得已勞動人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便蹈亡秦覆轍。太子爲人敦重好靜。必能安定天下。欲求守成之主。更無賢於太子者。近聞皇后太子有不安之意。汝可以此意諭之。衛青受命。告知皇后太子。衛后聞言。向武帝脫簪謝罪。武帝屢事征伐。太子每婉言進諫。武帝笑道。吾爲其勞。將來使汝得以安逸。

過日。豈不可乎。武帝每遇出巡。常以政事委付太子。宮內之事。委付衛后。許其專決。回時。奏聞武帝。並無異說。有時並不過目。武帝用法甚嚴。羣臣多順其意。遇事務在苛刻。太子素性寬厚。判決事件。每多從輕發落。以此用法。大臣見了。心中不悅。衛后心恐太子辦事不合帝意。以致得罪。常戒太子。勿得擅行輕縱。武帝聞知。反說太子判決甚是。皇后未免過慮。到了元封五年。衛青病卒。武帝賜諡烈侯。與平陽公主合葬。起塚以像廬山。即句窰。中山。自衛青死。後。其子衛伉。衛不疑。衛登。又皆坐事奪爵。太子與皇后失了外家援助。勢成孤立。衛后也自知謹慎。力避嫌疑。雖然無寵。武帝仍照前禮待。無奈武帝內寵既多。諸子皆壯。各自樹黨。爭取儲位。便有黃門蘇文。小黃門常融等一班小人。從中播弄。意欲陷害太子。別立己所擁戴之人。太子嘗入見衛后。談論半日。方始辭出。蘇文卻

告武帝道。太子入宮。與宮人爲戲。武帝見說不語。遂選派宮人多名。賜與太子。太子後聞蘇文進讒。心甚恨之。蘇文又與常融密察太子舉動。遇有過失。便加上許多言語。報知武帝。衛后見了。切齒痛恨。欲使太子自向武帝將情訴明。誅死二人。太子道。但求自己無過。豈畏蘇文等人。主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爲慮。一日。武帝偶感小疾。遣常融往召太子。常融回奏。太子面有喜色。武帝聽了默然。不久。太子到來。武帝留心察看。見太子面上尙帶淚痕。強作歡笑之狀。武帝心疑。召到太子左右。問其原因。左右對說。太子聞得主上有病。憂愁悲泣。武帝知是常融有意離間。立命綁出斬首。果然不出太子所料。獨有蘇文進讒比前更甚。江充聞知此事。自想得罪。太子將來必遭誅戮。遂交通蘇文。日夜設法陷害太子。恰值巫蠱事起。忽然天翻地覆。弄出一場大禍。未知江充如何用計。且

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江充大興巫蠱獄 武帝避暑甘泉宮

話說武帝崇信鬼神。一意求仙。便有許多方士神巫。帶領徒衆。聚集京師。造作符咒法術。騙取人家財物。大都左道惑衆。虛言欺人。只因武帝十分相信。上行下效。所以內自后妃宮人。外至近臣貴戚。被其迷惑者。不可勝數。當日陳皇后卽因聽信女巫楚服造作厭勝發覺被廢。坐死多人。事後衆人尙不覺悟。武帝也不加禁止。一任女巫出入宮中。武帝妃妾旣多。失意者希求進幸。爭寵者互相嫉妒。女巫便教他祈神拜鬼。畫符念咒。種種造作。又刻木爲人。埋在屋內。說是可以度厄解難。無知婦女。自然信以爲實。於是宮廷之內。到處埋有木人。連著公主外戚大臣子弟也多相信。人民更不消說。把一座長安城幾乎變成鬼神世界。只落得一班方士

神巫個個發財。豐衣美食。安坐受用。也是合當有事。征和元年冬十一月。武帝白晝坐在建章宮中。髣髴望見一個男子。身上帶劍。搖搖擺擺。走入中龍華門。武帝見是生人。喝令左右上前捕拏。左右奉命到處搜尋。並無踪影。武帝心想明明看見一人。如何查拏不獲。可恨守門官吏全不留心。任令閒人私行入內。因此大怒。傳令將門候守吏斬首。又調集三輔騎士。大搜上林。並閉起長安城門。逐戶搜索。一時人民不知何事。衆心皇皇。商賈罷市。匠作停工。家家戶戶閉起大門。一見官吏到來查檢。嚇得人人膽戰心驚。啼啼哭哭。鬧做一團。更有待詔北軍征官。因爲罷市。未曾預蓄糧米。又被禁止出入。竟有多人坐在屋內。活活餓死。如此紛紛擾擾。一連鬧了十一日。方始罷手。究竟其人未曾獲得。而巫蠱之獄便由此起。

武帝初見有人帶劍入宮。以爲必是刺客。後經到處查徧。並無其人。心中愈加疑惑。迴想起來。覺得他又不是人。只因宮禁之地。何等森嚴。由外入內。須經歷許多門關。處處有人看守。耳目衆多。萬難蒙混過去。便作大衆都未留心。被他混進。也只好雜在人衆中間行走。或遮遮掩掩。藏匿偏僻之處。那敢青天白日昂然由中門走入。全無慌張恐懼之色。及至被我親眼看見。遣人往捕。倏忽之間。便即不見。由此觀之。不是妖魔。定是鬼怪。又想到京師方士神巫既多。難保無人心懷不軌。暗中施展邪術。要想謀爲大逆。武帝輾轉尋思。意中不悅。不出月餘。果然發生事故。

說起巫蠱之禍。第一當災者便是丞相公孫賀。公孫賀字子叔。義渠故縣城西北人。其父公孫昆邪。景帝時。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

平曲侯。後坐罪失爵。公孫賀少爲騎士。數立戰功。武帝爲太子時。

賀爲舍人。及卽位。擢爲太僕。賀娶衛皇后之姊君孺爲妻。由是有寵。武帝命爲將軍。從衛青征匈奴有功。封南筭侯。後坐酎金失爵。太初二年春。丞相石慶身死。武帝遂拜公孫賀爲丞相。封葛繹侯。其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甚嚴。自公孫弘死後。繼任丞相四人。就中李蔡莊青翟趙周三人皆坐事自殺。石慶雖因謹慎。幸得保全。然亦常遭武帝譴責。因此公孫賀一聞拜相。不但不喜。反覺憂懼。當召拜之際。公孫賀不肯接受印綬。對著武帝頓首涕泣辭道。臣本邊鄙之人。由鞍馬騎射得官。自揣材能不勝丞相之任。伏望陛下另選賢能。武帝見公孫賀此種情形。心中也就感動。但因拜相事大。不便收回成命。遂向左右道。扶起丞相。左右近前來扶。公孫賀俯伏不肯起立。武帝便自行起去。公孫賀無法。只得拜受印綬。出到外面。左右問其何故力辭。公孫賀道。主上賢明。吾實不能稱。

職。恐負重責。吾從此危矣。左右聞言。方悟其意。

武帝既拜公孫賀爲丞相。又以其子公孫敬聲代爲太僕。公孫賀勉強就了相職。心中懷著鬼胎。辦事自然兢兢業業。好在武帝大權獨攬。諸事專決。丞相不過奉命而行。無甚責任。公孫賀爲相既久。覺得相安無事。便將從前危懼之心。漸漸忘却。自己貪戀權勢。不肯告退。其子公孫敬聲。又自恃皇后姊子。平日舉動。種種驕奢不法。公孫賀不能管束。征和元年。公孫敬聲因擅用北軍錢一千九百萬。被捕下獄究辦。公孫賀見其子坐罪。便想設法救免。其時長安有一大俠姓朱名安世。乃陽陵故城在縣今東陝人。武帝聞知其名。下詔嚴拏未獲。公孫賀愛子情切。遂向武帝自請捕得朱安世以贖子罪。武帝許之。公孫賀乃多派差役到處查緝。過了一時。竟將安世拏獲。

公孫賀聞報朱安世被獲。心中甚喜。以爲其子可保無事。誰知惹下冤對。禍事愈大。那朱安世既是大俠。平日聲氣廣通。在朝公卿一舉一動。無不周知。所有公孫敬聲種種不法之事。早已聽得爛熟。只因與己無冤無仇。故不過問。如今公孫賀將他擒獲。真是惹火燒身。安世下獄之後。查知是公孫賀將他贖子。不覺笑道。丞相自取滅門之禍。遂在獄中上書告發公孫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又使巫祭禱。咒詛主上。並當來往甘泉馳道中間埋下偶人。其咒詛之語。甚是惡毒。武帝得書大怒。命將公孫賀拏交有司澈底根究。於是牽連多人。陽石公主與諸邑公主及衛伉。並因此被殺。公孫賀父子死於獄中。其家族誅。時征和二年春正月也。公孫賀既死。武帝遂分丞相爲兩府。先以庶兄中山靖王劉勝之子涿郡

涿郡太守劉屈氂

音釐又爲左丞相。封澎侯。

音釐

又

又

治郡

自從此案發生後。宮姬妾因彼此妒忌。或懷有仇怨。爭向武帝告發。說是某處理有木人。某人咒詛主上。武帝聽說。想起前次入宮之人。諒是諸人所爲。遇有告發。便交有司澈底根究。往往株連大臣身上。後宮及朝臣犯罪者數百人。自是武帝意中多所嫌惡。一日。白晝睡在宮中。忽夢見木人數千。手中持杖來擊武帝。武帝驚醒。因覺身體不適。忽忽善忘。江充遂乘間進言道。主上之恙。咎在巫蠱爲祟。武帝見說十分相信。卽命江充查辦巫蠱之事。江充奉命。便想藉此陷害多人。顯他本領。乃由民間及羣臣家中查起。先遣人密探某家某戶崇奉鬼神。夜間常有祭祀祈禱畫符念咒等事。便私製無數木人。預遣親信之人。將木人埋其居屋近旁。又於地面用物染汗。作爲記號。以便自己前往尋掘。但是江充本非方士神巫。平日並未學習驅鬼召神等法術。若獨自查辦起來。縱使

發現憑據。他人亦必抵賴。說是江充架陷。不然如何得知。所以必須帶同神巫。並與之通同一氣。方可下手。然而此等巫蠱邪術。本是神巫所爲。今若帶之同往發掘。那被害之人。難保無一二家。卽此神巫教他爲此。彼此對證之後。神巫也當坐罪。或竟供出與己通謀情事。豈非反受其累。江充卻想得一個善法。不用中國之巫。單尋幾個胡巫。祕密結下契約。許以重賂。只因胡巫初到中國。言語不通。斷無人請他作法。且不致漏洩密謀。江充計算已定。令人偵得某家夜祭之時。便同胡巫率領多人一擁而入。先將祭祀所用香燭符咒等收取。又命胡巫假作捕蠱。向屋中屋外巡視一遍。看到地面染汗記號。便指道。此是鬼魅形迹。其下定然有物。江充立命衆人依著所指之處。動手發掘。果然掘出木人。江充見得了憑據。便喝令將其全家人等盡數捕拏。如此一連拏了多起。又有

人民彼此結怨。自相誣告者。江充不問情由。一概收執下獄。於是
 逐起提來審問。說
 他作爲巫蠱咒詛
 主上。大逆不道。其
 人不服。江充卽動
 刑拷打。迫令供招。
 若再執定不招。江
 充便用鐵條向火
 中燒得通紅。烙他
 身上。或箝其手足。
 其人立刻皮肉焦
 爛。忍痛不過。無不誣服。江充遂將他判成死罪。奏聞武帝。因此臣



民被誅者不下數萬人。旁人明知他是冤枉。更無一人敢向武帝剖白。原來武帝見案件日多。猜忌愈甚。連著左右近臣都覺可疑。人人心中恐懼。惟恐自己性命不保。那敢再管別人閒事。只可憐一班無辜之人。駢首受戮。江充到以爲是自己功勞。甚是揚揚得意。

武帝因夢受驚。常多疾病。又兼巫蠱案件。鬧得不清。煩惱異常。此時正值夏日。武帝卽起駕赴甘泉宮避暑養病。皇后太子留在長安。一日。太子前往甘泉宮問安。江充望見太子到來。急近前道。太子切勿輕入。陛下有詔嫌惡太子。嶽鼻。太子若入。尙望用紙遮鼻。原來太子生得鼻梁高大。有如山嶽。故名嶽鼻。太子聞言。以爲病人心性喜怒無常。或有是事。遂依言將紙掩鼻。入見武帝。武帝見了。不解其故。江充便從旁悄悄說道。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臭。所以

掩鼻。武帝聽了大怒，便責備太子，令其回去。太子莫名其妙，只得還宮。見三輔故事江充便想趁此害死太子，卻命胡巫檀何來向武帝上言，未知胡巫所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石德獻計斬江充 屈釐率兵戰太子

話說江充使胡巫檀何向武帝上言道：臣觀各宮之中，皆有蠱氣。若不除去，主上之病，恐難即愈。武帝心想：我早疑有此事，怪不得前次夢見許多木人，持杖來擊，從此心神恍惚，坐立不寧。如今移到甘泉，仍未見瘥，但不知何人施此邪術，必須查明重辦，以絕禍根。想罷，遂命江充先就甘泉宮中查驗。江充率領胡巫檀何前往宮中，查出許多木人，然後回到長安，入未央宮，先就前殿發掘，破壞御座，徧地尋覓。武帝又遣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前來幫助。一衆到得後宮，由各姬妾以次掘到皇后宮中，每在一處

發現木人。便將宮人收拏下獄。以此後宮坐罪者不計其數。江充一一掘畢。乃與蘇文一直闖進太子宮中。一班人役。聲勢洶洶。手中各執鐵鋤。在後隨入。太子見了二人。眼中出火。但因他是奉詔到來。只得忍氣。任他發掘。江充等氣昂昂入內。指揮人役。依著胡巫所指地方。七手八腳。鐵鋤齊下。東開一洞。西挖一溝。縱橫相接。更無一塊可以安牀之處。

太子知江充有意尋釁。所以發掘得如此利害。也就密囑左右。留心隨著觀看。恐被他弄假栽害。誰知末後果然由地下掘出桐木人六個。身上皆用鍼刺。王見禮記又有帛書一塊。上寫文字。語多醜惡。江充便聲言太子宮中掘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即奏聞主上。讀者試想此木人帛書何自而來。乃是江充教胡巫作成。趁著衆人不備。埋在太子宮內。見三輔太子聞知此事。心中

大懼。自想木人確由自己宮中掘出。主上責問起來。縱使滿身是口。不能自明。如何是好。急喚少傅石德。告知此事。問以解救方法。石德聽了。暗想我爲太子師傅。此事發作起來。連我性命都不能保。說不得且救目前。因向太子道。前此丞相父子與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事被誅。今胡巫與使者掘地發現憑據。是否胡巫所置。或竟實有其事。無從分辨。太子何以自明。爲今之計。不如遣使持節。矯詔收捕江充等。下入獄中。窮究其中奸詐。且主上得病。現在甘泉。皇后及太子使人問疾。皆未得有回報。主上存亡未卜。而奸臣竟敢如此胡爲。太子獨不憶秦扶蘇之事乎。太子見說。答道。吾爲人子。安得擅誅。不如前往甘泉。面見主上剖白。尙可希望免罪。太子遂欲命駕前往甘泉。江充心恐太子見了武帝。說他誣陷。武帝是精明之人。必然究問其事。到頭事不瞞真。萬一陰謀敗露。不

但不能害得太子。自己反惹滅族之禍。因此極力阻住太子。不許前往。

太子被阻不得起行。心中皇急。不知如何是好。想了良久。並無方法。只得依從石德之計。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爲使者。帶領一班武士。持節矯詔。收捕江充諸人。使者到來。開讀詔書。按道侯韓說心疑。使者是假。不肯奉詔。使者到了此時。也不由分說。喝令武士上前。即將江充及胡巫檀何拏下。韓說不服。便與武士格鬪。蘇文章贛見勢頭不佳。乘大衆慌亂中間。脫身逃走。韓說一人鬪不過衆武士。竟被當場殺死。章贛身亦受傷。與蘇文拚命逃出。直向甘泉而去。此時天色已晚。太子遂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長秋殿門。對長御宮中女倚華告知其事。託其轉奏皇后。發出中廡車馬。裝載射士。又大開武庫。取出兵器。調集長樂宮衛卒。嚴守宮

門。是時劉屈氂爲左丞相。聞說太子發兵。不知何故。便挺身逃出相府。但圖保得性命。連丞相印綬。都不知遺失何處。還是丞相長史頗有見識。便乘坐驛車。馳赴甘泉。往見武帝。

太子旣拏得江充胡巫。便命將江充推進罵道。趙虜。汝已攪亂汝國國王父子。尙不足意。又想來攪亂我父子。說罷。喝令推出處斬。將首級懸在市中示衆。一面通告百官。說是帝在甘泉病重。疑有變故。姦臣江充欲圖造反。現已捕獲伏誅。太子又因胡巫檀何聽從江充指使。同謀誣陷。尤爲可惡。命就上林地方用火燒死。可笑江充未能害得太子。自己先喪性命。真是小人何苦甘爲小人。結局報應不差。反落得罵名千載。也可謂至愚了。

武帝自遣江充回京。久未得他回報。正在懸望。一日忽見蘇文章。贛慌張入內。將前事訴說一遍。武帝聽了。沈吟道。太子必因掘出

木人心中恐懼。又忿恨江充等。所以迫出此種變故。遂卽遣使往召太子。使者奉使不敢前往。卻到他處躲過一二日。便來回報武帝。說是太子謀反已成。意欲將臣斬首。臣幸得逃歸報信。原來此使者平日也與太子有隙。所以不敢前往。又捏造言辭。回覆武帝。武帝不禁大怒。此時恰值丞相長史到來。入見武帝。備述太子發兵之事。武帝已入了使者之言。以爲太子造反是實。因問長史道。丞相如何作爲。長史不便言丞相逃走。只得答道。丞相祕密其事。未敢發兵。武帝怒道。事已彰明較著。人言藉藉。何用祕密。丞相並無周公之風。昔日周公不曾誅滅管蔡乎。遂命左右寫成璽書。交長史帶與丞相。書中說道。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櫓用輜史奉命。回到長安。尋見劉屈氂。屈氂見了璽書。方敢出頭。召集軍

隊。武帝已命長史去後。心想太子宣言。說我病重。恐有變故。藉此搖惑衆心。我須回宮。人心方定。遂命起駕。回至長安城西建章宮住下。又下詔發三輔近縣之兵。統歸丞相劉屈氂調遣。劉屈氂遂帶領將士來與太子交戰。

太子既斬江充。自知事已鬧大。不敢前往甘泉見帝。又不知武帝曾遣使者來召。忽聞丞相劉屈氂起兵前來。此時一不做二不休。急籌對敵之策。自願兵隊甚少。乃遣使者矯詔盡赦長安諸官府囚徒。分給武庫兵器。命少傅石德賓客張光等帶領迎敵。又使囚人如侯持節調集長水及宣曲胡騎。如侯馳到長水宣曲。傳下詔令。將士見了使節。信以爲真。各自裝束齊整。正待起行。卻值武帝所遣侍郎馬通到了。問知情形。急向胡騎說道。此節有詐。不可聽從。遂將太子造反之事說了一遍。又把自己所持之節與衆觀看。

胡兵方悟。原來漢節純係赤色。武帝因太子持有赤節。遂於自己所發節上。加用黃旄。以爲辨別。馬通乃遣人追捕如侯。竟被獲得。立時斬首。馬通遂引胡騎來到長安。又召集水軍兵士。自與大鴻臚商丘成分領前來助戰。其時兩軍交戰地方。乃在長樂宮西門外。正是繁華熱鬧街市。誰知霎時成爲戰場。只聽得殺聲震天。居民不知來由。一時人心驚惶。東奔西竄。無奈各處城門皆由劉屈氂派兵把守。不能得出。所有戰區附近。自然逃徙一空。其餘惟有緊閉大門。坐在家中。留心探聽消息而已。

太子見劉屈氂軍隊到來愈多。自料力不能敵。便親自乘車來到北軍門外。遣人喚出護軍使者任安。與以赤節。請其發兵相助。任安原是太子母舅。衛青門客。今見事情重大。如何敢下手幫助。但當面又不便推辭。只得再拜受節。退入軍中。卻傳令兵士閉上營

門不得擅出。太子見任安不肯相助。長水胡騎又不見到來。籌思無法。只得引兵驅迫各市人民。授以兵器。強使充當軍隊。一共有數萬人。均令助戰。一直戰了五日。兩軍死者數萬。血流成渠。末後衆人皆言太子造反。以此人心不附。劉屈氂軍隊愈多。太子抵敵不過。敗下陣來。石德被馬通部下兵士景建生擒。商丘成亦獲張光。太子引著敗殘軍隊。南奔覆盎城門。遙望城門。早有兵隊把守。後面又有追兵將次趕到。太子十分惶急。未知太子能否出城逃脫。且聽下回分解。

第百廿一回 戾太子末路自經 田千秋片言悟主

話說太子引領敗軍。逃至覆盎城門。

長安城東南門亦曰杜門

此時天色已晚。

望見城門有兵把守。後面追兵又將趕到。心中十分惶急。暗想不知何人在此守門。只得上前與之好說。他若肯放我逃出。自不消

說。否則惟有用強拚命奪門而出。太子想罷策馬近前。定睛一看。爲頭一個官吏。原來不是別人。正待開言。其人早傳令部下大開城門。太子會意。連忙加上一鞭。出得城門。如飛馳去。其人見太子已去。仍命將門閉上。諸位欲知此人是誰。原來乃是田仁。田仁亦係衛青門客。現官丞相司直。奉劉屈氂之命把守此門。恰好太子兵敗逃到此處。田仁遙望知是太子。心想太子與主上。終是父子之親。我又何苦做此惡人。不如趁著昏黑之中。假作不知。放他出去。田仁既放走太子。不久劉屈氂領兵從後追至。查問守城軍士。據說適纔有人到此。司直命卽開城。讓他出去。屈氂料是太子。因見田仁違令私自賣放。心中大怒。喝令左右將田仁拏下斬首。左右正待動手。旁有御史大夫暴勝之上前說道。司直乃二千石官吏。自應先行奏請主上批准。然後行刑。如何擅行處斬。屈氂聽了。

無語。遂命將田仁釋放。一面遣人出城追趕太子。自來奏聞武帝。武帝聞說太子脫逃。心中大怒。命將田仁、暴勝之收拏下獄。使人責問暴勝之道。司直私縱叛人。丞相斬之。法所當然。大夫何故擅行阻止。勝之被責惶恐。在獄自殺。武帝又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之即中尉改名劉敢奉策收取皇后璽綬。衛后自縊而死。黃門蘇文、姚定漢將衛后尸身擡放公車令空屋之中。用小棺殮殮。葬於長安城南桐柏亭。衛氏家屬悉數坐死。武帝賞平亂之功。封馬通爲重合侯。景建爲德侯。商丘成爲稭音侯。下詔有司查明。凡係太子賓客。曾出入宮門者。一律捕拏斬首。其隨太子起兵者。照謀反律族誅。官吏士民被太子脅迫從逆者。皆遷往燉煌郡。武帝正在分別賞罰。忽有北軍錢官小吏上書。告發護軍使者任安曾受太子之節。太子並說道。望將鮮明完好甲仗給我。原來任安因事怒此小吏。

加以答責。小吏懷恨。故來告發。武帝見書。自言道。任安既受太子之節。何以又不發兵。忽又想道。是了。此人本是老吏。今見兵起。意欲坐觀成敗。看是何人得勝。便與合從。此等懷有二心不忠之人。留他何用。遂命將任安下獄。究問。竟與田仁一同腰斬。

武帝因太子逃走未獲。恐其重復起兵前來。乃於長安各城門。設兵把守。武帝自見變起家庭。鬧出一場大禍。氣憤交加。時發暴怒。羣臣各自憂懼。不知所爲。卻有壺關故在長治縣東三老名茂。聞知此事。心中不平。遂來長安。詣闕上書。爲太子訟冤。其書道。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爲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

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拳拳。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武帝得書。頗爲感動。將一腔怒氣。漸漸化去。心中也覺太子枉屈。但因事體尙未大明。不便宣詔赦免。誰知不久忽得官吏報告。尋見太子踪跡。太子卻已自盡。

當日太子由長安逃出。從人四散。太子自與皇孫二人。行至湖縣。

泉鳩里。

在河南
今鄉縣

因見詔書捕拏甚急。遂投到一個相識人家藏

匿。偏遇其家主人。甚是貧窮。因見太子逃難到此。只得收留。太子

與皇孫恩忙逃走。身邊也未帶有金錢。便靠著主人飲食。主人心

想太子與皇孫平日錦衣玉食。何等快樂。如今到了我家。不但弄

不出豐美飲食。連著一日三餐。都難供給。豈不將他餓壞。於是想

得一法。督同妻子。晝夜趕做鞋履。自己每日持向街中。賣得錢文。

供給太子及二皇孫。太子見此情形。心中過意不去。因想起舊日

結交許多賓客。中有一人住在湖縣。聞說家甚富足。不如遣人通

信。悄悄喚其到來。商量長久之策。免得主人因我費盡辛苦。太子

想定。遂告知主人。遣人前往。誰知來人作事不密。走漏消息。竟被

官吏得知。便派了吏役多名。往捕太子。吏役奉命。到了其家。探知

太子在內。吶喊一聲。將前後門一齊圍住。主人見了。知是事發。急

將外門緊閉。吏役一齊動手將門打破。主人自知不免。挺身上前。意欲攔住衆人。使太子乘間逃走。吏役見主人阻住路口。吆喝不動。便欲用強闖進。主人死命抵拒。彼此格鬪起來。皇孫二人也來幫助。太子坐在房中。聞得外面一片喧嚷之聲。正在驚惶。早見一羣破門而入。知是官吏來拏。自料不能脫身。不如早尋一死。免得受辱。遂將房門閉上。解下腰間絲帶懸樑而死。

太子既死。主人也被吏役打倒。一命嗚呼。連皇孫二人一同遇害。衆吏役一擁上前。望見房門緊閉。有山陽縣卒張富昌上前。用力一足踢倒戶扇。入內看時。太子正高挂在樑上。新安令史李壽。連忙趕上。抱住太子。解下帶來。用手撫摩。早已身冷氣絕。知是無救。回報官吏。官吏飛奏武帝。武帝也覺傷感。遂命將太子並皇孫二人。用棺盛殮。就葬其地。武帝此時已覺太子負屈。但因前曾懸賞。

購擊太子。又未下詔明赦其罪。如今捕獲太子之人。不能不加賞賜。以昭信實。乃下詔封李壽爲邦侯。張富昌爲題侯。

過了一時。刑官承審巫蠱案件。驗問起來。多是不實。武帝愈覺太子實被江充脅迫。並無他意。心中異常悔恨。又有高寢郎高廟官田

千秋上書。極言太子冤枉。書中說是子弄父兵。罪不過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更有何罪。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此。武帝見書。遂大感悟。立召千秋入見。千秋身長八尺餘。容貌甚是俊偉。武帝望見。便覺中意。因對千秋道。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君獨明其不然。此乃高廟神靈使君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卽拜田千秋爲大鴻臚。下詔族滅江充之家。將蘇文縛於橫橋上。用火焚死。替太子報仇。武帝憐太子無辜枉死。思慕不已。乃築思子宮。及歸來望思臺於湖縣。在河南境天下聞之。皆爲悲歎。

先是太子納史良娣。生三子一女。長子名進。人皆呼爲史皇孫。史皇孫納王夫人。生一子。名病己。是爲皇曾孫。皇曾孫初生數月。適值亂時發生。史皇孫與史良娣王夫人皆死。只餘皇曾孫繫在獄中。後來長大。得嗣帝位。是爲漢宣帝。宣帝時追諡太子爲戾太子。清謝啟昆有詩詠戾太子道。

高禩立祀祝深宮。賓客誰教博望通。走犬臺前鸚鵡動。泉鳩里畔鳳雛空。湖邊不返築思子。夢裏無辜說老翁。良娣綿綿留一綫。戾園寢薦泣秋風。

當日武帝諸子見武帝年紀已老。未立太子。各謀爲嗣。此時齊王劉闔早死。算是燕王劉旦年紀最長。爲人頗有材略。博學經書雜說。尤喜星曆算數。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在國日久。自聞太子據失敗。心想依著次序。自己應得立爲太子。但又不便啟口。只得

設法試探武帝之意。遂遣人上書。自請入京宿衛。武帝見書。知他欲謀太子之位。不覺大怒。將書擲在地上。歎口氣道。生子當置之齊魯之鄉。使習禮義。今乃置之燕趙。果然起了爭心。不讓之端。由此見矣。遂喝令將來使推出斬首。從人大驚。逃回報知劉旦。劉旦大爲掃興。只得罷手。又有貳師將軍李廣利。本是李夫人之弟。意欲擁立昌邑王劉髆爲太子。屢與丞相劉屈氂祕密商議。原來劉屈氂子娶李廣利之女爲妻。彼此兒女親家。自然結爲一氣。此時又值匈奴來侵。武帝遂命李廣利商丘成馬通各領兵馬往伐匈奴。三路並進。李廣利擇定吉日。率衆起身。心中記著昌邑王之事。恰值劉屈氂到來送行。李廣利便又丁寧囑付。未知李廣利如何囑付。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廿二回 劉屈氂坐罪伏誅 李廣利降胡被殺

話說征和三年春三月。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兵出征匈奴。丞相劉屈氂設宴餞行。親自送至渭橋。李廣利記起昌邑王之事。臨行又向劉屈氂囑付道。願君侯早請主上立昌邑王爲太子。將來昌邑王得嗣帝位。君侯長保富貴。更有何憂。屈氂聞言許諾。二人珍重而別。屈氂回至相府。欲向武帝上請。心中卻又遲疑。未敢造次。忽有內者令郭穰向武帝告發。說是丞相夫人因見丞相常遭主上譴責。心中不甘。使巫祭社。詛咒主上。口出惡言。又與貳師將軍同謀。祈禱鬼神。欲使昌邑王爲帝。武帝命將劉屈氂並其妻子下獄。發交有司驗問。有司回奏。劉屈氂罪至大逆不道。武帝大怒。下詔將劉屈氂載入廚車。巡行市中示衆。遂腰斬劉屈氂於東市。妻子皆梟首華陽街。長安街名連貳師將軍妻子亦被拏捕下獄。只因貳師未回。故未定罪。

當日李廣利領衆七萬。道出五原。商丘成領衆三萬。出西河。馬通領衆四萬。出酒泉。三路同時並進。單于聞知漢兵大出。盡將輜重移入趙信城。北至郅居水上。左賢王亦將人民驅過余吾水六七百里。單于自率精兵等候漢兵交戰。商丘成兵一路長驅直入。並無所見。遂卽班師回國。單于探得消息。卻使大將與李陵領三萬餘騎追之。兩軍相遇。商丘成迴兵交戰。殺退胡兵。整隊南行。胡兵不捨。仍舊追來。漸漸追近。漢兵又復轉身廝殺。如此一連轉戰九日。到了蒲奴水邊。商丘成傳令部下奮勇迎敵。大戰一陣。胡兵死傷無數。方始收兵。不來追趕。商丘成得勝而回。馬通出兵道經車師之北。武帝恐車師幫助匈奴。阻止漢兵。不得前進。又命匈奴降王開陵侯成婉。帶領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國兵隊。圍攻車師。車師王率衆降漢。馬通一路無阻。兵至天山。單于早遣大將偃渠等率

二萬騎到來邀擊。偃渠望見漢軍強盛，不敢交戰。卽行退去。馬通全師回國，無所得失。獨有貳師將軍李廣利，一去數月，未見回兵。先是武帝出師之前，自用易經占得一卦，乃是大過九五爻。衆人詳那爻辭，皆言應主匈奴困敗。武帝又使方士望氣，太史占星，太卜卜筮，並以爲吉。說是匈奴必破，時不再得，切勿錯過。又道北伐之將，當於蒲山。音山，匈奴名。克敵。武帝心念蘇武等奉使被匈奴久留不返，今若示以兵威，或將畏懼送還。遂決計起兵。又卜諸將之中，應遣何人。及得卦，以李廣利爲最吉。武帝故多發人馬，命李廣利兵到蒲山，並囑其不可深入。誰知經過數月，諸將皆回，卻不得李廣利消息。武帝正在懸念，忽得邊吏報告，說是貳師兵敗，投降匈奴去了。

原來李廣利兵到塞外，單于早使右大都尉偕同衛律帶五千騎。

就夫羊旬山

夫山地名

險要之處。準備遮擊。李廣利得報。遣部將

帶領屬國胡騎二千。前往迎敵。胡兵大敗。死傷數百人。其餘四散

逃走。漢兵乘勝追趕。直至范夫人城。

在今外蒙古喀爾喀境內

胡兵奔走逃匿。

不敢拒敵。李廣利正待回兵。忽報長安有人到來。李廣利喚入看

時。原來卻是自己家中門客。只見他滿身塵土。顏色張皇。雙手呈

上家信。李廣利接過一閱。方知巫蠱事發。劉屈氂全家被戮。自己

妻子株連下獄。不覺大驚失色。急向門客細問始末。門客便將詳

情述了一遍。李廣利心中憂懼。沈思無法。旁有屬吏胡亞夫也因

避罪從軍。見此情形。趁勢上前密說道。聞得夫人公子皆因巫蠱

連累。被困在獄。將軍此行。除非立有大功回國。博得主上歡心。或

可希望赦免。若回去不合上意。正遇此案發生。豈不一同受罪。到

了其時。雖欲望見郅居

在城北夫人

以北。亦不可得矣。李廣利本意

卽欲回軍。今被胡亞夫用言打動。心中狐疑。遂欲深入匈奴。立功回國。事若不成。便向匈奴投降。主意既定。傳令部下進兵。一路北行。直至郅居水上。匈奴人衆聞風。逃過水北。貳師遣護軍帶領二萬人馬。渡過郅居水。行經一日。適遇左賢王左大將也。統二萬胡騎前來。兩軍合戰一日。胡騎大受死傷。左大將被殺。李廣利得勝收兵。方擬再行前進。軍中長史見李廣利舉動。知其用意。便來與投降胡將決眭都尉密議道。將軍懷有異心。意欲行險邀功。不顧衆人性命。恐其必敗。遂謀共執李廣利。班師回國。誰知機事不密。卻被李廣利聞知。卽將長史斬首。心中亦恐軍心不服。再生變亂。又想兩次戰勝回去。也可將功贖罪。於是傳令班師。

李廣利率衆南行。到得燕然山。卽今愛山單于見部下兵隊多被

漢兵殺敗。心中不甘。又料漢兵跋涉往來。人馬定然疲倦。正好乘

機復仇。遂自率精騎五萬。抄出漢兵前面。阻住去路。李廣利揮兵進戰。混鬪一陣。天色已晚。各自收兵。計點軍隊。各折了許多人馬。漢兵遠行辛苦。又兼交戰一日。筋疲力盡。倒頭便睡。誰知單于密遣士卒。乘夜偷往漢軍營前。就地上挖掘陷坑一道。深至數尺。一面盡起大隊人馬。從漢營背後殺入。漢兵從睡夢中驚醒。手足無措。一時軍中大亂。四散逃生。衆將保著李廣利奪路走出營前。望見前面並無敵兵。正欲逃走。忽聽得一聲響亮。前行人馬。早已跌入陷坑。後面胡兵大隊追至。李廣利進退無路。只得率衆投降。單于大獲全勝。又得李廣利。心中甚喜。知他乃是漢朝大將。天子外戚。比起李陵衛律。身分不同。於是也就十分禮待。以女嫁之。武帝聞知李廣利降了匈奴。卽命將其妻子處斬。

李廣利在匈奴年餘。甚得單于信任。言聽計從。衛律見了頓生妒

忌。心想向來單于遇事必來與我商議。一國之中。除卻單于。惟我一人權力最大。自從他到之後。單于改變心腸。盡將寵愛移到他身上。若不設法將他除去。何以保全我之地位。衛律因此存心謀害李廣利。其時適值單于之母闕氏抱病。衛律心生一計。密囑胡巫如此如此。胡巫依言。卽向單于說道。先單于陰靈發怒。道是從前祭兵之時。曾祝擒獲貳師。將他祭社。今已得貳師。何故不用。闕氏之病。正爲此事。單于一向尊信神巫。只得遣人將李廣利執縛。李廣利何曾知是衛律陷害。因怒道。我死之後。定作厲鬼。滅此匈奴。於是匈奴竟殺貳師。將尸祭社。衛律見除了李廣利。心中暗自稱快。他也全不記從前與李延年何等交好。賴其向武帝薦引。始得奉使匈奴。如今延年家敗人亡。只餘其弟廣利一人。投降匈奴。不加照看。也就罷了。反要起意陷害。致之死地。可見小人萬不可

與之結交。到頭身受其禍。尙不覺悟。真是可怕。閒言少叙。卻說匈奴自從李廣利死後。忽然天降大雪。一連數月。牲畜凍死不少。人民也遭疫病。所種之黍。皆不成熟。單于記起李廣利之言。以爲是冤鬼作祟。心中恐懼。便替李廣利立起祠堂。歲時祭祀。讀者試想李廣利如果有靈。便當先殺衛律胡巫報仇。如今卻讓他二人安然無恙。可見其鬼不能爲厲。單于崇信神巫。爲其所欺。又復誤認冤鬼爲祟。武帝輕聽占卜之言。以致喪師失將。此皆迷信之過。欲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百廿三回 輪臺詔武帝悔禍 林光宮日磾立功

話說武帝自巫蠱事起。太子敗亡。李廣利又投降匈奴。連遭拂意之事。長日憂鬱煩悶。毫無樂趣。愈覺勘破世情。厭倦諸事。因想起求仙尙無效果。現在年紀已老。不趁此時專意從事。無常一到。悔

之已晚。武帝想定。遂先召到公孫卿。問他候神多年。有何應驗。公孫卿設詞推託。仍抱定從前所見足跡。做他憑據。武帝見他不濟。便想仍到海上一行。征和四年春正月。武帝命駕到了東萊。遂至海上。召集方士。逐一考問。人人皆言望見神山。但被逆風倒吹。不得前往。武帝親臨海畔。遙望天水相連。一碧無際。此時萬念都絕。髣髴雲水空明之中。別有一番世界。便命左右預備船隻。擇定吉日。沐浴齋戒。親自浮海求仙。羣臣聞知。都來諫阻。武帝執意不從。正欲登舟出發。忽然起了一陣大風。吹得海中波浪。洶湧如山。霎時間天昏地黑。但聽海水衝激。如同千軍萬馬之聲。武帝也覺恐懼。遂絕浮海之想。在海上留連十餘日。方始回鑾。

武帝一路上觀風採俗。訪問人民疾苦。方想起連年東征西討。南爭北戰。雖然開拓土地。降服蠻夷。卻弄得人民室家離散。生計困

窮。又念自己崇信神仙。也算十分懇摯。平日招致方士神巫。祈禱太乙神君。徧祭名山。廣立臺觀。費盡心思財力。不但未得福報。反因此發生巫蠱之獄。竟至蕭牆禍起。妻死子亡。算來都是我平日造作許多罪過。所以結局得此報應。想到此處。不禁滿身冷汗。深自追悔。遂立意痛改前非。專務安民息事。一日行至鉅定。東在今光北縣西此時三月天氣。正是耕田時候。武帝意欲人民務農。便就此處舉行親耕之禮。事畢起駕。順路前往泰山。

武帝既到泰山。重修封禪。親祀明堂。禮畢召見羣臣。說道。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致使天下愁苦。悔已無及。自今以後。凡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一概罷去。田千秋便趁勢說道。方士言神仙者甚多。並無明效。徒費官錢。請皆罷遣。武帝點首道。大鴻臚之言是也。遂命將諸方士一律遣散。此後武帝每對羣臣言及求仙之事。

自嘆往日愚惑。致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神仙。盡是妖妄。惟有節食服藥。或可少病而已。到了夏六月。武帝回至甘泉宮。下詔拜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以示休養人民之意。

此時卻有搜粟都尉桑弘羊。不知武帝用意。約同丞相田千秋御

史大夫商丘成奏言。西域輪臺國名。前爲李東有水田五千頃。以

上。土地溫和肥美。可遣卒屯田。置校尉分頭看護。募民壯健敢往

者。到彼墾田。並築亭障。以威西域。武帝遂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其

詔書道。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

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雖降其

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尙數千人。況益西乎。乃者貳師敗。軍士

死亡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

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免民養衛馬役者令以補缺。無乏武備而已。

武帝既下此詔。由此不再出兵。後人因稱爲輪臺之詔。讀者須知武帝本是極聰明人。但因溺於嗜慾。沈迷不悟。如今屢遭變故。痛定思痛。一旦悔悟。便將從前所爲全然改變。雖由天資不凡。究竟得力在於曾讀儒書。明得道理。不比秦始皇一味自私自利。專任申韓之術。慘酷寡恩。所以漢家天下。竟得保全無事。閒言少叙。一日武帝駕坐未央宮。忽報匈奴遣使持書到來。武帝將書開看。其書道。

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開大關。娶漢女爲妻。歲給遺我藥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繪萬匹。他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

武帝見書中來意。是求和親。便交羣臣會議。羣臣因其言辭傲慢。要求過奢。決議不許其請。遣使報答。大鴻臚田廣明獻計。請募囚徒送匈奴使者。乘便刺殺單于報怨。武帝心想匈奴得漢降人。搜索甚嚴。豈易行刺。若被發覺。徒貽笑柄。且此等舉動。五霸尙不肯爲。何況堂堂中國。遂不聽田廣明之言。仍照羣臣所議。遣使回報匈奴。使者到了匈奴。入見單于。單于問道。聞漢新拜丞相田千秋。此人素無名望。天子何由進用。使者答道。乃因其上書言事之故。單于聽了笑道。若果如此。是漢置丞相。並非任用賢人。只須一妄男子。上書便可取得。使者無言對答。及至回國。將言告知武帝。武帝大怒。以爲使者辱命。意欲將他下獄辦罪。左右代爲懇求。良久。武帝方始赦之。說起田千秋本齊國諸田之後。遷居長陵。千秋爲人。無甚才能學術。又無門第功勞。特因一言點醒武帝。不過一年。

便取宰相封侯。真是世所罕見。無怪單于詫異。便連千秋自己也想不到。但他秉性厚重。頗有智略。居位能稱其職。比起前後幾個丞相。算是較勝。

千秋自爲丞相。因見武帝連年懲辦巫蠱。誅罰尤多。羣臣恐懼。便想設法寬解帝意。安慰衆心。乃與御史大夫九卿等同向武帝稱頌功德。捧觴上壽。勸帝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頤養精神。爲天下自尋娛樂。武帝辭道。朕實不德。致召殃咎。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痛士大夫常在心。數月以來。日僅一食。更有何心聽樂。至今餘巫脫逃。禍猶未止。陰賊侵身。遠近爲蠱。朕心甚愧。何壽之有。謹謝丞相二千石各歸官舍。勿復有言。

田千秋聞命。只得率領羣臣退出。

光陰迅速。過了一年。是爲後元元年。時值六月。武帝避暑林光宮。

泉即甘宮廿一日清晨。武帝高臥未起。忽聽得外面有人大呼道。馬何羅造反。武帝驚醒。連忙起身。走出房門。卻見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雙音手將馬何羅緊緊抱住。馬何羅極力撐拒。不得脫身。此時左右聞聲各持兵器趕到。見此情形便一擁上前。欲將何羅殺死。武



帝恐忙亂之際。傷了金日磾。急忙阻住衆人。切勿動手。馬何羅知事已敗露。嚇得手軟。卻被金日磾雙手力扼其頸。擲下殿來。左右趕上將馬何羅。網綁。搜出利刃。擁到武帝面前。武帝問他何故造反。馬何羅料難抵賴。只得據實供出。

原來馬何羅官爲侍中僕射。素與江充異常親密。及太子據起兵。何羅之弟馬通。與太子力戰。得封重合侯。後武帝查知太子受冤。盡誅江充宗族黨與。馬何羅兄弟心恐禍連自己。遂謀爲逆。何羅日侍武帝。意欲行刺。自有機會可乘。但是事關重大。心中擔著驚恐。神色不免張皇。偏遇金日磾諸事留心。覺得馬何羅甚屬可疑。又未曾得有謀逆憑據。不敢告發。惟有暗中察其動靜。與之一同出入。寸步不離。馬何羅見日磾緊緊相隨。亦覺其意。因此過了許久。不得行刺。馬何羅心想。須乘金日磾不在。方好下手。此時恰好

金日磾先一日患了小病。臥在殿旁直廬。之值房宿馬何羅心中暗喜。遂使其弟馬通並小弟馬安成。假傳詔書。夜出宮門。發兵前來接應。到了是日早晨。何羅從外走入。料得武帝未起。日磾臥病正好行事。於是取出一把利刃。藏在袖中。直由東廂上殿。便想闖進臥房。刺死武帝。誰知日磾自從昨日臥了一日。次日天明。覺得病勢輕減。便起身前往廁上。方纔走到廁所。忽然心動。立即回入殿中。到了武帝臥房門口坐下。及至馬何羅走到殿上。一眼瞥見日磾坐在一旁。出於不意。因大驚變色。但是已發難收。事在必行。何羅便奔向臥房。意欲入內。誰知舉步慌張。誤觸寶瑟。跌到地上。日磾覺他謀反無疑。便趁勢上前。雙手抱住。大叫起來。因此破獲。武帝又命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往捕馬通馬安成並其同謀之人。一併交與有司審究。遂皆伏誅。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休屠王與渾邪王約同降漢。後又反悔。遂爲渾邪王所殺。日磾與母闕氏弟倫俱沒入官。送黃門養馬。時年纔十四歲。過了數年。武帝一日正在宴樂。傳令召取黃門所養之馬到來閱看。日磾隨同馬夫數十人。牽馬走過殿下。武帝逐一閱看。此時後宮妃嬪滿前。一衆馬夫。無不偷眼觀看。獨有日磾低頭走過。不敢側視。武帝見日磾身體長大。容貌端嚴。所養之馬。又甚肥壯。心中覺他不同常人。問其姓名家世。日磾一一對答。武帝方知乃是休屠王太子。因他胡人。未有姓名。遂想到休屠王曾作金人祭天。於是賜姓爲金。卽日賜以湯沐衣冠。拜爲馬監。未幾遷爲侍中駙馬都尉。日磾旣得武帝親近。日常舉動。不曾稍有過失。武帝甚加信愛。賞賜至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一班貴戚見了。背地怨道。主上得一胡兒。何故如此貴重。武帝聽說。愈

加親厚。日磾之母教導二子甚有法度。武帝聞而嘉歎。其母既死。武帝命畫其像於甘泉宮。題其上曰休屠王闕氏。日磾出入見畫必拜。對之涕泣。良久始去。

日磾生有兩子。皆爲武帝弄兒。常在帝側。弄兒年幼無知。又與武帝戲弄已慣。一日武帝坐在殿上。弄兒從後越登御座。抱住武帝頸項。日磾在前望見。不敢開言。只將兩目怒視弄兒。弄兒心畏其父。連忙退縮下來。且走且哭道。翁古人呼父也怒。武帝便對日磾道。汝何故向吾兒發怒。日磾見武帝縱容其子。心中甚是憂慮。後日磾長子年已長大。不知謹慎。竟在殿下與宮人調戲。適被日磾撞見。惡其淫亂。心想若不除之。將來必至連累全家。遂將長子殺死。武帝聞知大怒。召到日磾。大加詰責。日磾頓首謝罪。因備言所以當殺之故。武帝心中痛惜弄兒。爲之泣下。後來轉念日磾杜漸防微。

甚有見識。反加敬重。日磾在武帝左右數十年。未敢定睛視帝。賜出宮女。亦不敢近。武帝欲納其女於後宮。日磾辭謝不肯。其謹厚如此。此次擒捕馬何羅。尤見忠節。遂與霍光同受託孤重任。未知武帝如何託孤。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廿四回 防後患健仔賜死 頒遺詔武帝託孤

話說武帝素體本健。卽位以後。雖然耽玩聲色。卻善行導養之術。所以體氣常覺強壯。年至六十餘。髮尙不白。容顏轉少。此時一意求仙。服藥辟穀。少近婦女。及巫蠱禍起。武帝心中懊悔。從此悶悶不樂。身體漸瘦。此次又被馬何羅謀刺。意外受驚。但覺長日慘慘不樂。見漢武故事自知不久人世。便想就諸子之中擇立一人爲太子。因想起燕王旦年紀雖長。但前次上書求入宿衛。已懷爭位之心。後又藏匿亡命。被有司發覺。削其三縣。斷不可立之爲嗣。其次則

廣陵王胥。生得壯大多力。能空手與猛獸格鬪。然性喜遊樂。作事每多過失。亦非人君之度。至昌邑王。驃又不幸早死。惟有少子弗陵。可使承嗣帝位。

設起弗陵。乃趙婕妤所生。趙婕妤本齊國人。家居河間。其父因事坐罪。身被宮刑。爲中黃門。早死。婕妤少好清淨。忽得一病。臥牀六年。兩手十指。彎屈成拳。擘之不開。飲食少進。恰值武帝巡狩。行過河間。望氣者進言。此間出有奇女。是個貴人。當在東北地方。武帝依言。卽遣近侍向東北一帶挨家推問。恰好問到趙婕妤家中。知有此女。便將他帶來覆命。武帝召入。見其容貌甚美。但是兩手皆拳。武帝使數十人擘之不開。遂命近前。親自披之。兩手隨卽伸開。忽於掌中得一玉鈎。武帝心中甚覺奇異。由此進幸。號爲拳夫人。後進位婕妤。所居之宮。名爲鈎弋。故又號爲鈎弋夫人。武帝甚加

寵愛。太始三年。生下一子。取名弗陵。又號鈞弋子。趙婕妤懷孕十四月始生此子。武帝道。聞說古帝唐堯十四月始生。今鈞弋子也是如此。乃名其出生之宮門爲堯母門。鈞弋子年到五六歲。身體長大。天性多智。武帝以爲肖己。又因其出生與衆不同。加倍心愛。早欲立爲太子。但因年紀太小。其母趙婕妤。又係青春年少。放心不下。以此遲疑未決。

到了後元元年秋七月。鈞弋子年已七歲。武帝決計立之爲嗣。但有兩事須先辦妥。第一須擇大臣爲之輔佐。就朝中大臣而論。丞相田千秋。爲人雖然厚重。用事未久。難勝重託。此外御史大夫及九卿也。無可以信任之人。再看近侍之中。金日磾固然可託。但他又是胡人。難服衆心。選來選去。惟有霍去病之弟奉車都尉霍光。隨侍左右。出入宮禁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可以肩此

重任。此時且慢發表。免得羣臣疑忌。先行授意霍光。使之知悉。武帝想定。遂命黃門畫工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之像。賜與霍光。

武帝既擇定霍光輔佐嗣子。第二便想處置趙婕妤。以絕後患。一

日武帝在甘泉宮。藉事責備趙婕妤。趙婕妤素得寵幸。此時見帝發怒。不知何故。心中惶恐。脫下簪珥。叩頭謝罪。武帝見了。甚不過意。忽又想到將來之事。也顧不得平日恩愛。便喝令左右送往掖庭獄中。左右應聲上前。將趙婕妤帶了便走。趙婕妤自想並無大過。主上竟下此絕情。忍不住一陣心酸。待要開言問個明白。無奈喉中哽咽。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但頻頻回過頭來望著武帝。武帝也覺淒楚。只得咬定牙根說道。速行。汝再不想望活。趙婕妤到了獄中。武帝遣使賜死。卽葬雲陽。

宮在甘泉

是日大風揚塵。聞者皆爲

傷感。武帝心中暗自痛惜。過了數日。武帝閒居宮中。因問左右道。

趙婕妤死後。大衆議論如何。左右答道。人言陛下將立其子。何故竟殺其母。武帝道。此非一班愚人所知。從古國家所以生亂。由於主少母壯。女主獨居。驕恣淫亂。任意妄爲。羣臣莫能禁阻。汝不見呂后卽是如此。左右聽了。方知武帝用意。讀者試想武帝思患預防。固有深意。但不想另謀善法。竟忍割愛置之死地。此種舉動。真是專制君主之雄。只苦了趙婕妤。死得不明不白。

過了一年。正值春日。武帝駕幸五柞宮。在陝西此宮有柞樹五株。

每株大至三人合抱。枝葉陰森。蔭庇數十畝地。宮西有青梧觀。觀

前有三株梧桐樹。樹下東西排列石麒麟二枚。脇上刻有文字。乃

是秦始皇驪山墓中之物。石麒麟頭高一丈三尺。在東者前脚左

邊折斷。斷處鮮紅如血。時人因相傳爲神物。見西京雜記此處本是離

宮。武帝不過偶然到來遊玩。誰知忽得一病。漸漸沈重。不能回到

長安。霍光隨侍在旁。見武帝病勢危險。遂乘間涕泣問道。如有不諱。也謂死當立何人爲嗣。武帝聽了說道。君未知前次賜畫之意乎。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可也。原來霍光自少未讀儒書。不知周公輔佐成王。是何故事。所以雖得武帝賜畫。並未領會。至是聞言。方始明白。因頓首讓道。臣不如金日磾。日磾聞言。也上前讓道。臣乃外國人。不如霍光。若使臣輔佐少主。且被匈奴看輕。以爲中國無人。武帝遂對霍光道。汝二人不必互相推讓。並當受我付託。二人只得無言退下。

武帝既命霍光。金日磾輔佐幼主。又就朝臣中選出御史大夫桑弘羊。太僕上官桀。做他二人幫助。桑弘羊本是武帝舊人。不消細說。上官桀乃上邽人。少爲羽林期門郎。數從武帝微行。一日武帝車駕行上甘泉山。半途忽遇大風。車上之蓋。古時車之皆有被風力

制住。以致車馬難行。左右遂將車蓋解下。交與上官桀執在手中。上官桀兩手持蓋。隨車而行。並不稍離。少頃。又值暴雨大至。上官桀奮力擊蓋。遮住武帝。大風吹他不動。武帝見其膂力甚大。暗暗稱奇。拜爲未央廡令。武帝生性愛馬。不時到廡閱看。偶因患病。多日未曾看馬。及至病愈。見所養之馬多瘦。武帝向上官桀發怒道。汝以爲我不再見馬。所以無心喂養。便欲將上官桀下獄辦罪。上官桀情急計生。連忙叩首說道。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實不在於馬。語尙未畢。眼中早已流淚。在上官桀不過一時急智。希望藉此免罪。武帝卻信爲忠實。由此親近。得爲太僕。

當日武帝自知不起。下詔立弗陵爲皇太子。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又召到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五人皆拜於臥室床下。同受遺詔。輔佐少主。二

武帝不但生前作事與人不同。便連死後也有許多靈異之處。據當日傳說。武帝死後。停靈未央前殿。近臣早晚上祭。祭畢撤退祭品。見逐件翻動。似乎有人食過一般。及葬後。所有姬妾。皆移到茂陵園居住。自健仔已下。常覺武帝前來親幸。有如平日。旁人卻並無所見。霍光聞知此事。遂多派宮人居住園中。一直添到五百人。方始絕迹。及昭帝始元二年。有官吏告發人民盜用御物。霍光將物弔來驗視。見其上題有文字。乃是茂陵中殉葬之物。因問其人。此物何從而來。據說是由某處買得。霍光心疑安葬之日。官吏未曾謹慎。以致被人竊取。遂拏將作匠下獄究問。過了年餘。鄴縣地方。又有人手持玉杯。到市上求賣。官吏見了。疑是御物。意欲上前捕拏。忽然不見。只將玉杯收得。送上霍光。霍光細看。又是茂陵中物。遂召官吏到來。親自動問。其人相貌如何。身上穿何衣物。官吏

逐一告知。霍光細想所說形狀。甚似先帝。莫非是先帝顯靈。默然片刻。遂命赦出將作匠。不復追問其事。又過年餘。茂陵令薛平忽見武帝白日現形。對他說道。吾雖去世。仍是汝君。如何任聽吏卒到我陵上磨洗刀劍。說罷。忽然不見。薛平甚是駭異。急召所屬吏卒。推問其事。卻原來陵旁有塊方石。吏卒常在此偷磨刀劍。薛平遂急曉諭禁止。引見太平御覽一時衆人聞知武帝種種靈跡。無不驚異。宣帝時加上武帝尊號。稱爲世宗。清謝啟昆有詩詠武帝道。學仙妄意鼎湖攀。雄略軍容動八寰。玉檢封中呼萬歲。金童海上引三山。蠶叢遠自牂牁關。龍種新從渥水還。獨幸直臣容汲黯。時聞讜論一開顏。

武帝既崩。霍光等遵奉遺詔。率領羣臣。請皇太子弗陵卽位。是爲昭帝。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82
44804
21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